武俠世界

智慧典（科學幻想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在一條平靜而純樸的漁村裏，居然潛伏着不少奇人怪事，本文作者適逢其會，親眼目睹連串異聞而後錄之，過程緊張刺激而又充滿了人情味，是科幻小說中大創新意之超級佳作，敬希讀者諸君萬勿錯過。



第26年

12

編者話 龍乘風今期替本刋寫的是一部現代科學幻想傳奇故事——「智慧典」。內容及情節都十分精采，有些你以爲不是事實的事情，閱後令你也深信不疑。內容講述一條平靜而淳樸的漁村裡，居然潛伏着不少奇人和怪事，而這些奇人怪事發生時，本文作者適逢其會，親眼目覩，故而錄之，過程緊張而又充滿了人情味，誠屬一部科幻小說中大創新意之超級佳作，敬希讀者萬勿錯過。

＊＊　　＊＊　　＊＊

今期開始三大連載故事同期刋出，計有司馬洛故事「無情國」、東方玉俠情中篇「七色劍」和陳瑜先生的「劍中劍」，上述作品，俱經千挑百選而刋載，保証滿意。還有，「孤雁南飛」今期終結後，下期長篇連載繼續刋出新篇：「鬼魅江湖」。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東方白撰寫的「大漠悲笳」，是一部新穎脫俗倫理故事，內容曲折離奇，涉及一個武林宗主受傷被塞外「海市蜃樓」所救，傳其絕技且以女妻之，但不久被誘返中原，且被殺害……究其原因，耐人尋味，欲知詳情，下期奉告。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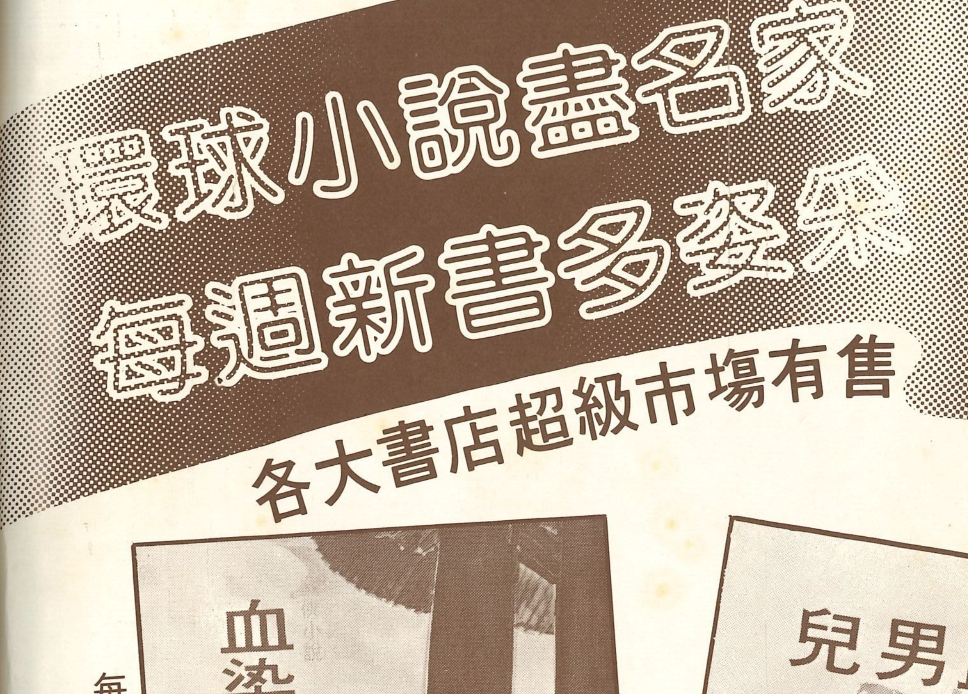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12期
（總號 1300）
1959年 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四元 ·
H.K. $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書介紹



科學幻想傳奇故事

智慧典

龍乘風·文
可　飛·圖

一次永遠難忘的經歷

前言

我的第一個科學幻想傳奇故事已經刊登，那是以驚奇俱樂部始創人兼會長作爲故事主角的「隔代戰爭」，這男主角叫洛雲，他爲人性格如何，相信大家都可以從上述故事裏知道得很清楚了。

可是，大家却一定不會清楚，龍乘風寫這一篇科幻的故事感受又是怎樣？

說句眞心話，那是：「很吃力！」

這不是故作謙遜，而是千眞萬確的事實，那種感覺，就像一個踢了幾十年足球的球員，忽然跑到歌劇院大舞台上去演芭蕾舞。

那不但是吃力，而且還相當滑稽。

所以，當我在舉筆維艱之餘，寫完了「隔代戰爭」一文後，我立刻就對魚缸裏的龍吐珠說：「餵你們吃蝦的傻人下次不敢再寫科幻小說啦。」

魚兒瞪着眼，擺動着鱗光閃爍的長尾，忽然鼓鰓張嘴彷彿正在向我大聲嘲笑。

我也立刻向牠瞪着眼，差點兒沒有把手裏捧着的一杯白蘭地潑進魚缸裏。

等到故事刊登後，忽然一連串接到了很多電話，那都是關心龍乘風的同行前輩、親友和讀者打來的。

忽然間，我感到奇怪極了，因爲他們都鼓勵我再寫第二篇。

我很感動，也很興奮，就在今天，我對着魚兒大笑了三聲，然後就下定決心，再寫第二篇科幻小說。

但題材呢？故事主角又該用甚麼人才對？是不是仍然把洛雲拉出來，讓他再次驚險一番？

「很對不起，洛會長，這次的男主角，不是閣下，而是龍乘風。」我忽然這樣想：「因爲這故事的一切，是我也曾經遭遇到的。」

希望他不會吃醋，更希望我搶了洛雲的主角地位，大家都不會介意。

至於第三篇故事的主角是他還是我，且待屆時讓我問問江校長好了。

接下來，我要寫幾段楔子，而首先一段要說的人物，就是江輝，江校長。



楔子(之一)

江輝是一個體育家，攝影專家，也是一個勤懇的教育學者。

在運動場上，他曾經是田徑好手，排球健將，同是也是潛泳奇材，有一次，他在白令海域潛泳，鼻子差點碰着一座大山，但等到他看清楚之後，才知道那並不是甚麼大山，而是一條比漁船還大的藍鯨。

若不是由於那一次難忘的經歷，他也許直到如今還不肯配戴近視眼鏡。

但無論怎樣，他那種古銅色的皮膚，和粗壯健碩的身材，仍然使人看得出他是個運動場上的寵兒。

這也許是上帝的眷顧，才使他可以擁有這些優點，而他也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一直以來，他認爲上帝沒有虧待自己，也沒有虧待任何人，可是，罪惡仍然在人世間不斷地滋長，使人類陷入了血腥，痛苦和墮落的深淵。

神愛世人，他也愛世人，所以，他毅然放棄了高級攝影這個行業，從而參加神聖的教育工作。

現在，他已超越了可以馳騁在運動場上的年紀，他常說：「人生苦短。」而一個運動員在運動場上的壽命，更是極其短暫。

強如世界足球大王「黑珍珠」比利，還不是甫入壯年就已高掛球靴，不能再在綠茵場上與更年青的一代互爭長短嗎？

江輝很明白這一點，所以，當他知道自己體態從巔峯向下滑落之際，他就不再正式參與田徑和排球的比賽。

但他還是離不開運動場，因爲他要交棒，要把自己畢生所學，傳給中國人的下一代。

他要年輕一代的中國人，在運動場上跑得更快，跳得更遠，打球也打得更加出色。

要完成這使命，當然不能單憑任何一個人的力量，所以，江輝盡量找尋志同道合的人來支持他。

幸好，中國人的血絕對不冷，支持江輝的人越來越多，他終於成立了一支少年排球隊。

憑江輝的資歷，他可以勝任甲組排球的教練兼領隊而有餘，但他却選擇了三十個青少年作爲訓練的目標。

他的主張是：「一切訓練要從年輕時嚴格着手，越年輕越有前途，越嚴格越有成就！」

所以，江輝現在是一間學校的校長，也是一支排球隊的領隊兼教練。

但我認識這位江校長，却是在一座蒼涼的山峯上。

那一天，天氣十分嚴寒，在那山峯四周，都結滿了皚白的霜。

約莫在上午六點左右，我就已揹着一大堆攝影器材攀到山峯之上，準備等到日出時份才開始攝影。

我喜歡攝影，甚至認爲是自從工業革命以來世界上最偉大的發明。

只要等到時機成熟，我會開一個攝影作品展覽會，讓同道中人共同分享龍乘風的攝影成果。

面對着重達三十餘磅的各種攝影器材，我總是有着一種飄飄然的感覺，認爲自己已經是個攝影專家了。

但很不幸，就在那個嚴寒的晨曦，我在那蒼涼的山峯上遇着了一個眞眞正正的

攝影專家——江輝校長。

他首先告訴我：「今天太冷，寒流從北方吹來，肯定是個灰色的日子，所以，決無日出之景可拍。」

我說：「不會爆冷門嗎？」

江輝搖搖頭：「這不是賽馬，也不是跑狗，又如何會爆冷？」

結果事實證明，那一天終日灰沉沉地，正是晚無星月，日無太陽，想拍攝冬天日出的照片，簡直就是緣木求魚，比守株待兔還更蠢了九千萬倍。

雖然等不到冬日的陽光，但我却因此而認識了這位江校長，我說很不幸，那是因爲江輝在攝影這方面的知識和技術，已達到了十分精闢，簡直是出神入化的階段，以致使我這個自以爲是專家，立時產生了我是「幼稚園生」的感覺。

那一天，我們在沒有陽光的天氣下拍攝自己所追求的照片，但出乎意料地，成績居然頗爲理想。

我們第二次見面的時候，大家拍出來的照片都已沖晒好了，我們互相交換作品，又互相研究每一幀作品的優劣，最後所得的結論是：「撕剩而兩。」

他把一疊比扇子還大的照片一幀一幀撕掉，然後把唯一剩下來的照片送給我。

我也東施效顰，照做如儀。

他很高興，用寬闊結實有力的手掌在我肩上一拍：「好，我交你這個朋友！」

江輝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是個校長，但情性坦率獷直，甚至可以說是有點像個狂人，但你若要交朋友，就得首先選擇這一種。

我所不明白的，就是他爲甚麼也會選擇我做他的朋友？

楔子（之二）

洛雲是驚奇俱樂部的始創人兼會長，也是一個眞眞正正的狂人。

他喜歡過刺激的生活，玩新鮮的玩意，早在八九歲的時候，他已在歐洲高緯度地區苦練雪地溜冰技術，有一次還險些墮入萬丈深淵裏。

但他不怕，又再埋頭苦練，終於在二十五歲那年，在北歐一次花式溜冰大賽中獲得雙人表演項目的冠軍。

事隔數年後，洛雲重遊北歐，又再次在冰天雪地裏表演他那卓絕不凡的身手。

這一次他來到了瑞典，當年和他合作表演雪地溜冰，最後還獲得了冠軍獎狀的金髮女郎仙蒂娃，她一早就在「雪嶺滑冰風帆會」的酒吧裏等候着洛雲光臨。

那一天，雖然還是冰天雪地，但陽光却十分明媚，透過酒吧的幕牆玻璃，仙蒂娃終於看見了洛雲紅光滿面地走了進來。

一看見他這種面色，仙蒂娃就知道他曾經在飛機上喝過酒，而且還一定喝得不少。

這位身材和樣貌都跟「蝴蝶仔」女主角很相似的金髮女郎沒有猜錯，洛雲的確喝了不少威士忌，那是因爲他在飛機上遇見了一個英國朋友。

那英國人喜歡喝威士忌，而且還要洛雲奉陪。

洛雲就是這樣才有了幾分酒意的，但仙蒂娃不管他曾經喝了多少，一上來就摟住了他，柔聲說：「我要你陪我喝中國的茅台。」

洛雲拍了拍她纖幼的腰肢，微笑着說道：「這裏怎會有中國的茅台酒？」

但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已有一個穿着白色燕尾禮服的棕髮男人，用銀盤托着一瓶茅台走了過來。

這棕髮男人看來不像是北歐人，而且也不像是一個侍役。

仙蒂娃立刻向洛雲介紹：「這位是約圖，是巴西一座蔗糖製造工場的老闆。」

對於這個人的出現，洛雲雖感到意外，但在禮貌上，他自然向他點頭微笑，說：「你好，我是中國人，名字是洛雲。」

約圖已開始爲他斟酒。

茅台很香，但在這裏居然可以看見這種酒，未免是有點奇怪。

銀盤上只有一個杯子，當約圖把酒斟滿之後，就把這杯酒遞給洛雲。

洛雲接過這杯酒，怔怔地望着約圖：「怎麼只有一隻杯子？」

約圖笑了笑，但笑得不怎麼自然，過了好一會，他才說：「這一隻杯子是你們共同使用的，我祝賀你們會有一個很愉快的雪地假期。」

洛雲望了望仙蒂娃，她點點頭，說：「你先喝一半，其餘的我喝。」

洛雲聳聳肩，微笑着依言把酒喝了一半，接着，仙蒂娃也把其餘的一半喝了。

約圖向他們揮了揮手，說道：「你們出去玩個高興罷。我就在這裏喝酒。」說完，抓起了酒瓶，把整瓶茅台直往喉嚨裏灌。

洛雲感到奇怪極了，本來想問這人兩句說話，但仙蒂娃已摟着他的腰把他推走了。

洛雲忍不住問：「約圖是甚麼人？」

仙蒂娃說：「巴西人，而且在上星期五之前，他還是我的第一任丈夫。」

洛雲吃了一驚：「妳已結婚？」

仙蒂娃嫣然一笑：「當然已結婚，否則又怎會在上星期五和他離婚？」

洛雲嘆了一聲，說：「那眞可惜，他看來是個很不錯的男人。」

仙蒂娃點點頭，又用手撥了撥給山風吹亂的金髮：「你很有眼光，但有一件事是無法想像得到的。」

洛雲笑了笑：「是不是和在床上有關的？」

仙蒂娃瞪了他一眼，接着失笑道：「你這句話不能算錯，但眞正的理由，你還是一定沒有弄懂。」

洛雲咳了一聲，試探着問：「是不是他——」

還沒有說完，仙蒂娃已在他的嘴唇上用力吻了一下，然後才說：「我是受不了他的鼻鼾聲！」

洛雲怔住，道：「這也是離婚的理由嗎？」

仙蒂娃拉着他的手，向一座髹得火紅似的倉庫走過去，在那裏，有無數滑冰風帆擺放着。

所謂滑冰風帆，就是利用風帆在冰上滑行，滑冰者要穿上雪橇，然後配合一種特別設計的風帆，就可以在冰原之上以高速滑行，其速度之高，就連一般跑車也有

所不及。

仙蒂娃顯然是此道高手，幸而洛雲也不是第一次嚐試這種玩意，所以仍然可以跟她玩得並駕齊驅，不致於遠遠墮後。

仙蒂娃玩得很興奮，不斷催促洛雲滑得快一點，其實，他們破冰前進的速度，已高達每小時二百公里！

等到仙蒂娃意興闌珊之餘，滑冰風帆的速度才漸漸減慢，洛雲又更接近了她。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仙蒂娃的滑冰風帆突然發生爆炸！

那爆炸的聲音似乎並不怎麼强烈，但套在仙蒂娃身上的滑冰風帆，却已在那一分一秒左右的時間裏，變成了一團紅色的火球！

洛雲立刻全身肌肉僵硬，雙腿完全發軟。

在那短短三幾秒之內，滑冰風帆不見了，仙蒂娃也不見了！

楔子（之三）

丁船長曾經是丁艦長，他曾經指揮着一艘巡洋艦在遠東區海域打過仗。

那時候，丁艦長被譽爲「怒海鐵漢」，又被稱爲「東方卑斯麥」。

現在，那艘巡洋艦早已給拆掉了，而在那一段拆艦的日子裏，丁艦長天天都坐在拆船的船塢上喝酒。

拆艦的工作人員，發覺丁艦長一天比一天瘦了，他本來像隻雄獅，但後來却變得像隻猴子。

漸漸地，又有人發現，他的眼神越來越是呆滯，嘴裏還不時呼喚着那艘戰艦的名字。

他初時多喝酒，少吃食物，但後來，有幾天他甚至連一粒花生米也沒有吃，身邊的空酒瓶却是數之不盡。

有人勸他，勸不聽。

有人想把他趕出去，却也沒有成功。

大家都担心這位已辭了官職的海軍將領會死在拆船的船塢上。

後來有一天，船塢裏再也不見了丁艦長的踪跡，但他的鞋子却留在船塢上。

有人驚慌起來，說丁艦長一定是自萌短見，跳海去了。於是，大家到處找尋丁艦長，甚至出動了潛水蛙人，但花了大半天功夫，還是遍尋不獲。

大家都感到絕望了，以爲這一輩子再也見不着這位「怒海鐵漢」。

誰知道到了黃昏時份，一艘小漁舟從北方駛來，舟上兩人談笑甚歡，而坐在小舟前端一人，赫然正是失踪了整天的丁艦長！

船塢的工程師立刻興奮地大叫起來，又下令左右的工作人員馬上把他迎接。

丁艦長莫名其妙，不斷抓着頭，瞪着眼的說：「你們在幹甚麼？我又不是打勝仗回來，只不過是跟着這位老兄出外釣魚而已。」說着，伸手向後面的漢子指了一指。

那人向船塢的工程師和工作人員打了一個招呼，又欠了欠身才說：「我見丁艦長近來比較空閑，所以今天天還沒有亮，就把他拉出大海去。」

工程師終於長長的鬆了一口氣，笑道：「原來是這樣，我們初時還以爲……以爲……」

丁艦長呵呵一笑：「你們是不是以爲我指揮着一艘新的戰艦打仗去了？」

工程師呆了一呆，接着連忙笑着說：「是呀，我們都是這麼想。」

丁艦長又是哈哈一笑，道：「其實這也不能算是猜錯，你瞧，這艘小漁舟就是我的新戰艦，我今天一早就跟着戰艦的舵手到大海作戰去了。」

工程師身邊的一個小學徒問：「你們跟甚麼人作戰？」

丁艦長道：「不是人，是魚，我們今天跟一大羣鱠魚作戰，連手指也給炮火燒出了血。」說着，把右手食指一豎，指上果然還有兩三道新的血痕。

那小學徒又是一怔：「你們用甚麼口徑的大炮？」

丁艦長立刻抓起了一個魚絲轆子，咧嘴笑道：「就是這個！」

從那一天開始，丁艦長交了一個新的朋友，精神上也有了一個新的寄托。

在接着的幾十年，他再也沒有踏上過任何一艘戰艦，他不再是丁艦長，但却變成了一艘遠洋漁船的船長。

他還是像壯年時那麼喜歡海，只不過他的鬍子現在已經變得一片銀白。

× ×

南國的海域從不下雪，但當臘月來時，海面上的北風仍然十分凜冽。

丁船長挨在船桅旁邊，身上只披着一件破舊了的羊皮大衣。

這羊皮大衣他已穿了三十年，他從來不肯讓它沾上半點海水，因爲海水會使它霉爛，使它受到侵蝕。

這大衣若是他自己買回來的，就算是一天爛掉一件，他都絕不會感到心疼，但這大衣却是那漁翁送給他的。

那漁翁，就是那天早上，把丁艦長從船塢拉出大海去釣魚的漢子，也就是在那一天回程之際，丁艦長決定不再做艦長，而要做一個船長。

其實，那漁翁也不是一個眞正的漁翁，他只是一個業餘的釣魚者。

他家居岸上，工作也在岸上，但他却喜歡海，也喜歡交朋友，更尤其是和自己最喜愛的朋友出海與風浪搏鬥，與兇狠的大魚兒搏鬥。

那是一件賞心樂事，也是鬥智鬥力的拚搏。

丁船長在第十五次跟漁翁出海釣魚的時候，就有過一段極難忘極難忘的經歷。

那一次，漁翁給了他一副極粗極粗的魚絲，又給了他一個幾乎有半斤重的鉛錘，而在鉛錘之下所繫着的鈎子，更是有如尾指般粗大。

那時候，丁船長的體重已回復正常，整個人的狀態也已達到了巔峯，再也不是個終日對着破戰艦愁眉苦臉的酗酒鬼。

那一天，當他接到那副釣魚工具的時候，顎下一大把鬍子幾乎全都豎了起來：「用這種大傢伙來釣魚？釣甚麼魚？」

漁翁淡淡道：「甚麼魚上鈎就釣甚麼魚。」

丁船長咳了兩下：「用甚麼做餌？」

漁翁抓起了一隻活的烏賊，說：「用這個，牠重兩斤六両。」

丁船長吸了口氣，那時候正值嚴寒天氣，他手上戴着了手套，而正當他想把手套除下來的時候，漁翁却搖搖頭，說：「不必。」

於是，丁船長就把烏賊、魚鈎、鉛錘一古腦兒拋進海裏，接着漁翁就說：「今天你要有點耐性，也許等到日落時分，魚鈎旁邊的烏賊還是絲毫無損。」

丁船長笑了笑：「我曾經在星加坡的碼頭上等過一個婊子，足足等了四十八小時。」

漁翁一怔：「她爽約了？」

丁船長搖搖頭，說：「不是爽約，是遲到。」

漁翁道：「她來遲了兩天，你還在碼頭上等她？」

丁船長道：「因爲我說過不見不散，所以就算再等四十八天，甚至是四十八年，也一定要等到她才心息。」

漁翁道：「這約會很重要嗎？」

丁船長道：「對她也許不重要，但對我來說，却比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還更重要。」

漁翁道：「你是不是向她求婚？」

丁船長道：「你猜對了，她說要考慮考慮，於是我就告訴她，我會在碼頭上等候她的答覆，不見不散。」

漁翁道：「她眞的是個婊子，還是只不過你故意用這種字眼來侮辱她？」

丁船長道：「我也很渴望自己所愛的是個女神，但她不是，而是一個神女。」

女神！神女！同是兩個完全一樣的字句，但倒轉來唸，意義就會變得完全相反了。

漁翁望着他，嘖嘖地說：「不管她是仙子也好，是婊子也好，她最後總算還肯來到那座碼頭見你。」

丁船長道：「所以當她向我搖頭說：『不！』的時候，我還是熱情地擁抱着她，說：『我不怪妳，但仍然愛妳。』她向我笑了笑，說：『你的耐性很好，但腦筋却比漿糊更一塌糊塗，無論怎樣，我永遠都是不適合你的。』就是這樣，我們這段霧水情緣就在碼頭的海風下告吹了。」

漁翁道：「但今天不用等四十八小時，你只等八個小時就知道今天有沒有大魚上鈎。」

丁船長哈哈一笑：「我一定等！」

於是，他用極粗的魚絲，極大的魚餌等待着魚兒上鈎。

漁翁仍以小蝦幼絲垂釣，不到半天巳釣了八九斤石斑和立魚。

但丁船長的粗絲大餌，還是沒有甚麼反應。

但到了下午三點左右，丁船長忽然覺得一股沉重的拉力，透過魚絲從海底傳了過來，他眼色一變，向漁翁說：「來了！來了！」

漁翁立刻把自己的幼魚絲迅速拉起，同時說：「覷準機會就揪起牠，千萬不要手軟！」

丁船長透一口大氣，神情緊張，咬牙切齒地說：「當然不會手軟——」

那時候，他體力正在巔峯之境，釣魚技術也在漁翁指點之下練得不差，兼且魚絲夠粗夠韌，手裏又還戴着手套，這一切一切都顯示，這一幕即將爆發的人魚大戰，丁船長會佔着相當優勢。

倏地，丁船長粗壯的右腕用力向上揪，這一揪之勢十分兇猛，看來最少也可以把魚絲揪起三呎以上。

但他的手才揪起一呎，魚絲巳「蕭蕭」聲的向海底深處直射。

「揪緊牠，你一定比牠更强壯有力！」漁翁大叫。

丁船長脹紅了臉，額上却迸現出青筋，他的嗓子比漁翁更大：「你不要担心，我會把牠當作是船錨般直扯上來！」

他體重超過兩百磅，整個人就像是漁舟上的蠻牛。

用牛力來釣一條魚兒，只要魚絲不斷，又何懼之有？

只見他奮起全力，把魚絲一步一步向上拉，但那條還看不見的大魚實在厲害，居然也可以跟丁船長的牛力拚搏。

漁翁見形勢有點不對，便說：「這傢伙比想像中兇得多，不要蠻幹！」

丁船長用力地搖頭，道：「不，魚絲夠力，我也夠力，絕不能讓牠回到海底的大石裏……」

漁翁也在搖頭，大聲說：「還是讓牠先掙扎一會的好。」

但丁船長好像巳知這條不知名的大魚拚鬥得狠勁大發，漁翁的勸告，他完全沒有聽進耳朶裏去。

他用了全力，但魚絲還是不時向海底急射下去。

忽然間，丁船長「吔」的一聲慘叫起來！

也許他這一聲實在是叫得太悽慘了，以致漁翁以爲他受到些甚麼可怕的傷害。

但接着，只見丁船長頹然地坐了下來，面色鐵青地說了四個字。

他說：「魚絲斷了！」

漁翁也不禁露出了極失望的神色，能夠釣着一尾這樣巨大的魚兒，機會是絕不會多的。

但這樣兇悍巨大的魚兒，終於得而復失，連魚絲也給扯斷！

那種感受，對於釣魚者來說的確是十分慘痛的，所以，丁船長那一下叫聲，悽慘得就像給人在胸膛上砍了一刀一樣。

兩人你望我，我望你，就像是剛把一大箱寶藏拋進活火山口裏似的。

足足過了十分鐘，丁船長才把魚絲收回來。但等到他把魚絲全都收回來之後，他傻住了。

不但他傻住，連釣魚經驗豐富之極的漁翁也爲之當場呆住，作聲不得……

這小妮子是不易招架的

急景殘年，家家戶戶都忙着大掃除，準備迎接新歲的來臨。

每年這個時候，我也會忙這個忙那個的，雖然早在很久以前，心裏就巳經有着「避年」的念頭，但一年復一年，一歲復一歲，我似乎連一次都未曾避得開去。

想到這裏，我就不禁十分羨慕洛雲，在早一陣子，他還在阿拉斯加和幾個生物學家一起研究金毛海狗，有一天，他用長途電話告訴我：「喂，你猜小海狗餵過奶沒有？你可知道，牠們也是很出色的冒險家？每到十一月，一大羣小海狗會奮不顧身地游進大海，但我身邊的紅鼻子老博士說：牠們雖然勇敢，但却很慘，最少會有半數以上的小海狗在途中死亡，只有一些强壯而又運氣好的小海狗能夠衝破風浪，到達沙里德羣島棲身，然後長大……」

那時候，我以爲他最少會在阿拉斯加逗留一年半載了，因爲我知道，那個「紅鼻子老博士」是甚麼人，也知道這個老博士就在那種冰天雪地的鬼地方巳有五六年之久。

我也知道洛雲有股傻勁，只要他神經發作，他可能會陪着那些金毛海狗一塊兒作數百里的長途游泳。

但在上個星期，我又接到了他的長途電話，這一次，他却是在瑞典打來的，他說：「紅鼻子的老伴患病，他無法再陪着海狗，在兩天前回到華盛頓去了，咱們分道揚鑣，我現在到了瑞典。」

當時，我笑了一笑，說：「是不是又想捧個冠軍獎盃回來？」

洛雲却說：「我差點捧着了一枚小型火箭炮！」

我呆了一呆，道：「你說甚麼？」

洛雲嘆了口氣，道：「你不會明白的，事情很古怪，也很複雜。」

我聽見了不禁有點生氣，便說：「既然我不會明白，爲甚麼給我這個電話？是不是長途電話的費用太便宜了？」

洛雲格格一笑：「那不相干，反正我以前在哥爾夫球場和桌球室裏都贏過你不少鈔票。」

我更是氣忿，正想數說六年前曾經在乒乓桌上直落殺了他三局的英勇事蹟，他却巳擱斷了電話。

我的脾氣不怎麼好，也立刻用力地把聽筒擱在電話座上。

「這個人，神經兮兮的，比我還更離譜！」我又罵了他七八句混蛋，然後才躺在床上，想着他這個人，想着他那句沒頭沒腦的說話。

他說過：「我差點捧着了一枚小型火箭炮！」

那是甚麼意思？是不是他乘坐的民航飛機，曾經給某國的軍機追截，最後甚至還出動了火箭炮？

又莫非是瑞典發生了大規模的陸戰，以致火箭炮有如蚊子般到處飛來飛去。

想到這裏，連我也覺得自己有點神經兮兮了。

「他一定是在開玩笑！」我想。

但這種想法很快又給自己推翻，因爲他又說過：「事情很古怪，也很複雜。」

既然是一件又古怪，又複雜的事情，那麼就算洛雲捧着了一枚核子彈，那也是有言在先，再也不足爲異的了。

可是，那到底是一件怎樣的事情？

我當然無法從那兩三句簡短的談話，就可以知道所有的眞相。

漸漸地，我惱恨的心情化作了担憂，我担心洛雲終於會在瑞典給火箭炮轟中！

而就在這時候，電話鈴聲又再响個不停。

也許我想得太入神了，以致一伸手抓起聽筒，立刻就大聲說：「是不是瑞典的長途電話？」我眞的很渴望洛雲再跟我聯絡，再詳細一點稟明眞相。

「龍大俠，你的女朋友原來在瑞典嗎？」一聽見「龍大俠」這三個字，我就知道這人是誰了。

我不禁啞然失笑，接着不斷地拍着額角道歉：「對不起！對不起！江校長！」

江輝冷笑一聲：「你現在才道歉，是不是太遲了一些？」

我苦笑了一下，解釋道：「洛雲到了瑞典，他剛才給了我一個沒頭沒腦的長途電話，所以我以爲這電話又是——」

「廢話！我談的不是這個！」江輝哼的一聲，說：「我要的是勝利稿！」

一聽見「勝利稿」這三個字，我的眼睛立刻瞪大了兩倍，心裏却在連聲暗叫：「糟啦！糟啦！這樁十萬火急的事情居然忘掉了。」

原來江輝那支少年排球隊在兩天前贏了一場勝仗，當時我也曾經在場邊觀戰。

那一仗打得十分燦爛，可說是戰情高潮起伏，令人看得如痴如醉，不要說是少年排球比賽，就算是甲組甚至是許多國際性的重要賽事，也未必會有如此扣人心絃的鏡頭出現。

所以，江輝決定要把這場賽事描敘出來，然後在報章及體育雜誌裏發表。

由於當時我也在場觀戰，所以他就把撰寫這一篇「勝利稿」的責任交了給我。

本來，我若一回到家裏就執筆，應該很快就可以大功告成，但那一天晚上，由於球隊的勝利，我高興起來，居然在晚飯慶功宴的時候自己灌醉了自己。

雖然，那不算是大醉，但總也算是小醉了，在小醉之餘自然最好就是睡覺，而等到一覺醒來之後，却又居然把「勝利稿」的事情忘得一乾二淨。

這時候，我急了起來，只好說：「給我三十分鐘，我馬上——」

「我給你半天時間，但不是寫勝利稿，而是執拾行裝，明天八點正在老人院門前等我！」江輝像是說急口令一般，而且這幾句話也是沒頭沒腦的。

「別收綫！」我怕他有如洛雲一般，急急叫道：「你說清楚一點行不行？」

江輝嘿嘿一笑：「我說得還不夠清楚嗎？」

我忙道：「你說得巳經很夠清楚，只是我的腦筋不夠靈活，所以並不怎麼明白你的意思。」

江輝道：「勝利稿我寫好了，而且很快就會刋登出來。」

我如獲大赦，長長吐出口氣才道：「素知江校長文采出衆，而在下寫的只不過是走江湖文章，這碼子事當然還是由你親力親爲執筆的好……」

「少給我高帽，」江輝哼的一聲，「難道你跟我這許多年朋友，還不知道江某既不吃軟，也不吃硬的嗎？」

我的臉登時一熱，但勝在面皮還不算太薄，過了半晌又再嘻皮笑臉地說：「我當然知道你軟硬俱不吃，只喜歡吃恰恰好蒸熟的海鮮。」

江輝這才「唔」的一聲，道：「你還不算太笨！」

我皺了皺眉：「但你不是想請我到老

人院裏去吃海鮮罷？」

江輝道：「你還沒有這個資格。」

我又嘻嘻一笑：「這個自然，我現在才十五歲！」

江輝却冷笑一聲，道：「即使你眞的只有十五歲，想加入我的排球隊也已超齡了。」

我怔了怔，過了一會才總算明白過來：「你明天要率領排球隊參觀老人院？」

江輝却嘆了口氣，道：「不要再問了，總之，明早八點，在青灣道的老人院門前等我就是。」

說完，只一聲「再見」，電話已擱斷了。

我苦笑了一下，又在聽筒上用力吹一口氣，才把聽筒放回到電話座上。

× × ×

第二天，陰風細雨，氣候嚴寒。

在這種冷冰冰的日子裏，我可以在床上蒙頭大睡，直至隔鄰教堂午間鐘聲響起才爬起來。

但不知怎的，近幾年來，那敎堂連鐘聲也消失了，原因何在，待考。

我雖然可以懶得出奇，但也可以精警得令自己大爲嘆服，就算我在凌晨五點才睡覺，只要是八點有約，到時我就一定會準時到達，而不會遲到半秒。

我之所以對自己大爲嘆服，是因爲我並非倚靠鬧鐘或者鬧表才能準時起床，通常，只要腕上有一隻普通的手表，我就會「到時即起」，前往赴會。

這一天也不例外，才七點五十八分，我就已經站在老人院門前了。

在老人院門前，沒有老人，倒有不少年青男女站着等車。

三分鐘後，一輛旅遊巴士在老人院門前停下，車門才打開，我就看見了江校長臉上那種與衆不同的笑容：「龍大俠，歡迎！歡迎！請上車！」

我陡地呆住：「不是你下車嗎？這裏是老人院了。」

江輝又笑了笑：「我幾時說過要進入老人院？我只是叫你在這裏跟我們會合而已。」

我向車廂望去，只見裏面有二十幾個活潑壯健的少年，其中有十幾個我都認得，他們都是排球隊的成員。

我聳了聳肩，只好上車。

車子立刻向北郊直駛，江輝望着我，說：「我們到一個漁村去渡假，而且是宿營。」

我的瞳孔立刻收縮：「這麼冷的天氣，我們還去吹海風？」

江輝道：「你若不夠衣服，我這裏有報紙。」

我呆了一呆，才道：「不夠衣服又跟報紙有甚麼關係？」

江輝道：「這世界上若沒有報紙這種東西，我在英國留學唸書的時候早已給凍死。」

我呆了半晌，才道：「那是怎麼一回事？」

江輝道：「那一年十二月，一連多天不停地下着大雪，我駕駛着的小型汽車在郊外壞了，連人也迷了路，所穿的衣服又不夠暖，直凍得臉青唇白，牙關打顫，眼看實在很難支撐下去，幸好車裏有幾叠報紙，我靈機一觸，立刻把報紙弄皺，然後一張一張的塞進衣衫裏，這才暖住身軀，得以支持到援手趕來。」

我聽得不住點頭，道：「此計果然甚妙，但這裏不曾下雪，我身上的衣服不算少，所以報紙取暖這一着，是萬萬用不着的。」

江輝笑道：「用不着自然最好。」

巴士一直向北走，天氣也彷彿越來越是寒冷。

× × ×

約莫經過兩小時車程，旅遊巴士才在一個碼頭旁邊停了下來。

我還沒下車，就已問江輝：「我們要前往的漁村在甚麼地方？」

江輝立刻向碼頭邊停泊着的一艘中國式遊艇指了指：「它會載送我們到達目的地。」

那一艘遊艇大概長六十五呎，雖然天氣很冷，但少年排球隊的成員都是初生之犢，他們絕不畏懼刺骨生寒的海風，居然沒有人願意縮進船艙裏。

江輝身爲領隊，自然也在甲板上陪着他們，而我，却老實不客氣走進船艙，在一張柔軟舒適的沙發上坐了下來。

遊艇離開碼頭了，我正想瞌上眼睛睡一會兒，忽然有人在我的身邊輕輕地說：「閣下是龍先生嗎？」

這聲音雖然說得很輕，但却清脆如鈴，令人覺得十分悅耳。

我立刻睡意全消，轉過臉向身邊望去，只見向我說話的，是個大約二十一二歲的紅衣女郎。

她的臉龐很清秀，一雙眸子更是清澈有如秋水，再加上一身明艷照人，式樣和剪裁都很合適的衣着，實在令我爲之眼前一亮。

當我還在發怔的時候，她的手已伸了出來，然後又微笑着說：「我姓葉，葉蔚蔚。」

她的態度很大方，反而使我顯得有點過於拘謹了。

我和她握了握手，才說：「是江校長告訴妳知道我會來的？」

葉蔚蔚搖搖頭，道：「不是江校長告訴我，而是我叫江校長把你邀請到這裏來的。」

「甚麼？」我詫異地說：「是妳的邀請？他怎麼不早點對我說清楚？」

葉蔚蔚說道：「也許他知道你是個很忙碌的人，更尤其是在這個時候，若不用點古怪手段，只怕很難把你從市區裏逼出來。」

我悶哼了一聲，道：「他看來並不像個很古怪的人，但有時候做的事情却令人莫名其妙。」

葉蔚蔚看了我一眼，道：「你呢？你自己又怎樣？」

我勉强一笑，道：「我很正常。」

葉蔚蔚道：「一個正常的人，又怎會在早上九點的時候寫稿，到了中午十二點正吃飯，然後又在下午一點繼續工作，到了黃昏五點的時候就擱筆？」

我道：「朝九晚五，這豈不是最正常的工作時間嗎？」

葉蔚蔚嫣然一笑：「在別的行業來說，這種工作時間當然是很正常的，因爲絕大多數要上班的人，他們都沒有選擇工作時間的自由，但你們這一個行業却不同，據我所知，你們大多數人都是喜歡在夜闌人靜時候才寫稿的。」

我凝視着她，過了片刻才說：「妳似乎對我的工作習慣相當清楚？」

葉蔚蔚道：「這是江校長說的。」

我道：「所以，妳認爲在朝九晚五的時候寫稿，看來似乎很正常，其實反而是古怪之極，對嗎？」

葉蔚蔚道：「我以前也認識過好幾位作家，他們都不是太有規律的人，所以，你工作的時間那麼有規律，反而就變得令人有點奇怪了。」

我嘆了一聲，道：「妳弄錯了，江校長也弄錯了。」

葉蔚蔚一怔：「難道江校長說的都不確實？」

我搖搖頭，道：「他也不是存心騙妳，我的確曾經有一段時期這樣刻意安排，目的就是想嚐試一下朝九晚五工作時間的滋味。」

葉蔚蔚道：「你覺得怎樣？」

我笑了笑，道：「很好。」

「很好？」葉蔚蔚有點意外地瞧着我：「是眞的很好？還是很不好的另一個代名詞？」

我道：「我的意思是說工作時間很好，是眞的很好，可不是故意說反話。」

葉蔚蔚道：「既然這樣，你應該繼續採用這種工作時間呀。」

我道：「但是有一件事却很古怪，我在白天所寫的稿子，通常水準都並不怎麼好？」

葉蔚蔚奇道：「這是甚麼緣故？」

我道：「我也很想知道。」

葉蔚蔚眨着晶瑩的眼珠，笑道：「我明白了，你的靈感一定像是夜貓子，不到晚上決不出來。」

我笑了笑，道：「靈感是一種很高級的東西，只有極高級的大作家才配談論靈感。」

葉蔚蔚訝然地說：「你不是靠靈感才能寫出那許多小說嗎？」

我道：「我寫小說靠的不是靈感，而是一支筆，和一叠又一叠的原稿紙，倘若只有靈感到了的時候才動筆，也許我每年只能寫出幾百字而已。」

葉蔚蔚忽然用一種奇特的眼光望住我，道：「你果然是個很特別的人。」

我揚了揚眉，道：「這又是江校長說的？」

「不，他沒有這樣對我說過。」她搖搖頭，道：「這只是我自己的觀感。」

我盯着她那清麗脫俗的鵝蛋臉，終於忍不住說：「妳想我來，現在我已來了，有甚麼事情不妨直說。」也許我給她問得太多了，所以很想從被動變成主動。

葉蔚蔚却問我說：「你要喝點甚麼酒嗎？」

我怔了一怔，道：「這又跟喝酒有甚甚麼關係？」

葉蔚蔚說道：「我知道，你在喝了酒之後，總是很容易答應別人所提出的要求的。」

我有點尷尬，只好說：「我承認，這是我的缺點，但我還有另外一個更大的缺點，就是在早上的時候絕少喝酒。」

葉蔚蔚道：「這個我也知道。」

嘿嘿！她又知道！

這時候，我巴不得馬上把江輝揪進來，質問他到底在這女郎面前說了多少有關於我的事！

誰知葉蔚蔚接着又道：「江校長常說：『龍乘風是個好好先生，他很樂於助人，爲人又有胆色……』」

聽見這三句話，我的惱恨幾乎立刻化爲感激，而也就在此際，江輝拉開了船艙的玻璃門，笑容可掬的走了進來。

「龍大俠，讓我來介紹……」

我不等他說下去，立刻便截然道：「你現在才介紹，最少已遲了十五分鐘。」

江輝「哦」的一聲，首先望了葉蔚蔚一眼，然後才對我說：「原來你們已談得很投契了，那很好，葉小姐的父親，也就是這艘遊艇的主人，而今天晚上，我們還要到他們的家裏作客。」

我怔了一怔，問道：「所有的人都去嗎？」

江輝說道：「不錯，葉小姐家裏很寬敞，床褥被鋪也很充裕，就算招呼五六十人住上十天八天，也是絕對沒有甚麼問題的。」

我吃了一驚：「你不是要我住上十天八天才肯放人罷？」

江輝笑着回答道：「君子不强人之所難，你若非走不可，現在也可以回程折返市區。」

我吁了口氣，說道：「既來之，則安之，而且我也很想到郊外的漁村輕鬆一兩日。」

葉蔚蔚向我報以微笑：「難得龍大俠駕臨敝村，我們自當熱烈歡迎。」

江輝瞪着她，氣呼呼地說：「是不是只歡迎他，而不再歡迎江某？」

葉蔚蔚也瞪着他，之後才用一種奇怪的語氣說：「你不是常說自己是這裏的『半個村民』嗎？既然也是村民，又何必自己人來歡迎自己人回到自己的漁村裏？」

江輝哈哈一笑，道：「但我畢竟只是『半個村民』，所以你們最少也該歡迎我的另一半。」

說到這裏，遊艇已經泊岸，有幾個少年排球隊的隊員甚至已跳上了碼頭。

只聽見葉蔚蔚抿嘴一笑，對江輝說：「還不上岸？歡迎你另一半的人已在碼頭上等着你啦。」

江輝捏了捏鼻子，嘆道：「幸好妳不是我的女朋友，否則光是這個早上，我就得給妳氣得快要跳海了。」

葉蔚蔚「嗄」的一聲，叫道：「你在發甚麼神經病？」

江輝哈哈一笑，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膊，道：「這小妮子不易招架，你可得要小心了。」

我知道他是在說笑，自然也不以爲意，倒是葉蔚蔚給他說得脹紅了臉，恨不得馬上擂他幾拳來消氣。

但江輝行動迅速，早已像兔子般跳上了碼頭。

來到一個古怪的漁村

這條古樸的漁村，令人有着一種與世無爭，寧靜舒泰的感覺。

我和幾個少年排球隊的隊員在碼頭上垂釣，居然略有斬獲，釣得石斑十餘條。

雖然我們所釣的石斑並不大，最大的一條也只有半斤左右，但我們已很高興。

江輝在安排了排球隊隊員的住宿地方後，就跑到碼頭來找我：「收穫怎樣？」

我笑了笑，道：「不差，才放下魚絲就已釣獲紅斑一條，重六両正！」

江輝道：「但鍋裏的六斤紅斑快要蒸熟了，你快來品嚐一下。」

我怔了怔：「何來六斤紅斑？」

江輝笑道：「若要等你釣上來才吃魚，只怕非要等到明年不可，葉老闆知道我帶了你來，所以早就囑咐廚房大師父爲我們準備海鮮。」

我道：「排球隊隊員又怎樣？」

江輝道：「他們喜歡燒烤。」

我點點頭，馬上把魚絲收好，就在這時候，我看見了一艘漁船，在碼頭外面經過。

這艘漁船並不大，約莫只有十五呎長，船上搖櫓的是個十三四歲的少年。

這少年穿着一套純黑色的衣裳，頭髮有點發黃，臉上還有幾顆小痲子。

但他的模樣並不難看，笑起來的時候兩頰還出現了淺淺的梨渦，看來就像個女孩子。

但女孩子的手絕對比不上他那麼粗壯，嗓子也不會像他那麼嘹亮。

「江校長，歡迎你又來了！」黑衣少年忽然向江輝揮手，臉上充滿了笑意。

江輝立刻住了脚步，也向他揮着手：「華勁，你往哪兒去了。」

那黑衣少年原來叫華勁，他把漁船靠近過來，說：「送一個親戚到魚排。」

華勁所說的「魚排」，就是飼養海水魚的地方，原來當地的漁民用尼龍網造成魚籠，然後在魚籠裏面把魚兒養大，而那些魚籠密集的地方，他們就稱之爲：「魚排」。

江輝道：「近來有沒有去釣魚？」

華勁似是怔了一怔，又好像不懂得怎樣回答這個問題，以致連面色也變得有點異樣。

我忽然覺得有點古怪，但到底古怪之處在那裏，却又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

只見華勁吸了口氣，却沒有回答江輝的問題，只是說：「你甚麼時候走？」

江輝道：「大概是明天下午。」

華勁道：「待會兒我送你幾條魚。」

江輝忙道：「不要客氣了，梁嫂、亞帶和尾叔都已送了魚兒來。」

華勁道：「他們送他們的，我送我的，你若不接受我就生氣！」

江輝見他好像眞的想生氣，只好說：「不要生氣，我接受，但不要太多，一條就很足夠了。」

華勁的眼珠子轉了轉，終於點點頭說：「好，我就揀一條最細小的送給你。」

江輝哈哈一笑，道：「好小伙子，說話越來越像老骨頭了，快把船泊好，上來跟咱們一起用飯。」

華勁却搖搖頭，道：「不，我已吃過飯，現在還很飽。」

江輝知道這孩子很倔强，也就不再勉强他，和我一起向漁村進發。

× × ×

葉蔚蔚的父親，在這條漁村裏是富戶，也曾經是這裏的村長。

在「魚排」裏，他所飼養的海水魚超過兩萬斤，而且大多數都是價值昂貴的品種。

現在，大多數人都叫他葉老闆。

葉老闆看來並不像個漁村裏的人，最少，他今天不像。

我看得出，他身上所穿着的西裝，無論質料和裁剪都是第一流的，雖然他的身材略見肥胖；但這套西裝穿在他身上，仍然使他顯得神采奕奕，看來就像是大都市裏成功人物的典型。

但他的妻子却又黑又瘦，雖然今天她已穿紅着綠，十隻手指更最少有五六隻戴上了名貴的指環，胸前又掛着一條鑲着鑽石的白金墜鍊，但這樣反而使人覺得不倫不類，和她丈夫那種氣宇軒昂的形態相比，可說是有雲泥之別。

我並不認爲葉老闆很有男性魅力，但是他最少懂得怎樣使自己保持着一種容光煥發的形象，而葉太的裝扮，却未免是欲蓋彌彰，使人有「暴發戶太太來也」的感覺。

也許有人會認爲我說得十分刻薄，但很抱歉，這個女人給我的印象，的確就是如此。

但經過一番寒暄之後，我却發現葉太並不是個喜歡炫耀自己的人，她是個很純樸的中國女性，而且一定有過相當長時間艱苦生活的經歷，這一點，我可以從她那雙粗糙的手看得出來。

她的手簡直粗糙得像是兩塊花岡石。

可是，她的女兒蔚蔚，却像是羊脂白玉精雕出來的美人兒，和葉太的形貌，絲毫沒有半點相似之處。

江輝認識這一家人，一定已經時日不淺了，而事實上，整條漁村的人，都和這位江校長十分稔熟。

但這一次，葉老闆招呼我的時間，比招呼江輝的時間還要多，他不斷向我問這個問那個，似乎把我當作是一本會說話的百科全書。

幸而我平時有「博覽羣書」的習慣，而他所問的問題也並不怎樣偏僻深奧，所以總算還能勉强應付得來。

從葉老闆的神情看來，他是很關心葉蔚蔚的，因爲他和我說話的時候，不時望着女兒，而且好像有某種疑難的問題尚待解決。

我只是這樣猜想，但心裏也認爲這種想法不會和事實距離得太遠。

正當我和葉老闆談話的時候，電話鈴聲忽然响起。

葉蔚蔚抓起了聽筒，只是輕輕的說了幾句話，然後又點頭才掛斷了電話。

我裝作沒有看見，但心裏却有着一種奇怪的預兆，好像有一件很不尋常的事情已經發生了。

葉蔚蔚掛斷電話後，葉太立刻就把她拉到一旁問長問短，但兩人的聲音都很低，我又正在和葉老闆談話，所以她倆到底說些甚麼，我連一個字也沒有聽見。

只見葉太的神色忽然變得十分蒼白，連雙手也在發抖。

葉蔚蔚又在她耳邊說了幾句話，然後就出門去了。

她走得很匆忙，居然沒有再理會我和江輝。

這時候，江輝也有點詫異，他問了葉太兩句，但葉太却只是不斷地搖頭，頻頻說：「沒事，沒事。」

她顯然是個不擅於撒謊的女人，她越說沒事，我和江輝心裏的疑惑也就越甚。

但她既然不肯說甚麼，江輝也就不好意思再問下去。

這一頓午飯，雖然菜式豐富，味道鮮美，但却有陣陣疑雲籠罩在我的頭上。

所以，我很想到外面吹吹海風，好讓自己的頭腦能夠清醒一點。

× × ×

天色越來越是陰暗，北風越刮越是兇猛。

我和江輝站在碼頭背風的地方，欣賞着這條漁村冬日的景色。

我忽然又想起了洛雲。

這裏再冷，也比不上冰天雪地的瑞典冷。

洛雲在瑞典有了甚麼奇怪的遭遇？他甚麼時候才會回來？

這傢伙是個喜歡玩命的人，我眞奇怪這種人怎麼能夠活到三十歲。

正當我想洛雲想得出神的時候，一艘舢舨就在我和江輝的面前停下。

搖櫓而來的，正是華勁。

他看見了江輝，甚麼話也沒有說，就把一個尼龍魚網從舢舨旁邊揪了起來。

魚網裏只有一條魚，他把魚兒揪到江輝面前放下。

江輝吃了一驚，我也是一樣。

因爲這條魚兒很大，差點連那個大魚網也載牠不下。

「好大的石斑！」我驚呼了一聲。

江輝却立刻搖搖頭：「這不是石斑，是龍躉，而且在牠的同類中，牠也不能算是大魚。」

華勁這才點點頭，說：「這是不大不小的龍躉，還不到一百斤。」

我不禁爲之暗暗驚嘆，我驚嘆的並不是這條龍躉，而是看不出華勁膂力居然這麼厲害，居然可以把這條活生生的龍躉揪起來。

江輝望着這條大魚兒，過了好一會才問華勁：「這是從哪裏弄來的？」

華勁向大海一指，却一言不發。

江輝不滿意，道：「牠當然不會是從山頂跑下來的，但在這個年頭，想弄一條這樣的傢伙上來，簡直就是大海撈針！」

「不是大海撈針，是大海撈魚！」就在這時候，碼頭上忽然响起了一個人蒼老的笑聲。

這人的笑聲雖然蒼老，但却還是很宏亮，我們同時回頭望去，立刻就看見了一個嘴角咬着烟斗，身上只披着一件破舊羊皮大衣的老人。

這人雖然老了，但身形還是十分健碩，腰肢還是挺得筆直。

「丁船長，你回來了！」江輝立刻興奮地大笑，然後就上前和這個老人熱烈地擁抱。

丁船長摸了摸他的頭髮，忽然又呵呵一笑：「你不再是小江了。」說着，居然在他的頭頂上拔了一小撮頭髮。

他看了一看，才又說道：「在十根頭髮裏，有三條已經變白！」

江輝哈哈一笑：「不錯，當年的小江，如今已變成了老江，再遲十年，我就是老老江了。」

丁船長立刻把烟斗從嘴角拉出來，同時用力地搖頭道：「不要向這個『老』字投降，你瞧，我比你大幾十年，直到現在還是不斷跟大海搏鬥，而且還會繼續再搏鬥下去，永不言敗！」

江輝點了點頭，大聲應道：「對，我們不投降，無論對任何人任何事都絕不投降！」

華勁却說：「但是這條龍躉却要投降了。」

江輝望了他一眼，又再望望丁船長，忽然說：「這條大傢伙到底是誰的？」

丁船長道：「現在當然是你的，你可以馬上吃了牠，也可以抱牠上床當作是軟枕。」

江輝仍然直望着丁船長，道：「這是你從遠海弄回來的？」

丁船長哈哈一笑，道：「且莫管牠從哪裏來的，總之這是華勁送給你的一點心意。」

江輝「哦」的一聲，笑道：「我明白了，是你把龍躉送給華勁，然後華勁又再把牠送了給我！」

丁船長終於承認，道：「對了，就是這麼簡單！」

江輝嘆了口氣，過了半晌才對我說：「這位就是丁船長，他甚麼都好，就是對朋友太豪氣，往往令人吃不消。」

然後，他把我介紹給丁船長認識。

丁船長把手一伸，和我熱烈地握了握手：「歡迎閣下來到這個古怪的漁村。」

我怔了一怔，忍不住問：「這裏有甚麼古怪？」

丁船長咧嘴一笑：「只要有我這麼一個船長在村裏，自然就一切都會變得古古怪怪起來。」

我微笑着，不期然地更仔細打量着這位丁船長。

只聽見丁船長又說：「小江的父親，和我也是朋友，若不是他，說不定我早已醉死在船塢裏！」

他拍了拍身上的羊皮大衣，又接着說道：「這個寶貝，就是他老子漁翁送給我的……」

× × ×

對於這位丁船長，我雖然只是第一次和他見面，但對於這個人的事蹟，我倒不算陌生。

江輝經常提起這個人。

在本故事楔子之三所描述的漁翁，他就是江輝的父親。

漁翁是丁船長的老朋友，那麼江輝自然該算是丁船長的世姪輩。

但丁船長却把他當做另一個「漁翁」

，把他當作是朋友。

而江輝也是個豪氣干雲的奇男子，對於俗世之見從來都不怎麼理會，所以，他也把丁船長當作是自己的朋友。

丁船長經常出海，一年之中最少有八九個月在大海茫茫之中，這一天我有機會遇見他，也可算是一種緣份。

華勁與龍躉來得很神秘

在接下來的幾個小時裏，華勁用舢舨載着我們在碼頭附近垂釣。

風很冷，海水更冷，我的手指很快就已凍得完全麻木。

丁船長忽然把一個銅瓶子遞給我，說：「長白山野生人參浸威士忌，喝一口保證渾身燙熱。」

我依言喝了一口，丁船長却「哇」的一聲叫了起來：「這一口算甚麼？是貓喝茶還是小鴨子喝水？要就不喝，一喝就得大口大口的吞！」

我只好苦笑着道：「我不懂喝酒。」

丁船長眉頭一皺：「你是不是那個寫武俠小說的龍乘風？」

我點點頭，故意把話題岔開：「你也是個武俠小說迷嗎？」

丁船長不答這個，却說：「你是龍乘風就行了，快大口大口的喝，我早就聽人說過，你的酒量就像是當年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那麼厲害……」

我大吃一驚，忙說道：「龍乘風何許人也，只要三杯灌下肚，只怕就得當場出醜。」

江輝却笑了笑，道：「不必客氣了，你若不大喝一口，只怕馬上就會給丁船長踢進海裏。」

丁船長怪笑起來，道：「對！不喝就踢進海裏！」

我嘆了口氣，只好一口氣把那瓶酒喝了差不多一半，才敢停止下來。

丁船長立時鼓掌叫好：「這才是男人本色，正是大杯酒，大塊肉，就算有天大事情也把它扛在肩上，既絕不皺眉，更絕不投降！」

喝了一大口酒，我的興緻也來了，便說：「今天既已來了，自然不能做縮頭烏龜，但現在要釣魚，我們到晚間才再喝個痛快！」

若是旁人見了，必然會認爲我們神經大有問題，那條最少有八九十斤的龍躉已搬進厨裏，今天晚上以至明天，已是絕對不愁無魚可吃，又何必再在海上捱風吃浪，釣甚麼魚兒？

但在那時候，我們似乎全然沒有想到這一點。

雖然，我們在這幾小時之內的收穫不多，但却一點也不覺得沉悶。

我看得出，丁船長對江輝，是存在着一種難以形容的感情的，我甚至可以想象得到，江輝和他的父親「漁翁」，一定有着不少酷肖之處。

丁船長一定還很懷念當年第一次跟漁翁出海垂釣的情景。

可是，當年的漁翁已不在這世界上，他如今只能面對着故人之子，來緬懷着昔日的一切。

幸而，丁船長並非那種老是愁着眉苦着臉來想當年的老人，在絕大多數的時間裏，他還是喜歡大聲講話，大聲說笑。

當我喝了半瓶參酒後，江輝手裏的魚絲抖動，過了半晌，他忽然把魚絲一收，魚兒立刻就已上釣。

江輝收了兩手魚絲，笑道：「準是立魚，好兇！」誰知話猶未了，魚絲一輕，魚兒已給溜掉。

江輝「唷」的一聲叫了起來，彷彿胸口給人揍了一拳。

他把魚絲收回，只見魚鈎仍在，魚兒並不是扯斷了魚絲，只是勾牠不穩，才給牠掙脫了。

江輝大爲失望，他說：「這條一定是大赤立，而且最少超過五斤。」

我也不時出海釣魚，但一直沒有碰過比較大一點的赤立，最多也只釣過一斤重左右的，反而大石斑却釣得不少。

丁船長桀桀一笑，道：「魚兒若要溜掉，就算是上帝也留牠不住，說到兇，又有那一條魚比得上『鋼牙』？」

我怔了一怔，道：「有一種魚叫『鋼牙』嗎？」

丁船長搖搖頭，道：「鋼牙只是一條魚兒的名字，我不知是牠到底是那一種魚，甚至沒有見過牠的樣子……」

說到這裏，他仰起脖子大喝了一口酒，然後又再說着那一段往事……

× × ×

是多少年前的往事，丁船長已記不清楚了，但他還記得，那是他第十五次跟隨着漁翁出海垂釣。

那一次，他用的魚絲很粗，粗得可以把他整個人吊起來。

魚餌也很大，大得連人都消化不掉。

但那一次，丁船長釣的魚兒更厲害，連他那樣的大漢也險些抵擋不住。

誠如丁船長剛才所說：「魚兒若要溜掉，就算是上帝也留牠不住。」

那條不知名的大魚，在人魚角力了一段時間之後，終於還是溜掉了。

牠是怎樣溜掉的？

是魚絲斷了？還是牠在掙扎的時候擺脫了魚鈎？

兩個答案都不對。

眞正的情況是：魚鈎給扯直了！

× × ×

當丁船長說到「魚鈎給扯直了」的時候，臉上還是帶着難以置信的神色。

這件許多許多年的往事，到如今敍述起來，仍然有着一種扣人心弦的力量。

那是甚麼魚？那條魚兒的力道究竟有多大？

我不禁問：「是不是魚鈎太軟弱？」

丁船長嘿嘿一笑：「我也曾經那樣想過，所以後來又用另一隻完全相同的魚鈎，把它勾在碼頭的大鐵鏈上，然後戴着皮手套拚命地拉，結果只有魚絲給拉長了一點，而那魚鈎的形狀却連半點也沒有改變過來。」

我嘆了口氣，道：「那一次，你是操之過急了。」

丁船長道：「不錯，那時候我簡直是忘了形，完全沒有理會漁翁的警告。」

我道：「所以，你一直還是忘不了那

條不知名的魚，還給牠起了一個名字叫『鋼牙』，對不？」

丁船長點點頭：「正是這樣。」

我道：「但我知道，你其實是忘不了江校長的父親。」

丁船長直認不諱，說道：「這個自不待言，你瞧瞧看，我這件羊皮大衣，就是漁翁送給我的，一直到現在，還保存得很好。」

華勁忽然對丁船長說：「你想不想再釣那種大魚？」

丁船長道：「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誰都不知道在甚麼時候才能再遇上一條那樣的大魚。」

華勁道：「你最少該去碰碰運氣。」

丁船長道：「我碰過了，但結果都令人失望，不是釣不着，就是魚兒太細小，完全不是那種滋味。」

華勁好像還想說下去，但是當他發現我已經在瞥着他的時候，他就立刻閉上了嘴。

江輝不以爲意，他沒有注意到華勁的一舉一動。

但我却總是覺得，華勁的言行都有點鬼祟，又好像有着某種秘密不敢讓別人知道似的。

尤其是那一條龍躉，我一直都認爲牠的出現相當古怪。

因爲我曾經看見華勁悄悄地向丁船長打了一個眼色！

× × ×

轉瞬又已黃昏。

但今天的黃昏並不「黃」，它是灰色的。

天氣的確很冷，但是在葉宅裏，却是暖烘烘的，原來葉太早已爲我們準備了火鍋。

火鍋的主要材料是龍躉。

丁船長也是座上客，他和葉老闆十分熟悉的。

但葉蔚蔚還是沒有回來。

發現華勁舉動神秘

天色已黑，丁船長看來似乎有了七八分醉意。

但他還是不斷地喝，動作更完全不像個七八十歲的老人。

他是粗獷的，也是熱情的。

我陪着他也喝了不少，但畢竟還是他喝得較多，所以，我就可能會比他清醒一點的。

後來，丁船長要上厠所，而厠所却在屋後，所以江輝就叫我陪着他，不要讓他跌倒。

丁船長的脚步已很虛浮，說話也越來越多，而等到他從厠所裏一搖三晃地走出來的時候，我就忍不住問了他一個問題：「那條龍躉是怎樣弄回來的？」

丁船長揉了揉眼睛，茫然地說：「我怎知道？」

我眉頭一皺：「牠不是你的漁船所捕獲的嗎？」

丁船長「呃」的一聲，搖頭道：「不！我的漁船沒有網着龍躉，那條龍躉其實是華勁那小子的，他怕江校長不肯接受，所以就暗中和我串好。說龍躉是屬於我的……呃……」

我陡地吸了口氣：「華勁怎會有一條這樣的大魚？」

丁船長呵呵一笑：「這個我可不知道了，說不定……說不定是他在海裏釣上來的！」

我又再吸了一口氣，道：「他的漁船去不了遠海。」

丁船長道：「附近海域極多巨石，就算有龍躉匿藏在石口之間，也不是甚麼奇事。」

我道：「這龍躉很値錢，華勁這份禮物實在太重了。」

丁船長說道：「別人也許消受不起，但是江校長却不同，華勁向來都很尊敬他的。」

我又問道：「江校長和華勁有甚麼淵源？」

丁船長道：「當華勁只有七歲的時候，他曾經從一棵大樹上摔下來，連右臂骨都折斷了，是江校長把他帶到市區住了兩個星期才治好的。」

我恍然大悟地說：「原來如此。」

丁船長「呃」了一聲，道：「別再問短問長，回廳子裏繼續喝酒吃魚好了。」

他叫我不要問，但我偏偏還是要再問一句：「那條龍躉，以你的經驗看，牠是不是給釣上來的？」

丁船長點點頭，道：「不錯，是釣上來的。」

我也點點頭，表示明白。

但是實際上，我心裏的疑雲却是更多了。

華勁怎會有這條龍躉？是買回來的？還是在海裏釣上來的？

我尋思了好一會，認爲華勁不可能買得到這種魚，而且牠的價錢很貴，絕對不是他所能夠負担的。

那麼，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華勁釣了這一條龍躉，然後再叫丁船長拿去送給江輝。

但要釣龍躉，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華勁能應付得來嗎？

我知道他的膂力很大，但大海茫茫，這條龍躉他是在甚麼地方釣的？

還有，他爲甚麼這樣鬼祟，好像這條龍躉有甚麼重大秘密似的？

雖然，我絕不懷疑華勁送這條龍躉給江輝的誠意，但這條龍躉的來源，却使我產生了一種奇怪的預感。

我知道一定有事情發生了，但事情的性質到底怎樣，我却說不上來。

這一晚，丁船長帶着八九分醉意回到他的漁船。

他在這條漁村裏有兩間屋子，但他絕少在岸上逗留，他常說：「我的家永遠都是飄浮不定的。」

陪他上船的是江輝，而我却被葉老闆留了下來。

葉老闆用最好的茶葉來招待我，桌上還放滿了新鮮的水果。

我咬了一口蘋果，正想問葉蔚蔚甚麼時候回來，忽然眼前一亮，葉蔚蔚剛好就回來了。

她還沒有開口，葉太已把她拉開一旁

，悄悄地問了好幾句話。

葉蔚蔚好像不斷安慰着母親，接着，我又看見葉太長長的吁了口氣，還立刻燃着了一撮香燭，供奉在神枱之上。

葉老闆也注意着這對母女，等到葉蔚蔚再走過來的時候，他咳嗽了兩聲，道：「你們慢慢談，我要休息了。」

我知道他是故意迴避，而且也看出這個家庭一定發生了某種變故。

但這畢竟是別人的家事，所以我只能保持着緘默。

葉蔚蔚坐在我的身邊，忽然斟了一杯酒。

我忙說：「我已喝了很多，實在再也不能喝了。」

葉蔚蔚望着我，過了半晌才道：「對不起，我只是給自己斟酒。」

我怔了一怔，甚至覺得耳根有點發熱，而就在那一瞬間，她已把滿滿的一杯酒喝掉。

我有點奇怪，忍不住說：「女孩子很少這樣喝酒的。」

葉蔚蔚却瞪着我，忽然笑道：「你是不是說我已經不是個處女？」

我吃了一驚，忙道：「葉小姐不要誤會，我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葉蔚蔚道：「我知道你很能幹，也很有俠義心腸，就像你筆下的雪刀浪子龍城璧。」

我立刻搖頭不迭，道：「龍城璧比我能幹得多，他是浪子中的大俠，而我却只是一個煮字療飢的爬格子動物。」

葉蔚蔚道：「不要太謙遜，我早上已說過，要你帮我一個忙。」

他苦笑了一下，聳肩道：「我不懂武功。」

葉蔚蔚道：「我也不是想找一位武林盟主，而是需要一支生花妙筆。」

我呆住，良久才道：「請恕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葉蔚蔚說道：「我的意思是說，是想請你寫一個故事，一個沒有人會相信的故事。」

我更加莫名其妙了：「既然沒有人會相信，爲甚麼還要動筆去寫？」

葉蔚蔚道：「因爲這故事是眞的，所以縱然沒有人會相信，你也非寫不可，至於稿酬，是每千字一千元。」

我又呆住了，眞的很想說：「妳在開甚麼玩笑？」但是這句話却在我嘴唇邊吞了回去，因爲我看得出，葉蔚蔚是很認眞的。

我沉默了很久，只好說：「我的稿酬，怎麼說也不値這個數目。」

葉蔚蔚道：「我知道你並不在乎錢，但這個故事，你一定會有興趣寫。」

我望住她，道：「妳甚時候開設了一間出版社？」

葉蔚蔚道：「我沒有開設出版社，但却很需要你爲他們寫一個故事，一個眞實的故事。」

「他們？」我皺着眉：「他們是甚麼人？」

葉蔚蔚吸了口氣，道：「將來你也許會知道的。」

「將來？」我有點不高興：「爲甚麼要將來才可以知道？」

葉蔚蔚道：「因爲現在還不是應該你知道的時候。」

我沉着臉，道：「但我却是一個很好奇的人，妳若不肯讓我知道整件事情的眞相，就算是一萬元寫一張稿紙，我也不會動筆。」

這當然是負氣的說話，但葉蔚蔚的神情却立刻緊張起來：「不！不！你一定要寫！」

我冷笑一聲，道：「若要我寫言情小說，我可不在行。」

葉蔚蔚立刻搖搖頭，道：「不是言情小說，是歷史故事。」

我怔了一怔，道：「是唐、宋、元、明、清的中國歷史故事？還是西方的百年戰爭？」

葉蔚蔚道：「都不是，那些歷史，是你從來也沒有研究過的。」

我聽了更是不高興，忍不住大聲道：「我知道自己孤陋寡聞，是個不折不扣的草包，而妳也一定是這樣想，所以才會這樣說，但既然如此，妳又何苦找我來尋開心？」

我知道這樣說是很不禮貌，也很不客氣的，但我却故意如此，目的是逼使她儘快說出眞相。

葉蔚蔚在猶疑了一下之後，才道：「只要你肯答應我的要求，你一定可以知道這段歷史是怎樣的，那時候，你就不會再怪責我。」

我想了一想，忽然心念一動，便問：「剛才妳到甚麼地方去了？」

葉蔚蔚道：「我去見一個人。」

我本來不該繼續再問的，但最後却忍不住又問道：「妳去見的是甚麼人？」

葉蔚蔚搖搖頭，道：「你沒有知道的必要。」

我悶哼了一聲，道：「我知道這一問有點過份，但妳若不肯把事情的眞相說出，我又怎能帮妳這個忙？」

葉蔚蔚忽然揮舞着手，連說話的氣息也急促起來：「龍先生，你可否把這件事情當作是一樁交易？」

我有點啼笑皆非，道：「妳是否把我當作職業殺手？」

葉蔚蔚道：「你用這個比喻雖然並不完全貼切，但却很實際。」

我道：「一千元一千字，這種稿酬簡直可以把我捧上太空去。」

葉蔚蔚又接着說道：「你可以寫十萬字！」

我道：「那是十萬元的稿酬了？」

葉蔚蔚道：「不錯，而且可以預先支付一半。」

我搖搖頭道：「我還是不幹。」

葉蔚蔚道：「你眞的不幹？」

我道：「不明來歷的事情，我從來都不想插手。」

葉蔚蔚忽然冷笑了一下，道：「是不想？還是不敢？」

我攤了攤手，無奈地道：「隨便妳怎麼說好了，反正寫故事的高手還有很多，妳又何苦一定要找我這個不成氣候的稿匠呢？」

葉蔚蔚給我再三拒絕，也不禁爲之氣

得臉色鐵青，我看見她這副樣子，心裏不禁有點歉意，但既然話已說了出口，總不成忽然又再軟弱下來，只好繼續堅持原則，決不向這位葉大小姐低頭。

到這時候，葉蔚蔚的臉實在再也掛不住了，她負氣地又喝了一杯酒，然後說道：「龍先生，今天我總算又認識了一個瘋子！」

我勉強地一笑，說道：「妳認識多少個瘋子？」

她沒有回答，甚至再也不看我一眼，掉頭就跑掉了。

她走後，我搓了搓自己的耳朵，心想：「一千元一千字？是不是這兩隻小傢伙有甚麼毛病了？」

就在這時候，我聽見了一陣熟悉的咳嗽聲在屋外响起。

是江輝回來了。

× × ×

江輝一回來，就把我拉了出去。

他的神情看來有點緊張，又是有點古怪。

外面風寒刺骨，正是趕狗不出門的時候，但由於我剛才跟葉蔚蔚弄得僵了，倒很想出來吹吹冷風，好讓自己能夠清醒一點。

可是，對於江輝這種舉動，我還是感到莫名其妙。

他拉着我的手臂，一直向東北方的淺灘上走。

我終於忍不住，便問：「發生了甚麼事？」

江輝却還是一言不發，仍然不斷拉着我向淺灘上走。

最後，他在一塊大石旁邊停了下來。

他手裏有電筒，而當他停下來的時候，電筒就向那塊大石直射着。

「這裏……這裏有古怪！」江輝望着我，又用左手用力揮了一下，才接着說道：「在十分鐘之前，這石頭上曾經站着了一個怪物，是眞的！是眞的！」

我皺了皺眉，道：「甚麼怪物？」

江輝說道：「當我送丁船長上船之後，回來的時候經過這裏，就看見了那個怪物！」

我問道：「那怪物到底怪到怎樣的程度？」

江輝道：「當時天色很黑，我看不清楚。」

我吁了口氣，道：「既然看不清楚，又怎知道在石頭上站着的是個怪物？」

江輝却用力地搖着頭，道：「不！我肯定站在石頭上的絕不會是一個人。」

我道：「也許石頭上根本甚麼東西也沒有。」

「有！一定有！」江輝立刻反駁，道：「最少，我看見了兩道森冷的目光，而那目光簡直比黑夜裏的貓頭鷹還更明亮，還更可怕。」

我盯着江輝的臉，想着看他是否正在跟我開玩笑。

但江輝並不像是在開玩笑。

我沉吟了片刻，才道：「你見到的到底是甚麼東西？」

江輝道：「我也很想知道那怪物到底是怎樣的，所以，我曾經用電筒向它照射過去。」

我道：「你看見了甚麼？」

江輝道：「我的電筒才照射過去，那怪物就溜掉了。」

我皺着眉，道：「連一點點影子都看不見？」

江輝道：「一點點影子倒是可以看得見的，但却並不怎麼眞切。」

我道：「你不妨形容一下，那怪物到底是怎樣的？」

江輝雙眼發光，直盯着我才說道：「它很矮，頭却很大……」

我怔了怔，立刻就追問下去：「還有呢？」

江輝道：「它好像只是一團肉球，但行動却一點也不遲鈍。」

「肉球？」我更加感到不可思議了，「那是怎樣的一團肉球？」

江輝搖着頭，說：「它已溜走了，等到我再追上前的時候，已經甚麼都看不見了。」

我苦笑了一下，沒有再說話，江輝立刻兩眼睜大，焦急地道：「你不相信我的說話？」

我毫不猶豫地就說：「我怎會不相信你的說話？但除了我之外，又有誰會相信呢？」

江輝呆了一呆，才說道：「我不在乎別人相信與否，我現在只是問你相信不相信！」

我道：「我相信你並不是故意撒謊，但若要我相信有這麼一個怪物的存在，除非讓我親眼看見了它！」

江輝怒道：「你分明還是沒有相信我的說話！」

我嘆了口氣，道：「倘若易地而處，我向你這麼說，你又會怎樣？」

江輝陡地一呆，過了半响才嘆道：「不錯，要是易地而處，我也會像你這麼想的。」

我望住他，道：「你現在想怎樣？是不是要搜索那怪物的行踪？」

江輝道：「我想坐在這裏。」

我道：「這是守株待兔！」

江輝道：「反正我想在這裏乘凉。」

「乘凉？」我差點沒給他氣得七竅生烟，「現在是甚麼氣候了，你是不是想凍死在這沙灘上？」

江輝說：「會不會凍死，那是我江某人的事情，你管不着！」他忽然野蠻起來，還好像想把我一脚踢走似的。

但我却留了下來。

我說：「你等多久，我就在這裏奉陪多久。」

江輝悶哼道：「這種事可不有趣。」

我道：「有趣的事要幹，沒趣的事也要幹，誰叫我認識你這位江校長？」

江輝用一種奇怪的眼光望着我，而我却不再出聲，就在沙灘上坐了下來。

十五分鐘後，就已全身冰冷，而江輝也在瑟縮着，顯然也覺得不大好受。

但就在這時候，江輝忽然在我耳邊悄悄的說：「你瞧！」

我立刻精神一振，還以爲他又看見了甚麼怪物，但江輝馬上就伸手一指，接着說：「華勁的艇在那邊！」

我循着他伸手所指的方向望去，果然看見了華勁搖動着槳櫓，漁艇正向一個細小的海灣逐漸移近。

我怔了一怔，道：「這麼晚了，他在這裏幹甚麼？」

江輝道：「他可能有點古怪。」

我輕咳了一下，道：「原來你也有這種想法嗎？」

江輝哼的一聲，道：「不要以爲我是條糊塗蟲，剛才我已經問過丁船長了。」

我道：「你問丁船長甚麼事情？」

江輝道：「那條龍躉！」

我笑了笑，道：「原來你也對這條魚動了疑心？」

江輝道：「我看得出，這條龍躉是釣上來的，因爲牠的嘴角還有魚鈎留下來的傷痕，但當我問丁船長的時候，他却說是網上來的！」

我道：「這可露出破綻了。」

江輝道：「所以我就老實不客氣質問他，我要弄清楚這條龍躉的來源。」

我道：「結果他就把眞相說了？」

江輝道：「不錯，他終於承認，這條龍躉其實是華勁送給我的。」

我道：「華勁向來都很敬仰你，這一點是不必懷疑的。」

江輝道：「這一點我知道，但這條龍躉他是從甚麼地方弄回來的？」

我聳了聳肩，道：「我怎知道，也許是他釣上來的。」

江輝沉吟半晌，道：「其中一定有點古怪，我們現在不妨上前看看他在那海灣幹些甚麼。」

我也同意他這個决定，於是，我們就沿着海濱的小徑，向前面的海灘走過去。

由於江輝沒有亮着電筒，以致我們在小徑上走得相當困難，好幾次我險些仆跌在地上。

約莫過了七八分鐘的行程，我們已悄悄的來到那海灣旁邊。

我們很快就看見了華勁的漁艇，但令我們感到意外的就是這海灘裏，還有另一艘比較巨大的漁船停泊着。

這艘漁船亮着了一盞汽油燈，雖然光綫不太明亮，但我們還是可以看見，在漁船甲板之上，站着了一對中年男女，看他們的模樣，多半是水上人家的夫婦。

我還沒有作聲，江輝就在我耳邊輕輕的說：「這兩夫婦，男的叫郭得水，女的叫大口嫂，他們經常向漁民收購海鮮到北市區販賣。」

我吸了一口氣，道：「華勁莫非跟他們有甚麼交易嗎？」

江輝道：「瞧下去就知道了。」

話猶未了，只見華勁已經用魚網把一大堆的鮮魚撈起，然後送到郭得水的漁船上。

江輝呆住了，我也吃驚不已。

我連忙問他：「華勁有沒有養魚？」

江輝搖搖頭，道：「沒有。」

我呆了一呆，才道：「既然沒有養魚，他這些魚却又從何而來？」

江輝也怔住了很久，才道：「也許是釣的，但……」

我道：「有這個可能嗎？還有那條龍躉呢？」

江輝答不上來了。

又過了片刻，江輝才問我：「龍大俠，你說我們現在該怎麼辦？」

我沉默了好一陣子，才道：「你一定要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

江輝吸了口氣，道：「若是別人的事，我也許還可以撒手不管，但華勁這孩子，我是親眼看着他長大的，我不能讓他變壞，去做一些見不得光的勾當。」

我揚了揚眉，道：「你懷疑他這些魚是偷回來的？」

江輝的聲音有點難過，道：「不錯，我的確是這麼想。」

我道：「你這種想法，本來也不無道理，但可能事實絕非如此。」

江輝道：「我也希望這個想法是完全錯誤的，但除此之外，華勁又怎可能有這許多魚兒賣給郭得水夫婦？」

「這個……」我抓了抓脖子，無言以對。

江輝冷冷一笑，道：「這件事我已决定要查個明白，誰都不能加以阻止。」

我瞪了他一眼，道：「我幾時阻止過你，倘若華勁眞的做錯了，我們是應該讓他清醒過來的！」

江輝拍了拍我的肩膊，道：「我知道，你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但有時候脾氣却頑固得像是一條驢子。」

我笑了笑：「我若是驢子，你呢？」

江輝笑道：「有時候也許會像是條牛，但永遠都不會像是一隻豬。」

我道：「做豬也有做豬的好處，最少不用去傷腦筋。」

這時候，華勁的漁艇已經走了，而郭得水的漁船也開動着向南而去。

江輝忽然一拍大腿，說：「我們追上去看看郭得水收了些甚麼魚？」

我怔了一怔，道：「怎樣追？是不是噗通噗通的跳進海裏游泳追上去？」

江輝道：「不是，我們用快艇！」

我詫異地說：「這裏有快艇嗎？」

江輝道：「這裏當然沒有，但葉老闆有。」

我點點頭，道：「若有快艇，我們一定可以追上郭得水的漁船。」

江輝不再說話，立刻就亮着了電筒，和我飛奔回去。

× × ×

葉老闆有遊艇，也有快艇。

他的快艇有二百三十四馬力，用它來追趕郭得水的漁船，自然是綽綽有餘。

當江輝開動快艇之後，不到十分鐘就已趕在郭得水那艘漁船面前。

大口嫂立刻走出甲板上，大聲道：「有甚麼事？」

江輝向她揮了揮手，叫道：「我是江輝。」

大口嫂一怔，郭得水已把漁船停下，然後也走了出來，向江輝揮了揮手：「江校長，這麼晚了，怎麼還開快艇玩耍？這可危險得緊哪！」

江輝道：「吃飯也很危險，隨時都可能會噎死人。」

郭得水呵呵一笑，道：「江校長眞會說笑。」

江輝搖了搖頭，道：「我在心情不好

的時候，從不說笑。」

郭得水仍然笑着，但已笑得相當勉強：「有甚麼事，請你直接說出來好了。」

江輝道：「我能上船嗎？」

郭得水猶豫了半晌，才道：「當然可以！」

江輝立刻老實不客氣，首先把快艇拴在漁船旁邊，然後和我一起登上郭得水的漁船。

郭得水還沒怎樣，但大口嫂的臉色早已變得十分難看，她瞪着我們，似乎把我當作是江洋大盜一般。

江輝登上漁船之後，就對郭得水說：「華勁賣了多少魚給你？」

郭得水瞪着眼，但他還沒有開口，大口嫂已怒叫起來，道：「誰說華勁賣魚給我們的？」

江輝却不動怒，只是淡淡地說：「不是賣，那麼一定是送的了！」

大口嫂道：「也沒有這種事！」她雖然說得聲色俱厲，但我却看得出，她心裏早已慌亂了。

江輝道：「可是，我和這位龍先生却親眼看見華勁把魚兒送上這艘漁船上。」

大口嫂瞪着他，然後又瞪了我一眼，道：「你們的眼睛一定是有問題！」

江輝道：「也許是的，但村裏的人向來都很信任我，所以就算我眞的看錯了，他們還是不會懷疑我的說話的。」

大口嫂又驚又怒，郭得水却已阻止着，不讓她再說話。

「江校長，我們沒有做過半點犯法的事。」郭得水這一句話，倒是說得理直氣壯。

江輝冷冷道：「我也沒有說你們犯了甚麼罪，就只是想看看華勁的魚。」

郭得水的臉色一陣蒼白，過了很久，他才說：「好的，我給你看。」

說完，他揭開一塊魚艙木板，江輝立刻用電筒照射過去，只見魚艙裏最少有十幾條超過一斤重的石斑，還有火點，盲鰽，立魚等等。其中最大的一條黃立鱠，最少超過五斤以上。

江輝呆住了：「這些都是華勁交給你的？」

郭得水點點頭，道：「是的！」

江輝道：「華勁怎會有這許多魚賣給你們？」

郭得水道：「我怎知道？」

江輝聲音一沉，說道：「你怎麼會不知。」

郭得水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和華勁只是公平交易，至於這些魚的來源，我一概不管，也不必去管。」

江輝道：「你從沒懷疑過華勁嗎？」

郭得水道：「他給我魚，我給他花碌碌的鈔票，我又何必理會他在甚麼地方得到這些魚？」

江輝道：「這可能是偷回來的！」

郭得水道：「但這三四個月來，我從來沒有聽說過任何人的魚兒給人盜走，而且，這些並不是養魚，都是從海裏釣上來的海鮮！」

江輝又用電筒照射着魚艙，憑他的經驗，自然可以分辨得出這些魚是否在魚排裏養大的。

他看了足足兩三分鐘之久，才用一種很肯定的語氣說：「這都是釣口魚！」

「釣口魚」就是用魚鈎釣上來的魚！

他望着郭得水，又道：「你已和華勁交易了四個月？」

郭得水點頭，道：「是的。」

江輝道：「這事，除了你們夫婦和華勁自己之外，還有誰知道？」

郭得水搖搖頭，道：「應該沒有別人知道了。」

江輝道：「這是一件不可理解的怪事，難道你一點也沒担心過嗎？」

郭得水皺着眉，道：「我們也曾經問過華勁，但華勁只是說：『我給你魚，你給我錢，來源不必理會。』所以我們就算是担心也担心不來。」

江輝道：「華勁給你的售價是不是很便宜？」

郭得水道：「不錯，約莫便宜了一半左右。」

江輝道：「他一定曾經向你提出過甚麼條件的，對嗎？」

郭得水道：「不錯，但他的條件也沒有甚麼不大了，只是要我向任何人說他有釣口魚出售而已。」

江輝冷笑道：「這已經是一件荒謬絕頂的事，他的魚若是光明正大得回來的，又豈會害怕讓別人知道？」

我嘆了一口氣，道：「這的確有點古怪，也難怪江校長起了疑心。」

郭得水皺眉道：「但既沒有人被盜去海鮮，華勁的魚又有甚麼可疑之處？」

江輝冷冷一笑，道：「這就難說得很了。」

我道：「你也不要對華勁存有偏見，他看來並不像個壞孩子。」

江輝道：「我也是這麼希望，但這些魚，還有那條龍躉……唉，我眞是莫名其妙之極。」

郭得水道：「我看，一定是他找到了一個釣魚勝地，所以才大有收穫。」

「一連三四個月都大有收穫？」江輝哼了一聲，「有這個可能嗎？」

郭得水苦笑了一下，道：「這就難說得很了。」

江輝用力地搖頭，道：「甚麼難說得很，簡直就是完全沒有這個可能。」

大口嫂忽然怒叫道：「江校長，你是個明白事理的人，但何以直到現在還對我苦纏不休？就算這些魚的來歷大有問題，這和我們夫婦完全沒有半點關係，你要追查到底，應該去找華勁才對！」

江輝沉吟片刻，終於還是點了點頭，：「妳說得有道理，這一次，算是我們打擾了。」

說完，他就和我一起回到快艇上去。

我知道，江校長已决定要找華勁！

地球以外的星球人

天還沒有亮，我和江輝就在暗中監視着華勁。

六點零八分，華勁從家裏走了出來，他一直向海濱而行，我們都看見他跳上了漁艇之上。

我們不敢過份迫近，但江輝却忽然打

了一個寒噤，同時低聲叫道：「那怪物就在華勁的漁艇旁邊！」

這時候，我也看見了！

我看見華勁用手摸撫着一個怪物，而且好像還正在跟那怪物談話。

那怪物有一對十分光亮的眼睛，雖然由於距離甚遠，我無法看清楚它的形狀，但我可以肯定，它絕不會是一個人，也不像是甚麼野獸。

但那到底是甚麼？我却無法可以清楚地知道。

江輝呆住了很久，才望住我說道：「那怪物是甚麼東西？」

我苦笑了一下，道：「它像是一團肉球，但却不軟弱。」

江輝道：「但那到底是甚麼？」

我搖了搖頭，說道：「除了怪物之外，我暫時還想不出任何適合的字眼來形容它。」

江輝道：「華勁好像還跟這怪物十分熟絡。」

我道：「怪物到底是怪物，它不可能會跟華勁談話。」但我這句話才說出口，却又覺得有點愚蠢，既然那是怪物，它怪異到怎樣的程度，我們是完全無從得知的，那又怎能肯定它不會講人類的說話？

但這怪物若眞的會說話，那麼事情就怪誕得更不可思議了。

六點十六分，華勁把漁艇駛了出去。

至於那怪物，似乎隱伏在漁艇之內，但我們却沒法子再看得清楚。

我吸了一口氣，望着江輝道：「我們是不是繼續追下去？」

江輝立時道：「當然要追，我一定要弄清楚這件事情到底是怎樣的。」

我道：「那麼，我們是不是用快艇追踪華勁？」

江輝搖搖頭，道：「快艇不行，華勁會發覺的。」

我道：「是否用別的漁船？」

江輝又搖搖頭，道：「我不打算從水路去追踪他，我們從陸路進發，在山邊觀察華勁的行動。」

我呆了一呆，道：「他的漁艇在海上，誰知道他會把漁艇駛到甚麼地方？倘若他把漁艇駛到海中心去，我們遠在岸上又怎能看到甚麼端倪？」

江輝道：「那就要碰一碰運氣了。」

我苦笑了一下，道：「但我認爲這跟踪方法，就像是騎着一隻蝸牛去追一匹馬，成功的機會簡直是等於零！」

江輝道：「但那匹馬若自己走到蝸牛的面前呢？」

我瞪視着他，彷彿覺得連這位江校長也已變成了一個怪物。

而我也是個很倔强的人，我幾乎說要放棄了，但他却又說：「我們可以用長距離的望遠鏡，那麼成功機會就會大大增加了。」

「用望遠鏡？」我怔了一怔，過了一會才道：「有望遠鏡當然好一點點，但只怕也好不到甚麼地方去。」

江輝說道：「但這是最隱蔽的追踪方法，華勁就算是再精靈，也很難想像得到在岸上居然會有人用望遠鏡來偷窺他的行動。」

我嘆了口氣，道：「但這種最隱蔽的追踪方法，只怕也是最笨的一種。」

江輝給我氣得鐵青着臉，看他臉上的表情，幾乎想在我的臉上揍幾拳，但幸好我接着又說道：「這次我奉陪，但下不爲例！」

江輝聽見這句說話，立刻就笑了：「這次若失敗了，下次就算用八個世界小姐抬着轎我也不去！」

我却嘿嘿一笑，說道：「若是有八個美人兒陪着，就算次次失敗我也會照去可也！」

江輝不再說話，帶着我回到葉家。

葉太一看見他們，就說：「你們匆匆忙忙的，是不是發生了甚麼事？」

江輝道：「我們想去看日出。」

葉太道：「看日出？怎麼不到海濱去呢？」

江輝道：「因爲我的眼睛不怎麼好，老是看不清楚日出到底是怎樣的，所以，最好借蔚蔚的望遠鏡給我，讓我可以看得更清楚一點。」

葉太笑了起來：「江校長眞會說笑。」一說完，她就回到房裏，把一具長距離的望遠鏡捧了出來。

江輝立刻接着又道：「對了，就是這個。」

葉太忽然向我走了過來，說：「是不是蔚蔚有甚麼地方得罪了你？」

我搖搖頭，忙道：「沒有這種事。」

葉太嘆了口氣，道：「她雖然有點刁蠻，但做事向來很有分寸，龍先生是明白事理的人，她若有甚麼地方做錯了，還望你原諒原諒才好。」

江輝有點莫名其妙，但却又爲了追踪華勁的事而着急，葉太的話還沒有說完，他已把我拉了出去。

「快一點，再遲就看不見日出了。」

× × ×

江輝的年紀比我大，但奔走的速度比我還快。

但這一次，我們靠的並不是速度，而是耐力。

我跟着他，兩人就像是攀山越嶺的冒險家一樣，一直沿着海濱的山頭向前走。

有些地方，根本就沒有任何路徑，有好幾次，我幾乎以爲再也無路可行了。

但江輝却也眞有一套，每次遭遇到阻碍的時候，他總是有辦法可以讓我們繼續向前進發，有一次，我們甚至要涉過一處水深及腰的石灘，才能到達另一個灘頭，來繼續我們的行程。

在那樣寒冷的天氣，浸濕了下半截身子，那種滋味實在不足爲外人道，幸而我們一直不斷走動，幾乎把全身熱量都散發出來，那種寒冷之意才略爲減低一些。

太陽早已出來了，我們一直沿着海濱的山路向前走，但却連華勁那艘漁艇的影子也看不見。

我沒有作聲，也沒有半點埋怨，因爲我是同意了江輝這一次的行動才啓程的，若在這時候才怨天尤人，那未免是太不夠風度了。

江輝也沒有說些甚麼，他只是一直向前行，至於此行會不會有所收穫，却是誰也沒法子想像得到的事情。

初時，我以爲太陽越來越光亮的，但在日出之後不到半小時，天色却又灰黯下來。

海面有風，雖然風勢比昨天緩和不少，但這還是令人感到異常地寒冷。

我們在八點二十五分左右，已轉到了東北角一座懸崖下，那是一個十分荒涼的地方，在這裏，除了浪濤澎湃聲音外，我們唯一能夠聽見的就是風聲。

但忽然間，江輝的聲音也響了起來：「嗯，華勁的漁艇就在那邊！」

他伸手向東方一指，果然是華勁的漁艇在那邊飄浮着。

我陡地吸了口氣，道：「我們總算找到他了，快趕上去瞧個清楚！」

他瞪着我，道：「我們爲甚麼還要向前走？是不是想讓他發現我們？」

我給他搶白了一頓，才記起他帶備了望遠鏡，所以連忙賠個不是，道：「眞是對不住！我們用望遠鏡瞧瞧就已經很清楚了。」

江輝「嗤」了一聲，喃喃地說道：「一個腦筋這樣糊塗的傢伙，居然會是鼎鼎大名的小說作家，世事有時眞是莫名其妙之極！」

我又是好氣，又是好笑，忍不住道：「我從來都沒有聽過別人用『鼎鼎大名』這句話來形容我！」

江輝又瞪着我，道：「是我這樣說的，行不行？」

我給他說得毛管直豎，只好迭聲道：「行！行！我是大作家，稿酬已達到每千字一千元了！」

江輝不明白我後面那一句說話的意思，還以爲我在胡說八道。

他不再理睬我，只是用望遠鏡密切地注視着華勁那艘漁艇。

由於距離很遠，而我又沒有望遠鏡，所以華勁的動靜，我是完全無法可以看見的。

但江輝却拿着望遠鏡，一直都很聚精會神地注視着，我也沒有爭看，反正他看見和我看見都是一樣的。

過了十七八分鐘，江輝忽然放下了望遠鏡，兩眼睜得老大。

我皺着眉，道：「你怎麼啦？」

江輝長長的抽了一口冷氣，才道：「那小子釣了一條大魚！」

「有多大？」

「最少有十斤！而且是石斑！」

我怔住：「你沒看錯罷？」

江輝直嚥着口水，道：「我還沒有達到老眼昏花的階段，你不妨自己瞧瞧！」

我拿起望遠鏡，却已看不見甚麼大石斑，江輝道：「你若看不見，那條石斑一定已放進魚艙去了。」

我沒有答腔，只是繼續觀察着。

我看見華勁正在整理魚絲。

可能是那條大石斑把他的魚絲弄亂了，所以現在要花一番功夫加以整理。

過了好一會，華勁把魚絲弄好了，我甚至可以看見他正在視察着魚鈎。

魚鈎沒事，看來還可以繼續使用。

「他用甚麼魚餌釣魚？」我心裏在猜：「是大蝦？還是用其他的活餌？」誰知道華勁甚麼魚餌都沒有勾上去，就把魚鈎連同鉛錘一起拋進海裏。

我陡地一呆，忍不住喃喃道：「他在攪甚麼把戲？」

江輝連忙道：「華勁怎樣了？」

我道：「他把沒有魚餌的魚鈎拋進海裏。」

江輝也是一怔，道：「沒有魚餌，又怎能釣甚麼魚？」

我苦笑了一下，說道：「這我怎麼知道。」

江輝道：「你肯定沒有看錯？」

我又說道：「我看得很清楚……咦，他又拉動魚絲了，而且好像還拉得很費氣力。」

江輝陡地吸了口氣，我斜斜地瞥了他一眼，見他好像想從我的手裏搶過望遠鏡，但最後却還是忍耐下來。

我從望遠鏡裏看得很清楚，華勁的確是在很費氣力之下，才能夠把那魚絲拉動着。

從華勁收回魚絲的手法看來，他顯然是個釣魚高手，但最令我感到吃驚的，就是他的魚鈎上根本就沒有勾上魚餌！

難道一隻光禿禿的魚鈎，居然也可以釣到大魚嗎？

這眞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怪事。

但這種怪事却發生了，華勁居然眞的釣了一條七八斤重的大立魚上來！

我傻住了，江輝也頻頻搖頭，說：「這是不可能的！」

我嘆了口氣，把望遠鏡交回給江輝。

江輝拿着望遠鏡，聚精會神地瞧着華勁在漁艇上的舉動。

過了一分鐘，江輝輕輕的叫了起來：「這小子，果然沒有用任何魚餌！」

我嘿嘿一笑，道：「你現在總算知道我的眼睛沒有問題了。」

又過了三分鐘左右，江輝一面看一面失聲道：「他又釣到魚了！」

我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這眞是神乎其技，令人難以想像！」

江輝道：「又是一條石斑！」

他這句說話，我再也不感到意外。

雖然，事情實在怪異之極，但我剛才已親眼目睹過一次，而且也深信自己絕對沒有看錯。

又再過了一會，江輝才放下了望遠鏡，伸手揉了揉眼睛，我嘆了口氣，道：「你不必懷疑自己的眼睛，因爲我也已經看見他用空鈎釣大魚的情形。」

江輝的臉一片脹紅，道：「我也是個釣魚高手了，但這種釣魚方法，嘿嘿，說了出來又會有誰相信？」

我道：「現在不是別人相信不相信的問題，而是這種怪事經已實實在在的發生了！」

江輝又再拿起望遠鏡，但這時候華勁已開動漁艇向西南駛去。

「他似乎已經很滿意今天的收穫！」江輝說。

我道：「在他的魚艙裏，一定擠滿了大魚。」

江輝道：「光是那兩條大石斑就已不得了！」

我苦笑了一下，道：「你是不是嫉妒華勁的收穫？」

江輝道：「當然嫉妬極了，他簡直就像是變魔術一樣，難爲我們用鮮蝦做餌也經常空手而歸！」

我道：「那麼你以後也用空魚鈎釣魚好了，正是本小利大，何樂而不爲？」

江輝冷哼一聲，道：「甚麼本小利大，根本就是無本生意！」

我道：「你嫉妬是一回事，但現在却也證明了華勁並不是個偷魚賊。」

江輝道：「他雖然不是個賊，但却變得比賊還更神秘古怪。」

我忽然一拍大腿，道：「對了，華勁的艇上，有一個怪物。」

江輝一怔：「那怪物和釣魚又有甚麼關係？」

我反問道：「你又怎知道那怪物和釣魚沒有關係？」

江輝頓時瞠目結舌，答不上話來。我望着華勁的漁艇一直駛回西南方，又說：「雖然今天他釣魚的時間並不長久，但是已經滿載而歸，看來，他已經不打算再釣下去了。」

江輝道：「我們立刻回村裏去！」

我點點頭，道：「這個當然，別忘了你的小球員還在村裏等你。」

江輝道：「我首先把他們帶回市區，然後才再回來。」

我道：「我又怎樣？」

江輝說道：「你就留在葉家等着我好了！」

於是，我們又再攀山越嶺，折回到漁村去。

華勁果然不再釣魚了，而他的漁船也遠比我們的行動快捷，不到半小時就已完全消失在我們的視綫之內。

× × ×

回到漁村後，我們不動聲色，甚至沒有去找尋華勁。

到了下午，江輝帶着排球隊的隊員回返市區，而我則仍然逗留在葉宅。

但我也不想老是躭在這裏，當江輝離去後，我就跑到村尾一間雜貨店門外，跟幾個村民東拉西扯的談了半天。

當我談得有點意倦之際，葉蔚蔚忽然在我眼前出現。

我怔了一怔，葉蔚蔚已把我拉了出來，臉上的神情看來有點異樣。

我望住了他，忍不住問：「發生了什麼事？」

葉蔚蔚壓低了聲音，顯得既緊張又神秘：「我要帶你去見一個人。」

我沉思了片刻，才道：「你要帶我去見誰？」

葉蔚蔚道：「一個生死未卜的人！」

我陡然瞪了她一眼，有點不耐煩地說：「妳可以說得清楚一點嗎？」

葉蔚蔚神情凝重，道：「那是我唯一的哥哥葉能。」

「葉能？」我一楞，半晌才接道：「以前有一個很著名的電腦工程師，他的名字也叫葉能。」

葉蔚蔚點了點頭，道：「我的哥哥就是那個電腦工程師。」

我不禁爲之一愕，道：「他出了什麼事？」

葉蔚蔚的眼神充滿了憂鬱：「他好像快要離開這個世界了，而在他離開這個世界之前，他很想見一見你。」

我陡地怔住：「我和令兄素未謀面，他爲什麼會在這種時候還想見我？」

葉蔚蔚道：「我也很想知道眞正的原因，但我現在却還不知道。」

我盯着他，毫不客氣地問：「是不知道還是不想說？」

葉蔚蔚皺了皺眉，道：「你似乎很不信任我。」

我嘆了口氣，道：「我只是覺得妳有很多事情，不想讓外人知道，對於這一點，其實也是無可厚非的。」

葉蔚蔚說道：「你不要再逼問我好不好？」

我苦笑了一下，只好說：「妳哥哥葉能在甚麼地方？」

葉蔚蔚說道：「我可以帶你去，但那是甚麼地方，你最好不要在這個時候來問我。」

我覺得有點氣悶，便說：「好！我不問！也不去！」

葉蔚蔚臉色一變，說道：「你眞的不去？」

我倒也有趣，心念一轉之下，立時便說：「假的，我其實很想拜會拜會妳的哥哥。」

葉蔚蔚吸了口氣，道：「謝謝你，我哥哥眞的很想和你談一談。」

我完全不明白箇中內情，但到了這時候，也只好跟葉蔚蔚去見一見葉能了。

× × ×

葉蔚蔚駕駛着一艘金色的快艇，和我離開了漁村。

快艇的速度十分驚人，海風迎面吹來，令人有着窒息的感覺。

不到十分鐘，我們已經看不見那座漁村。

在這段時間裏，我一言不發，也不理會她把快艇駛到甚麼地方去。

二十分鐘之後，快艇直向一座孤島駛去。

島上有一個小沙灘，葉蔚蔚居然把快艇當作是登陸艇一般，直向那沙灘之上標去。

我暗吃一驚，暗忖：「千萬不要弄得人仰艇翻才好。」

總算蒼天保祐，快艇平安登陸，我吸了口氣，終於忍不住說：「這豈不是變成擱淺了？」

葉蔚蔚說：「現在是潮退，等到潮漲就不會擱淺了。」

葉蔚蔚果然很夠胆色，不知道她的哥哥又是個怎樣的人？

× × ×

這是一個很荒凉的小島，島上怪石嶙峋，不要說是人，就是連飛鳥也看不見一隻。

我不禁大是奇怪，心想葉能怎會在這種地方？

葉蔚蔚似乎已看出了我的心意，便說：「你是不是感到有點古怪？」

我坦率地承認：「的確如此。」

葉蔚蔚說：「這也很難怪，因爲整件事情，本來就是怪異得很。」

我試探地說：「是不是包括妳哥哥在內？」

葉蔚蔚說道：「當然包括，他若不是一個怪異的人，也不會牽涉及這件怪事之內。」

這時候，她已帶着我來到了小島的另一邊。

這裏的怪石更多，而在這些怪石叢中，居然有一個十分隱蔽的洞穴。

葉蔚蔚把我帶到這個洞穴，忽然說：「你看這洞穴有多深？」

我看了一看，說道：「不會超過十五尺。」

葉蔚蔚笑了笑，道：「第一層的確如此。」

我呆了一呆，說：「第一層？那是甚麼意思？難道這洞穴還有第二層嗎？」

葉蔚蔚說：「不但有第二層，還有第三層！」

我皺着眉，道：「我不懂。」

葉蔚蔚說：「等一會你就會懂了。」

我奇怪地望着她，實在不明白這洞穴之內有甚麼玄虛。

只見葉蔚蔚走進了洞穴，輕輕地說了一句很奇怪的說話。

她說：「原始基地的智慧來了。」

我陡地怔住，忖道：「這句話是甚麼意思？她說給甚麼人聽？」

我忽然又想起了阿里巴巴與四十大盜的故事，難道她這句話就等於「芝蔴開門」嗎？

我只是隨便想想，想不到這念頭才冒起，洞穴果然就從中間分裂開來。

洞穴裏眞的有一道門，但若不是親眼目睹，誰也想像不到，洞穴內還會另有乾坤。

葉蔚蔚帶着我進入洞穴裏，洞門很快又輕輕的關上。

在洞門後面，是一間小室，我們才站定了身子，我就感到這小室正緩緩地向下直沉。

這小室原來是一座升降機。

不久，升降機停了下來，接着，我只覺得眼前一亮，我和葉蔚蔚已置身在一個極寧靜的廳院裏。

這廳院的陳設十分奇特，只見四周全用玻璃間格着，而廳內又種植了大量的花卉和植物，以致驟然看來，就像是置身在一個溫室之中。

我的視綫，很快就給這些花卉和植物所吸引。

對於植物，我雖然算不上是專家，但總算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可是，眼前這些奇花異草，居然沒有任何一種是我所認識的。

我不禁瞧得呆住了。

葉蔚蔚盯着我，說：「你是不是想知道它們的名字？」

我立刻點頭，道：「妳知道這些植物的名字？」

葉蔚蔚搖搖頭，說道：「在這地球上，除了我大哥之外，誰都不會認識這些植物。」

我皺着眉，大不以爲然地說：「這是不可能的，除非這些植物都是由妳大哥創造出來！」

葉蔚蔚道：「我大哥對植物是全然沒有興趣的。」

我道：「這是甚麼地方？」

葉蔚蔚道：「我大哥稱呼這裏做原始基地。」

我望住她，問道：「妳是原始基地的智慧？」

葉蔚蔚道：「那是一句暗語，只要我說『原始基地的智慧來了』，洞門就會打開。」

我說：「若別人也照着這麼說，洞門是否也會打開？」

葉蔚蔚搖頭道：「不，那道門是由聲波操縱的，只有我和我大哥的聲音，才能使洞門打開。」

我聳了聳肩，道：「倘若你們都患上感冒，連聲音也改變了，那又怎樣？」

葉蔚蔚說：「那就要等到感冒痊癒了之後才能使洞門打開。」

我說：「這是你哥哥設計的？」

葉蔚蔚道：「不，那是他的一個朋友設計的。」

我道：「那人是誰？」

葉蔚蔚道：「豉油。」

我怔住，過了半晌才道：「豉油？是醬油的一種？還是一個人？」

葉蔚蔚道：「既不是醬油，也不是個人。」

我一楞，道：「妳說甚麼？難道設計這道洞門的是一隻猴子嗎？」

葉蔚蔚陡地生氣起來，道：「不要侮辱豉油。」

我道：「我沒有存心侮辱他，剛才是妳說他不是個人。」

葉蔚蔚道：「豉油的確不是個人，因爲他比地球上每一個人都更高貴，也更能幹。」

我皺着眉，道：「妳說的那個豉油，到底是何方神聖？」

葉蔚蔚道：「我已說過，他是我大哥的朋友。」

我道：「既然不是人，豉油又怎會是妳哥哥的朋友？」

葉蔚蔚說道：「正因爲豉油不是地球上的人，所以才能跟我的大哥成爲莫逆之交。」

我陡地吸了一口氣，道：「不是地球上的人？那是甚麼意思？」

葉蔚蔚凝注着我，緩緩地說：「豉油是從外太空來到這地球上的高級生物，因爲他很喜歡喝豉油，所以就用豉油作爲他的名字！」

我難以置信地盯着她的臉龐，道：「一個喜歡喝豉油的外太空高級生物？他不怕鹹嗎？」

葉蔚蔚道：「他若怕鹹，也不會把豉油當作是可樂般喝進肚子裏。」

我又呆了半天，才道：「妳曾親眼看見豉油喝豉油？」說完這句話之後，連我自己也不禁爲之一陣失笑。

葉蔚蔚道：「在一年之前，我還陪着他喝了一口豉油，結果差點連胆汁都嘔了出來。」

我道：「妳看來並不像個很笨的女孩子，却怎麼會幹出這種儍事？」

葉蔚蔚道：「我大哥比我更儍，我只是喝了一口，而他却最少喝了大半瓶，喝

得連眼睛都濕黃起來。」

我道：「這算是甚麼玩意？」

葉蔚蔚道：「是送別。」

我接着答道：「是爲豉油送別？」

葉蔚蔚點點頭，聲音聽來有點難過：「是的，他在地球巳有十五年了，遲早總要回去。」

對我來說，葉蔚蔚的說話雖然相當不可思議，但我仍然是可以接受的。

只是，我還沒有得到確切的證實。

我有點發怔，葉蔚蔚看見我這副神態，不禁嘆了口氣，道：「我知道你一定不會相信的，甚至可能會認爲我的神經有毛病。」

我立刻搖頭，道：「不，這種事情在我看來，並不是完全荒謬和不可接受的，就以這個原始基地來說，巳經使我感到耳目一新。」

我這幾句話，倒是由衷之言。

就在這時候，其中一塊巨大的玻璃突然緩緩向上升起。

在這玻璃後面，是一間十分寬敞的室子。

我看見室內擺放着很多儀器，儀器有大有小，而在右邊一排，更設置了一系列的彩色螢幕。

而在那一系列螢幕的面前，站着了一個老人，他望着我，臉上木無表情。

看見這個老人，我不禁有點詫異，正當我想說話的時候，這老人巳比我更早開口：「來的是不是龍乘風先生？」

我點了點頭，道：「在下正是……」

「你姓龍，我姓牛，叫牛伯。」老人淡淡的說：「葉能是我的徒弟。」

「徒弟？」我怔了一怔。

牛伯道：「我敎他中國功夫，又敎他益壽延年的秘法。」

我道：「這很好。」

牛伯眼裏閃過了一絲悲哀的神色：「本來這的確是很好的，以我爲例，若不是天天練功，只怕還不到三十歲就巳經病死了。」

我道：「你精神旺盛，體格比許多年青伙子還要好。」

牛伯道：「但我在年青時，反而體弱多病，幸好遇上了明師指點，練成了這種益壽延年的氣功心法，所以才能够活到現在。」

我道：「葉能呢？」

牛伯道：「他很聰明，資質比我强勝十倍，倘若不斷練功，成就一定是十分驕人。」

我吸了口氣，道：「但我聽葉小姐說，葉能現在的情況並不怎麼好。」

「當然不好！」牛伯嘆了口氣，道：「因爲他太聰明了，對任何事情都想研究一番，又如何能夠專心一致練功？」

我嘆道：「活在這個時代的人，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時實在很不夠用。」

牛伯道：「像葉能那樣的人，就算每天有七十二小時，他還是會嫌太少了，因爲他根本就不是活在這個時代。」

我奇道：「不是這個時代？」

牛伯道：「他是個活在超時代的人，因爲他認識了豉油。」

我道：「你也認識豉油？」

牛伯道：「在這世界上，最早認識豉油的人就是我。」

我道：「你是怎樣認識他的？」

牛伯道：「就在這孤島上，我遇見了豉油。」

我道：「後來呢？」

牛伯道：「我把這件事告訴給葉能，於是，葉能就和他交上了朋友。」

我道：「葉能現在要見我，又是爲了甚麼事？」

牛伯道：「他快要離開地球了，而且可能以後再也不會回來了。」

我笑了一笑，道：「他爲甚麼要離開地球？」

牛伯道：「他若不離開地球，只怕活不到半年。」

我道：「他有病？」

牛伯道：「不錯，而且還十分棘手，根據電腦精確的分析，他可以痊癒的機會只有千份之一點二五。」

我抽了口涼氣，道：「那未免是太渺茫了。」

牛伯說道：「所以，他只有一條路可走。」

「是離開這個地球，到別的星球去治病？」

「不錯，」牛伯道：「他要去豉油的星球。」

「那是甚麼星球？」我問。

「我不知道，葉能也不知道，」牛伯道：「但可以肯定的，就是這星球並不屬於我們所熟悉的太陽系。」

我苦笑了一下，說道：「就算是太陽系的星球，我們所知道的還是少得十分可憐。」

牛伯道：「即使是地球本身，地球人所知道的一切也是極其有限，就以這個原始基地來說，除了眼前我們寥寥數人之外，又有誰知道它的存在？」

我環視了四周片刻，道：「這都是豉油的建設？」

牛伯道：「這基地是豉油和他的幾個同伴一起建設的，到後來，豉油的同伴都回老家去了，只剩下豉油還不肯走。」

我道：「他不捨得離開地球？」

牛伯道：「他不捨得我們所出產的豉油。」他這句話似乎是在說笑，但實際上却是說得很認眞的。

我道：「但豉油最後還是要走了。」

牛伯道：「不錯，他畢竟並非地球上的生物。」

我道：「外面那些植物，都是豉油帶到地球上的？」

牛伯點點頭，道：「不錯，這些植物耐寒耐熱，而且都很美麗。」

我嘆道：「可惜豉油巳走了，連葉能也快要離開我們。」

牛伯道：「所以，你一定要成全葉能的心願。」

我望了望葉蔚蔚一眼，道：「是不是要我寫一篇稿？」

葉蔚蔚點點頭，道：「是的，他喜歡看你的小說，所以希望你能夠爲豉油的祖先寫一篇歷史故事。」

我奇怪地問道：「這篇故事很重要的嗎？」

葉蔚蔚說道：「對於豉油的星球來說，這段歷史就像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那麼重要。」

我吸一口氣，道「豉油的祖先在這個故事裏是甚麼角色？」

葉蔚蔚道：「是主角，也是拯救整個星球命運的大英雄。」

我呆了一呆，半晌才道：「爲了這篇故事，你們居然願意花費大量金錢，來聘請我這個不成材的稿匠？」

葉蔚蔚道：「金錢，對於我大哥來說是完全不重要的，他願意付出任何代價，請你完成這一篇傑作。」

我道：「我若寫好了這一篇故事，妳大哥會怎樣處置它？」

葉蔚蔚道：「當然是把它帶到豉油的星球去。」

我道：「會不會在那個星球印刷和發行。」

葉蔚蔚道：「這幾乎可以肯定的，我大哥會把你的傑作，翻譯成爲他們的文字，然後大量印刷和發行。」

牛伯不等我開口，便巳緊接着說：「但這肯定不是甚麼生意經，葉能這種做法，只是要把這一篇故事當作禮物來送給豉油。」

我聽得爲之出神，以致要過了好一會，才能說道：「資料方面又怎樣？」

葉蔚蔚道：「當然由我大哥供給。」

我沉默着，良久才道：「葉先生呢？我要親自和他談談。」

我的話才說完，葉能就出來了。

他是坐在一張輪椅上，緩緩地向我移動過來的。

×　×　×

葉能無疑是一個充滿了智慧的奇人，而他的相貌，却和一個人頗爲相似。

我所說的那一個人，就是洛雲。

葉能的精神很差，臉色也十分蒼白，但縱然如此，他臉上的輪廓看來還是很像洛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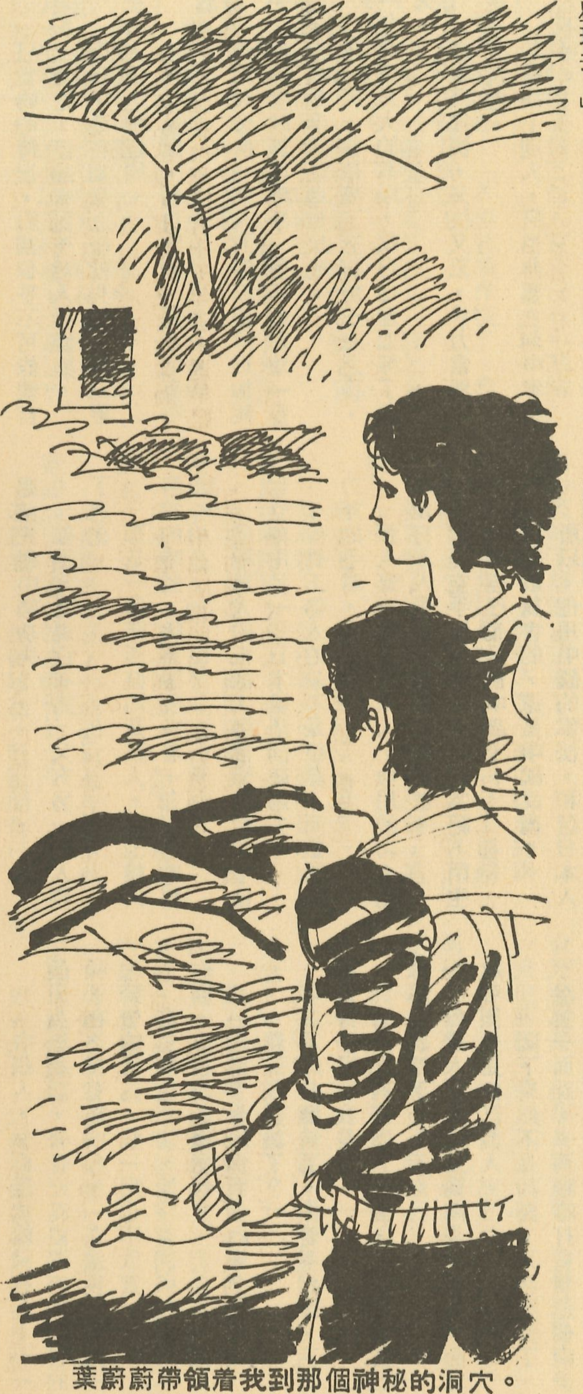
葉能一看見了我，就微笑着點頭，道：「龍先生，幸會，幸會！」

我上前和他握了握手，發覺他的行動十分遲鈍，甚至連握手也軟弱無力。

但無論怎樣，他看來還是很像洛雲。

於是，我不禁又想起了那個不折不扣的狂人，還有他那一個沒頭沒腦的電話。

這傢伙，往往令人有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他在瑞典有甚麼遭遇？現在是不是仍然活着？



葉蔚蔚帶領着我到那個神秘的洞穴。

我忽然又再爲他而担心，雖然，我明知這種担心是毫無用處，甚至可能是完全多餘的……

約圖性命值十億美元

洛雲本來很欣賞瑞典這一個國家，但一幕突如其來的爆炸慘劇，却使他留下了悲痛難忘的回憶。

像仙蒂娃那樣的美人兒，居然會給一枚小型的火箭炮轟中，實在令人感到震慄和不可思議。

是誰要射殺仙蒂娃？

洛雲幾乎立刻肯定，那是約圖幹的。

約圖當然不會自己親自動手，但他可以買兇謀殺仙蒂娃！他一定是太愛仙蒂娃了，他不能忍受離婚的沉重挫折！

洛雲本來很同情約圖，他看得出，這個巴西人是捨不得和仙蒂娃分手的。

但約圖若眞的對仙蒂娃施毒手，那是無論如何都不能饒恕的。

經過警方一番查問後，洛雲在冰天雪地的街道上溜躂着。

約圖不見了，警方巳發出了通緝令，要拘捕這個巴西人。

根據警方推測，向仙蒂娃施放小型火箭炮的兇手，當時極可能在一輛汽車之內，而那枚火箭炮，就是從汽車裏發射出來的。

在滑冰風帆的場地附近，有好幾條公路，當然也有不少車輛。這些車輛大大小小，少說也有一二百輛，但到底是從那一輛發射出來的，却是沒有人知道。

以當時的情況，約圖似乎不可能親自發射火箭炮，但却有買兇殺人的嫌疑。

而且，他在案發之後就失踪，那是更加令人爲之懷疑的。

洛雲很納悶，獨自跑到一間酒吧裏喝酒。

酒精只會使一個人的腦筋變得更加糊塗，但洛雲就算再糊塗，也不會對着一隻迎面而來的拳頭而毫無反應。

這一天，當他喝了五杯威士忌之後，一隻又黑又大的拳頭，就向他迎面揮了過來。

這拳頭很快，又快又兇，拳力當然一定十分沉重。

若是換上別人，只怕非要立刻中拳倒下不可。

但洛雲畢竟是洛雲，所以當這一隻粗壯的拳頭即將擊中他面頰的時候，這一隻拳頭立刻就碎裂了。

因爲在那一刹那間，洛雲的拳頭也已飛起。

洛雲的拳頭，絕對比不上那一隻黑拳頭粗壯，但兩拳相撞之下，吃虧的却並不是洛雲。

洛雲甚至若無其事地又喝了一口威士忌，然後才瞧着眼前的一個黑人。

這黑人顴骨高聳，鼻孔朝天，身形十分高大，洛雲雖然已絕不算矮小，但和他相比之下，還是最少矮了一呎之多。

但這高大的黑人和洛雲碰了一拳之後，立刻就疼得彎下了腰，右手不斷地揮動着雪雪怪叫。

洛雲盯着他，冷冷笑道：「要打架，應該先學中國功夫！」

他這句話還沒有完，又有另一個人撲了過來。

那是一個穿西裝的黃種人，在他撲向洛雲的時候，嘴裏還吼叫着一句日語的粗話。

這種罵人的粗話，洛雲懂得最多，他也立刻用另一句日本粗語回敬過去。

但眞正傷人的並不是粗話，而是兇如刀斧的手掌。

那人無疑是個日本人，他用的功夫也正是日本人最引以爲榮的空手道。

對於空手道這種功夫，洛雲絕不陌生，因爲他自己也是箇中高手。

但他最厲害的，還是中國武術。

所以，他用中國的掌法，和這日本人週旋。

這日本人的武學造詣，遠在那黑人之上，以致連洛雲那樣的高手，也險些傷在他的空手道之下。

但洛雲雖有酒意，身手却一點也沒有遲鈍下來，經過一番較量之下，中拳倒下的還是那個日本人。

洛雲把他一手揪起，用日語喝道：「你們爲甚麼要找我打架？」

那日本人咬緊牙關，一言不發。

而就在此際，酒吧內忽然響起了兩下槍聲，這兩下槍聲並不響亮，只是「伏！伏！」兩聲，一點也不駭人。

若是一般人，也許根本聽不出這是槍聲，因爲這種槍是裝上了滅聲器的。

但洛雲對槍械有着極豐富的經驗，一聽之下就已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

「中個人，你再反抗就只有死！」一個用英語說話，聲音充滿濃濁南美口音的嗓子在洛雲背後响起，「在這裏打架是一種野蠻的行爲，我一點也不欣賞。」

洛雲臉色一沉，還沒有回頭就說：「約圖，你在玩甚麼把戲？」

「約圖？你以爲我是約圖？」

「難道我聽錯了？」

「當然是聽錯了，你若不相信，不妨轉過身子看看我是誰。」

洛雲立刻回頭，一望之下，發現自己果然是聽錯了。

但這人顯然也是從南美洲來的，而且還可能也是個巴西人。

「閣下果然不是約圖，是我弄錯了。」洛雲一面說，一面暗暗打量着這個南美洲人。

這人雖然不是約圖，但是聲音却很相似。

洛雲吸了一口氣，又故意問：「閣下怎麼稱呼？」

「鑽石。」

「這好像不是一個名字。」

「不錯，它只是一個綽號，」鑽石桀桀大笑：「你不欣賞嗎？」

洛雲聳了聳肩，道：「對於鑽石，通常都是女人才最迷戀。」

鑽石冷冷一笑，槍管向洛雲的面頰伸得更前，道：「不要裝糊塗了，快些跟我們走！」

洛雲淡淡道：「各位對瑞典一定很熟悉了，那很好，反正我也想找個嚮導。」

鑽石嘿嘿一笑，道：「不要再說廢話，上車！」

洛雲給這三個不同國籍的男人挾持着，登上了一輛大型房車。

駕駛這輛大型房車的，却是一個金髮少女，洛雲一看見她，就不期然地想起了仙蒂娃。

這金髮少女比仙蒂娃年輕七八歲，一雙眼睛看來十分神氣，有點像是仙蒂娃的影子。

洛雲登上汽車之後，就一直凝視着她，但車子開動了不久，那黑人已用一個黑色的罩子，罩在洛雲的頭上。

洛雲甚麼都看不見，只能聽見汽車引擎開動的聲音。

約莫過了三十分鐘之久，汽車才停了下來，洛雲給挾持着，一直走了好一段路，又登上了十幾級樓梯，然後才被人推開一旁。

這時候，他才聽見鑽石的聲音再度響起：「你是不是仙蒂娃的奸夫？」

洛雲冷冷道：「你是私家偵探？還是那些專管別人閒事的週刊記者？」

他這句話才說完，肚子上就已捱了兩拳。

洛雲疼得彎下了腰，他知道，這兩拳是那黑人打過來的。

鑽石發出了一陣乾笑聲，道：「朋友，你們中國人有一句說話，叫『識時務者爲俊傑』，你看來並不像個蠢人，還是老實一點和我們合作的好。」

洛雲哼的一聲，道：「我從來不在這種情況之下和任何人合作。」

鑽石沉吟半晌，忽然對那黑人說：「把罩子掀開，也許可以讓他清醒一點。」

洛雲這才眼前一亮，而他第一眼又是看見鑽石握着裝上滅聲器的手槍瞄準着自己。

「這絕不是玩具，我也不是個不敢開槍殺人的人！」鑽石用冷峻的語氣警告洛雲。

洛雲雖然剛捱了兩拳，面上却還是掛着微笑：「但我看來看去，這只是一塲無聊的遊戲。」

鑽石道：「就算是遊戲，也可能會導致死亡的。」

洛雲道：「甚麼事情令到閣下這樣認眞？」

鑽石道：「我要找約圖！」

洛雲怔了一怔，繼而嘆了口氣，說道：「那麼，你們就找錯人了，我既不是約圖，也和約圖這個巴西人完全沒有半點關係。」

鑽石冷冷道：「不要裝模作樣了，我知道，你和約圖是同黨！」

「同黨？」洛雲不禁怔住：「我怎會是約圖的同黨？」

鑽石道：「你若不是約圖的同黨，又怎會和他一起來到了瑞典？」

洛雲道：「瑞典又不是火星，我來得他也來得，那又有甚麼稀奇？」

鑽石冷笑道：「但是我却認爲稀奇極了！」

洛雲道：「鑽石先生，請你相信我的說話，我這一次來到瑞典，的確是想見一個人，但我要見的並不是約圖，而是仙蒂娃！」

鑽石冷笑一聲，道：「這麼說，你已承認自己是仙蒂娃的奸夫了？」

洛雲不禁爲之啼笑皆非，忍不住叫道：「你把事情看得太複雜了！」

鑽石道：「事情本來就很不簡單！」

洛雲忽然臉色一變，道：「那枚小型火箭炮是你們施放的？」

鑽石陰惻惻一笑，說道：「效果不錯罷？」

洛雲陡地吸了口氣，道：「效果的確是好極了，但你們爲甚麼不用核子彈，豈不是更澈底得多嗎？」

鑽石哼一聲，道：「在有必要的時候，使用核子彈對我們來說絕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洛雲道：「你們想恐嚇誰？」

鑽石冷喝道：「不要拖延時間了，快把約圖的下落說出來。」

洛雲道：「你們不是一直追踪着約圖嗎？又怎會到這個時候才想從我身上逼問出他的下落？」

鑽石咬了咬牙，道：「他很狡猾，逃脫了。」

洛雲道：「他在甚麼時候逃脫？」

鑽石道：「就在你和仙蒂娃開始玩滑冰風帆的時候！」

洛雲沉聲道：「約圖逃脫了，你們繼續追查便是，何以却要殺了仙蒂娃？」

鑽石怪笑一下，說道：「這是一種懲罰！」

洛雲臉色一寒：「你們只是在懲罰仙蒂娃而已，但她却是無罪的！」

鑽石道：「仙蒂娃在一眨眼間就已死了，她的死亡，並不能算是甚麼痛苦，但對約圖來說，却是一個很適當的懲罰！」

洛雲怒道：「你認爲自己是甚麼東西？是個法官？還是一個劊子手？」

鑽石道：「我是甚麼東西，那是無關宏旨的，你現在只要明白一件事就已很足夠。」

「跟你們合作，把約圖找出來？」洛雲冷笑着說。

鑽石乾笑道：「你明白就好了。」

洛雲沉默下來，鑽石也耐着性子，沒有催促他。

過了很久，洛雲才望着鑽石，道：「老實說，對於約圖的事，我所知道的並不很多。」

鑽石鄙夷地一笑，道：「他是個著名的老狐狸，他的事，你這個中國人當然不會完全清楚，但那並不重要，我們只想見一見他而已。」

洛雲吸了一口氣，故意說：「雖然這兩個月以來，我在賭塲輸了不少錢，但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要出賣他。」

鑽石陡地大笑起來，道：「你輸了多少？」

洛雲嘆了口氣，道：「少說也有五萬美金。」

鑽石「啫啫」一笑，道：「區區幾萬塊美金，又怎值得放在心上，我雖然不算富有，但却可以隨時給你十萬塊，讓你回到賭塲去翻本！」

洛雲也學着他「啫啫」一笑，道：「這算是甚麼意思？」

鑽石道：「這就算是我給你的一份禮物。」

洛雲道：「無功不受祿，請恕我不敢接受。」

鑽石道：「你不必客氣，就當作是一樁交易好了。」

洛雲盯着他，道：「這算是甚麼交易？要我出賣自己的朋友？」

鑽石說道：「約圖怎能算是你的朋友？他是個卑劣的小人，根本不配做你的朋友！」

洛雲心中冷笑，初時他以爲仙蒂娃之死跟約圖有關，所以對約圖極是憎恨，但現在他已明白，眞兇就是眼前這個自稱「鑽石」的人，所以反而感到約圖這個人相當可憐。

但約圖和鑽石之間究竟有甚麼糾葛？洛雲不知道。

本來，這些事情，洛雲是沒有興趣去理會的，但如今却牽涉及仙蒂娃之死，他就不能不弄個清清楚楚了。

他遲疑了好一會，才道：「我可以帮助你們找到約圖，但……」

說到這裏，故意停頓了一會，鑽石連忙說道：「只要把約圖找出來，那十萬塊美金，我一定如數奉上。」

洛雲道：「但我要知道，你爲甚麼非要找到他不可？」

鑽石臉色一沉，道：「你這是明知故問！」

洛雲心中苦笑，他是不知才問，而且，他甚至從前根本就不認識約圖這個人，又怎會是約圖的甚麼同黨？

但洛雲却是個極其機智的人，聞言立

時便道：「約圖是有他自己一套的，所以無論他怎麼說，我都不能完全相信！」

鑽石這才乾笑兩聲，道：「你能夠這麼想，總算還不太笨！」

洛雲問道：「約圖有甚麼地方得罪了你？」

鑽石道：「他背叛了我們，把一件寶物偷運離開南美！」

洛雲道：「那是一件怎樣的寶物？」

鑽石道：「你不必知道，反正它很值錢便是。」

洛雲沉吟一會，才道：「你認爲約圖把那件寶物運到了瑞典？」

鑽石道：「我不能肯定，但卻也很有可能是確如此。」

洛雲嘆了一聲，故意道：「我早就知道，他這個人狡猾之極，十分靠不住。」

鑽石道：「現在就要看看你是否願意和我們合作了。」

洛雲道：「你認爲我是約圖的同黨，但你和他之間又是甚麼關係？」

鑽石道：「我和約圖，可以算是合夥人，但現在已分裂，變成了敵人。」

洛雲道：「你們合夥，幹的是甚麼生意？」

鑽石瞳孔收縮，皮笑肉不笑地說：「只要有錢賺的生意，我們甚麼都幹。」

洛雲雙眉一軒：「包括殺人？」

鑽石道：「當然。」

洛雲道：「這麼說，當我協助你們找到約圖之後，我似乎是難逃刼數了？」

鑽石瞪着眼，道：「你若肯和我們合作，我又怎會用這種手段來對付你？」

洛雲道：「可是，請恕我無法相信閣下的說話。」

鑽石冷冷一笑，道：「你不肯和我們合作？」

洛雲道：「不是不肯，而是身在險境之中，實在無法相信自己會有那麼好的運氣。」

鑽石臉色一沉，道：「你的花樣倒不少，可惜卻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

洛雲道：「你最大不了就是開槍，把我送上天堂，但想找約圖，只怕很難如願了。」

鑽石忽然哈哈一笑，道：「好小子，你若有甚麼建議，不妨說出來讓大家研究研究。」

洛雲想了一想，道：「我有把握可以制服得住約圖，然後帶他來見你。」

鑽石冷笑一聲，道：「你以爲約圖是個飯桶？是個輕而易舉就可以對付得了的小人物？」

洛雲回答道：「對付約圖，我是有把握的。」

鑽石問道：「你用甚麼方法來對付他呢？」

洛雲道：「這是秘密，而且你也毋須知道。」

鑽石說道：「我的確毋須知道這一點，只要你能夠把約圖活擒，其餘的事情我們都不必去管，可是，我又怎能够相信你呢？」

洛雲道：「現在，是我很難相信你們會履行諾言！」

鑽石道：「十萬美元，對我來說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數目，而且，我也沒有再殺害你的必要。」

洛雲道：「可是，爲了十萬美元就出賣了約圖，似乎是一件很愚蠢的事。」

鑽石道：「你認爲約圖值多少？」

洛雲臉上露出了貪婪的神情，遲疑了很久才慢慢的說：「依我看，最少要五十萬美元才算合理。」

「五十萬！」鑽石格格地怪笑起來，道：「你可知道五十萬美元可以買多少條人命？」

洛雲哈哈一笑，道：「世間上最難決定價錢的就是人命，有些人只值一百元，甚至連一百元都不値，但有些人的性命，就算你肯花十億美元也未必可以讓他提早結束一分鐘！」

鑽石瞇着眼睛直視着他，過了足足兩分鐘之久才說：「我給你一個最公平，也是最後的價錢——三十萬美元！」

洛雲沉默着，沒有半點反應，鑽石接着又說道：「你可以先考慮考慮才再答覆我。」

洛雲似乎立刻就已陷入了沉思之中。

又過了兩分鐘，洛雲終於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道：「好！我答應你！」

那日本人忽然冷哼了一下，道：「鑽石，我看這個中國小子一點也不可靠。」

鑽石望了他一眼，繼而點點頭，道：「任何國籍的人都不可靠，包括你們日本人在內！」

那日本人的臉立刻變得鐵青：「鑽石先生——」

「你不要光火，」鑽石立刻格格一笑，道：「我們都不是初出道的小伙子了，難道你還不明白，世間上最可靠的只有一種東西，那是金錢！」

「你說得很對，」洛雲道：「所以，當我把約圖帶來的時候，你一定要支付現鈔。」

鑽石淡淡一笑，道：「你放心好了，這種交易，我是從來不會使用支票的。」

洛雲吸了口氣，道：「我甚麼時候才可以去找約圖？」

鑽石道：「當然是越快越好。」

洛雲又問道：「你要我在甚麼時候交人？」

鑽石道：「明天正午怎樣？」

洛雲道：「地點呢？」

鑽石說道：「在雅梅鎮的教堂內，怎樣？」

洛雲怔了一怔，道：「雅梅鎮在甚麼地方？」

那金髮少女忽然說：「我知道。」

洛雲道：「妳知道又怎樣？」

金髮少女道：「我會帶你去那地方和鑽石叔叔會合。」

洛雲皺着眉頭，說道：「這是甚麼意思？」

鑽石淡淡道：「這樣也好，麗娜和你一起去對付約圖，保證十拿九穩！」

洛雲望了金髮少女一眼，道：「妳叫麗娜？」

金髮少女點點頭，道：「你呢？」

「洛雲。」

「你很英俊，」麗娜抿嘴一笑，「難怪仙蒂娃經常把你掛在嘴邊。」

鑽石咳嗽一聲，道：「麗娜，現在是談正經事的時候。」

「我當然知道，」麗娜俏皮地橫了鑽石一眼，道：「你以爲我在玩耍嗎？」

鑽石本來是個很威嚴的領袖人物，但麗娜却居然完全沒有把他放在眼內。

那日本人却叫道：「這中國小子奸詐之極，麗娜萬萬不能和他在一起。」

「烏丸，你沒有權管我的事！」麗娜立時怒叫道：「我喜歡跟誰在一起就跟誰在一起，誰都無權阻止我怎樣做！」

烏丸的臉陡地脹紅：「但這是正經事，就算是妳父親在這裏，他也不會容許妳如此胡鬧。」

麗娜道：「誰說我在胡鬧？」她瞪着眼，又向鑽石說道：「鑽石叔叔，你的手下對我完全不尊重，我要求你對他作出懲罸！」

鑽石苦笑了一下，對烏丸做了一個手勢，然後才說道：「現在不是爭吵的時候，既然麗娜決定要和洛雲一起去找約圖，就讓她去好了，我相信她是具有辦事能力的。」

麗娜聽見了很是高興，擺出了一副勝利者的姿態望着烏丸。

烏丸的臉陣紅陣青，好像想把洛雲一口吞掉了似的。

鑽石嘆了口氣，又道：「明天我們在教堂見面，希望兩位不會令我失望。」

就是這樣，洛雲和麗娜離開了鑽石。

到了晚上，他們在一座市鎮的夜總會裏跳舞，似乎已完全忘記了找約圖這一件事。

× × ×

麗娜是一個思想開放，十分新潮活潑的英國少女。

洛雲本來想儘快擺脫她的糾纏，但後來却又改變了主意。

因爲直到現在，他還弄不清楚鑽石這一帮悍匪是何方神聖。

麗娜雖然年紀輕輕，但却連鑽石也不敢激怒她，可見她在這一羣悍匪之中的地位是十分特殊的。

這一天晚上，外面的氣溫雖然十分寒冷，但在這間還不算太差勁的夜總會裏，却是暖烘烘的。

尤其是麗娜，她喝了幾杯威士忌，身子就像是一座火熱的烘爐。

「洛雲，」她在舞池裏摟着洛雲的脖子，熱情如火地說：「在我見過所有的黃種人之中，你是最可愛的一個。」

洛雲笑着說道：「烏丸不是也很可愛嗎？」

麗娜哼一聲，道：「你最好不要在我的面前提起這個人！」

洛雲却故意說：「烏丸這個人也很不錯呀，而且對妳還很關心哩！」

麗娜冷冷一笑：「他應該關心的人並不是我，而是他的未婚妻久島芳子。」

洛雲吃吃一笑，道：「原來烏丸已有了未婚妻，難怪妳爲之嫉妒不已了。」

「只有鬼才會爲了烏丸這種人而嫉妒！」麗娜瞪大眼睛：「這傢伙是個色情狂，我看見他就想嘔吐！」

洛雲道：「烏丸是個空手道高手，又怎會是個色情狂的男人？」

「高手？」麗娜鄙夷地冷笑，「他的功夫只可以唬嚇幾歲大的孩子！」

洛雲訕訕一笑，道：「但我却險些給他打得頭崩額裂，莫不是我連幾歲大的孩子都比不上了？」

「不！你是一個很出色的男人，」麗娜把蛋臉靠貼在洛雲的胸膛上：「在這世間上，也許只有我爸爸才能比得上你。」

洛雲趁着這機會，便問：「妳父親是個怎樣的男人？」

麗娜嫣然一笑：「他很風流，幾乎每一個女人都會喜歡他。」

洛雲道：「他叫甚麼名字？」

麗娜忽然盯着洛雲的臉：「今天晚上是屬於我們的，爲甚麼要在這時候提起我爸爸？」

洛雲微微一笑，道：「我欣賞出色的人，無論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樣。」

麗娜立刻挺起飽滿的胸脯：「我呢？我算不算是一個出色的女人？」

洛雲摸着她的金髮，笑道：「妳當然也很出色，但却只是一個女孩子而已。」

「不！我是女人！」麗娜却一點也不避忌，「在兩年之前，我就已經不是處女了。」

洛雲怔了怔，繼而笑道：「妳結婚了沒有？」

麗娜也怔了怔，接着就笑得彎低了腰：「我連想也沒想過哩。」

洛雲道：「妳只是喜歡玩耍？」

麗娜道：「玩玩就好了，何必那麼認眞？」

洛雲道：「妳父親不管嗎？」

麗娜笑道：「他比我還更瘋狂得多，又怎可以管得了我？再說，我也沒有做錯甚麼事，而且也不是隨隨便便就和男人上床，所以總談不上是濫交。」

洛雲苦笑了一下，道：「妳染過性病沒有？」

麗娜道：「嗯，有一次險些患上了梅毒。」

洛雲一怔：「是甚麼意思？」

麗娜說道：「在半年前，我和爸爸到瑞士去渡假，我認識了一個從巴黎而來的時裝商人，他很年青，風度也很好，而且對我體貼入微，有一天晚上，他帶着幾分酒意闖入我的房間，跪下來要求我和他造愛……」

洛雲道：「妳答應了？」

麗娜搖搖頭，道：「我沒有答應，但也沒有反對，因爲我知道，他是眞的很喜歡我，也很需要我的。」

洛雲道：「後來怎樣？」

麗娜道：「就在我們擁抱一起的時候，大門忽然被撞開。」

洛雲道：「是不是他的妻子殺上門來了？」

麗娜說道：「不是他的妻子，是我爸爸。」

洛雲道：「出了甚麼事？」

麗娜道：「我爸爸和鑽石叔叔把那個時裝商人痛毆了一頓，又罵他不該身患梅毒還想和我攪在一起。」

洛雲微微一笑，道：「如此說來，妳父親和鑽石先生的確是神通廣大得很。」

麗娜「唔」了一聲：「這種事不要再

提，只要我們現在很快樂那就夠了。」

洛雲道：「我們可能眞的會很快樂，但是鑽石先生和烏丸，都等着我們的好消息。」

麗娜道：「你眞的有把握可以找到約圖？」

洛雲道：「約圖現在一定躲藏得很秘密，要找他可不容易。」

麗娜道：「但你已答應了鑽石叔叔，而且只要把約圖交出來，就可以得到三十萬美元的報酬。」

洛雲道：「我想知道，約圖偷運出境的寶物是甚麼東西。」

麗娜哈哈一笑，道：「你以爲約圖運走的是寶物嗎？」

洛雲道：「難道不是？」

麗娜道：「當然不是寶物。」

洛雲道：「不是寶物，難道會是一個怪物嗎？」

麗娜道：「這次倒給你說對了，約圖運走的東西，的確是個怪物。」

洛雲道：「那是怎樣的怪物？它是不是有三頭六臂？」

麗娜道：「雖然它沒有三頭六臂，但卻有一個很大的腦袋。」

洛雲笑了笑，道：「腦袋越大，就越聰明。」

麗娜道：「這怪物的確很聰明，而且還擁有一副全世界最不可思議的電腦。」

洛雲「噢」的一聲，道：「我明白了，它是一個設計先進的機械人。」

麗娜搖搖頭，道：「你弄錯了，它不是機械人，它是一個既有血，也有肉的怪物！」

洛雲又再「噢」了一聲，笑着道：「原來如此，難怪鑽石先生一定要把它找回來。」

麗娜悠然一笑：「我知道，你根本就不相信我的說話。」

洛雲道：「誰說我不相信？但若說到吸引力，那些怪物又怎麼能和麗娜小姐相比？」

麗娜很是高興，立刻用力吻了洛雲一下。

但就在這時候，夜總會門外忽然响起了一陣激烈的打鬥聲！

× × ×

打鬥的是兩個大漢。

這兩人在雪地上扭打，其中一人不時發出了喝叫，說：「是你！是你！我認得是你……」

但這人顯然已經喝得很醉了，他的聲音混濁不清，而且說來說去都只是這一兩句話。

另外一人，他頭上戴着一頂深灰色的雪帽，而這頂雪帽十分闊大，旁人根本很難看得見他的模樣。

論身形，那醉漢高大得多，但他脚步虛浮，出拳又不夠準，最後自然敵不過那個戴着雪帽的漢子。

「我認得你，你不要逃……」醉漢仍然在叫。

戴雪帽的漢子沒有逃，但卻迎面一拳向那醉漢揮了過去。

只聽見「蓬」然一聲，那醉漢再也站立不穩，仰天便跌倒在雪地上。

看熱鬧的人發出一陣哄然之聲，麗娜卻急急上前扶起那醉漢，又想叫洛雲過來帮忙。

但洛雲卻已不知所踪。

× × ×

戴雪帽的漢子雖然打贏了，但他也顯然挨了一些苦頭，以致走路的時候一拐一拐的。

但他走得還是很快，瞬即來到了一座停車場。

但當他取出鑰匙，準備打開一輛汽車車門之際，背後卻有人冷冷道：「不要動，一動我就開槍！」

這漢子的臉色立刻變得一片蒼白，他似乎想逃，但最後卻還是忍耐下來。

因爲他已感覺得到，背上有一支槍管正緊貼着自己。

所以，他深深地吸一口氣，才說：「是不是打刼？」

背後那人冷冷道：「我不是刼匪，你還記得鑽石先生嗎？」

這個戴着雪帽的漢子的臉色變得更難看：「你是陶勒伯爵派來的？」

背後那人似是呆了一呆，半晌才道：「約圖，你可知道自己有危險？」

戴着雪帽的漢子，原來就是給警方通緝的約圖。

約圖臉上的肌肉又是一陣扭曲：「我認得出你的聲音了，你就是那個中國人洛雲！」

「你的記性還不算壞。」

「但我想不到，你居然會是陶勒伯爵的爪牙。」

洛雲忽然哈哈一笑，說道：「你當然想不到，因爲我根本就不是陶勒伯爵的手下。」

約圖一呆，道：「你說甚麼？」

洛雲道：「我說的是事實。」他一面說，一面把身子移到約圖的左側。

約圖忽然皺着眉，而且還有點啼笑皆非的感覺。

因爲洛雲根本就沒有手槍，剛才緊貼着約圖背脊的，只是一支唇膏而已。

約圖怔怔地瞧着這支唇膏：「你怎會有這種東西？」

洛雲淡淡一笑，道：「它是沒有顏色的，有時候嘴唇太乾燥了，用它來滋潤滋潤，效果着實很不錯。」

約圖卻沉着臉，道：「你這種風趣，請恕我不懂得欣賞。」

洛雲立刻收斂了笑容，道：「你現在的心情，我是完全瞭解的，但你必須明白，我絕對不是你的敵人，而且也相信仙蒂娃之死，和你是完全沒有半點關係的。」

一聽見「仙蒂娃」這個名字，約圖的神情就變得很痛苦。

「誰說仙蒂娃之死和我沒有關係？」約圖悲哀地嘶叫：「若不是我，她絕不會無緣無故成爲犧牲者！」

洛雲道：「我知道，這是鑽石的手段，他要給你一個沉重的打擊！」

約圖咬着牙，說道：「他若要殺，就殺死我好了，爲甚麼卻要把仙蒂娃炸成粉碎？」

洛雲道：「我明白，仙蒂娃是很無辜的，但這責任並不在你，歸根結底，罪魁

禍首仍然是鑽石！」

約圖忽然用力一拍車子，道：「我要去找鑽石算帳！」

約圖的情緒很是激動，洛雲立刻制止他：「不要胡來，衝動只會帶來失敗和死亡！」

約圖怒道：「連仙蒂娃都已經死了，我活着還有甚麼意思？」

洛雲道：「我知道你很愛仙蒂娃，但事情既已到了這種地步，就算你死了，仙蒂娃也是無法復活的。」

約圖一掌推開了洛雲，然後打開車門，道：「我的事，誰都不必多管。」

但他還沒有上車，洛雲又已把他拉了出來，約圖正要揮拳，臉上已先吃了一記火辣辣的耳光。

「沉住氣，想個辦法對付鑽石才是明智之舉！」洛雲也怒聲喝了起來。

約圖呆住。

他直勾勾地瞧着洛雲：「你眞的要帮我對付鑽石？」

洛雲道：「你可知道你自己現在値多少錢？」

約圖道：「値多少？」

洛雲道：「美金三十萬！」

約圖冷冷一笑，道：「這出手未免是太低了。」

洛雲奇道：「你認爲自己應該値多少才對？」

約圖道：「十億美金或以上！」

洛雲怔怔地望定了他：「在你自己的眼中，自然是十億美金都比不上自己的性命重要，但在別人的眼裏看來，只怕就不是這麼一回事。」

約圖冷冷道：「別人怎樣看法我不知道，但對陶勒伯爵而言，我這個人的價值簡直就是一個天文數字。」

洛雲望着他，覺得他的態度很認眞，似乎一點也不像是在開玩笑。

過了一會，洛雲才吸了口氣，道：「你爲甚麼這樣値錢？」

約圖道：「因爲我知道一個很重要的秘密。」

洛雲道：「就是這個秘密，使你這個人變得這樣値錢？」

約圖點了點頭，說道：「是的，但就算有人把我刼走，把我帶到陶勒和鑽石的面前，他們也休想從我的嘴裏知道任何事情。」

洛雲嘆了一聲，道：「你這樣想就錯了，他們會用嚴刑來加以逼供。」

「嚴刑？」約圖哈哈一笑，道：「我不怕任何嚴刑，就算是世間上最惡毒的刑罰，對我這個人來說，都是無法產生作用的。」

洛雲又嘆了口氣，道：「閣下的自信心似乎太强了，你要明白，長期的折磨，會使一個人的意志變得越來越薄弱，那時候……」

「他們絕對不可能有這種機會。」約圖冷冷一笑，道：「因爲我可以在十秒鐘之內就死亡！」

洛雲目光一閃，道：「你已在口腔裏裝上了有劇毒的假牙？」

約圖得意地一笑，道：「你說對了，有了這種裝備，我要死就死，而且死得又快又舒適，所以就算有人把我縛到伯勒面前，他所能得到的絕不會是我心中的秘密，而是一具完全沒有半點用處的屍體。」

洛雲問道：「你認爲這就是上上之策嗎？」

約圖苦笑了一下，道：「這當然不是甚麼上上之策，但總比讓他們得償所願好得多。」

洛雲道：「這是你自己的選擇，我雖然不贊成，卻也無從反對。」

約圖盯着洛雲的臉，忽然嘆了口氣，道：「在很久以前，我就已聽仙蒂娃說過，你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中國奇男子。」

洛雲搖搖頭，道：「我算得上甚麼，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個人而已。」

「不！」約圖道：「你的確與衆不同，可惜我現在惹上了很大的痲煩，否則我一定會交你這個朋友。」

洛雲道：「你有痲煩是一回事，我們交朋友又是另一回事。」

約圖嘆了口氣，道：「我現在是個亡命天涯的人，而且又害死了仙蒂娃，我實在不想再繼續害苦了別人。」

洛雲大不以爲然，道：「你這種想法就錯了，我看得出，你的心腸很好，絕不像鑽石和烏丸那麼殘酷。」

約圖說道：「烏丸是一個職業殺手，兩年前大坂富商淺澤太郎就是死在他槍下的。」

洛雲道：「我想知道得詳細一點。」

約圖望着他，忽然長長地嘆了口氣，道：「朋友，你現下所知道的一切，實在已經太多了。」

洛雲道：「我本來就是個求知慾很强的人。」

約圖道：「但這是一個危險的漩渦，你知道得越多，也就會越加危險。」

洛雲道：「我不怕危險。」

約圖嘆了口氣：「這是孩子氣的說話，你還很年青，應該好好地珍惜自己的性命。」

洛雲道：「你呢？」

約圖道：「我這條性命，在陶勒的眼裏是無價之寶，但我自己反而覺得活不活下去都並不重要。」

洛雲道：「哦？這豈不是太自暴自棄了？」

約圖道：「沒有仙蒂娃，就算我可以活到二百歲，那又有甚麼意思？」

洛雲道：「活得長久並不等於活得快樂，這一點我是明白的，但仙蒂娃也不等於你生命的全部，就讓時間去洗刷這段痛苦的回憶好了。」

約圖直視着洛雲，臉上的神情顯得相當激動。

就在這時候，不遠處突然傳來了一陣叱喝聲。

「兇手！你不要跑！」只見一個人手持粗大木棒，向停車場直奔了進來。

約圖怒道：「又是這個醉鬼！」

洛雲道：「不要理會他，開車！」

約圖立刻鑽進汽車裏，但一時間卻開動不了引擎。

「我花了一百塊租這輛車，誰知道如此不濟！」約圖不禁罵了起來。

這時候，那個醉漢已經揮動着大木棒

衝近過來，大聲叫道：「我在電視上見過你的照片，你是約圖，涉嫌和一樁兇殺案有關……」

洛雲淡淡一笑，道：「嗨，這位朋友，你剛才吃了他一拳，怎麼反而變得更清醒了？」

那醉漢瞪着眼，道：「我練過中國功夫，根基深厚，當然沒事。」

洛雲笑道：「湊巧極了，我也是練中國功夫的，我們玩幾招怎樣？」

醉漢搖頭不迭：「現在不行，擒兇要緊。」

洛雲道：「擒兇有甚麼要緊，還是玩幾招功夫快活一些。」

醉漢忽然怒目瞪視，道：「我知道了，你是兇手的同黨——」

話猶未了，下顎已中了洛雲一拳，登時跌倒在地上。

這時候，約圖已把汽車的引擎開動了，洛雲立刻上車，但車子才駛出停車場，約圖就已呆住。

人呆住，車也停了下來。

因為他看見，這個時候，最少有七八輛警車，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向自己圍了過來。

約圖怒叫一聲：「你們這些豬玀，怎麼總是好歹不分！」

洛雲苦笑了一下，說道：「但無論怎樣，他們這一次的行動，的確是十分迅速的。」

就在這兩三句話說之間，最少已有十幾個警員圍了上來，把約圖的車子圍得密密的。

華勁的秘密終於被揭發

世事往往是很難預料的。

洛雲和約圖被瑞典警方送進了警局，以為這一次麻煩極了，誰知道眞正有麻煩的並不是他們，而是鑽石先生。

不但鑽石先生有了麻煩，連烏丸和那個黑人也一起遭殃！

原來瑞典警方已掌握了破案的綫索，把這三個悍匪拘捕。

警察局長對洛雲說：「你和約圖都不必担心，我們已經查出，眞正的兇手是都爾。」

都爾就是鑽石先生。

警察局長又說：「除了都爾、烏丸和黑人柴路之外，還有一個叫麗娜的女匪，正在潛逃之中，倘若兩位知道她的下落，請儘快與警方聯絡。」

至於約圖，他被警方盤問了五個小時，才被釋放出來。

洛雲早已在外面等着他。

「是不是很疲倦？」

「哼，簡直是疲勞轟炸！」約圖忿怒地說。

洛雲道：「他們已明白你並不是兇手，何以還要苦纏不休？」

約圖冷笑道：「凡是警察，都想把別人所知道的一切完全搾取出來！」

洛雲道：「他們搾取了甚麼綫索？」

約圖道：「仙蒂娃曾經是我妻子。」

洛雲道：「還有呢？」

約圖道：「零碎瑣事，包括我每天喝多少杯飲料等等。」

洛雲道：「這豈不是有點滑稽了？」

「不是滑稽，是沉悶！」約圖生氣地說：「直到現在我還沒弄清楚，到底他們和我之間，誰的臉孔更像第八流小丑。」

洛雲望着他，半晌才道：「你現在有甚麼打算？」

約圖道：「準備逃亡。」

洛雲道：「鑽石和烏丸都已身陷法網，你還有甚麼顧忌？」

約圖冷冷道：「這兩個人算得上甚麼，他們在陶勒伯爵的眼中，只是芝麻綠豆般的小脚色而已。」

洛雲道：「你認為陶勒伯爵一定會再派人來找你的麻煩？」

約圖道：「這是可以絕對肯定的。」

洛雲道：「你打算只是逃亡，而不準備反擊？」

「反擊？」約圖苦笑了一下，道：「我憑甚麼向陶勒作出反擊？」

洛雲道：「只要有決心，天下間沒有絕對不可能的事。」

約圖哼的一聲，道：「就算一隻小狗肯拚掉性命，也絕對傷害不了一條大犀牛的！」

洛雲道：「小狗當然不可能傷害得了一條大犀牛，但我們不是小狗，而是被譽為萬物之靈的人類！」

「萬物之靈？嘿嘿！」約圖冷笑不迭，「人類最大的缺點，就是喜歡蒙着眼睛，然後把自己捧上了半天。」

洛雲微微一笑，道：「你今天似乎有太多的牢騷了。」

約圖用力地搖頭，道：「這並不是發牢騷，而是事實，別的不說——」

洛雲盯着他，以為他一定還有長篇大論的，誰知道他說到這裏，忽然長長嘆了口氣，就此中斷了話題。

洛雲也不在意，只是說：「要不要去喝杯熱咖啡？」

約圖吸了口氣，點頭道：「也好，能喝一杯就喝一杯。」他的聲音聽來甚是蒼涼，洛雲不禁為之一陣失笑。

× × ×

喝了兩杯咖啡之後，約圖向餐廳的侍役要了一張白色的信箋。

這時候，洛雲正在沉思着。

自從來到瑞典後，他幾乎沒有一分鐘是可以休息的。

現在，他也不能算是正在休息。

仙蒂娃的死亡，對約圖固然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即使是洛雲，也同樣感到極度的難過。鑽石、烏丸的出現，雖然使仙蒂娃死亡之謎得到了答案，但却也使洛雲陷入了另一團疑霧之中。

還有陶勒伯爵又是何方神聖？

正當洛雲想得出神的時候，忽然有個侍役遞了一張信箋給他。

洛雲接過信箋，只見上面寫着：「余有一秘密，藏於心中不吐不快，汝欲知眞相，可携此信往見一人，其姓名地址列錄如後……」

接着，就是一個人的姓名和地址，洛雲一見之下，臉色不禁立刻就變了。

因為他知道，這人是亞洲知名的飛天大盜。

這飛天大盜叫單良，聽說已在十年前洗手不幹了，而且近年來的生活還頗為潦倒。

一個巴西的商人，怎會和單良扯上了關係。

洛雲越來越感到不尋常了，他把信箋摺好放進衣袋裏，然後問侍役：「剛才那位先生呢？」

侍役回答：「他走了，還叫你再也用不着找他。」

洛雲有點茫然。

他又坐了下來，繼續喝了兩杯咖啡，終於決定找尋單良。

而當他到了機場的時候，就神經兮兮的撥了一個長途電話。

他這個長途電話是撥給龍乘風的。

而龍乘風就是我！

× × ×

當時，我接到這個長途電話，唯一的感覺就是啼笑皆非。

洛雲說：「我差點捧着了一枚小型火箭炮！」

這句沒頭沒腦的說話，差點使我睡不着覺。

幸而，我這個人也有點小聰明，既然是想不通的事情，就索性不去想它好了。

事實上，無論當時我怎樣去想，也一定想不出半點頭緒的。

我當然更想不到，洛雲在瑞典的奇怪遭遇，一直發展下來之後，居然會和我自己的遭遇有所關連。

這一點，不但當時我想不到，即使洛雲也是完全始料不及的。

寫到這裏，套用一句「話分兩頭」，又要再從我這一方面說起。

我在那個不可思議的原始基地裏，見到了葉能。

葉能坐在輪椅上，看來眞的病了。

他對我很客氣，這反而使我感到有點侷促不安。

「我喜歡工作，喜歡研究任何自己不明白的事情。」他說：「在這裏，我唯一的娛樂，就是看小說。」

我道：「你不嫌浪費時間？」

葉能道：「不看看小說來調劑一下情緒，我可能早已發了瘋！」

我道：「你喜歡看那一類的小說？」

葉能道：「中國的武俠小說，尤其是你寫的。」

我有點窘，道：「我的武俠小說寫得並不怎麼好。」

葉能道：「任何人寫小說都會有優點和缺點，你當然也不例外，但我却只是看見你的優點，而看不見任何缺點。」

我苦笑了一下，道：「這已經是屬於偏見了。」

葉能道：「豉油也喜歡你的小說，他很欣賞雪刀浪子的每一個故事。」

我不禁怔住。

我從來也沒有想過，自己的讀者居然會包括了一位外星人。

我不由嘆一口氣，道：「可惜豉油已走了，否則我可以看看這位最特別的小說讀者。」

葉能又說道：「豉油有一個願望，就是希望能夠看見你為他祖先而寫的歷史小說。」

我沉默着。

葉蔚蔚此時忽然插口：「龍先生，我們一定會依照先前定下來的稿費支付給你的……」

我聽見這句話，忽然光火起來。

我瞪視着她，冷冷道：「金錢絕對不是萬能的！」

葉蔚蔚給我氣得半晌說不出話來，葉能連忙向我道歉：「蔚蔚言出無狀，眞對不起！眞是對不起！」

我搖搖頭，道：「她沒有甚麼不對，只是我這個人太古怪而已。」

葉能說道：「我快要離開這個地球了，你甚麼時候才可以寫好這一篇歷史小說呢？」

我吸了口氣，牛伯立時道：「龍先生，你若拒絕，我就自殺！」

葉蔚蔚吃了一驚：「牛伯！」

牛伯冷笑道：「我已活到這把年紀了，就算立刻死了也不值得可惜。」

我知道他是故意恫嚇，但却也不能不屈服下來：「牛伯，我……我會答應葉先生的。」

葉蔚蔚高興起來，道：「你眞的答應了？」

我緩緩地點點頭，道：「當然是答應了。」

葉能笑了笑：「我知道，龍乘風就像是他筆下的雪刀浪子。」

我呆了一呆：「這是甚麼意思？」

葉能道：「總是喜歡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我陡然一呆，隨即苦笑道：「就只怕這一篇外星球的歷史小說寫得不倫不類，影响了整個地球所有小說作者的聲譽。」

葉能忙道：「龍先生不必過謙了，我深信憑你的生花妙筆，一定是可以勝任有餘的。」

我只好說：「但願如此。」

接着，葉能就給了我一疊資料，那是他曾經親手整理過的。

而我只是隨便掀開了幾頁，就已忍不住訝然地驚叫起來。

因為我看見了一幅很怪異的畫像。

畫像繪畫得十分精細，而畫的却是一個怪物，它像是一團肉球，但却有一對森冷的目光。

「這……這是甚麼東西？」

「豉油。」葉能馬上回答。

「甚麼？這就是豉油嗎？」我吃驚更甚。

葉能點點頭，說道：「他就是豉油，這是我花了整個星期的時間才能完成的傑作。」

我呆呆地望着這幅畫，臉上的神情一定已經變得十分古怪，以致連葉蔚蔚也忍不住說：「龍先生，你怎麼了？」

我抽了一口冷氣，道：「我沒事。」

「眞的沒事？」

「的確沒事，」我揉了揉一雙眼睛，又目注着葉能說：「你說豉油已離開這個地球？」

葉能點點頭，道：「不錯，這是絕對可以肯定的。」

我這時候的神態，一定是變得更加怪

異：「但我似乎曾經見過他。」

「你見過豉油？」葉能一怔，「是在甚麼時候？」

我道：「就在昨天晚上和今天凌晨，我似乎曾經兩次見過豉油。」

「似乎曾經見過！」葉能皺了皺眉，「是你的說話含糊不清，還是你的視綫過份模糊？」

我搖搖頭，道：「我很清醒，視力也很正常，但我兩次看見豉油，都是在很黑暗的環境之中，所以實在看得並不怎樣清楚。」

葉能又搖了搖頭，說道：「不！那是不可能的，豉油已經回到他自己的星球去了。」

我道：「可惜江輝不在這裏，否則他一定可以證明我沒有看錯。」

葉蔚蔚詫異地說：「江校長也曾經見過豉油？」

我說道：「最先發現豉油的人也就是他！」

葉能緊皺着眉，道：「這怎麼可能？難道豉油又再重回地球了？」

牛伯却搖搖頭，說道：「江校長和龍先生都沒有看錯，但他們看見的也不是豉油！」

葉能陡地呆住，目不轉睛地直視着牛伯的臉：「你是說，豉油雖然走了，但仍然有同伴逗留在地球上？」

牛伯道：「正是這樣。」

葉能聽了，不禁爲之「啊」地一聲叫了出來：「那眞是太美妙了，但他是誰？怎麼豉油從來都沒有提起過？」

牛伯嘆了一聲，道：「豉油不告訴你這一件事，是不想讓你担心。」

葉能陡地吸了口氣，道：「師父，原來你知道豉油的事比我還多。」

牛伯笑了笑，故意輕鬆地說：「我若是甚麼事情都糊裏糊塗，又怎能做你的師父？」

葉能道：「在地球上，如今還有多少個豉油的同伴？」

牛伯道：「一個。」

葉能道：「他叫甚麼名字？」

牛伯道：「濕濕。」

「濕濕？」葉能一呆，「那是甚麼意思？」

牛伯道：「濕濕很喜歡水，無論淡水或者是海水，他都喜歡，豉油說他第一次在地球游泳的時候，就興奮得不斷呼叫，由於他經常都把身子弄得濕淋淋的，所以豉油就叫他濕濕。」

葉蔚蔚忍不住笑了起來：「眞是有趣極了。」

我陡地想起了華勁釣魚大有收穫的事情，便問：「濕濕除了擅於游泳之外，他懂不懂釣魚？」

「釣魚？」牛伯怔了一怔，「這個我可不知道了，但是他水性極佳，那倒是眞的。」

葉能臉上露出了極興奮的神情，道：「我要見濕濕，我要帶着他一起回到他們的星球。」

牛伯嘆了口氣，道：「濕濕若不是和豉油失去了聯絡，只怕他現在已不在地球上。」

葉能道：「他們失去聯絡，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牛伯道：「在你認識豉油之前。」

葉能道：「豉油和濕濕之間，可有甚麼關係嗎？」

牛伯嘆了口氣，道：「濕濕是豉油的兒子！」

葉能陡地傻住了，我和葉蔚蔚的表情也是一樣。

最後，我們當然是決定要把濕濕找回來！

× × ×

要去找濕濕，就得從華勁那一方面着手。

但要對付華勁，我並不是一個理想的人選。

而最理想的人選，自然是江輝。

當我和葉蔚蔚回到漁村的時候，江輝早已在碼頭上等候着。

「你們兩個怎麼啦，居然在這種天氣之下去兜海風嗎？」江輝笑道。

我跳上碼頭，道：「你現在是不是很輕鬆？」

江輝道：「球隊已回市區，我現在簡直輕鬆得可以飛翔如燕。」

我嘿嘿一笑，說道：「你可知道，就在你帶着球隊回市區之際，我有甚麼遭遇嗎？」

江輝雙眉軒動，笑道：「像你那樣古怪的人，說不定會在快艇上寫稿，我又怎猜得出來？」

我道：「在快艇上寫稿，這種事未免是太平凡了。」

江輝哼的一聲，道：「你甚麼時候學會了這種說話方式？老是吞吞吐吐，轉彎抹角的！」

我哈哈一笑，說道：「這是談話藝術，尤其是用來對付閣下，那是最好不過的了！」

江輝一楞，接着不由嘆了口氣，道：「算我倒楣，交上了你這種朋友，我現在肚子餓啦，想吃龍蔓球，你有沒有這個興趣？」

我搖搖頭，道：「龍蔓球吃膩了，想轉一轉口味。」

江輝一怔：「好刁鑽的胃口，你還想吃甚麼海鮮？」

我說道：「釣上來的石斑，或者是立魚。」

江輝這才猛然省悟，道：「你想找華勁？」

我點點頭，道：「這件怪異的事情，已漸漸有了端倪，我相信，從華勁這方面着手，一定不會有錯的。」

江輝沉吟着，就在這時，我們聽見了一個人在海面上大聲叫道：「嗨！到我的船上喝酒！」

江輝哈哈一笑，遠遠望去，只見丁船長正站在一艘舢舨之上，正在不斷向我們揮手。

江輝也向丁船長不斷揮手，但却說：「現在沒空，明天一定奉陪。」

丁船長立刻搖了搖頭，道：「你現在一定要來，我的徒孫黑三子網着了一個海怪。」

「海怪？」我和葉蔚蔚的臉都同時發

白起來。

江輝還沒在意，又笑了一笑，道：「就算是尼斯湖的海怪給你們網住了，我現在也——」

「不，我們現在就來！」我立刻截着江輝的說話，「既然丁船長盛意拳拳邀請，我們又怎能拒人於千里之外？」

江輝一怔，丁船長的舢舨已搖到碼頭旁邊泊好，葉蔚蔚縱身一跳，人已落在舢舨之上。

這時候，江輝也知道事情有點怪異了，因他很瞭解葉蔚蔚，若不是有特別的原因，她是不會這樣急於跳上舢舨的。

丁船長見我們接受了他的邀請，不禁十分高興：「好極了，我們非要痛痛快快喝一千杯不可。」

江輝搖搖頭，嘟喃着說：「眞是未喝先醉。」

我和葉蔚蔚都很着急，巴不得馬上跳上丁船長的大漁船上，看看那海怪是甚麼東西。

× × ×

丁船長的漁船看來已有點殘舊，但實際上却堅固得很。

「它最少還可以航行五十年！」丁船長向這艘漁船發出了讚美的叫聲。

他是豪放的，數十年前如此，直至如今也是沒有改變。

漁船上冷清清的，丁船長說：「平時難得靠岸，伙計們都鑽到市區去了。」

江輝道：「你怎麼不去？」

丁船長咧嘴一笑：「我不喜歡陸地，我是屬於大海的。」

我和葉蔚蔚都沒心情去理會甚麼陸地、大海，我們只想見一見黑三子網回來的海怪。

半分鐘後，我們終於在船尾部份看見了黑三子。

黑三子的年紀比華勁略大一點，但膚色却還黝黑得多。

葉蔚蔚一看見了他，就說：「那海怪呢？」

黑三子却哭喪着臉，然後指指自己的額角。

丁船長差點沒跳了起來：「黑三子，你的額角怎麼腫了一大塊？」

黑三子苦着臉道：「有人在我這裏打了一棍，我就暈迷過去了。」

丁船長瞪着眼道：「怎麼你現在又這麼清醒？」

黑三子道：「我……我是剛剛才醒過來的！」

「是誰有這麼大的胆子？居然敢跑到我的船上來傷人？」丁船長咆哮地說。

「好像是……是……」

「好像是誰？快說？」

「我看不清楚，因爲那人的行動很快，但當我倒下來的時候，我聽見了一個人的聲音……」

「那是誰的聲音？」

「我不敢肯定，但……却似乎很是熟悉……」

「你認爲他是誰？」

「是……是華勁！」

「華勁？」丁船長怔住，過了半晌才道：「這怎麼可能？他是個很善良的小伙子！你當時一定是耳朵嗡嗡地作响，聽錯了。」

我和葉蔚蔚互望了一眼，不期然地同時深深吸了口氣。

丁船長不相信是華勁擊暈了黑三子，但我們却幾乎可以肯定，這件事的確是華勁幹的。

江輝的臉色也是十分凝重，他左顧右盼的張望了一會，道：「那怪物呢？」

黑三子臉上的神情很是難過，他指着一張粗韌的漁網，道：「那海怪本來已被我縛住，但現在……已經不見了……」

「華勁！」丁船長怒罵起來，「你好大的胆子，我們走！」

江輝拉住他：「走向那裏？」

丁船長道：「當然是去找華勁問個清清楚楚！」

江輝吸了口氣，說道：「有這個必要嗎？」

丁船長道：「爲甚麼沒有這個必要？他打傷了黑三子，又搶走了海怪，說不定遲一下子又會釀出更大的禍事來！」

江輝雙眉緊蹙着，一時間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才好。

我見他實在是留不住丁船長了，便道：「我知道，那海怪的名字。」

丁船長陡地一呆，接着就盯着我的臉：「你說甚麼？」

我道：「我是說，那海怪其實並不是海怪，而是……唉……我應該怎麼說才對呢……」

「是另一個星球的高級生物！」葉蔚蔚立刻支援，道：「黑三子網着的，是濕濕！」

「濕濕？甚麼乾乾濕濕的？妳是不是說眼濕濕？」丁船長奇怪地說。

「不，那個外星球的高級生物，他在地球上的名字就叫濕濕！」

這一來，連江輝也爲之莫名其妙了，他瞧了葉蔚蔚一眼，然後又再瞧着我，道：「你們在說些甚麼？」

我嘆了口氣，道：「總而言之，這件事說來話長。」

丁船長咳嗽一聲，道：「不管是長是短，希望你說得清清楚楚，千萬不要弩死我這個老漁夫！」

我望着葉蔚蔚，想看一看她的意思怎樣。

葉蔚蔚立時說道：「這件事，丁船長是應該知道的，但黑三子年紀實在還輕，恐怕……」

黑三子摸了摸額角，忽然道：「我想喝汽水，但船上沒有……」

丁船長笑罵道：「鬼靈精，算你懂事，快滾上岸喝個飽，不要阻着我們談正經事。」

黑三子連忙點頭不迭，他剛下了舢舨，丁船長又囑咐他：「今天這裏發生的事，你連一個字都不能向別人提起，否則……嘿嘿……」

「哦！我明白了！」黑三子誠惶誠恐地說。

丁船長這才滿意地一笑，接着就一手抓住了我的手臂：「龍老弟，丁某是個性急的人，這件事你要從頭說起，而且還要一字不漏！」

我苦笑了一下，道：「就只怕我知道的還不及葉小姐那麼多。」

丁船長大不耐煩，道：「不管是誰，你們輪流說，互相補充便是。」

我笑了笑，只好把這兩天的奇怪遭遇，詳詳細細地說了出來。

× × ×

丁船長聽完了我說的一切，不禁長長的吐了一口氣，說道：「眞是不可思議之極！」

江輝苦笑一下，道：「難怪華勁的魚穫這樣驚人，原來是濕濕暗中帮忙。」

我仍然大惑不解：「濕濕怎樣帮忙華勁？」

江輝道：「濕濕怎樣帮助華勁釣魚，我們很快就會有答案了。」

葉蔚蔚說道：「我們現在就去找華勁吧！」

沒有人反對。

但我却說：「華勁是個性格內向的孩子，我們若聲勢洶洶的去找他，只怕後果會不妥當。」

江輝沉吟了一會，說道：「龍先生的話不無道理，就讓我自己一個人去找他好了。」

我立刻抗議：「單是你一個人去，那是不公平的。」

江輝望着我：「你也要去見一見海怪嗎？」

葉蔚蔚面露慍色，道：「濕濕不是甚麼海怪，他是外太空的高級生物。」

江輝輕輕咳嗽着，沒有和她執拗，只是怔怔地瞧着我。

我道：「不必猶豫了，我們現在就去找華勁。」

× × ×

海濱，白浪一層一層地捲了過來。

我們終於找到了華勁，同時也看見了濕濕。

濕濕在海邊，這裏很寧靜，只有海浪聲和風聲。

江輝和我向海濱走過來的時候，他不斷問及濕濕的事。

而我們走了一段路之後，葉蔚蔚也趕了上來，江輝還在向我追問。

我說的不多，倒是葉蔚蔚不斷地向江輝解釋。

江輝聽得目瞪口呆，但却又不能不相信那是事實，因爲他終於看見了濕濕。

濕濕躺在海邊，動也不動。

華勁跪在他身邊，面上滿是淚痕。

我的心忽然向下沉，同時又感覺得到，另一隻冰冷的手正在向我的手臂抓了過來。

那是葉蔚蔚的手。

她的手很冷，但一顆心却更冷，因爲我們都已經看見濕濕的身子再也不會移動了。

江輝忽然向海濱衝了過去。

華勁沒有回頭，甚至沒有看他一眼。

華勁只是望着濕濕。

「華勁！」江輝陡地叫道：「濕濕怎樣了？」

華勁蒼涼地一笑：「誰是濕濕？」

江輝道：「躺在這裏的就是濕濕。」

華勁搖着頭，道：「他不叫濕濕，他是我的朋友海王。」

「海王？」

「不錯，是海王，他正是海洋裏的王者。」

「你和他在一起有多久？」

「半年了，」華勁道：「他是我最忠實的朋友。」

江輝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現在怎樣？」

華勁道：「我救他回來的時候，他受了重傷。」

江輝道：「黑三子怎樣對付……對付海王？」

華勁忽然抽抽噎噎起來：「他用網，又用……又用魚槍！」

「魚槍！」江輝的臉色驟然變了。

葉蔚蔚也忽然泣啜起來，連我也感到難過之極。

也許兩者都是，總而言之，無論叫濕濕也好，叫海王也好，這個從外太空來到地球的高級生物，已死在一支無情的魚槍下。

× × ×

我們把海王埋葬在大海裏。

當丁船長知道這件事情眞相之後，他十分生氣，若不是我和江輝勸阻，他早已揍了黑三子一頓。

葉蔚蔚很傷心，最悲痛的却是華勁。

「海王」使他釣了不少大魚，原來華勁只要把空鈎子抛進海底，海王就會把魚兒掛在魚鈎上。

海王是極靈敏的，而且在海底裏的氣力還大得驚人。可是，他很不幸地遇難了，華勁再也不能用空魚鈎來釣魚。

但華勁並不是爲了魚穫而悲痛，他悲痛是爲了失去海王這個朋友。

華勁說：「海王是懂得人類語言的，而且還十分能幹。」但到底能幹到怎樣的程度，華勁却不知道。

這一天，我們的心情都很沉痛，沒有人願意多說半句話。

到了第二天，我在碼頭上看見了一艘淺藍色的帆船駛了過來。

這艘帆船的設計很新穎，綫條也很好看。但我對它一點興趣也沒有，在我的腦海裏，仍然不斷想起了牛伯、葉能、華勁和濕濕這些人。

尤其是濕濕，不知如何，我對他的印象，居然十分深刻。

驀地，一個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聲音從海面上傳了過來：「嗨！龍大俠！」

我陡地楞住，像這樣稱呼我的人，除了江輝之外，據記憶所及，似乎還有另外一個人，那就是洛雲。

江輝仍然在岸上，他的聲音絕不會從海面上飄了過來。

既不是江輝，就一定是洛雲，但洛雲不是在瑞典嗎？就算他不在瑞典，也不會來到這裏。但這若不是洛雲的聲音，又會是誰的聲音？

當我抬起頭的時候，我終於看見了那艘設計新穎的帆船，已泊近到碼頭旁邊！

帆船上站了一個人，這人戴着一副太陽鏡，面露笑容，不是洛雲又不會是誰？

× × ×

「龍大俠，你怎會躲在這裏？」洛雲

一跳上碼頭，就詫異地問我。

我蹙着眉，奇怪地說道：「這倒有趣了，你不是在瑞典嗎，怎麼會來到這裏找我？」

洛雲怪笑道：「誰說我來找你？」

我瞪着他，道：「若不是找我，你來到這裏幹嗎？」

洛雲又笑了笑，道：「正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你沒想過會在這裏遇見我，我也想不到你會在這碼頭上恭候我的來臨，說來說去，還是一個巧字。」

我嘆了口氣，道：「的確是巧極了，我還以爲你會從瑞典捧着一枚越洲飛彈才回來哩。」

洛雲說：「就算眞的要捧，也該捧個瑞典美女回來孝敬孝敬閣下才對。」

我忙說道：「阿彌陀佛，小生敬謝不敏。」

洛雲望住我，過了半晌才道：「說句正經話，你在這裏有甚麼目的？總不會是正在旅行罷？」

我苦笑了一下，道：「本來是的，但現在却已變了質。」

洛雲奇道：「旅行就是旅行，難道會變作歷險不成？」

我道：「若說是歷險，那未免是太誇張了一些，但若說是奇遇，那倒是貼切得很。」

洛雲凝視着我，忽然道：「你對這裏的環境很熟悉？」

我聳了聳肩，道：「我對這裏的一切，都很陌生。」

洛雲道：「在許久以前，我曾經來過這裏潛泳射魚，但這一次，我來這裏却是爲了要找一個人。」

我奇道：「你來到這裏找誰？」

洛雲道：「這人姓單，叫單良。」

「單良？」我皺了皺眉，「這名字好像很熟悉……咦？他……他是不是在二十年前曾經威風一時的飛天大盜？」

洛雲點點頭，道：「今天我也曾經向一些黑道上的老前輩打聽過這個人，他們都像你這麼說。」

我道：「你爲甚麼要找單良？」

洛雲道：「說來話長，將來有機會，我一定會把詳細的情形向你透露。」

「向我透露！」我冷笑一聲，「這是甚麼口吻？是不是把我當作採訪新聞的記者？」

洛雲笑道：「你不是那種小器的人，就算你現在眞的很生氣，但很快就會完全沒事了。」我給他氣得無話可說，他又笑着接道：「不管怎樣，我一定要找到單良這個人，你可以帮我這個忙嗎？」

我乾咳一下，道：「你以爲單良會在這個漁村裏？」

「當然，否則我何必來到這裏？」

「你要找單良，應該向熟悉這漁村的人着手，例如江輝。」

「江輝？江校長？」

「對了，只要他肯帮忙，就算你想在這裏找尋一隻失散了幾十年的虱子，我也敢保證你一定不會失望。」

洛雲哈哈一笑，道：「你這種說話，不嫌太誇張一點嗎？」

我兩眼一瞪，道：「若不誇張一點，又怎能寫小說？」

洛雲道：「你誇張一點那是沒問題的，但願江校長不是你這種人。」

我給他氣得啼笑皆非，而就在這時，江輝來了。

× × ×

洛雲若要找一隻失散的虱子，江輝一定是無能爲力的。但幸好洛雲找的並非虱子，而是一個曾經叱咤風雲的飛天大盜。

當江輝一聽見飛天大盜單良這個名字之後，臉上的神情立刻就變得很奇怪。

他壓低了嗓子，語氣沉重地問洛雲：「你怎會知道這個人在這裏？」

洛雲道：「是一個巴西人的指示，使我來到了這地方。」

江輝搖搖頭，道：「我不懂。」

洛雲道：「現在就連我也不懂得這是怎麼一回事，但我一定要繼續查個水落石出。」

江輝皺皺眉道：「單良的確是在這裏，但他再也沒有做過任何不法的勾當。」

洛雲直視着他：「你和他很熟悉？」

江輝道：「單良能夠在這裏定居，葉老闆的助力最大。」

我大感驚異：「葉老闆認識單良？」

江輝道：「連我都認識單良，葉老闆當然認識。」

我道：「單良以前住在甚麼地方？」

江輝道：「他以前住在市區最繁鬧的區域裏，但自從他決定洗手不幹之後，他就討厭了那種鋼筋森林，而希望在這個漁村裏渡過晚年。」

洛雲道：「那個葉老闆和單良有甚麼關係？」

江輝道：「葉老闆是單良的老朋友，但却肯定不是甚麼同黨。」

洛雲說道：「我現在很想馬上找到單良。」

江輝遲疑着，又向我望了一眼，我立刻點點頭道：「洛雲絕不是個壞人，你可以放心。」

江輝乾笑着道：「有你這一句話，我自然十分放心的。」說着，就帶着我們去找單艮。

× × ×

單艮不在家。他的家相當簡陋，看來他晚年的生活似乎十分清苦。

江輝向村裏的小孩打聽，才知道「艮伯」到了海邊。我感到有點奇怪，不禁忖道：「單艮到海邊幹嗎？」

十五分鐘後，我們終於在海濱找到一個老人。這老人拄着一根木杖，兩眼茫然地望着遼闊的大海。

江輝走到他的面前，叫了一聲：「艮伯！」

單艮回頭，望住江輝。

江輝向洛雲伸手一指，道：「這個人想見你。」

單艮却連看也不看洛雲一眼，只是用一種很苦澀的聲音說：「他走了，而且以後再也不會回來。」

江輝呆了一呆，道：「是誰走了？」

單艮道：「一個充滿智慧，又充滿慈愛之心的外星人。」

我陡地跳了起來，叫道：「你在說濕濕？」

單艮猛然回頭，厲視着我：「你怎會知道他這個名字？」

我沒有直接回答，只是說：「他本來就叫這個名字。」

單艮的臉肉抽動了幾下，道：「濕濕死了。」

我道：「你怎知道這件事？」

單艮道：「是華勁告訴我的。」

我問道：「華勁爲甚麼會告訴你這種事？」

單艮道：「濕濕本來是跟着我的，後來我叫他幫助華勁釣魚，有他在海底裏，華勁不必用魚餌，就可以滿載而歸。」

我和江輝互望一眼，彼此臉上都充滿着惑然不解的神色。我們一直都以爲，除了我們兩人之外，別人是不會知道這件事的，想不到單艮知道得比我們還早。

江輝長長的吸了口氣，過了很久才道：「你說，濕濕本來是跟着你的？」

單艮道：「這又有甚麼稀奇？」

我道：「艮伯，你初時怎樣會和濕濕在一起？」

單艮長長地嘆口氣道：「是一個朋友冒着性命危險，把他帶到這裏來的。」

洛雲忙道：「他是不是巴西人？」

單艮一楞，視綫轉移到洛雲的臉上：「誰告訴你知道的？」

洛雲聳了聳肩道：「我猜出來的。」

單艮的臉上泛現出一股怒意：「光憑猜測，那是絕不可能知得這樣準確的。」

洛雲道：「那個巴西人我也認識，但他沒把整件事情詳詳細細的向我說出。」

單艮問道：「他現在怎樣了？」

洛雲道：「我不知道，但他爲了這件事而惹上了很大的痲煩，那却是可以肯定的。」

單艮又悶哼了一聲，道：「我早就說過，約圖是個蠢材！」

洛雲道：「他爲了要把濕濕帶走，惹來了瀰天大禍。」

單艮道：「濕濕的頭腦很精靈，而且對科學的知識，簡直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

洛雲苦笑了一下，道：「對不起，我對於濕濕這個外星人的事，是完全一無所知的。」

單艮瞪着他：「既然是一無所知，爲甚麼却有這麼大的興趣？」

洛雲道：「正因爲一無所知，這份興趣才會特別來得濃厚。」

單艮又瞪住洛雲半晌，以後才嘆息着說道：「其實，對於濕濕的一切，我所知道的也是少得可憐，但我可以告訴你們，濕濕以前也曾經在這漁村附近居住過。」

我立時點點頭，道：「不錯，但他怎會忽然失了蹤？」

單艮道：「有一次，濕濕在大海裏遊玩，忽然好奇心起，潛進了一艘大洋船之中。」

洛雲打趣地說：「這豈不是做了偷渡客嗎？」

單艮道：「他從外太空而來，本來就是個非法入境者。」

我道：「但這位偷渡客，却可能是世間上最奇特的一個。」

單艮立刻糾正我的說話，道：「不是可能，而是肯定。」

洛雲道：「濕濕潛上了大洋船後，又有甚麼遭遇？」

單艮道：「他很輕易地，就乘坐這艘大洋船到了英國。」

洛雲道：「沒有人發現他？」

單艮道：「初時的確沒有的，但到了英國之後，濕濕終於遇上了一個擁有伯爵銜頭的科學家。」

「是陶勒伯爵！」洛雲叫了出來。

我和江輝都是一楞，想不到洛雲和單艮之間，居然都知道不少相同的事情，而且這些事情，都和濕濕大有關係。

而當我在碼頭上遇見洛雲的時候，我怎樣也想不到他在瑞典的遭遇，竟然會和我們這裏所發生的事情有所關連。

單艮聽見「陶勒伯爵」這四個字，臉色立刻就變得有點異樣。

江輝有點着急，便說：「陶勒是個怎樣的人？」

單艮冷冷一笑，道：「他怎能算是人？他是個冷血魔鬼！」

江輝問道：「他幹過甚麼傷天害理的事？」

單艮哼的一聲，道：「他是一個科學家，也是一個爲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犯罪份子。」

我吸了口氣，道：「艮伯，你似乎對他十分憎恨。」

「不錯，我憎恨這個冷血兇手！」

「他殺過人？」

「殺人對他來說，就等於我們踩死一隻螞蟻，他在巴西有一間秘密工廠，專門生產化學武器，然後暗中供應給一些正在發生戰爭的國家。」

我和江輝都是臉色一變，洛雲却接着問：「你曾經和陶勒伯爵見過面。」

單良搖搖頭，道：「我沒見過陶勒，也沒有和這個冷血狂魔做過任何事，但我的表弟……」說到這裏，他的情緒似乎已相當激動，過了半晌，才能接續下去：「我的表弟是個開保險箱頂尖高手，他的本領，就連我在年青之際也是望塵莫及。」

江輝道：「你表弟到底怎麼了？」

單艮道：「十二年前，我表弟到法國旅遊……」

我立時道：「是眞的去旅遊？」

「當然是假的，」單艮道：「他到法國的目的是要潛入一家大銀行裏盜竊。」

我道：「就憑他一個人？」

單艮道：「當然不只他一人，邀請他合作的大盜首領，是一個叫鑽石的人。」

洛雲冷哼一聲，道：「這個鑽石的手段，我已領教過了，他似乎並不是一個冷靜的江洋大盜。」

單艮道：「他雖然不是一個十分出色的人，但陶勒伯爵却極信任他，而那一次計劃龐大的爆竊案，眞正的主謀人也就是陶勒伯爵。」

洛雲冷冷道：「你表弟和這一夥國際犯罪份子合作，只怕很難佔到甚麼眞正的好處。」

單艮道：「他眞正得到的是死亡！」

洛雲道：「陶勒伯爵殺了他？」

單艮道：「不錯，陶勒伯爵說我表弟的胃口太大，想得到贓欵的百分之十。」

我道：「百分之十的要求，其實並不算太多。」

單艮道：「但陶勒的想法和你不一樣，他派人找我表弟談判，叫他收少點。」

我道：「陶勒願付多少。」

單艮道：「美金十元。」

洛雲陡地怪叫起來，道：「這算是甚西？開玩笑嗎？」

單艮道：「不是開玩笑，是想逼我表弟發瘋！」

洛雲道：「他眞的瘋了？」

單艮道：「任誰被人這樣出賣，都會神經變得很不正常的，所以，陶勒的手下就很快順理成章地把他一槍解決！」

我嘆了一口氣，道：「在黑社會裏，這種事幾乎是無日無之的。」

洛雲道：「但無論怎樣，陶勒都說不過去，他不够義氣，遲早必有報應。」

單艮冷笑道：「他將來會遭遇到甚麼報應，我不知道，但我的表弟却已死了，他死在充滿浪漫情調的巴黎！」

江輝嘆道：「人爲財死，眞是半點不假。」

單艮瞪視着他：「你是個聖人嗎？」

江輝一怔，知道不妙，忙道：「不！我只是個凡夫俗子而已。」

單艮却說：「你見識超卓，擧止非凡，我是一直都很敬佩的，但老實說，你還不瞭解我們這種人！」

江輝不願和他爭論，便說：「我的確一點也不瞭解。」

我岔開了話題，盯着單艮說：「我想知道，濕濕遇上了陶勒伯爵之後又有甚麼事情發生？」

單艮道：「陶勒把他禁錮起來，然後送到巴西一間甘蔗工場裏。」

洛雲一凜，立時接口道：「是不是約圖那一間？」

單艮點點頭，道：「不錯，那工場有地庫，而那座地庫，就是一個龐大的化學兵工廠。」

洛雲咬着牙，道：「陶勒和約圖都不是人。」

單艮道：「約圖是被逼的，他並不是陶勒那一種冷血狂魔。」

洛雲大不以爲然，但他知道這老人相當固執，也就不再爭論下去。

我急於知道濕濕的遭遇，又再催促單良繼續說下去。

單艮嘆了口氣，才道：「陶勒用藥物使濕濕陷入一種迷離境界，然後不斷向他尋求答案。」

「尋求答案？那是甚麼意思？我大惑不解！」

單艮道：「陶勒把濕濕當作是一座電腦！在那座秘密兵工廠裏，陶勒擁有不少第一流的科學家，他們不斷發展兇殘毒辣的新武器，而每次遇上疑難問題，就向濕濕請教。」

洛雲冷笑一聲，道：「你說請教，未免是太客氣了罷？」

單艮嘆道：「你說的不錯，他們並不是向濕濕請教，而是用藥物使濕濕在無法自我控制的情況下，把他所知道的科技知識說了出來。」

江輝抽了口涼氣，道：「陶勒爲甚麼不在濕濕清醒的時候發問？」

單艮道：「濕濕不喜歡陶勒，也不喜歡那一羣冷血的科學家，所以，他若在清醒的時候，陶勒是無法可以從他口中得到任何科技上的答案的。」

江輝呆了一呆，才道：「濕濕眞的那麼聰明，幾乎無所不曉嗎？」

單艮嘆了一聲，道：「若以地球人的智慧來衡量，他不但是一座活的電腦，簡直可以說是一個活的神仙。」

我也嘆息一聲，道：「這到底是濕濕太聰明？還是人類太愚蠢？」

江輝道：「這一點是無可計算的，例如在地球上，猴子已經是一種相當聰明的動物，但和人類相比，牠們那種聰明，又會變得完全微不足道。」

單艮的眼睛忽然濕潤起來：「可是，濕濕死了，誰也不可能再在他身上得到任何好處。」

洛雲道：「是約圖把他帶出來的，他不忍心濕濕長期被禁錮在那種環境裏。」

單艮道：「我不怪約圖，他千里迢迢把濕濕交給我，完全是菩薩心腸，可是：：唉……」他沒有再說甚麼，我們也是爲之黯然無語。

× × ×

故事已近尾聲，直到這時候，我們才明白事情的眞相。

在陶勒的眼中，濕濕是一座電腦，他給了濕濕一個名字，叫「智慧典」。

字典是用來查字的，而「智慧典」却能給予人類無窮的智慧。

可是，在一次意外裏，這個活的智慧典從此消失了。我們不能再怪任何人，只能認爲這是上蒼的安排。

半個月後，我完成了葉能給我的任務，他果然照付稿酬，但我怎麼說也不好意思接受，結果，我們都同意讓這筆欵項捐給老人院。

葉能會離開地球，去會見豉油。

但他甚麼時候走，用甚麼方法離開地球，這已不是一件重要的事。

因爲我們都知道，豉油一直都和葉能有着密切的聯絡，而且也相信，豉油一定可以很輕易就把葉能送到他們的星球去。

又過了半個月，洛雲忽然撥了一個長途電話給我。

「嗨，龍大俠，您好！你知道我在甚麼地方嗎？」

「電話公司已告訴我，你這個電話是從倫敦打來的。」

「對了，今天霧很大，所以我險些看不清楚陶勒伯爵的臉。」

「你見過陶勒？在甚麼地方？」

「警察局門外。」

「他……」我一愕。

「他被捕了，罪名之多，恐怕已足够讓他坐三千年牢。」

我呆住！在那一刹那，我的心情很複雜，我想起了許多人，也想起了許多事。

當然，最令我懷念的還是濕濕。

但濕濕再也不會出現了，所以，我只能去找兩個人，那是江輝和丁船長。

那一夜，我們都沒有睡覺，等到天色已亮的時候，又再醉眼惺忪的出海，讓海風來清醒清醒我們的頭腦……（全文完）

現代推理偵探故事

假髮（上）

文·麥穗
圖·可飛

懸案未決

今晚這個結婚宴會，是假座一流大酒店舉行的。

宴會採取自助餐形式，中西食譜兼備，雖然，有的嘉賓覺得它不及中國式宴會那麼隆重熱鬧，金妮却很喜歡它。

新郎是文藝界的一位好朋友，小倆口在談戀愛的時候，金妮就認識他倆。各種食物又是那麼可口，其中，最對金妮胃口的一道菜，就是乳豬拼盤了。

有的人在埋怨，這樣形式的宴會沒有麻將可搓，未免太缺乏喜慶氣氛。

金妮呢？她對於那些人們視爲命根子的麻將，一向是敬而遠之！

一來她是個忙人，沒空暇坐下來搓四圈，八圈，十六圈的搓下去，二來她是腦力勞動者，需要在冷靜的環境中構思寫作，對於劈劈啪啪的麻將聲，已到了深惡痛絕的程度。

婚事受阻

她往返那張擺滿食物的長桌和餐桌三四次，已經吃得相當飽了，就把餐具放下，取了一杯餐後酒，在落地大窗旁邊的沙發坐了下來，靜靜地，觀察這個喜慶場合的衆生相。

這時候，一個手中拿着酒的中年婦人，露着笑容走到金妮面前，說道：「金妮小姐，多麼高興能在這裏見到你！」

她邊說邊彎腰向金妮伸出手。

金妮是個成功的偵探小說作家，作品異常暢銷，在各種社交場合，又是個相當活躍的人物。因此，對於像眼前這樣熱情的讀者，她也見慣不怪了。那婦人既已伸出手來，她也只好禮貌地站起來與對方握手，並且含笑問道：「對不起，我們過去不認識的吧？」

婦人訕訕的一笑，答道：「是的，金妮小姐，我是你的忠實讀者，最迷你的偵探小說。我叫高太太，請不要怪我唐突呀！」

說完，她就老實不客氣的，在金妮身邊坐下來。

這位高太太大約四十來歲，略見肥胖，衣飾相當華麗，珠光寶氣，看來是個家境相當不錯的太太。

金妮想不到對方竟然纏上身來，妨碍了自己冷靜觀察，心中正有點不快。

高太太却對她問道：「我有一件事情要請教金妮小姐的，你是否有一位教女叫做關曼莉小姐？」

金妮聽了，不禁愕然。她想了想才點頭道：「不錯。我的確有過這樣一個教女的，不過，我和她早已失掉聯絡了……你怎麼知道的？」

「我認識她，」高太太接說道：「曼莉現在已經是亭亭玉立的小姐，長得十分漂亮的。」

「噢，聽你這樣說，我眞高興！」金妮腦海中，漸漸浮起一個天眞活潑的女孩的影子，臉蛋又圓又紅潤，喜歡偎在大人懷裏撒嬌。那時，這小女孩才不過幾歲大。她說：「曼莉小時候就聰明伶俐的，可惜……嗯，我總有十年以上不曾見過她的了。高太太，你知道她住在哪裏嗎？」

「我知道。」高太太點點頭，「金妮小姐，不怕老實對你說吧。我的兒子華倫看中了曼莉這女孩，並且到了談婚論嫁的階段。他們是相當匹配的一對，我看着也非常開心，只是……」

金妮耐心地聽對方說下去，高太太頓了一頓後，又說道：「我有一點不放心，那就是曼莉的家世，金妮小姐：你是她的教母，一定得知她雙親離奇慘死那件慘事的。」

「我隱約記得……」金妮說着，對於那個闊別十多年的教女，是益發懷念起來了。

「那是十三年前的往事了！那一年的夏天，曼莉的父母在他們屋子前面的懸崖上離奇死去，兩個人都是腦部中了一槍，身邊還遺下一枝手槍，直到如今，警方仍然未能查出慘劇的眞相。我正是担心這個呀！」

「那事情已經過去了，曼莉要跟令郎結婚，和這件事又有什麼相干？」

「唉！是這樣的，金妮小姐，那件事發生時，引起人們諸多推測，有的人說關先生和太太是因殉情而死，有的人說他倆是被第三者一起謀殺，但那支槍上只有他們兩個的指紋，故此有人又說他們夫婦之中，有一人神經錯亂，把對方殺死然後自殺，而且，警方也查不出是誰先殺人才自殺的，我……我正是害怕曼莉的父母之中眞有人神經錯亂，萬一還是有遺傳的，那曼莉本人……」

「高太太，我了解你的憂慮，你是担心，曼莉也有可能繼承了父母神經錯亂的傾向，以致對令郎不利嗎？」

「是這樣，正是這樣！」高太太說道：「我一向仰慕金妮小姐的才華，你的偵探小說寫得那麼出色，本身就得有推理的頭腦，因此……因此我不揣冒昧，想請求金妮小姐費心替我查一查，弄淸了事情的眞相。如果慘劇的發生是由於其他原因所致，與神經錯亂根本沒相關的話，我才敢放心讓華倫和關曼莉小姐結婚，不然，爲了小兒的安全，我怎樣也不同意他娶曼莉的！」

「噢——」金妮苦笑說：「高太太，我只是個寫小說的，又不是私家偵探。如果你要查，該去找私家偵探才對！」

高太太立即說道：「你是曼莉的教母呢。金妮小姐，依我想，爲了教女的終身幸福，你是應該義不容辭挺身而出的！而且……」

「唉，你這麼說，把我弄得不好意思起來了。」

「就這樣吧，金妮小姐，請你帮我一次忙，事實上，也是帮你教女的忙呢！」

金妮微微點頭，她閉上眼睛。「讓我想想，曼莉的父親叫做關……關亨利，對不對？」

「一點也不錯，關亨利是本市有名的富商，」高太太道：「當年他們夫婦離奇慘死，是哄動一時的大新聞！」

「那時我剛巧去了外地渡假，」金妮追憶着：「直到回來才知道他們發生這件不幸事，事情經過，還是後來看報紙才曉得的，在那以前，我們便失掉聯絡，似乎……似乎是因爲曼莉離開本市到外地唸書，我和他們一家人就較少來往的。但事隔這麼多年……」

「金妮小姐，你眞的答應給我查淸此事眞相麼？」

「好吧。我只好勉爲其難試一試。」

「那眞謝謝你！金妮小姐，」高太太欣喜地打開手提包，取出紙筆，迅快的寫下了一串數字，然後遞給金妮道：「這就是曼莉的電話號碼，下面這個是我的。你查出眞相後，請儘速通知我，也好讓我了却一頭心事。」

「那一定的。」金妮微笑：「我也希望我的教女和令郎成就了好事，獲得終身幸福的。」

× × ×

金妮向來就有樂意助人的好性格。她今年三十七歲，一個美滿的家庭，丈夫是個成功的商人，夫婦有顆掌珠，醉心音樂，故此在半個月前，金妮的丈夫把女兒送去意大利學聲樂，金妮因與出版社訂有寫作合同，抽不出身，因此留下來完成她的著作。

她答允那位高太太的委託，調查十三年前關氏夫婦慘死的眞相，不免影响了寫作進度，很有點「煩惱自尋」的味道。

但是，金妮也不是不自量力的。

如果不是名滿H城的狄朗探長剛巧在本城渡假，金妮也不會貿貿然接納高太太的要求。只因狄朗是她的好朋友，與他們夫婦非常熟落，而且，金妮爲了寫作的需要，也常常與狄朗通信，向他請教一些邏輯推理的問題。狄朗本人爲了辦案，與本地的警察部門素來就有聯絡，人面極熟。金妮考慮及此，便決定請求狄朗的帮忙，

把慘劇原因查個水落石出。

狄朗是香城素負盛名的「神探」，不久以前，他破獲了一件「無頭公案」，獲得上司的嘉獎，並特准一個月假期。

他不喜遠行，倒喜歡M埠這個小城的優美環境，便隻身來此渡假，在一家位於半山上的營業「別墅」裏租下長房間，閒來和當地的朋友喝茶敍面，或者跑到海邊垂釣，誠是人生一樂也。

不料，今天上午，老朋友金妮上門找他，懇求他這個渡假中的現役探長，權充一次私家偵探！

「狄朗，」金妮笑迷迷的說道：「我這樣剝削了你的假期，也眞是太過不近人情，只是瞧在老朋友份上，你給我帮個忙吧！」

狄朗聳了聳肩，兩道濃眉又擠在一起了。

他是個年約四十歲的魁梧男子漢，這副身型，加上冷靜的性格，好像生出來就是服務警界的料子。

「你知道，金妮，」他注視着眼前這位熱心的老朋友，說道：「那是十三年前的往事，現在舊事重提，恐怕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你是探長，過去一向都是從案發現場發掘破案的綫索，現在這一次，要你從人們的腦海裏把往事的印象挖出來，重新整理研究，這樣，對你來說是另一種考驗了。」

「但是，只怕我無能爲力。金妮。」

「你一定行的！狄朗，你辦案經驗豐富，最有科學頭腦，這次你來本市渡假，那宗懸案剛巧給人提出來，這是天意！」

金妮說得笑起來。

狄朗也笑了，問：「什麼天意？」

「唔，死者沉冤待雪，碰巧你這個神探來做青天大老爺，伸冤可期了！」

「金妮，想不到你也是這麼迷信。不過，爲了你的教女，我還是可以犧牲一下的。」

「那麼謝謝你了！狄朗。」金妮十分開心的道：「就讓我們分頭去查吧。對於那宗案子的大略，你剛才是否已經聽明白了？」

狄朗點頭道：「你已說得很清楚了。死者是本市富商關亨利和他的太太，兇案現場在聖母山懸崖上，對不對？」

金妮笑道：「你的記性眞好！看來要做個成功的偵探，首先得練就一套好記性，以及過目不忘的本領，是嗎？」

「那麼，要想做個一紙風行的偵探作家，又需要什麼要訣呢？」狄朗帶笑地問她。

「噢——什麼也不必具備，只要一支禿筆，一個荒唐的頭腦，我能寫出子虛烏有的東西！」她格格笑了：「狄朗，讓我們分頭去調查吧，這樣也給我一次眞實的辦案經驗，以後即使是向壁虛構那些故事，也比較來得容易些。」

「好吧，」狄朗道：「我們一起來扮演一次私家偵探，希望不致太蹩脚。」

× × ×

金妮依着高太太抄給她的第一個號碼，致電給闊別了十多年的教女關曼莉，當鍵盤停止轉動時，金妮的心中有點激動，腦海中，又不期然浮起一個女童的甜蜜笑臉。

接電話的，正是關曼莉本人。

金妮興奮地說道：「曼莉，還記得你的教母謝太太嗎？我們失去聯絡已經許久了，現在聽到你的聲音，我眞高興。」

「你就是謝太太麼？」關曼莉用愉快的聲音問：「噢，教母，如果我沒有忘記，你是個作家，對不對？」

「眞好，曼莉，你還記得我！」

「怎麼不記得？你是我童年時代除了我父母和奶媽之外，最疼我的一個人。」

很顯然，回憶給她們雙方都帶來了愉快。

「不過我有點負疚，」金妮道：「自從你家發生了不幸，我那時正在外埠渡假，回來後你又離開本地，此後就不會設法找過你。曼莉，你什麼時候回來的？」

「那是去年初的事了，我在美國唸書，直到去年取到了學位才回來的。」

「那眞恭喜你了，曼莉，我很想見你一面，今晚是否有空？請來舍下吃晚飯好嗎？」

「謝謝你，教母。但我早已忘記你的地址了，請你告訴我吧。」

最近十年來，金妮搬了幾次家，去年才買下了這座小洋房的。她把地址告訴了教女關曼莉，約好晚上七時，在家裏候曼莉上門造訪。

關曼莉是個守時的女孩子，她提早十分駕車前來。

她身裁窈窕，十分漂亮，又是個打扮時髦而不俗氣的小姐，在她臉上，仍掛着童年時代甜美的笑容。

金妮在門前擁抱了這個教女。當她們分開，她又用十分滿意的眼光打量着曼莉，笑道：「一別十多年，你眞的長大成人了！」

關曼莉瞧着屋內道：「謝先生呢？我記得還有一位小妹妹的。她現在該也有十七八歲了吧？」

金妮把曼莉請入屋，然後告訴她，女兒美美，已由做爸爸的送往意大利學聲樂，並且從壁爐上拿了一幀「全家福」給曼莉看。經過一番寒暄，女僕已把晚飯開上來，她們邊吃邊談起別來景況。

曼莉在外國唸的是室內設計，現在經營時裝生意，合夥人是個志同道合的女朋友，生意相當不錯。

她有一位弟弟，叫大衞，今年十九歲，在美國東部一所大學唸建築工程，至於在美國一向照顧他們姐弟的姑母一家，仍然在那邊居住。

飯後，金妮捧出咖啡，在客廳和曼莉談起高太太，問曼莉是否認識這個人。

曼莉臉上閃過一絲錯愕，然後笑了笑道：「我認識她，你和高太太很熟麼？」

「嗯，只是很普通的朋友，」金妮含笑道：「她告訴我，她的兒子高華倫跟你很要好的，對嗎？」

「是的，」曼莉微露羞赧地點點頭：「我和高華倫相戀，他人很不錯，我們也……打算結婚了。」

「噢，眞值得恭喜你！曼莉，我想向你了解一下，你父母的慘劇是怎樣發生的？我這樣問，希望不會引起你的不快。」

曼莉詫異地望了金妮一眼。問道：「謝太太，我也想向你問一聲，你現在提起這宗十三年前的慘案，可有什麼目的？」

當她這樣反問金妮時，她也露出了戒備的神態。

金妮笑道：「噢，曼莉，事情是這樣的，那位高太太知道我是你的教母，那天向我問起這件事。當慘劇發生時，我剛巧去了外埠渡假，還是回到本地之後，讀舊報才知道你父母不幸死於非命的。但當時報章上報導說，警方亦不能清楚此案到底是謀殺抑或你父母殉情自殺，你是他們的親生女兒，警方後來是否把事情眞相告訴你？」

曼莉美麗的眼睛眨了眨，苦笑道：「原來是那高太太攪出來的！不過，對於我父母的慘死，警方至今還未破案啊！還有，高太太爲什麼要翻這些陳年老帳呢？」

「那或者是她關心你這個未來媳婦吧。」金妮不想把高太太的出發點告訴她，以免引起她的不滿。

「那是十三年前的事，我那時年幼，又正在美國姑母那邊寄住唸書，事後才聽到噩耗趕回來的。」

「對了，你不是有位弟弟嗎？」

「是的，大衞跟我一樣，事發之後才從美國隨姑母回來奔喪。他所知道的比我更少。」

「那麼，以你現在的看法，認爲你父母是在什麼情形下發生這宗悲劇的？」

「我到現在還是茫然不解。當初，我姑母也懷疑他們是遭別人謀殺，因爲我父母非常恩愛，爸爸生意順境，絕無經濟困難，爸媽兩人的身體也很健康，他們絕對沒有理由雙雙自殺的，故此我姑母說他們是被人謀殺。」

「但警方已經推翻這個可能了，」金妮說道：「我讀報紙得知，那支手槍是你父親的，他領有自衞手槍執照，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槍上印有你父母兩人的指模，並無第三者的，這一來，謀殺便難以成立了。」

曼莉很是懊惱的點了點頭：「當時警方也是這樣對我姑母說。他們指出有兩個可能，第一：是他們之中，有一人忽然神經錯亂，先把對方殺死了然後自殺；第二個可能，是他們因某種困難不能解決，結果只好雙雙自殺。」

金妮見曼莉說得眼圈也紅了，心中有點不忍。

但是，爲了尋求事實眞相，她仍然得問下去。「曼莉，事情的癥結正在這一點，我現在正想弄清楚，你父母是否眞的其中有一個忽然神經錯亂了，才釀成這宗慘劇？」

「不！不！我不相信！」曼莉立即搖頭說道：「他們都是很正常的人。謝太太，你是我父母的好朋友，難道還不了解他們麼？」

「對不起，曼莉，」金妮道：「我們既然想查出事實眞相，就得大胆懷疑一切。我這樣說，希望你不會生氣。」

曼莉喝了一口咖啡，讓情緒逐漸平伏下來，然後說道：「我不會怪你的，教母。事實上，當年警方就曾經這樣懷疑過，我總不能因此而說他們侮辱我死去的父母的。」

「啊！你是個明白事理的女孩子，我很高興。」金妮道。

「教母，你還有什麼問題要問嗎？」

「有的。慘劇發生時，你家中有些什麼人？我記得你家有僕人的。」

曼莉道：「不錯，一共有兩個，我還能記得，一個是我的奶媽瓊姐，她本來照顧我和大衞姐弟兩人的，當我們往美唸書，她留下來服侍我雙親，另一個是個很老的女工人，叫做九姑的，她到現在還活着，快八十歲的老太婆了。」

「那眞好！」金妮很覺興奮，問道：「你跟她們仍有來往的吧？請把她們兩人的地址告訴我。」

曼莉想了想，點頭道：「好吧，教母。你對這件案子興趣那麼濃厚，是不是想從中找尋寫作的資料？」

金妮笑道：「不是的。你父母生前是我的好朋友，我也想查出他們不幸事件的眞正原因哩。」她仍然不願說出調查此事的眞正動機。

曼莉留下奶媽瓊姐和九姑的地址，然後告辭。金妮把她送出大門外，瞧着這個教女的背影，心中爲她祈禱，但願這個漂亮的女孩子，不會承襲來自她父母身上的任何一種不良的遺傳因素。

× × ×

狄朗往警局拜訪戴里局長。

當初狄朗前來這個城市渡假時，就曾跟戴局長吃過晚飯，並曾一道上夜總會消遣，雙方是相當熟落的朋友了。

在戴局長的辦公室，狄朗享受了一杯濃香撲鼻的咖啡，然後他就道明來意。

「戴局長，我是受了一位好朋友的委托，不得不權充一回私家偵探，只好麻煩你供給一點資料。」

「噢，你是鼎鼎大名的神探，却去客串私家偵探，不怕大材小用嗎？」戴局長開玩笑地說道。

狄朗笑道：「這是件頂離奇的案子，事實上，你的上一任局長就破不了它。」

「哪件案？」戴局長很感興趣地問。

「就是十三年前，富商關亨利與他太太的崖邊雙屍案。」

「十三年前？狄朗，你不是跟我開玩笑吧？」

「當然不是。戴局長，那該是上兩任局長任內發生的了，恐怕你對此案的印象也很模糊，你能把當初負責調查此案的警官找來，請他供給我有關的資料嗎？」

「讓我想一想，」戴局長點點頭，說道：「十三年前那件案子，至今仍是懸案，如果我記憶不錯的話，當年是由兇殺組的范丹督察負責辦理的，但是他已經退休了。」

「還在本市的嗎？」

「在的。狄朗，請稍候片刻，我先致電范丹聯絡。」

戴局長十分順利的找到了那位退休督察，並約了對方，稍後在一家餐廳同喝下午茶。

戴局長與狄朗先去那餐廳等候。戴局長向狄朗描述范丹這個人：「他是個能幹的警官，任職期內，破了無數棘手的案子，但是對於你所提出的這一宗，却使他束

手無策。他雖然退休了，對那懸案還是耿耿於懷呢。」

「這樣，也許他更樂意帮助我進行調查，」狄朗道：「只希望他不以爲我是越俎代庖就好了。」

「你放心，」戴里道：「有你出面調查他自己無法解決的案子，他是求之不得的！」

正說着，一個頭髮花白，精神矍爍的老人走進餐廳，直趨他們的枱子來。他就是退休督察范丹，看來已有七十歲了，但是背不彎，眼未矇，還是相當健康的。

「老范，這位是H城名探長狄朗！」戴局長爲他們介紹：「你是老前輩，狄朗專誠向你請教一件舊案子。」

老范丹伸出他那佈滿皺紋的手來，與狄朗緊緊握着：「素仰你的大名，今天認識你，眞是見面勝似聞名！」

「那裏！老前輩還要不吝賜教。」狄朗笑道：「看到你老當益壯，想來你的記憶力仍然很好的，對嗎？范先生。」

戴局長插嘴道：「老范當然記得，不久之前，我們還談論過那件案子呢。」

范丹坐下來後，問道：「就是十三年前那宗懸案嗎？探長跨海前來調查，是否此案有了新的發現？」

「是這樣的，」狄朗含笑說道：「這次我要客串私家偵探，不得不勞煩你們兩位。」

接着，狄朗便提起關亨利夫婦在懸崖上雙雙中槍死亡的慘事，而今因爲關係到他們女兒的終身幸福，而有窮追眞相的必要。

范丹聽完狄朗所說，不斷點頭道：「不錯，當年我負責領導警官的兇殺組，親身經辦這宗案子的，當時曾尋到不少綫索，仍然無法查個水落石出，後來只好以懸案歸檔。我眞希望你能查出眞相。」

「當時警方認爲，關亨利夫婦可能是死於殉情的，對嗎？」狄朗看着范丹問。

「但我們無法肯定，」范丹道：「由於沒有足够證據支持這個說法。」

戴局長道：「老范，我曾聽你說過，他們夫婦生前是相當恩愛的。」

「是呀，據我調查他們兩個僕人所知，關亨利與他太太雖然年齡相差十多歲，但是兩個僕人從未聽他們吵過架，有什麼社交應酬，總是雙雙前去，證明他們生前十分恩愛。」

「那關亨利當時多大年紀？」

「四十多歲，五十不到。他太太則是卅五歲。不過，年齡差別並未造成夫婦不和。」

「范先生，那你認爲他們出於什麼原因而釀成慘劇的呢？」

「唔……」老范丹低頭沉思片刻，說道：「根據當時的資料顯示，一共有五項重點。第一，是因夫婦不和而引起的，但這一點可能性不大，事實上他們是那麼恩愛！」

「第二點呢？」

「第二點是經濟原因。你知道，關亨利是經營多種商業的，包括珠寶、百貨公司、旅行社等等生意。起初我們懷疑，是否因爲其中一項生意虧損過巨，引致經濟困難，才會出此下策？但調查所得，他每一項生意都賺錢，銀行戶口存有大量現欵，家財超過數百萬，看來並無理由因經濟問題觸發這宗慘案的。」

「那麼，他們夫婦的健康情形又如何呢？」

「對，」老范丹點頭道：「我們把它列爲第三項重點。我們曾訪查關氏夫婦的家庭醫生，調查他們的健康紀錄，但並未發覺可疑之處。他們夫婦健康情形良好，更無精神病傾向，雖然關太太有輕微心臟病，並經常服藥，但病情極其普通，沒有可能因此厭世的。」

「老范，你說關亨利的妻子相當漂亮，會不會因爲關亨利事業心重，冷落了她，而她因此跑到外面結交男朋友？」戴局長提出他的疑問。

「或者，」狄朗從戴局長的問題中，引申出另一個疑點：「情形恰恰相反，關亨利表面上對妻子忠心，却在外面攪情婦，妻子因妒忌而殺了他，然後自殺。你們曾考慮以上兩點可能從嗎？范先生。」

范丹點頭道：「當然曾經考慮到。這便是我要說的四、五兩重點。」

「結果仍是一無所獲嗎？」

「是的。就拿第四點來說吧，關太太是個賢妻良母，她美麗大方，我們從他們的下人、朋友口中所探聽到的，都一致認爲她不會對丈夫不忠，結婚以來，從未有男人約會過她。」

「關亨利本人又如何？」

「他是個標準好丈夫。即使有時因生意出外應酬，也極少超過夜裏十一點回家，而大多數應酬都是夫妻檔一齊出外的。因此可知，他們夫妻情篤，似乎並無可能因醋海揚波而弄出這宗慘劇。」

狄朗想了一想，又問道：「范先生，不知你能否把當日的全部檔案借給我過目呢？」

范丹佈滿皺紋的臉上，浮起了笑意，望向戴局長道：「我本人樂意帮忙，只要戴局長點頭，允許我回局中拿出該案的資料，那就行了！」

「就這麼辦吧，」戴局長含笑道：「老朋友份上，我破例一次。」

「謝謝你們二位！」狄朗也笑了：「但願我能在假期結束之前解決，否則，它眞是辜負你們的熱誠相助了。」

× × ×

金妮駕車來到一條毗隣街市的小街，泊了車，找了兩分鐘，才尋出那條小巷。

巷內是一列破舊的房子，她依着門牌，按了門鈴，便聽到一個孩子的聲音從裏面問：「找誰呀？」

「請問九姑在嗎？」

門開了，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孩子，閃着一雙亮晶晶的眼珠看着金妮，問道：「你是哪一位？我祖母在裏面。」接着，她迎入金妮，並且張開喉嚨叫喚她的祖母。

她叫了幾聲，並無回音，便對金妮笑了笑：「我祖母聽覺失靈，小姐你請坐，我入房裏請祖母出來！」

金妮謝過她，然後在那簡陋的客廳揀了張椅子坐下。

房內，那小姑娘大聲說：「祖母，有人找你，正在客廳外，是一位小姐！」

金妮搖頭笑了笑，下意識地淸了淸嗓

子，看來這次訪問非要弄壞了聲帶不可。

不一會，那小姑娘從房中扶出一個顫巍巍的老太婆來了，金妮連忙站起身，上前帮着攙扶，一邊說道：「九姑，我叫金妮，是關曼莉小姐的教母，我還認得你的！你認得我嗎？」

老太婆側着耳朵聽，又指指眼睛，張翕着那個因脫光了牙齒那扁陷下去的嘴巴，說道：「你是金小姐？嗳喲……我的眼睛快瞎了，只是勉強看得到你，認不出來啦！」

「婆婆，坐下來再說吧。」那女孩子說着，和金妮把九姑扶到一張闊大的籐椅坐下，並且拿軟墊承着她的背。

金妮不由讚了一句：「眞是個懂事的女孩子。」

小姑娘臉上紅了紅，轉身給金妮斟茶，然後拿起放在飯桌上的書本練習部，走入房裏做功課。

那九姑揉着半眯的老眼，對金妮瞧了半晌，才說道：「金小姐，你說你是曼莉小姐的教母，你是……鄭太太吧？」

「我丈夫姓謝。」金妮道。但她說得不够大聲，九姑聽不到，她再說一遍，並把所坐的椅子移到九姑面前，省得叫破了喉嚨。

「對了，是謝太太！」

這一回，九姑總算聽淸楚了，她馬上表示，依然記得有金妮這麼一個人，在曼莉小姐小時候，曾經到關家找過小姐。因爲九姑在關家是兼做看門人的，那時她眼睛尚未出現毛病。

「說起曼莉小姐，眞是好心腸的。」九姑自己就說得聲音很低，金妮可得把椅子更移前，才能聽清楚她的話。

「九姑，曼莉曾經來探望你嗎？」

「來過，她常來的！小姐對我相當好。每次來時都買許多好吃東西送給我。」

「這麼好的女孩子，可惜，她父母都不在了！」金妮這樣引導九姑進入往事的回憶中。

九姑半眯的眼睛在霎着，聲調顯得悲傷地說道：「是呀，要是小姐的父母還在生，見到女兒這麼漂亮，又這麼好心腸的，關先生和關太太……唉，他們不知該多麼開心了！」

「他們是好人，又恩愛，偏偏就死得那麼慘！」金妮道：「你還記得那件事嗎？九姑。」

「哎喲！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

「是的，十三年前，九姑，你仍然記得清楚麼？」

「謝太太，我告訴你，那時，我巳經半聾半盲了。慘事發生時，是瓊姐發現告訴我的，我正在屋裏打掃，琼姐由屋外哭着跑入來，說是先生和太太死了，死在……崖邊，又說他們屍體旁邊有支槍，我一聽差點暈過去哪！」九姑說着，用手去抹她濕濡的眼角。

金妮待九姑的情緒逐漸平伏後，問道：「當時，你有沒有去崖邊看他們？」

九姑搖頭道：「那懸崖離開屋子有一段路的，我眼睛不好，沒有去，而且警察很快就來向我問話了。」

「九姑，這件慘案，警方直到如今，仍未能弄淸楚，到底是怎麼回事，是謀殺呢？還是自殺？同時，他們之中，是誰要自殺？在自殺之前，先把對方殺死？到現在還未查出來，你跟了他們那麼多年，對他們性格都非常清楚，他們會自殺嗎？」金妮逐字逐句大聲說。

九姑側着耳朵聽，聽完之後，她搖頭說道：「先生和太太不會自殺的，他們旣有錢，雙方又愛得很深，爲什麼那麼傻去自殺呢？」

「對了，九姑，你在關家做僕人，做了很久了，是嗎？」

「眞的很久了……」九姑忽然抬起頭來，瞧着金妮問道：「謝太太，你……是來查那件舊案嗎？我那時被警方問過許多次話了，我知道的一切都巳經對他們說了啊。」

金妮看見這老太婆忽然遲疑起來，便說道：「九姑，讓我坦白對你說吧，我要查清楚這件事，是同曼莉小姐終身幸福有關的，只要查明白，曼莉就能嫁得如意郎君。」

「眞的嗎？」九姑眨着眼。

金妮無奈，只好大費唇舌，把原委簡略地對九姑言明。雖然簡略，她也說得喘息起來。

「唔……原來是這樣的。謝太太，你要加緊替小姐查清楚，她是好人，父母也是好人，我不相信關先生和太太會有神經病。」

「九姑，我也是這麼想的，所以，我要把事情查清楚……」

「唉，如果還是查不出，耽誤了小姐的終身，先生和太太在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心的！」

「我會努力去查的。九姑，回頭再說這件事，跟了關先生和太太多久了？」

「總有十多年呀！」九姑道：「關先生剛結婚的時候，就聘請我到也家做僕人，那時我眼未矇，耳未聾的，做事還相當勤快啊。後來，關先生和太太一家搬到香城去住，我也跟着去，在那邊，太太生下了曼莉小姐，小姐三歲時，太太又生了大衞少爺，然後就搬返本市居住了。在香城的那幾年，一家人十分快樂，並沒有什麼特別事情發生過，先生和太太很恩愛的，在香城也是一樣，後來搬返本市……」

「嗯，九姑，」金妮問道：「他們爲什麼不在香城住下去，而要搬回來呢？」

「我也不知是什麼原因，」九姑道：「大概是關先生爲了生意方便吧，關先生在本地有一家公司，還有商店的。」

「出事那天，以及早些日子，先生和太太有沒有吵過架來？」

「沒有。不過……那時我的耳朵也半聾的了，但是如果他們大聲吵架，我一定能聽見！」

「除了沒有吵過架，他們是否曾鬧過意見呢？」

「先生和太太很恩愛，謝太太，我過去也曾經在別的家庭打過工，但是，像他們那樣恩愛的夫婦眞是少見。」

金妮點點頭，又問：「九姑，他們除了你這僕人，還有什麼下人？」

「除了我，還有一個瓊姐，她很能幹的，煮飯、洗衣服、修剪花園，樣樣都來得，我本來也能帮她很大的忙，但是後來

耳朵和眼睛都出了毛病，很多工夫做不來囉！那時候，關先生看着瓊姐太辛苦，就請了個鐘點女傭回來帮忙。」九姑歇下來，想着那女傭的名字。

「噢？」金妮心中一動，道：「原來，關家一共有三個下人麼？」

「是呀，那個鐘點女傭很年輕，好像……好像叫做阿翠的。」

「你知她住在那裏嗎？九姑。」

九姑搖搖頭：「隔得太久，我完全記不起來了。」

「謝謝你，九姑，你記性眞好，我非常感謝你！」金妮接着便向九姑和那小姑娘告辭。

× × ×

金妮的下一個訪查對象，便是關曼莉的奶媽瓊姐。

瓊姐的丈夫是海員，現在她不再出外傭工了，她和女兒女婿同住，照顧一雙可愛的小外孫。

金妮見了這個四十五歲左右，身裁肥胖的婦人，便認出她的模樣。「你就是曼莉的奶媽瓊姐了，對嗎？」

「是的，這位太太……你怎麼認識我的？」瓊姐站在門前，一臉狐疑地瞧着金妮道。

「我是謝太太，是曼莉的教母，」金妮露出笑容道：「瓊姐，我那時在關家見過你，你不認得我了麼？」

瓊姐又把金妮打量片刻，忽然說道：「噢！對了，謝太太，我記得你是個作家！快請進來吧。」

金妮走入那屋子，兩個小孩子即圍上來，瓊姐對客人說是她的外孫，並且教他們叫「謝太太」，兩個孫子都聽話，金妮笑着誇獎了一番，他們便跑開去拿出玩具，自管自玩起來。

瓊姐給客人敬上一杯茶。

「謝太太，請問你來找我，有什麼事呢？」

「哦，瓊姐，我想向你查問一下，那宗發生在十三年前的慘劇。」金妮說道。

「哦？」瓊姐大感意外地，眼睛瞪着金妮：「謝太太，你是說曼莉小姐雙親那件慘事麼？」

「對了，事隔十幾年後，你還記得當時的情形嗎？」金妮問。

「我記得！」瓊姐說時眼圈一紅，隨着嘆了口氣：「他們死得眞慘！但是……謝太太，事情已經過去那麼久了，你爲什麼還要查問呢？」

「瓊姐，首先我問你，曼莉留學回來以後，是否曾經上門探望過你？」

瓊姐點點頭說道：「有的，曼莉小姐像她父母一樣好，上星期就曾經到來看過我。」

金妮含笑道：「那就好了，瓊姐。我來調查發生慘劇的眞正原因，是想帮忙曼莉，讓她早日和她心愛的男朋友結婚。」

「眞的嗎？小姐要請吃喜酒了？」

「眞的。」

「但是，那事情和小姐結婚又有什麼關係呢？」瓊姐有點摸不着頭腦。

「瓊姐，那是關係重大的！因爲，她的未來家姑，懷疑她從父母那裏沾惹了神經病！」

「哎唷！怎麼會呢？關先生和太太都沒有神經病，曼莉小姐更是一個絕對正常的女孩子，而且又是個留學生。她的未來家姑那麼說，不是太豈有此理嗎？」

瓊姐顯得十分激動，看樣子，她是很愛關曼莉的。

金妮說道：「我和你一樣想法的，瓊姐，我相信曼莉是個百分之百正常的女孩子，可是，她的男朋友的母親懷疑她，我們也不能怪她，因爲曼莉雙親那件慘劇，直到如今眞相未明，人們傳說，曼莉父母之中，其中有一個是神經失常，開槍把對方殺死然後自盡的，難怪那位太太緊張，她担心曼莉同樣會殺死她的獨生子，那不是太可怕嗎？」

瓊姐聽着，就不期然流出眼淚，她垂下頭，長吁短嘆，好一會才說道：「不管怎樣，我也絕不相信小姐會神經失常的，她又漂亮，又聰明……」

「瓊姐，爲了帮忙曼莉，我必須弄清楚這件事，你能够記得慘劇發生時的情形嗎？」

「記得的，我……我永遠也記得那一天！」

金妮見瓊姐如此沉痛，她暗中舒了口氣，由於瓊姐是當時唯一的目擊者——正確點說，事發之後，瓊姐是第一個跑到現場的人。

「謝太太，」瓊姐拭着眼淚說道：「如果我能帮忙小姐，我願意向你說的，那天下午，我聽到屋子外面發出兩响槍聲，當時關先生和太太都不在家，我很怕，後來不見先生和太太回家，便跑出去看個究竟，結果就在懸崖旁邊……發現他們的屍體！他們當時已經死了！死得很……很慘呀！」

「在事情發生之前，他們家中可有發生過什麼特別事？」

「沒有呀。只是……」

「只是什麼？」金妮見瓊姐欲言又止，便立即追問。

瓊姐道：「是這樣的，在他們一家人還住在香城的時候，太太的姐姐——也就是曼莉小姐和大衞少爺的姨媽——到香城探望他們，住了幾個星期，那時吳先生和太太就把兒女送去美國唸書。」

「哦？關太太有個姐姐麼？」金妮頗感興趣地問：「怎麼我過去未見過她的面呢？」

「謝太太，不瞞你說，關太太這個姐姐才是個神經不正常的人！」

「怎樣不正常？」

「唉！關太太名叫美瑤，這個姐姐叫美玉。我們下人都管她叫美玉姨媽，跟着小姐和少爺叫。當時的事，我記得很清楚的，連一點細節也記得！」

「快說吧，瓊姐。」

「就在關先生和太太不幸去世之前，算來是三個星期的事了，有一晚，美玉姨媽由於半夜發生夢遊症，開門走出屋外，就在那懸崖跌死了，屍體直到天亮才發現。她掉在懸崖下面海邊的亂石中，頭骨也裂了，當時，太太萬分悲傷，並且入院住了多天，誰知在美玉姨媽死後三個星期，關先生和太太就那麼離奇死在懸崖上！」

「哦——原來如此！」金妮道：「你曾想過他們是因什麼原因死的嗎？事發之前，他們是否吵過架來？」

「沒有，他們是一對非常恩愛的夫婦，」瓊姐道：「我跟了他們那麼多年，從未見過他們吵過架。」

「據我知道的，關先生夫婦平日很多朋友，但未聽說過他們有什麼仇家的，瓊姐，你有聽說過沒有？」

瓊姐搖着頭道：「那更沒有，像他們那樣好的人，怎會與人結怨呢？」

「太太和先生都健康嗎？」

「他們的健康情況很正常，謝太太，我敢担保，他們絕對不是神經病人，只是太太的姐姐才是不正常，她是姨媽，怎樣也不會把精神病惹到曼莉的身上，你說是嗎？」

金妮同意地點點頭，又道：「我還要調查一個人，就是曾經帮你做過家務鐘點女傭的阿翠，你知算她的地址嗎？」

「嗳，讓我想一想……」瓊姐略一沉吟，說道：「阿翠現在不幹鐘點女傭了，她結了婚，在一家飯店做收銀員。」

「她本來叫什麼名字的。」

「叫田翠。」

「飯店的名稱呢？」金妮問。

「似乎叫做錦江，在中央街。」瓊姐道：「不過，這件事情發生時，阿翠那天不用上班，她所知道的東西比我還要少的了。」

金妮說道：「謝謝你了，瓊姐，阿翠雖然當時不在場，但她既然在關家做過女傭，就或多或少總可能給我提供一點綫索的。」

瓊姐含笑把金妮送出門，金妮走後，瓊姐看着她的背影，心中却有點後悔……

× × ×

田翠任職的小飯店生意很好，當金妮去到的時候，又碰上晚飯時間，店裏塞滿了顧客，收銀員也忙得不可開交。

金妮只好坐下來，點了一菜一湯，獨自個兒吃飽肚子再說。

同時，她打量那位收銀員，大約三十七八歲左右，如果她就是田翠，那麼當年她在關家做鐘點女傭時，大概只是廿四歲左右，那年頭，做鐘點女傭的多數是比較年輕的女人，上了年紀的則多數是打「住家工」的。

金妮吃過飯後，已到了晚上八點多鐘，店子內每一張枱子仍坐滿客人，只是收銀員已沒有先前那麼忙碌的了。

於是，金妮自己走到櫃枱去結帳。

收銀員把幾元輔幣找續了出來時，金妮說句：「免找」然後含笑問她：「小姐，你是否有位同事叫做田翠小姐？」

那收銀員畧感奇怪地瞧了金妮一眼：「你找她有何貴幹？」

「噢，你就是田小姐了吧？」金妮伸出手去，笑道：「我是關曼莉的教母，叫做金妮，你過去曾經在她父親關亨利先生家裏做過鐘點女傭的，對嗎？」

「是的，我就是田翠了。」收銀員說道：「我差點忘記關先生有個女兒叫曼莉的呢，我從未見過她本人，只是關先生夫婦生前，經常說及女兒曼莉和兒子大衞的名字。但我過去也從未見過你。」

「那不要緊，」金妮道：「想你還記得十三年前那件慘劇吧？我此來只是要徹查這件事情的眞相，希望你能够提供一點綫索。」

「噢——原來是這樣的，」田翠笑道：「金小姐，你是私家偵探麼？」

「不是的，我只是一個寫偵探小說的人。」

「那眞失敬了！我最愛看偵探電視片集的，你是要從那件舊案中找尋寫作靈感嗎？」

「可以這樣說……」金妮正說着，有個穿制服的侍應生上前向田翠討取帳單，金妮只好歇下。

待侍應生拿走了帳單後，金妮對田翠說道：「田小姐，我不想妨碍你的工作，你什麼時候下班，我請你吃宵夜再談，好嗎？」

田翠也不拒絕，說道：「九點正就由另一位同事來接班，我們喝咖啡吧。」

「那太好了，我在對面那咖啡室等你。」金妮很滿意地與她道別，一看手錶，跟田翠下班只差半點鐘左右了。

她走過對街，進入那家咖啡室，先找了一個卡座位坐下，要了杯咖啡，一邊等田翠，一邊靜心整理從九姑和瓊姐那裏所獲得的資料，並把每一項要點記在筆記本子。

九點十分，田翠出現在咖啡室，她已換過了制服，改穿便裝，她剛在金妮對面卡位坐下來，便含笑說道：「金小姐，你走了以後，我想到了幾件很奇怪的事情，或者對你的調查能有帮助的。」

這時候侍者上前，金妮便道：先要點喝的吧，田小姐，我眞高興認識你這麼熱心的人。」

田翠要了杯咖啡，侍者去後，她又迫不及待的說道：「關先生夫婦的慘死，儘管相當離奇，可是如果碰上一位像我在電視片集裏看到的那些料事如神的大偵探，他們一定能够查得明明白白，不會一拖十三年的，你說是嗎？」

「現實和電視片集是有距離的，」金妮這樣對這個電視迷解釋，「比如我寫偵探小說，就比眞眞正正去調查一宗案子容易得多。」

「那件事，我記得很清楚，」田翠道：「警方在關先生夫婦身邊，發現一支曾經發射過的手槍，槍上有他們兩人的指模，因此斷定是自殺。」

「是的，這似乎並無謀殺的成份。」

「既然這樣，要調查他們是誰殺死誰然後自殺，那還不容易嗎？本地的警察都是蠢材！」田翠露出鄙夷的神情，說道：「你看電視片集裏面的外國警探吧，他們多麼能幹。」

「但是，警探們能够順利破案，有個先決條件，那便是獲得人們充分合作，提供每一個最細微的疑點，這樣，警探把各種綫索收集起來，經過他們科學頭腦的分析，才能理出頭緒尋到主綫的。」

「這個我明白，金妮小姐，我非常願意和你合作的。」

「那麼我問你，田小姐，你在那宗案子中，可有發現什麼疑點？」

「有的，」田翠喝了口咖啡，說道：「那時我在關家當鐘點女傭，每星期去三

天，有時是上午，有時下午去，每次去做四個鐘頭，我的工作是負責打掃屋內外，他們本來已有兩個下人了，一個叫九姑，很老了耳朵和眼睛又不靈光，只是因爲她跟了關先生夫婦多年，不忍辭掉她，實際上她做活太不行的，另一個瓊姐，本來是小姐和少爺的奶媽，我去關家做工時，小姐和少爺已到美國唸書去了，因此我從來就不曾見過他們。」

「關太太有個姐姐，叫美玉姨媽的，你見過她嗎？」金妮問。

「見過，」田翠道：「她是個神經婦人，也是不幸死掉的，她是半夜夢遊症發作，走出屋外的崖懸摔死的，在她死後大約廿來天，慘劇又發生了，那就是關先生和太太一道伏屍懸崖上。外邊傳說，他們是自殺殉情，並且還傳說關太太是出牆紅杏。」

「噢，那消息怎麼來的？」

「金小姐，我是不相信這些傳說的。」田翠說道：「人們說，關先生的兒子大衞去美國唸書之前，家裏曾經請了個私家教師，據說他很年輕，又英俊的，關太太由於嫌丈夫年紀大的，芳心寂寞，因而愛上了這個家庭教師。到了後來，他們的奸情被關先生發覺，因過度妒恨而殺了太太，後來就畏罪自殺，可是我怎樣也不相信的。」

「爲什麼？」

「關先生和太太非常融洽，關太太又是個賢慧的主婦，我絕不相信她會做出這麼傷風敗德的醜事。」

「那麼，你剛才所說的疑點，又是怎樣的呢？」

「大概也不算是疑點，」田翠道：「只是，我覺得相當奇怪。第一，他們家中養着一頭小狗，很可愛，並且很懂人性的。太衞非常疼愛它，過去每次晚飯後，太太和丈夫出門去散步，總帶了這頭小狗一起去，它後來也不咬太太的，可是，在美玉姨媽摔死以後，有幾次，我親眼看到那小狗追咬太太！」

金妮聽着，也覺得相當奇怪，她道：「這件事，眞有點不尋常嘛。」

「依我看，這似乎是一個不祥的預兆，小狗咬了平時疼愛它的主人，過了不久，慘劇就發生了，你說是不是很邪？」

「田小姐，你的意思是說，小狗追咬關太太，是個主人預示不幸的事情就要發生嗎？」

田翠點了點頭，道：「說來有點迷信，但那是我親眼看到的！」

「這也是綫索之一。」金妮道。

「還有呢，那也是使我覺得奇怪的事情，我在關太太的睡房打掃時，發現她一共有四個假髮，那年頭，假髮還未大行其道，關太太一個人有四個假髮，你說是不是有點奇怪？」

「說得對，你還記得那四個假髮，是什麼欵式的嗎？」

「記得，」田翠見金妮對自己所提供的疑點發生興趣，她很是開心，接着說道：「那四個假髮，兩個咖啡色的，都是燙曲的，另兩個是黑色，直的，相當長，戴起來垂披在肩頭上，關太太平時最愛戴咖啡色燙曲的那一個，慘劇發生時也戴着這一個，那是我從報紙上看到的。」

金妮點頭道：「唔，她死時戴着那個最心愛的假髮，難道她是預知自己快要死亡嗎？」

「金小姐，你眞的這麼想？」田翠說得有點激動：「這麼推想下去，關太太是存心自殺的了。」

「我也不敢肯定，」金妮道：「因爲，如果她早已知算自己快要死亡，就變成只有兩個可能性，一是她和丈夫決定殉情而死，二是她丈夫根本不知死期將近，只是她自己知道，那麼，關太太有可能是首先開槍殺死丈夫，然後吞槍自盡的了。」

「你是偵探作家，頭腦也比得上一個高明的偵探，憑着我所說的綫索，你能把眞相查明嗎？」田翠這樣問。

金妮答：「老實說，我是和一個眞正的偵探合作，分頭調查這宗十三年前的懸案的，我自己也許不行，但那位朋友非常了得，就跟你在電視片集所看到的神探一樣，憑他的努力，我想很快便會水落石出的。」

「那眞好！」田翠說道：「金小姐，你們查出眞相後，記緊對我說個仔細，我自己也對它很感興趣的呢？」

「好的，」金妮道：「還有一個問題要問你，你認識一位高太太嗎？她有點肥胖她的兒子和關曼莉十分要好，快要結婚的。」

「噢，就是那個經常穿戴得珠光寶氣的高太太，將來她就是曼莉小姐的未來家姑。」

「她的確是珠光寶氣的。」

「但我不知她有個兒子，」田翠道：「而且，我認識的那位高太太，不是本地人，聽說是不久前從香城搬來的，她平時喜歡和幾個太太來我們飯店打牌吃晚飯，不知你所問的人，會不會就是這個。」

「那很好，田小姐，謝謝你給我提供這麼多的資料，不管是否能查明眞相，我也非常感激你。」

結果，金妮破鈔請田翠吃牛排，並親自駕車把她送回家。

× × ×

金妮與狄朗通過電話後，狄朗知她已找到許多資料，很是開心，答應親自上門聽她講述。

不一會，狄朗便搭的士來到金妮的家中。

金妮用美酒來欵待這位神探狄朗。

「狄朗，我找到的資料極多，請你聽我慢慢細說，」金妮說道：「首先，最可疑的，是關亨利的太太林美玉擁有四個假髮，那是她們的鐘點女傭所提供的，狄朗，那是十三年前的事了，你是否覺得，一個女人在當時有四個假髮，是一件令人覺得奇怪的事？」

「唔……」狄朗道：「的確有點奇的，可列爲疑點之一，其他的資料又是怎樣的？」

金妮露出得意的神色，說道：「狄朗，也許你想不到，關太太有一個同胞姐姐，叫做林美玉，她患神經病，是在慘劇發生的三個星期前，患夢遊症走出懸崖摔死的。」

「這是個新發現，」狄朗擱下酒杯道

：「昨天我曾與戴局長，以及一位退休督察談論此案，他們並未提起這個人。」

「只是，林美玉是個神經病人，當她死後，關氏夫婦報了警，警方也曾到現場做過例行公事。」

「也許他們認爲，那件事與慘劇並無關連吧，但她與兩個死者關係密切，他們不應忽略了這個人。」

「我聽到一項傳說是這樣的，」金妮道：「在兒女離家往美國唸書之前，關氏夫婦給兒子大衞請了個家庭教師，人很英俊的，關太太與這個教師相戀，被關亨利發覺，妒恨之下殺死太太然後自盡，不知你有沒有搜集到這方面的綫索？」

狄朗道：「不，據我所知，他們夫婦之間相當融洽的。你問過那些舊時在關家做工的下人了，她們的說法怎樣？」

「都說主人夫婦非常恩愛，幾乎不可能有桃色糾紛這回事。」

「我也曾聽到關於他們殉情之說，如果確是如此，那麼我們的調查，就變成毫無意義的了，你說是嗎？金妮。」

「對我來說，還是有意義的，我要幫助我的教女關曼莉弄清楚它是怎麼回事。」金妮道：「即使是因殉情而死，也總好過人們懷疑他們是神經錯亂而弄出來的，這一下，便能消除關曼莉心中的憂慮，她的未來家姑，也不致爲兒子的安全而担心了。」

狄朗點頭道：「金妮，你是個關心別人的好教母。」

金妮臉上一紅道：「別取笑我了，狄朗。只因我忙得很，連曼莉已經學成回來本地也不知道，要不是高太太提起，我差點忘記了這個教女呢，只是，這次關係到她的終身幸福，我無論多麼忙，也得帮忙她一次！」

「對了，那個高太太，你曾向別人打聽過她嗎？」狄朗問。

「有，有的，」金妮連忙說道：「有人說，她似乎是從香城搬來本地居住的，還有，原來關氏夫婦也曾在香城居住過幾年，一對兒女也是在那邊出世的。」

「這說法是否可靠？」

「高太太是否從香城搬來，現在尚不能肯定，但是，關氏一家的確曾在那邊居住過，這是他們的老僕人九姑所說的，絕對可靠！」

接着，金妮便將她先後會晤九姑，瓊姐以及田翠的經過，對狄朗詳述一遍。

狄朗聽完，把要點一一記下，然後說道：「金妮，我要親自與關曼莉談一次，你去代約好嗎？」

「我準能辦到！」金妮說道：「曼莉也知道事情非同小可，因此她本人也很心急要知事情的眞相，肯定她會和我們合作的。」

× × ×

狄朗在早餐桌子旁讀報紙時，接到一個青年男子打來的電話。

「你就是大偵探狄朗先生嗎？」對方十分客氣的問。

「我是狄朗，尊駕是那一位？」

「嗯，我是關曼莉小姐的男朋友，名叫高華倫。」對方自我介紹後，又問狄朗：「聽說你想會見曼莉，問她調查一些問題，是嗎？」

「對了，高先生，關小姐是否與你在一起？」狄朗急於要見關曼莉一面。

高華倫道：「現在她不跟我在一起，昨天她從她教母金妮小姐那裏，聽說你要找她，我覺得奇怪，故此問金小姐要了你的電話，想預先向你了解一下，狄朗先生，你是爲了香城那邊的案件，要調查曼莉的嗎？」

狄朗知道高華倫顯然弄錯了，連忙說道：「不，你誤會了，高先生，我現時正在渡假中，只是應金妮小姐的要求，而客串一次私家偵探罷了。我要調查的事情，金小姐已跟你們說清楚了吧。」

「你眞的只是調查那宗舊案嗎？狄先生。」

「眞的，它是一件耐人尋味的懸案，我要把死結打開了，才想到麻煩你的女朋友。」

「但是，那案子的發生，距今十多年了！我不明白，何以人們還要把它拿出來大傷腦筋？」

狄朗靈機一觸，說道：「這件事是你母親提出的，高先生，我們訂個時間見面談談吧，你什麼時候有空？」

「太好了，」高華倫答得很是爽快：「我也正這麼想，今天是我的假期，狄朗先生，不介意我上門造訪嗎？」

「非常歡迎！」

於是，在一小時後，高華倫便出現在狄朗所居住的別墅房間裏。

他是個廿歲才出頭的，相當英俊的小伙子，衣服整潔，卻不是時下流行的花花綠綠，說話十分溫文有禮，狄朗一眼看去，心中便有點好感。

高華倫解釋，本來，他心裏十分担心，因爲他也久聞狄朗是隣埠的名探長，當金妮說出是狄朗主持調查那宗十三年前的舊案時，他懷疑那是一種「掩眼法」，以爲狄朗之所以要問關曼莉問話，是因爲曼莉被牽入隣埠一宗罪案之中，故此不揣冒昧前來求見。

狄朗叫他完全放心，重申在電話中的說法。

「聽說始作俑者是我的母親，眞不知她在弄什麼玄虛！」

高華倫邊說邊嘆氣。

「那麼我問你，」狄朗道：「你對十三年前，關曼莉小姐雙親的那件慘劇，是否已經知道及相當詳細？」狄朗道。

「我知道的，曼莉曾對我說過，然而，那是她父母之間的事情呀，而且已經相隔那麼久了，這件事，跟曼莉本人又有什麼關連呢？」

「那是大有關連的，高先生，要是關小姐的雙親，其中眞的有一個是神經錯亂，而釀成那宗慘劇的話，你對關小姐的感情，會不會因而發生變化？」

「絕對不會，」這小伙子毫不思索地道：「我和曼莉的認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我們雙方愛得很深，我想，任何阻力也破壞不了我和曼莉的感情，而且我們快要結婚了。」

「但是，」狄朗道：「你的母親對關小姐不放心，她非常緊張，非要查……」

（下期續完）

小說

凌零·文
可飛·圖

三期完武俠

巫山一夢已成空（中）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秋月山莊鄧莊主的兒子鄧飛雄被擄上朝雲庵作人質，凌飛爲了此事而上朝雲庵探眞相，却誤上了朝雲下院，並中了李妙妙的催情粉，而與楊如玉有了合體之緣，楊如玉帶凌飛上朝雲庵去，一來到便和玄玄師太的義女冷悠悠交上手，一舉手間立即制住了冷悠悠，玄玄師太見狀，忙問凌飛師承何處，凌飛一一告知，並詢問玄玄師太爲何在山上隱世等事，玄玄也將她的經歷等事一一道出，原來斷她雙腿，並且不許她們離開巫山的人，竟然是少林的大悲禪師，而這大悲禪師也正是玄玄、普玄兩姐妹少年時代的情人，裏面更夾纏着一段複雜的兒女之情……

玄功制敵　禍首伏誅

凌飛訕訕一笑道：「這個……在下果然不易忍受！但姑娘準備了幾年，不知是否已經有了頭緒？如是只任由李妙妙等人那麼在外胡作非爲，那結果豈不叫人失望麼？」

冷悠悠道：「公子，李妙妙某些事是錯了！不過，她的目的，無非是想找出眞正高手，以便拉攏來對付少林啊！」

凌飛笑道：「果眞如此，他們又何必惹上秋月山莊？鄧百川只怕還算不得一流高手呢！」

冷悠悠笑道：「鄧百川當然不算了！不過……」

冷悠悠向玄玄神尼笑了一笑，接道：「娘，女兒已然查出，那鄧百川的三弟關仲傑，却是大有來頭！」

玄玄神尼道：「他是甚麼來歷？」

冷悠悠道：「女兒聽說，關仲傑乃是北邙刀公大弟子劉唐的傳人！」

玄玄神尼沉吟了一下笑道：「北邙刀公史又軒，與這位凌賢侄的父親，在武林中有北刀南劍的美稱，他那斷魂五刀，果眞屬於刀法中的一絕了！」

冷悠悠道：「女兒正是爲此才想到要結識他們啊！」

玄玄神尼道：「孩子，妳……手法上恐怕有些不對吧，否則，凌賢侄不會找來巫山了！」

凌飛道：「前輩說得不錯，冷姑娘的方法，當眞是有些不當！」

冷悠悠笑道：「娘啊！倘若不是李妙妙的方法不對，又怎能這麼巧把凌公子引來呢？這可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了！」

凌飛笑着道：「姑娘似是太抬舉在下了！」

他語音一頓，接道：「神尼前輩，那鄧百川今兒不來，明天一定趕到，據李妙妙說，鄧莊主還有一位子弟，爲她留在此間當作人質，不知冷姑娘可曉得？」

冷悠悠笑道：「當然曉得！那人乃是鄧莊主的兒子鄧飛雄公子！」

凌飛聞言一怔道：「人質竟是鄧公子？姑娘不嫌這等舉動太易引起鄧莊主不快麼？」

冷悠悠笑道：「鄧飛雄在此，我們對他如同上賓般照拂，只怕鄧大莊主感激還來不及呢！」

凌飛道：「眞的麼？」

冷悠悠笑道：「公子不信，少時見到鄧公子自會明白了！」

凌飛心情頓時爲之開朗，笑道：「那敢情好，在下看來是担心得多餘了！」

冷悠悠笑道：「凌公子，鄧大莊主只要肯來，相信他決不會見怪，不過，要關大俠拔刀相助的事，恐怕還得勞動公子，作一番說詞了！」

凌飛笑道：「那容易得很！在下定當說動於他！」

玄玄神尼微微一笑道：「賢侄，在鄧莊主未來之前，先讓悠兒和玉兒領你去看看貧尼大姊和那鄧公子吧！」

凌飛應了聲是道：「打擾前輩早課已久，晚輩正想告退了……」

當下在冷悠悠和楊如玉引路之下出了朝雲庵。

× × ×

在一處深谷的斷崖之上，凌飛見到普玄神尼！

正如楊如玉所說，普玄身受之慘，較之玄玄神尼，那是恐怖得多了！

她不僅是斷去一臂，而且還剜去了一目，琵琶骨上，穿了一根粗如鴨卵般的鐵鍊，使得普玄神尼在那斷岩之上的活動範圍，最多只能縮進身後兩丈許的一處不足五尺見方的石洞！

凌飛見到她時，普玄竟然沒有絲毫喜怒哀樂的表示，甚至連一句話都沒有說，這三十多年的歲月，似乎已經將她折磨得不似尚有理智的人類了！

凌飛沒有在那懸崖上多留，他不忍看，也不忍讓那位落髮後過了三十年未曾再剪的普玄神尼看了自己厭惡；所以很快的便勸住了楊如玉莫再哭泣，而下了斷岩。

接着，他去了另一處石洞。

那是接待鄧飛雄的所在。

果然，冷悠悠未曾騙他，鄧飛雄住的那處石洞，當眞是十分舒適，洞內很乾淨，一應用具皆全，還有一位十五六歲的小丫頭在那兒聽候使喚！

凌飛見到了鄧飛雄，便將一切告知了他！

鄧飛雄比凌飛約長了幾歲，但他行走江湖的經驗，却比凌飛多，是以也老成得多多！

對於凌飛的來訪，他感激得很，而且，兩人談得也甚是投機，在等待鄧百川等一行來此之前，凌飛竟決心留在石洞之中，與鄧飛雄渡過。

楊如玉和冷悠悠自是覺得有些意外，尤其是楊如玉，心中却依依不捨，她多麼希望飛住到朝雲下院啊！可是，她却說不出口來！

不過，她們和凌飛分開得並不久，因爲那鄧百川等人，來得出人意外的快捷！

就在楊如玉和冷悠悠離開石洞，匆匆回到朝雲庵，準備接待鄧百川諸人之事，尚未妥當，那鄧百川和嚴子誠、關仲傑三人，已然領了門下子弟和愛女鄧芸姑趕來了巫山朝雲庵中。

他們用不到尋找，因爲有着李妙妙等五女爲他們引路之故。

冷悠悠接他們入庵，佛殿中早已擺下了兩席素酒，冷悠悠當時請了他們入座，這才差人去把凌飛和鄧飛雄兩人請來。

不等鄧百川動問，鄧飛雄便把自己所知和凌飛告訴他的一切，向鄧百川作了個簡略的說明！

事情會是這等演變，自然大出鄧百川意料之外，望着嚴子誠和關仲傑，半晌不知怎麼說才好！

原來，他們在抵此之前，曾經有了一番計較，打算在必要時，不惜全力一拚，縱然只是奪回鄧飛雄的屍體，那也在所不惜！

但是，朝雲庵前去生事的用意，原來只是想借重秋月山莊的三莊主，這可與他們的想法，大相逕庭了！

連關仲傑自己，一時也不知如何是好了！

是以一時之間，這三位莊主全楞了！

凌飛眼看他們這等神態，不由得笑道：「大莊主，化敵爲友，應是一樁值得高興的事啊，難得冷姑娘備下酒菜接風，三位又何必客氣，反而顯得小氣了？」

說話之間，竟已舉杯歡飲！

鄧百川聞言，也慨然大笑道：「老弟說得對！鄧某果然有點兒不够大方和坦率了！」

他突然起身，向冷悠悠、楊如玉一揖，拿起面前玉盅，一連乾了三杯，這才接道：「鄧某知罪，先行自罸三杯，尚祈兩位姑娘莫要見怪！」

他這麼一說，頓時賓主間氣氛大爲改變！

冷悠悠嫣然笑道：「大莊主好說了！晚輩手下之人得罪之處，也望大莊主莫要記在心上才好！」

鄧百川大笑道：「那裏，那裏，姑娘別再提了！倒是犬子承蒙招待，鄧某這廂先謝過！」

冷悠悠微笑着道：「莊主，你又客套了！」

凌飛見他們光說着些不着邊際的客套話，不禁在旁笑道：「冷姑娘，大莊主那名心愛弟子，被姑娘手下修羅指所傷，只怕此刻穴道尚未解得開呢！」

冷悠悠目光向侍立一旁的李妙妙一轉，說道：「妙妙，凌公子之言，可是眞的麼？」

李妙妙嬌笑一聲道：「小姐，屬下担心不能激怒大莊主，也許他們就不會前來巫山，故而要白雲妹妹用修羅指封了他兩處穴道！不過，白雲妹妹功力有限，陳大俠決不會因此負傷，小姐請放心便是！」

冷悠悠柳眉皺了一皺，向鄧百川道：「大莊主，令徒陳大俠現在何處？」

鄧百川道：「現在庵外待命。」

冷悠悠說道：「大莊主，他們傷了令徒之事，晚輩事先不知，這可眞正是得罪了……」

突然掉轉頭向李妙妙道：「韓白雲呢？爲什麼不快快去將陳大俠的被制穴道解開？」

李妙妙突然望着凌飛，苦笑了一聲道：「小姐，白雲妹妹只怕無力解開陳大俠的穴道了！」

冷悠悠一怔道：「爲什麼？」

李妙妙遲疑了一下，方始接着道：「這個……因爲凌公子反制了我們的穴道了啊！」

冷悠悠不由得笑了。

她看看凌飛，回頭向李妙妙道：「以後妳們可得記住了，這才叫做天道循環，報應不爽呢！」

李妙妙低頭笑道：「小姐，屬下記住了！」

冷悠悠轉面向凌飛道：「公子，妾身那三名屬下，可得勞動你費心啦！」

凌飛直到此刻方始笑着說道：「姑娘，凌某當時倒確是制住了她們三人穴道，不過，在下的手法，與人不同，她們的穴道，如是和別人所傷，必難自解，但在下前日下手之時，已然另外做了手脚，故而不消兩個時辰，她們的穴道便已自解康復了！」

冷悠悠道：「有這等事？」她望着李妙妙道：「妙妙，妳們……莫非故意想與陳大俠爲難麼？」

李妙妙臉色一變道：「屬下怎敢？」

冷悠悠道：「那妳爲什麼還說穴道尚未解開來騙我？」

李妙妙着急的望着凌飛道：「凌公子，你……前天不是說……我們穴道被制，不可妄自提氣冲穴，否則必將招致殘廢麼？所以，這兩天之中我們都不曾提聚眞氣，更別說胆敢自行冲穴了！」

凌飛忽然大笑道：「敢情妳們的胆子並不大啊！」語音一頓，向冷悠悠接道：「姑娘，這事可用不着怪她們了！在下本是一句嚇嚇她們的話，不想，可眞把她們給鎭住了！」

冷悠悠芳心之中大感難堪，但她並未發作，只淡淡一笑道：「多謝公子手下留情了！」

目光一寒，向李妙妙喝道：「還不叫白雲快替陳大俠解開穴道麼？」

李妙妙應了聲是，急急轉身而去！

凌飛雖已覺得出冷悠悠不快，但他根本未曾放在心上，當下向關仲傑笑道：「關兄，朝雲庵方面，想借重關兄替他們報仇，不知關兄願不願拔刀相助？」

關仲傑濃眉一沉，道：「小師叔，這事……關某可得要好好的想上一想了！」

他兩人這等稱呼，在別人聽來，委實是有些奇特！楊如玉就忍不住笑道：「凌公子，你……跟關大俠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啊？」

凌飛聞言，笑了一笑，他尚未來得及答話，關仲傑已然大聲道：「凌師叔與關某的師叔誼如兄弟，那自然是關某的長輩了！」

冷悠悠也笑道：「但凌公子又怎地稱你關大俠爲關兄呢？」

關仲傑苦笑道：「這個……正是關某心中極爲不安的事……」

凌飛笑道：「兩位姑娘不用驚奇，關兄爲人拘謹，爲了我與他師門長輩交情，硬要認定我也是長輩，我自然不能承受了！所以，在下隨他怎麼叫，但我却認定要叫他一聲兄長了！」

冷悠悠聽了笑道：「原來如此！這筆賬，果然不易弄清楚，看來只有各叫各的了！」

凌飛大笑道：「在下正是此意！」

他笑聲一頓，接道：「關兄，此事我看你也不用多想了！你不妨答應冷姑娘，如果有什麼人怪你，兄弟一力代你承担便是！」

關仲傑聽得甚爲感激，不過，他却苦笑了一聲，道：「小師叔，關某並非堅持不允，只因……只因……」

他忽然搖頭一嘆，不再往下說去。

凌飛道：「只因什麼？你何不說將出來？」

關仲傑仍然遲疑了一下，方道：「小師叔應該明白，我這一身武功，差得太遠，恐怕幫不上什麼忙啊！」

凌飛笑道：「關兄，北邙斷魂刀，天下馳名，你不用自謙了！何況兄弟可能也要捲入其中呢。」

關仲傑在聽到他前面兩句話時，仍然在搖頭不允，但是，當他聽到凌飛說自己也要捲入之時，不禁笑了！

他慨然應道：「既然小師叔自己不會置身事外，關仲傑自當跟隨小師叔奔走効力！」

冷悠悠、楊如玉同時起身，向凌、關兩人一禮，齊齊說道：「多謝二位惠允相助……」

凌飛淡淡一笑道：「兩位姑娘不用多禮……」

但關仲傑可是避席而起，連連還禮道：「不敢當！不敢當，兩位請歸座……」

適時，陳一嵐的穴道已解，在李妙妙

陪同之下，由外面大步走了進來。

鄧芸姑關切的望着他，搶着笑道：「陳大哥，你……不妨事了？」

陳一嵐笑了一笑，點了點頭，上前見過了鄧百川，嚴子誠和關仲傑，這才坐到鄧飛雄和鄧芸姑之間！

鄧百川揚了揚眉，向冷悠悠笑說道：「冷姑娘，神尼何在？鄧某想叩見她老人家……」

冷悠悠笑道：「義母尚在入定，少時自當請大莊主入內相見！」她語音一頓，向李妙妙道：「妙妙，少林，武當兩處的屬下，昨日可曾有什麼消息送來？」

李妙妙遲疑了一下道：「小姐，方便講麼？」

冷悠悠道：「不要緊！關三莊主，已然應允拔刀相助我們了！」

李妙妙笑了一笑，正待說話，鄧百川和嚴子誠互望了一眼，當下由嚴子誠笑着道：「姑娘，嚴某有一句話，不知當不當說！」

冷悠悠笑道：「二莊主有什麼話請說無妨！」

嚴子誠道：「嚴某和鄧大哥，關三弟三人，向來情逾手足，心同一體，關三弟既然應允相助姑娘，不啻就是表明我秋月山莊的全體，都已應允了相助姑娘一般，姑娘如果不嫌棄我等武功不足支派大的用場，倘是有什麼跑腿用信之事，相信嚴某和鄧大哥尚可勉出一臂之力！」

他這幾句話，說的十分誠懇，使得冷悠悠和楊如玉聽的大爲感動！

冷悠悠頓時離席而起，盈盈向鄧、嚴二人拜倒，低聲道：「二莊主言重了！這正是妾身等所望，如果二莊主不親自說出口來，妾身姊妹，決不敢妄求……」

嚴子誠、鄧百川兩人忙不迭還禮，扶起冷悠悠，鄧百川哈哈一笑道：「姑娘，鄧某心跡已然表明，有關姑娘復仇之事，似也不用廻避了！」

凌飛在旁瞧得大爲感慨，心想，江湖上的涓涓滴滴過節，可眞是絲毫忽略不得啊！

尋思之間，冷悠悠已向李妙妙道：「妙妙，少林、武當之事，可以說了！」

李妙妙歡呼應道：「屬下遵命！」

她探手入懷，取出一封手束，遞給冷悠悠，接道：「小姐不妨過目……」

冷悠悠接過書信，很快的看了一眼，粉臉之上，刹時露出了笑容！

楊如玉也轉頭瞧了那書信一遍，不禁失聲叫道：「那大悲果然出關了麼？那麼咱們……」

冷悠悠不等說完，便嫣然一笑道：「如玉姊姊，咱們出頭的日子到了！」

楊如玉笑道：「是啊！師父和師叔苦守了這麼多年，總算是熬出了頭了！」

凌飛聞言，心中大爲不解，忖道：「爲甚麼大悲禪師出關，她們就熬出了頭呢？難道……那神尼還有甚麼話，不曾明白的說出麼？」

沉思之際，冷悠悠嫣然一笑，接道：「玉姊姊，你瞧，那武當的金弘眞人已在靈霄宮露面，看來，昔日誓言已驗，咱們該早日發動了！」

凌飛暗道：「果然這中間還有不爲人知的約定……」

楊如玉略一沉吟道：「冷妹妹，妙妙她們這幾年到底安排了多少人手？」

冷悠悠笑了一笑道：「不少！據妙妙的名册，大概約有百名左右！」

凌飛聽得一怔，笑道：「一百名高手，還說不算多？」

冷悠悠道：「公子，那可不會是高手啊！」

她目光移動，嘆了口氣，又道：「其實，若以關大俠作爲標準，這百名之中，頂多只有五人可以與他相比。」

凌飛心想，倘是如此，那是眞的不多了！

關仲傑聞言，皺皺眉道：「姑娘，看你們的安排，莫非要與五大門派爲敵？」

冷悠悠道：「不錯！」

關仲傑說道：「如是要與五大門派爲敵，姑娘所邀請到的好手，未免太少一些吧！」

冷悠悠道：「妾身正也爲此氣煞……不過，有關大俠兄弟和凌公子，那就不同了！」

關仲傑道：「關某的武功，比那五大門派的長老，可差得很遠呢！」

冷悠悠笑道：「關大俠太謙了！」語音一頓，接道：「不瞞關大俠說，妾身義母的仇家，實際上只有兩人！」

關仲傑呆了一呆，道：「兩人？那……姑娘又何必大張旗鼓，攏絡了這許多人呢？」

冷悠悠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這個麼？還不是爲了以防萬一！」

凌飛忍不住插口道：「可是防備五大門派的人物？」

冷悠悠道：「不錯！」

她目光在衆人身上一轉，接道：「非但五大門派，最令妾身担心的，還是那位金蠶蠱王和他的女兒！」

凌飛一怔道：「姑娘要與那金蠶蠱王爲敵？」

冷悠悠道：「沒有黎寒芳，義母怎會落到今日這種地步？數起眞正的禍首，自然是這妖女了。」

關仲傑道：「蠱王的女兒是一位仇人，另外的一位呢？可是大悲長老？」

冷悠悠道：「不是！」

鄧百川本是在一旁用心靜聽，這時忽然笑道：「鄧某猜想，那另一位仇家，必是武當的金弘道長！」他忽然這麼講，倒是大出凌飛意料。

但是，冷悠悠却道：「大莊主，你……怎麼會猜到的呢！」

鄧百川笑道：「金弘道長的過去身世，鄧某比別人明白，所以，鄧某推想，必是他從中引起的風波了。」

冷悠悠嫣然一笑道：「大莊主，妾身雖知那金弘眞人是兩大仇人之一，但是對於他的一切，却是所知不多，大莊主何不將他的身世說出來給我們聽聽？」

鄧百川笑道：「鄧某正也打算說上一說！」語音一頓，接道：「那金弘眞人的俗家名姓，鄧某說出，只怕各位都曾聽說過！」

楊如玉笑道：「是麼？他……他是誰？」

鄧百川道：「風流劍客方炘之名，你們俱不會怎麼陌生吧！」

冷悠悠聞言，呆了一呆，說道：「這金弘老道竟是四十年前的武林第一美男子麼？」

鄧百川說道：「可不是？方炘乃是巴蜀人士，巴州方岩，在西部算得是第一世家，眼前方家主人，就是金弘眞人的侄兒了！」

楊如玉道：「眼下方家主人，乃是『子午神劍』方岩，他竟是金弘眞人的侄兒麼？」

鄧百川道：「正是此人！鄧某與方兄相交多年，故而知曉此事！」

這時，李妙妙在旁失聲道：「小姐，這事可糟了！」

冷悠悠道：「甚麼事糟了？」

李妙妙道：「方岩的長子方孟平，巳然應允了屬下，願意說動他的爸爸相助我呢！如果……」

她自然是担心那方岩一旦知曉自己這邊，是向金弘眞人報仇，只怕不但不會相助，反而會變成仇人了！

冷悠悠笑道：「不要緊，到時我們不要方岩便是！」

李妙妙搖頭道：「小姐，屬下担心的不是這個！」

冷悠悠道：「那你担心甚麼？難道還有甚麼別的事情落在他們手中麼？」

李妙妙道：「小姐，那方孟平與美美妹子很要好，是以，他對我們的好多事，都很清楚……」

冷悠悠柳眉一皺道：「有這等事？美美呢？」

李妙妙道：「美美陪着方孟平去了巴州。」

冷悠悠道：「她不曾去大巴山？」

李妙妙道：「沒有……屬下認爲大巴山之行，有我們三人巳够，故而就允許美美妹子和方孟平前去巴州，屬下之意，是以美美妹子的伶牙俐齒，說動方岩，允許相助我們！」

冷悠悠似是十分不快，冷冷一笑道：「你們辦的好事！美美與方孟平過往甚密，爲何竟不對我說明？我以往是太信任你們了！」

李妙妙聽得臉色鐵靑，顫聲道：「小姐，屬下眞是該死……」

楊如玉苦笑了一聲，道：「悠妹妹，事情巳經如此，你責怪她們，又有甚麼用處？還是早點兒想個應對之策，莫要壞了我們大事！」

冷悠悠道：「眞是可恨得很……」

顯然，她餘怒未息。

鄧百川此時乾咳了一聲，道：「姑娘，鄧某認爲你大可不必動怒，此事並不十分嚴重！」

冷悠悠忙問道：「大莊主莫非巳有高見？」

鄧百川笑道：「高見不敢，但鄧某爲姑娘借箸代籌，不如且將方氏父子引來此間軟禁一月，等姑娘爲義母報仇事畢，再行送他們回轉巴州，豈不兩全其美？」

冷悠悠道：「却也使得……不過，只怕那方岩不肯前來！」

鄧百川笑道：「容易得很，鄧某修書一通，定可將他請到！」

楊如玉笑道：「如此就請大莊主費心了！」

鄧百川笑着道：「區區小事，何云費心……」

楊如玉當下起身，引着鄧百川到廂房中寫信。

凌飛却看了冷悠悠一眼，笑道：「冷姑娘，照你預計，那一天可以動身？」

冷悠悠笑了笑，道：「咱們不消動身啊！」

凌飛一怔道：「不消動身？那……」

他語音未巳，冷悠悠巳搶着接口道：「公子，大悲、金弘兩人，當年也曾約定，只要大悲坐關巳畢，兩人在一月之內，定要連袂來此查看！」

凌飛道：「等他們來麼？」

冷悠悠道：「不錯。」

凌飛想了一想，笑道：「那苗疆的黎寒芳呢？要不要去一次雲貴山區？」

冷悠悠格格一笑，答道：「也不必去了！」

凌飛心想，難道她也會自己送上門來麼？

不過，他並未耿直的說出，倒是嚴子誠道：「姑娘彷彿算無遺策，想必巳差人去苗疆送信了！」

冷悠悠笑道：「正是如此，不過，那不是送信，而是要人揚言，大悲禪師巳然出關，並且到了巫山而巳……」

凌飛失聲說道：「好法子，想那黎寒芳祇要對大悲有餘情，她定必會要趕來的了。」

冷悠悠笑道：「妾身正是這麼判斷，但人算究竟不比天算，來不來妾身却不敢有十分把握的！」

嚴子誠道：「嚴某相信，他一定會來的！」

這時，鄧百川、楊如玉巳將書信備好，走回席中。李妙妙不等吩咐，便接過書信，大步而去。

凌飛欠了欠身子，笑道：「姑娘，大悲和金弘，何時可來？」

冷悠悠搖頭道：「拿不準，不過，最遲也不會超過廿天了！」冷悠悠的判斷可謂全中。

大悲禪師和金弘道長當眞在廿天之內趕來了。

不過，出人意外的是，黎寒芳未見蹤影！

而且，大悲禪師和金弘道長也不是僅兩人！

五大門派，每派都有一位長老同行。

少林是監寺大德，武當是上淸宮的青龍眞人。

華山是「寒梅劍叟」孟五公，峨嵋派來的，是一名二代弟子，却也有着長老身份的第一高手飛鈸尊者！

丐帮的那位長老，則是「白衣銀劍」藍濟雲！

他們七人，聲勢之大，委實非同小可，是以，朝雲庵中，頓時有些緊張起來。

方岩父子，當然被鄧百川的一封書信請來了巫山，他們被安頓在鄧飛雄住過石洞之內，由鄧百川和冷悠悠手下四女中的秦美美陪伴着，倒也不曾引起方岩疑心。

普玄神尼也被接到朝雲庵中，結束了三十年的餐風宿露之苦，而直到此時，凌飛方始明白楊如玉所說，玄玄神尼每夜不在庵中之言，倒不是假的。

因爲玄玄每夜都要去到那熱岩之上，和普玄神尼一同渡過。

那鎖住普玄神尼的鐵鎖，被凌飛的快劍所斷，否則，普玄可就沒有辦法回到朝雲庵中了。

實際上，朝雲庵中，對於迎接即將來臨的對頭，應說是巳經有了萬全的準備。

但是，對方竟多了五位高手回來，才會使得冷悠悠大感不妥。

敢情李妙妙所攏絡的人，除了來了一位堪稱高手之人以外，其餘的都只是一些武林中三流貨色了！

究竟用女色去拉攏的人，安排不了大用場！

這一天的天氣，出奇的好！

在常日雲霧低迷的巫山而言，委實十分難得。

滿頭白髮，但臉色却十分紅潤的大悲禪師，一馬當先，領着同來之人，直奔朝雲庵的山門之前。

這時，也不過是巳時方過，午時未到之際。

而且，當那冷悠悠判斷廿天，還有三天時光。

接迎大悲等人入內的，正是冷、楊二女。

但在殿中等候着他們的，却是大有人在。

這些人是凌飛、鄧百川、普玄、玄玄、嚴子誠、鄧飛雄、鄧芸姑、陳一嵐、和李妙妙所唯一約到的一位高手，來自青海的「旋風八劍」屠虹！

算起賓主人數，多達十八人之多，而李妙妙、萬如綿和韓白雲三女，則領了幾名使女守在廊外！

大殿正中，立即擺上三席，這是早就準備好了的桌椅，想不到居然也派上了用場。

第一席，坐了普玄、玄玄、大悲、金弘、凌飛、孟五公等六人。

第二席，則是大德禪師、青龍眞人、「白衣銀劍」藍濟雲、冷悠悠．嚴子誠、鄧百川等六位。

第三席，坐的是飛鈸尊者、「旋風八劍」屠虹、鄧飛雄、鄧芸姑和陳一嵐等六位。

衆人坐定以後，李妙妙等指揮着使女，將茶水送上。

雙方之人，經過引見之後，金弘眞人目光一轉，忽然向普玄神尼笑道：「師太的那根穿骨鐵鎖是幾時斬斷，恢復了自由行動！」

普玄神尼獨眼寒光一閃，冷笑道：「你可是認爲貧尼不當先行自斷鐵鎖麼？告訴你也不妨，鐵鎖早在三十年前便巳解開了。」

這是氣忿之言，任何人也可以聽得出來。

但金弘眞人却笑着道：「師太玩笑了！貧道每年之中，必來巫山一行，兩月之前，曾見師太鐵鎖依然在身，這三十年前巳解之語，只好哄得了別人，可瞞不過貧道！」

普玄神尼鋼牙暗挫，冷哼道：「你知道了，又何必多問，不過，貧尼可以告訴你，這鐵鎖雖是寒鐵的鐵，但却難不倒貧尼，貧尼未得你們來此開鎖，不是照樣可以解開麼？足見貧尼三十年來，並未存下甚麼不良之心，否則，區區一根鐵鎖，又能奈何貧尼？」

金弘眞人被她頂撞得不大自然，但却不曾動怒，只是淡淡一笑道：「師太好說了，眞心向善，果然是我佛證果了呢，貧道爲師太賀！」

普玄神尼不屑的哼了一聲，不再答說了。

大悲禪師雙手合十，口宣佛號，接道：「昔年恩怨，兩位師兄還記在心上麼？那又何必？」

他不這麼說，也許還不會激怒二尼，這麼一說，普玄哼了一聲，仍未說話，但玄玄忍不住笑道：「大悲，你說的好輕鬆啊，貧尼姊妹罪不至此，爲何要代人受過呢？」

凌飛心想，果然他們之間還別有問題存在。

大悲禪師皺了皺白眉，笑道：「兩位師兄何苦把皮囊之刼，看得如此重要？其實，這三十年來，貧僧還不是同你們差不多麼？」

普玄神尼冷笑地道：「那是你自我的！老實告訴你，有一件事，只怕你決未想到！」

大悲禪師道：「甚麼事？」

普玄道：「你……不配出家爲僧！」

這話很重，對大悲而言，是澈底的侮辱。

大悲禪師爲之臉色一變，嘆了口氣道：「你們……太執着了。」

普玄道：「我們執着，你可知道，咱們三人的一生，甚至包括那黎寒芳在內，全都中了人家的圈套！」

大悲禪師道：「那是你們的偏見！」

玄玄忽然笑了。

她笑得很凄凉，低聲道：「大悲師兄，姊姊沒有說錯，咱們果然上了人家的當了。」

她目光忽然停在金弘道長身上，又道「道友怎麼說？你可知道其中曲折？」

金弘道長微微一笑，說道：「當然不知！」

但玄玄却忍不住冷笑了。

大悲禪師却皺着眉頭道：「兩位從今以後，巳可行動自如，昔年之事，不談也罷！」

顯然，他不想再提昔年的事情了。

可是，普玄與玄玄怎肯？

特別是冷、楊二女，更不會同意！

大悲禪師語音一落，冷悠悠立即接道：「老禪師此言差矣，辱身傷體之仇，那是非報不可！」

冷悠悠此言一出，五大門派的人爲之變色。

少林監寺大德禪師合十說道：「小施主，你們這些年中，當眞還懷着報仇之心麼？」

冷悠悠道：「當然！」

華山孟五公突然笑道：「向我們五大

門派？」

冷悠悠道：「不一定，那可要看各位是否能處事公正了？如果五大門派能秉公了斷，我們自然不會向五大門派同時滋事，否則，可就難說啦！」

她說得十分輕鬆，直似不把五大門派放在眼中。

孟五公怔了一怔道：「姑娘這是何意？莫非兩位神尼當眞受了委屈？」

冷悠悠道：「本來是受了委屈！」

孟五公沉吟道：「老朽等人今日來此，本是要爲五大門派作證，驗明兩位師太在這三十年中，果然未曾離開巫山一步，然後轉向天下宣佈，解除此一禁令，並非爲了仇怨而來，但師太門下之人的口氣，彷彿仍在仇視我等，此事可眞叫人爲難得很！」

玄玄神尼道：「孟施主不必爲難，貧尼的仇家，只有二人！」

孟五公道：「是麼？他是誰？」

在孟五公等人心想，那定是大悲了。

但玄玄神尼冷冷的看了金弘道長一眼道：「便是這位金弘道長！」

此語一出，連大悲禪師都爲之一怔！

金弘道長却十分鎭定，笑道：「怎麼是貧道？師太此言，未免太離譜了。」

玄玄冷笑道：「方炘，你騙人，只能騙一時，却不能騙到永遠！」

金弘道長竟是「風流劍客」方炘，却也大大出人意表，大悲禪師一呆道：「金弘道兄原來是風流劍客麼？貧僧眞是失敬了。」

金弘道長訕訕一笑道：「方炘已死，道友千萬莫提及昔日道號了。」

他終於不曾否認，凌飛心想，這人究竟不失名家的風範，未曾否認！此時，丐幫長老「白衣銀劍」藍濟雲笑道：「方兄果然易容有術，連兄弟都被你瞞過了，難得啊難得！」

金弘道長皺了皺眉苦笑道：「貧道已是方外之人，藍兄千萬莫再這等稱謂。」

他語音未巳，普玄神尼巳戟指金弘道長道：「方炘，你的好毒心腸！今天你來到巫山，只怕你永遠走不出巫山了！」

金弘道長故作鎭定的笑道：「師太，你爲何把貧道扯入此事之中？」

普玄道：「把你扯入此事之中，你沒有想想你幹的好事麼？當年如果不是你追我玄玄妹妹不成，反愛成恨，偷偷的溜到苗疆，騙來了黎寒芳，並且暗中下藥，迷了許元弘和黎寒芳二人，叫他們做出不可告人之事，我們今天又怎會落到這等地步？你爲了逞一己之私慾，竟將一男三女害到而今這等慘境，還不够狠心麼？想起來眞叫我恨不得食爾之肉，剝爾之皮。」

她語音未巳，玄玄巳泣不成聲！

而大悲禪師也霍然立起，沉聲道：「道友，普玄之言，可是眞的！」

金弘道長倒眞的老臉皮厚得很，他微微一笑道：「她既然知道了，就當是眞的，又有何妨？」

大悲忽然頹然坐下，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孟五公、藍濟雲、飛鈸尊者和大德禪師都不禁爲之變色，心中大感不安！

玄玄這時却緩緩站起身子，指着金弘道長道：「你和那妖女早就不清不白，別人不知，貧尼早就知曉了，這三十年來，你表面上是借積功行道之名下山，其實，你一直住在黎家，有你這等出家之人，眞是三清門下之羞……」

大悲禪師忍不住道：「金弘道友，你……當眞是太不應該了，貧僧與你，可謂無怨無仇，你……爲何要在那江南客棧之中，算計了貧僧，使貧僧心中留下一大汚點。」

金弘道長笑道：「大師得嘗人間異味，難道還不滿足麼？昔日若非貧道用計，你一旦出家，豈不是連……」

他語音未巳，凌飛巳聽得大大不快，怒道：「住口！」

金弘道長一怔道：「你是什麼東西，竟敢在長者之前這般放肆！」

凌飛冷笑道：「在下是人，不是東西，倒是像你這等方外敗類，才眞正不是東西。」

金弘道長本是想找個人下一下殺手之威，凌飛這麼一駡，可正中他的下懷，當下冷笑了一聲道：「孺子大胆，貧道可要教訓教訓你了……」

一閃身，便向凌飛拍出一掌！

兩人本是對面而坐，掌力一發，瞬刻即至！

在金弘道長而言，這一掌定將凌飛拍得離位而起，說不定就會重傷不起！

但他沒有想到，凌飛乃是第一高手劍聖的後代，這一掌拍出，到了凌飛身前，竟然如同泥牛入海，杳無消息！

金弘道長呆了！

連大悲禪師也楞了！

玄玄神尼却冷笑道：「方炘，那黎寒芳呢？她難道會捨得讓你一個人來麼？」

金弘道長道：「她爲什麼要來？」

玄玄道：「她當然要來！只因我巳差人在苗疆散佈謠言，說你和大悲同來之時，我要設法與你們同歸於盡，試想，她怎能不來？」

金弘道長臉色一變道：「眞的？」

玄玄道：「當然不假……」

金弘道長陡然長嘯一聲，飛身而起！

好快的身法，連大悲禪師也沒有來得及阻擋！可是這批人中，却有個比金弘道長更快之人！

金弘道長身形斜飛殿外，剛要踏上矮牆，另一條人影巳先他一步而到，擧手一揮，大笑道：「姓方的，回去坐好！」

一股絕大的潛力，如山而至，將金弘道長的身子，湧得倒退而回，落在殿中！

金弘道長定睛望去，敢情這攔退自己之人，竟是那白衣少年凌飛！頓時，他心胆俱裂……

皆因在這一股潛力之中，他感覺有利森森劍炁迫體，顯然，這少年人巳是劍道之中的頂尖高手！

憑心而論，他自己可眞沒這等功力！

剎那間，他只有一個念頭，怎樣能保全自己性命！他一旦退回殿中，可就乖乖入座不動！

凌飛一旋身，正待躍回佛殿，突然，遠處傳來一陣低嘯之聲！

凌飛一怔，擧目往外看去！

他目力極好，只見百丈之外，有兩條人影，如飛向朝雲庵奔來。

這時玄玄大聲叫：「凌賢侄，那妖女來了！」

凌飛道：「不錯，但不止一人！」

大悲禪師臉色一變道：「難道蠱王也來了？」

凌飛這時巳看清來人，乃是一個少婦和一名十七八歲少年，當下搖頭道：「不是蠱王，這一男一女好像是母子二人！」

大悲看了金弘一眼，道：「道友巳然有了子女麼？」

這長老果然才智迫人，凌飛語音一落，他就想得出那同來的少年可能是金弘道長的骨肉了！

金弘道長點了點頭，沒有說話！

敢情，他被凌飛給鎭住了！

凌飛緩緩落下地來站在門口，等那黎寒芳和少年抵達，居然將他們引入殿中！

黎寒芳一見金弘道長，立即奔過去。

那同來的少年果然叫了他一聲爹爹！

玄玄一見黎寒芳，立即起身喝道：「妖女，妳終於來送死了！」

黎寒芳冷笑道：「林茵茵，送死的只怕是妳們……」她回頭看了大悲一眼笑道：「許大俠，你好啊！一夜之情，你還記得麼？」

大悲那蒼老的臉上，竟飛上紅雲，口中連連唸佛！孟五公看得大怒道：「無恥的妖女，這等話怎可當着衆人之前出口？老夫先斃了你。」一躍而來，當胸一拳，向黎寒芳拍去。

黎寒芳格格一笑道：「孟五公，你多留些力氣吧！」隨手一揮，只見那孟五公眉頭一皺，悶哼一聲，竟是倒地不起！擧手之間，一名華山長老便傷在她的手下，只把衆人瞧得呆了！

金弘道長頓時胆氣大壯，笑道：「賢妻，你把……」黎寒芳不容他往下說，嫣然一笑道：「當然帶來了嘛！否則，妾身又何必匆匆趕來？」

大德禪師忽然大喝一聲道：「孽障出手傷人，老衲也饒你不得……」擧步直向黎寒芳逼來。藍濟雲、飛鈸尊者和青龍道長也同時擧步！

青龍道長更是怒道：「武當出了這等敗類，貧道大感面上無光，金弘乃是貧道長輩，貧道對他不敢怎樣，但這女妖却是罪魁禍首，大師得先容貧道出手！」

大德禪師知道青龍之言不是一時氣話，當下接道：「老衲遵命……」移身退開一步。

青龍道長掣出寶劍，目光在黎寒芳身上一轉，道：「妖女，你用什麼傷了孟施主？貧道有備在先，你最好小心一二！」

黎寒芳又是一笑抬手，青龍道長寶劍忽地一沉，脫手落地，人也如同孟五公一般，哼了半聲便自跌倒！

這可有些玄妙了！顯然，黎寒芳存心不讓在場之人有機會與她較量武功了！

大德禪師高喝了一聲佛號道：「妖女，你既然暗算傷人，老衲可要下令圍攻了！」招呼了飛鈸尊者和藍濟雲一聲，三人同時出手攻了過去！但黎寒芳却依然不慌不忙的笑了一笑，皓腕一圈，也不曾見她發出什麼，大德等三名高手，竟也同時栽倒！

五大門派的三位長老，一招不到，同時被制，只把玄玄等人驚得呆了！

剎那間，數聲暴喝同時响起，關仲傑、大悲禪師、屠虹、玄玄等四人，紛紛搶了出來。

黎寒芳毫無懼色，嫣然笑道：「你們都不想活了麼？許大俠，你退下好不好？看在一夜繾綣情上，我不想傷你啊！」

大悲只氣得混身發抖道：「老衲跟你拚了！」雙掌一錯，連環攻出三招七式！

黎寒芳這回却並未還手，向後退了一步！

金弘道長忽然叫道：「賢妻，今日之局，非生即死，妳不用自作多情了！」

黎寒芳聞言，怔了一怔，隨即右手一揮，大悲禪師竟也應聲倒地！

她不出手則巳，一出手，便要傷人！

頓時，連玄玄神尼也不敢冒失了！

金弘道長拉着他的愛子，走到黎寒芳身邊，笑道：「賢妻，咱們速戰速决，快快解决他們，也好回轉苗疆……」

黎寒芳笑道：「夫君說的是……」

她正待再向殿中之人下手，凌飛忽然一躍而來，手中持了外祖所贈的寶劍，大聲道：「妳再想傷人，可得過了凌某這一關！」

黎寒芳不屑一笑道：「你算什麼？」

右手一抬，便向凌飛揮去！但是，這一回却失效了！凌飛適時寶劍一擧，挽起一個斗大的劍花，寒冰般的森森劍炁，剎那間佈滿五尺方圓！

黎寒芳失聲道：「你……練成了上清劍炁？」

凌飛笑道：「不錯！妖女，妳那金蠶毒蠱雖然厲害，但却奈何不了凌某，不信的話，何妨再來試試？」

黎寒芳心中雖驚，但她當眞是有些不信！當下一揮手，接道：「姑奶奶正要再試……」

一縷金綫，直向凌飛劍炁中投去！

凌飛心想，她胆子不小，不過她終於上當了。

只見他長劍忽地暴轉，那寒森森的劍炁，剎那間消失無踪，代之而起的，乃是烈火般炙熱！

黎寒芳一見凌劍上虹光乍現，立即大叫道：「不好，夫君啊，妾身上了當了……他練成了坎離玄功啦……」

只聽得凌飛手中的長劍劍上，發出一陣嘶嘶之聲，接着一股無比的腥臭怪味，中人欲嘔！

玄玄等人迫得掩鼻不止，但是那些先前暈倒之人，却一聞這怪味，立即甦醒！

敢情，這金蠶燒死的焦味，也正是解除金蠶蠱毒的一道解藥！當然，如果用金蠶蠱吐出的涎沫，自更見效！

凌飛眼見蠶蠱巳除，立即寶劍一指，點了黎寒芳、金弘道長和他們的獨子穴道，向玄玄神尼道：「師太，元兇大惡巳然成擒，怎生發落，請師太作主，小侄有事在身，只好告辭了！」

寶劍一收，看了楊如玉一眼，頓了頓足，飛身而起，箭疾般出了朝雲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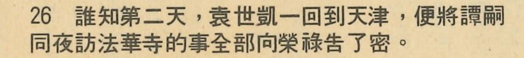
楊如玉妙目中滴落了熱淚，她不曾妄想過留下他，但是她並沒有想到，他會走得如此之快！這正如巫山一夢，醒來竟巳成空！

（全文完）

譚嗣同（下）

譚嗣同（1865—1898），字復生，湖南瀏陽人。清末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戊戌變法核心人物之一。變法失敗後，慘遭殺害，終年三十三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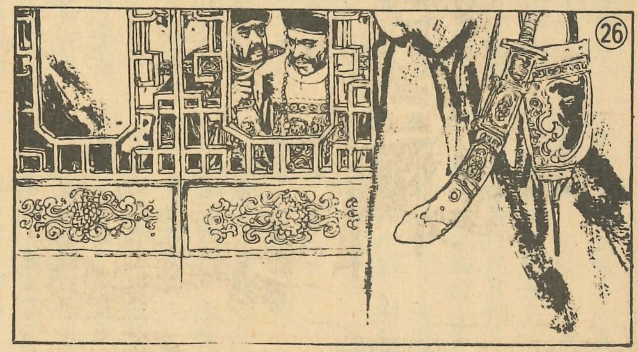
譚嗣同雖然是一個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但他的思想，曾給中國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以很大影响。特別是他爲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眞理而勇於獻身的精神，將永垂史册，爲後人所敬仰。



25　袁世凱正色厲聲道：“君視我袁某爲何等樣人？保衞皇上，你我責無旁貸。若是皇上到天津閱兵，傳令殺榮祿等奸賊，如同殺一狗耳！”譚嗣同信以爲眞，再三叮囑後，告辭而去。



26　誰知第二天，袁世凱一回到天津，便將譚嗣同夜訪法華寺的事全部向榮祿告了密。



27　榮祿於當天趕到北京，向慈禧太后告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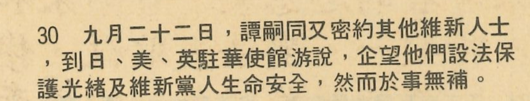


28　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突然發動政變，幽禁光緒於南海瀛台，宣佈自己再次臨朝“訓政”，並大肆搜捕維新黨人。



29　政變前夕，康有爲已南下上海，政變發生後梁啓超躲進日本使館避難，其他許多維新黨人也紛紛逃離北京。唯有譚嗣同從容鎭定，坐等捕者來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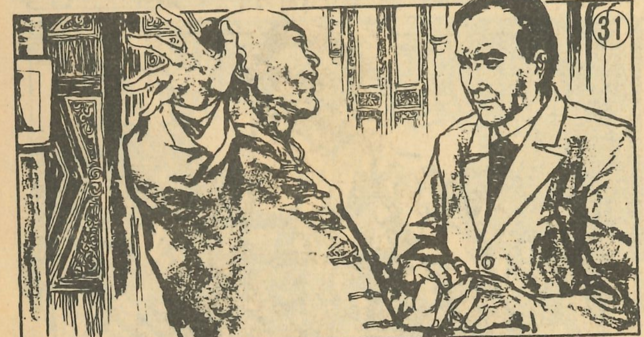




30　九月二十二日，譚嗣同又密約其他維新人士，到日、美、英駐華使館游說，企望他們設法保護光緒及維新黨人生命安全，然而於事無補。



31　梁啓超勸譚嗣同也留在日本使館避難，譚嗣同却堅決拒絕了，他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32　梁啓超十分感動，他緊握着譚嗣同的手說：“你正在壯年，正是大有作爲的時期，你不能白白犧牲。爲了中華民族之將來，你也應該……”梁啓超已泣不成聲。



33　梁啓超還要勸說，譚嗣同却將自己所著文稿捧上，說：“今壯志未酬，大勢已去，更無所求。這些拙著，留作他日之念吧。”說罷，毅然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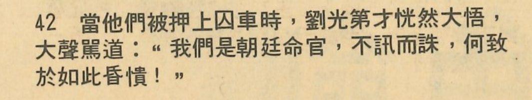
34　回到寓所，譚嗣同深知大厦已傾，要力挽狂瀾已不大可能了。他寄希望於康、梁到南方後另謀大舉。同時，他想到了俠客大刀王五，心中醞釀着救駕的大胆計劃。



35　譚嗣同即派人將王五請來，二人商定：王五率義士們將光緒從南海劫出，他率一班人迎光緒回宮，重新執政，然後由光緒下令誅榮祿、袁世凱，幽禁西太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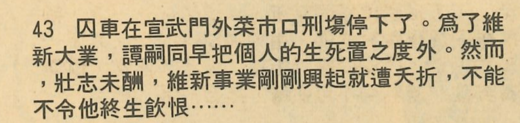






42　當他們被押上囚車時，劉光第才恍然大悟，大聲罵道：“我們是朝廷命官，不訊而誅，何致於如此昏憒！”





43　囚車在宣武門外菜市口刑場停下了。爲了維新大業，譚嗣同早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然而，壯志未酬，維新事業剛剛興起就遭夭折，不能不令他終生飲恨……



44　臨刑前，譚嗣同招呼監斬官近前，說他有話要講。監斬官不敢上前，於是他高聲朗誦道：“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45　號炮響了，劊子手們舉起了手中的屠刀。譚嗣同等六名維新志士，神色不變，從容就義。史稱“戊戌六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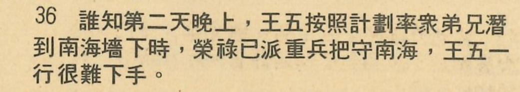
46　譚嗣同殉難後，屍骸運回原籍，築墓於瀏陽城外石山下。墓前華表上題字爲：“亘古不滅，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羣山奔趨若波濤。”



47　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運動失敗了。但人類社會總是要向前發展的。不久爆發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揭開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幃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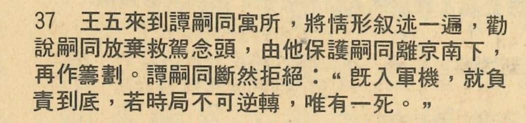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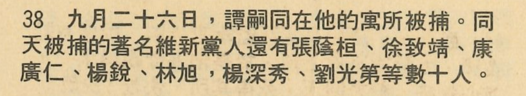
36　誰知第二天晚上，王五按照計劃率衆弟兄潛到南海墻下時，榮祿已派重兵把守南海，王五一行很難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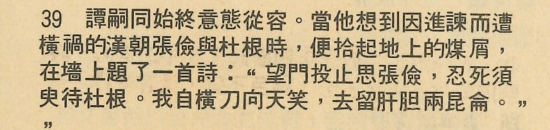
37　王五來到譚嗣同寓所，將情形敘述一遍，勸說嗣同放棄救駕念頭，由他保護嗣同離京南下，再作籌劃。譚嗣同斷然拒絕：“既入軍機，就負責到底，若時局不可逆轉，唯有一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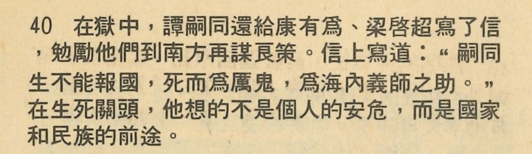
38　九月二十六日，譚嗣同在他的寓所被捕。同天被捕的著名維新黨人還有張蔭桓、徐致靖、康廣仁、楊銳、林旭，楊深秀、劉光第等數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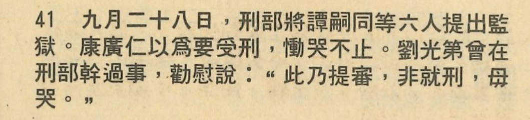


39　譚嗣同始終意態從容。當他想到因進諫而遭橫禍的漢朝張儉與杜根時，便拾起地上的煤屑，在墻上題了一首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胆兩昆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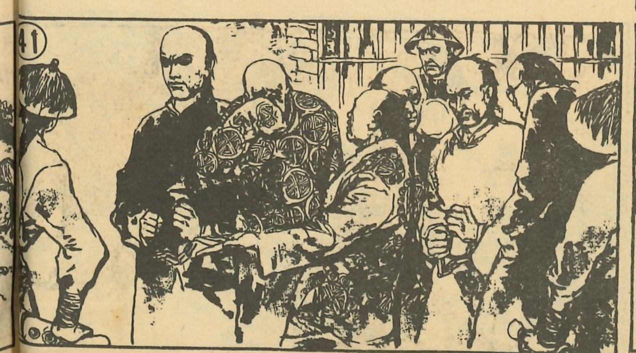




40　在獄中，譚嗣同還給康有爲、梁啓超寫了信，勉勵他們到南方再謀良策。信上寫道：“嗣同生不能報國，死而爲厲鬼，爲海內義師之助。”在生死關頭，他想的不是個人的安危，而是國家和民族的前途。



41　九月二十八日，刑部將譚嗣同等六人提出監獄。康廣仁以爲要受刑，慟哭不止。劉光第曾在刑部幹過事，勸慰說：“此乃提審，非就刑，毋哭。”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七色劍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插花廟約會　無理索寶珠

插花廟後面，有一座小山，山不算高，却有蒼松翠柏，危石奇岩之勝！

初更時分，一鈎新月，斜掛在白雲如絮，略呈幽暗的天空，月色朦朧，夜影朦朧。

這時正有一條矯捷的人影，從山徑上奔行而來。

這人身上穿一件寬敞的大褂，腰間束一條闊帶，足登薄底靴，頭髮巳經發白，把一條長辮，盤在頭頸裏，手中提着一柄青萍劍，目光不住的左右打量，看樣子，像是赴約來的。

朦朧月色，照在他臉上，首先可以看到的是，他兩道又白又濃的眉毛，和頦下一把蒼白的鬍子，就憑這一面，你巳可猜想得到這位老人至少巳有六十以上了，但只是他被白眉覆蓋下的一雙眼睛，却是明亮如星，臉色偏偏又焦黃如土。

小山頂上，地方不大，只有十來丈方圓，四周疏朗朗圍着幾顆高大的松樹，風聲細細，幾方巨石，或臥或立，點綴其間，使得這片山頂，有寧靜古樸之感。

白眉老者連縱帶躍，還沒走到中間，突然目光一注，舉步朝右首一方大石迎着走去。

這方大石，不到一人來高，石蘚斑剝，並無出奇之處，白眉老者當然並不是欣賞這方大石來的，他烱烱目光所注，是在大石前面地上，豎立的一支小劍。

一支八寸長，色呈腥紅的小劍！

這支小劍從劍穗、劍柄、以至劍刃，莫不腥紅如火，而且也打造得十分精緻！

白眉老者只看了一眼，就舉步朝前走去，他雖然沒有出聲，心裏却默默的數着步數，一直走到第七步，地上又發現了一支豎立的小劍。

這支小劍，形式和先前那支一般無二，只是劍穗和劍身，色如藍靛！

白眉老者知道在山頂上既巳發現了兩支小劍，自然還會有第三支，第四支，第五支……

他既巳來了，自己要看個究竟，於是他又默默的數着步數，折而向西，果然每隔七步，就可發現一支小劍，豎立在地上，只是每一支顏色，各不相同，分爲白、黑、黃、綠、紫，連同先前的紅藍兩劍，一共正好七支。

這七支劍在山頂中間，居然列成北斗七星之狀。

白眉老者目中星芒流動，握劍左手不自覺的握緊了些，微微昂首說道：「七色劍，果然是北嶺七星！」

「不錯！」有人低沉的應了一句。

白眉老者倏然一個轉身，喝道：「什麼人？」

「我！」刷！一道人影疾如飛鳥，從一棵高大的松樹上飄落地面。

白眉老者橫劍凜立，目光直注對方，那是一個身材和自己差不多高矮的青衣中年人，生得面如淡金，目如霜刃，腰間也束着一條青布闊帶，左手同樣提着一柄連鞘長劍，只要看他從樹上飛下來的身法，此人一身武功，就相當高明。

那淡金臉青衣人落到地上，就冷冷的道：「閣下既然認得七色劍，可知下面的一句話麼？」

白眉老者問：「下面一句怎麼說？」

淡金臉青衣人冷傲的道：「北嶺七星，見則終兇。」

白眉老者冷冷的看了他一眼，問道：「閣下究係何人？」

淡金臉青衣人道：「你方才不是說過麼？」

白眉老者疑惑的道：「你是北嶺七星麼？」

「差不多。」

淡金臉青衣人冷然反問道：「你是白眉崑崙甘春霖？」

白眉老者道：「正是老朽。」

淡金臉青衣人道：「你是赴約前來的了？」

白眉老者道：「正是。」

淡金臉青衣人哂然一笑道：「這不就對了麼？」

白眉老者道：「老朽既巳應約而來，北嶺七星，怎麼還沒來呢？」

淡金臉青衣人傲然道：「我不是巳經站在你面前了麼？」

白眉老者道：「北嶺七星，從不分散，怎麼只有你一個，還有六位呢？」

淡金臉漢子冷傲的一笑，舉步隨着地上直豎的七柄小劍佈成的北斗七星，走了一圈，脚尖挑處，就有一支小劍離地飛起，投入他的大袖之中，走完一圈，巳把七支小劍全收了起來，才傲然道：「你只要認得七色劍就好，管我們來了幾個人？」

白眉老者雙目寒光閃動，點頭道：「那好，你拔劍。」

淡金臉漢子說道：「你不問問我的來意？」

白眉老者斷然道：「不必了。」

淡金臉漢子道：「你不問，我也要說的。」

白眉老者道：「好，你說吧！」

淡金臉漢子道：「二十年前那句話，不知你是否還記得？」

白眉老者道：「老朽不記得了。」

淡金臉漢子道：「那句話是『獻珠得命』，現在事隔二十年，要改一個字，那就是『獻珠獻命』，不過我可以不爲巳甚，饒你全家不死。」

白眉老者聽得勃然大怒，「鏘」的一聲掣劍在手，沉喝道：「狂徒，拔劍！」

淡金臉漢子同樣左手一擺，「鏘」的一聲，長劍出鞘，冷傲道：「甘春霖，我可以讓你先發劍。」

白眉老者冷哼一聲道：「我先發就先發。」

長劍一圈，正待刺出！

「老伯且慢！」

一道藍影，隨着話聲，疾掠過來，好快的身法，一下就落到兩人之間。

白眉老者斜退一步，喝道：「你是什麼人？」

淡金臉漢子岸然不動，兩點明星般的眼睛同時朝來人投去。

峨嵋新月，月光雖然朦朧，但依然可以看得清來人面貌，那是一個年約二十來歲的少年，生得濃眉如劍，目若朗星，身上穿一件天藍長衫，右手握一柄古銅色斑剝劍鞘的長劍，頎長的人影，站在月光之下，斯文中帶着一股英氣。

藍衫少年朝白眉老者抱拳一禮，說道：「老伯請了，小侄雲飛白，家父雲薄天，傳聞昔年橫行關外的北嶺七星，向老伯尋仇，特命小侄趕來相助。」

白眉老者被他一口一聲「老伯」，叫得有些發怔，目光相對，就偏頭移了開去，點點頭道：「你……啊，雲……賢侄，多謝你了……」

淡金臉漢子冷冷一笑道：「甘春霖，你來了帮手啦，那就不妨兩位一起上。」

他雖在和白眉老者說話，但亮若晨星的兩點目光，却凝視着雲飛白。

雲飛白朝白眉老者一抱拳道：「老伯請後退幾步，這位朋友，讓小侄來打發他好了。」

淡金臉漢子輕笑一聲道：「雲朋友好大的口氣。」

白眉老者一擺手道：「賢……侄，不，不，你先歇息，老……朽今晚非要親自領教領教他的七色劍，到底有一些什麼堂名？」

他敢情是被淡金臉漢子激怒了，連說話都有些碍口！

淡金臉漢子大笑道：「好極了，我就是爲了領教你的『乾坤劍、掌』來的，你儘管出手使來好了。」

白眉老者冷哼一聲，右手長劍向空一圈，眼看雲飛白還站着沒退，不覺朝他輕喝道：「你還不退開些？」

雲飛白慌忙躬身應了聲「是」，後退

了幾步。

白眉老者口中沉喝一聲：「看劍！」刷的一劍，朝淡金臉漢子攻去。

他這一劍既無起手式，也不開門戶，劍化驚天長虹，直取淡金臉漢子左乳心臟要害。

淡金臉漢子左手一抬，竟用手肘撞向劍尖。

白眉老者心頭暗暗冷笑，翻手之間，劍鋒側轉，往上挑起，疾向對方手腕削過去。

但聽「噹」的一聲金鐵交鳴，白眉老者的劍鋒削在他左腕之上，竟如削上了鋼鐵，被他一下震開。

淡金臉漢子趁機一個左旋，右手長劍已如銀蛇出洞，反刺過來，他出手又狠又快，火辣辣凌厲驚人。

白眉老者沒想到他手腕上戴着鐵製的護腕，刺去劍勢一下被他蕩開，反而刺來一劍，一時之間，廻劍護身已是不及，腳下連換三個方位，才避開對方一劍，但他這一劍堪堪避開，淡金臉漢子第二劍，又帶着一片輕嘯，急襲而來。

白眉老者心頭甚是氣怒，口中沉喝一聲，手腕一振，揮劍向淡金臉漢子劍上撞去。

淡金臉漢子忽然手肘一收，縮劍變招，又是一劍刺了過來。

白眉老者本想和他硬拚一招，見他又是一劍刺來，口中嘿的一聲，陡然一劍向他撩去。

本來是他先發的劍招，不過一兩個照面，就被對方搶去了先機，自然心有未甘，一劍甫出，劍勢突然加快，連續三劍，一劍接一劍的刺出，分襲對方三處大穴。

不，三劍未已，人已緊隨着逼上，長劍捲起一片冷風，又是六劍，如影隨形而上，直壓過去。

這九劍正是白眉崑崙甘春霖馳譽江湖「乾坤劍法」中的殺着，由「乾三連」、變爲「坤六段」，劍勢連綿，三劍一組之後，又是六劍一組，寒芒飛洒，九道劍光，排空齊發，快速已極！

淡金臉漢子冷冷一笑，手腕連點，劍光如靈蛇亂閃，使得白眉老者同樣快速，只聽一陣「叮」「叮」的輕响，已把白眉老者攻出去的前三、後六，九劍，全數封開。

白眉老者發覺自己攻出九劍，竟然無法把對方逼退一步，心頭止不住暗暗驚奇，忖道：「此人劍上功夫，果然不弱，哼，我倒不信……」

淡金臉漢子也在此時開口了：「白眉崑崙，也只有這點能耐麼？」

白眉老者聽得不由氣道：「七色劍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這兩句話出口，兩條人影，兩支長劍，又快捷無倫的一湊而合，劍光繚繞，互相糾纏在一起。

兩人這回各施所學，愈打愈快，雲飛白站在三丈以外，仔細觀察，只覺這位世伯（白眉老者）劍發如風，出手輕巧有餘，但對「乾坤劍法」大開大闔之勢，力道似乎稍嫌不足！心裏暗自覺得奇怪，忖道：「看來年歲不饒人，甘老伯究是年過花甲，體力已衰，對這套仗以成名的劍法，使來已有力不從心之感了！」

就在此時，但聽淡金臉漢子清叱一聲：「你也接我七劍試試！」

喝聲甫出，一陣「鏘」「鏘」劍鳴，急如連珠般响起。

白眉老人連人帶劍，被震得腳下踉蹌，連連後退，口中一聲怒哼，突然腳尖一點，平地飛起，輕如燕掠，飛撲過去，青萍劍揚空一閃，人到劍到，朝淡金臉漢子當頭劈下。

淡金臉漢子身軀一矮，從側閃出，使了一招「擧火燎天」迎着青萍劍截去。

白眉老者手腕連搖，唰唰唰一連幾劍，左右分刺，劍花錯落，銀光飄閃，但淡金臉漢子身形左右移動，任你白眉老者快劍飛刺，竟連他一點衣角也沒碰到。

白眉老者這一氣非同小可，手中青萍劍也使得更急，劍光顫動，千百點寒芒，密集刺出。

要知名家對劍，講究以靜制動，絕對不能動怒，白眉老者劍勢雖然急驟如雨，看去極爲凌厲，但只顧進招，不能攻守兼顧，是謂躁進，躁進的結果，往往會造成予人以可乘之隙。

淡金臉漢子現在已經連退了三步，他臉上依然冷漠得不見絲毫表情，但他雙目之中已經隱隱有了笑意！

雲飛白眼看白眉老者着着進擊，忍不住叫道：「甘老伯小心！」

「啪！」淡金臉漢子以退爲農，此刻趁機出手，一招「秋水橫舟」，長劍一翻，一下壓住了白眉老者的劍勢，左手劍鞘閃電般朝白眉老者右肩窩下側「舯池」穴上點去。

白眉老者吃了一驚，急忙身形一側，左手劍鞘同時格出。

淡金臉漢子劍尖突然往上一挑，「嘶」的一聲，劍光從白眉老者頷下掠過，把他一把蒼白長髯掃出老遠。

白眉老者口中不禁不住尖叫出聲，急急往後掠退。

淡金臉漢子聽得微微一怔，正待縱身追擊過去。

雲飛白身形一閃，攔在他前面，說道：「現在該由在下向閣下討教了。」

淡金臉漢子目光凝注，冷然一笑道：「你眞要和我動手麼？」

「不錯！」雲飛白昂首道：「在下既然趕上了，自得領教領教閣下的高招。」

白眉老者被淡金臉漢子一劍削去垂胸蒼鬚，心頭更是怒不可遏，手執長劍追上道：「你讓開，我和他拚了！」

淡金臉漢子目中神光不定，望着白眉老者冷冷的道：「你不是甘春霖？」

白眉老者沉聲道：「誰說老夫不是甘某？」

雲飛白看他光着下巴，形狀確是有些狠狽，急忙拱了拱手，勸道：「老伯且請歇怒，小侄奉家父之命，兼程趕來，自當稍效棉薄，老伯還是替小侄押個陣吧！」

話聲一落，右手已經「嗆」的一聲，抽出劍來，目注淡金臉漢子，一拱手道：「閣下請賜招了。」

白眉老者雙目盯着他，咬着嘴唇，似乎很欣賞這位「賢侄」，一聲不响的退後了兩步。

淡金臉漢子長劍一擺，爽朗的笑道：「眞要動手，雲朋友只怕也不是我的對手呢！」

他一張淡金臉，冷漠無情，很難得有笑容，此時這一笑，露出了兩排整齊而潔白的牙齒。

光看他這副牙齒，就該是溫文爾雅的人，但七色劍的主人北嶺七星，却沒有一個不是窮兇極惡之人，淡金臉漢子似乎有些不類！

雲飛白仰首朗笑一聲道：「雲某是不是朋友對手，要動手之後，才能分曉，朋友這話，不嫌太早了麼？」

淡金臉漢子說道：「你試試就會知道了。」

揚手一劍，迎面刺來。

雲飛白擧劍迎擊，淡金臉漢子一劍甫出，忽然運劍如飛，鷹翔隼刺，左挑右戳，着着進攻，一口氣朝雲飛白連攻了十數劍之多！

雲飛白少年氣盛，那肯示弱，口中發出一聲輕嘯，劍勢展開，廻環如風，一口長劍緊護身軀，繚繞起一片青光！

這番拚搏，因兩人發劍都快，劍光互纏，倏合倏分，煞是好看，一丈周圍，劍風激蕩，聲如裂帛！

白眉老者光着下巴，一雙明星般的眼睛，只是盯着雲飛白，流露出無比的關切之色，雲飛白閃到東，他眼光跟到東，雲飛白閃到西，他眼光跟到西，比自己跟淡金臉漢子動手，還要來得緊張。

激戰之中，只聽淡金臉漢子輕笑一聲道：「好一手『白鶴劍法』，雲相公果然高明得很！」

這兩句話，說得相當柔和，好像老朋友互相推許一般，這和他冷漠得沒有一絲笑容的表情大相逕庭，但在他話聲中，劍招却突然爲之一變，時而凌空高蹈，如飛鷹撲兔，時而貼地平飛，如蝴蝶穿花，時而劍花匹練，寒光盤旋，時而銀芒如綫，尋暇抵隙，一道人影，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令人捉摸不定。

雲飛白只覺週圍劍風颯然，人影幌動，生似自己已經陷入一片劍影之中，無暇旁注，只好聚精會神，連封帶拆，緊守門戶，耳中突聽一聲輕笑，眼前劍影盡斂，只見一點寒芒，緩緩向自己飛來，急切之間，逼得向後退出一步。

那知後退了一步，並沒有躲閃得開，那點寒芒，依然追擊而上！

正因這一點劍尖飄忽不定，使人無法捉摸，雲飛白不敢擧劍去封，只得向後退了一步。

但淡金臉漢子那點劍尖，依然如影隨形而來，一直籠罩着身前七八處大穴，這時也响起了淡金臉漢子的笑聲：「雲相公，你認不認輸？」

雲飛白怒聲道：「我……」

他「我」字堪堪出口，一點冰涼的劍尖，已經抵上了他的咽喉！

雲飛白方自一驚！

白眉老者也不禁驚「哦」出聲，這時即使他想出手相救，也已經來不及了。

淡金臉漢子忽然輕聲一笑，回腕撤劍，揚眉道：「看在雲相公的份上，今晚咱們就到此爲止。」

話聲一落，人已翩然飛掠而起，往山下投去，一點人影，去勢奇快，眨眼之間，就已消失在夜色之中。

他走得實在太快了，雲飛白幾乎連想喝住他的話都來不及出聲，一時望着已經消逝的人影，和黑黝黝的山林，錯愕得說不出話來。

白眉老者重重的冷哼一聲，返劍入鞘，和聲道：「此人不敗而退，必然另有詭計，賢侄且隨老夫到寒莊一敍。」

他長髯被人家一劍掃削出去，自然臉上無光，因此在說話之時，緩緩轉過身去，不願讓雲飛白看到。

雲飛白恭敬的應了聲「是」，也返劍入鞘，躬身道：「老伯請。」

白眉老者也不客氣，擧步走在前面，雲飛白跟着他身後面而行，兩人相繼下山去。

甘家莊在插花廟之南，相距不過十來里路，自然不消片刻，便已趕到，夜色之中，偌大一片莊院，已無半點燈火。

白眉老者走到莊前，腳下一停，並沒回頭，只是口中低低的道：「賢侄遠來，但時當深夜，只好越牆而入了。」

雲飛白道：「老伯說得是。」

白眉老者道：「賢侄隨我來吧。」說完，雙足一點，當先飛身而起，登上牆頭，等雲飛白跟着縱起，才翩然朝中庭落去。

雲飛白跟着飛身落地，白眉老者朝階上一抬手道：「賢侄請。」

雲飛白謙虛的躬身，答道：「老伯請先。」

白眉老者領着他走上石階，跨入大廳，廳上當然一片黝黑，並未點燈。

「請坐。」

白眉老者又抬了抬手，說道：「長夜客來，只好委屈賢侄，在這裏稍待，老夫去去就來。」

雲飛白沒有坐，拱拱手道：「不要緊，老伯只管請便。」

白眉老者道：「老夫那就少陪了。」

話聲一落，匆匆出廳而去。

雲飛白留在廳上，夜深更闌，萬籟無聲，廳上一片黑暗，不覺擧步跨出大廳，在走廊上負手站了一回。

只聽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傳了過來，回頭看去，白眉老者光着下頦，左手依然提着帶鞘長劍，急步奔了出來。

雲飛白慌忙迎了上去，急叫道：「老伯……」

白眉老者氣急敗壞的道：「雲少俠，我……爹不見了。」

他本來話聲一直說得很低沉，現在變成了又脆又嫩的女子聲音，而且幾乎哭出聲來！

雲飛白不由得一怔，擧目望着他問道：「你……你……不是甘老伯？」

白眉老者臉上一紅，低頭說道：「你說的是我爹嘛，我……我……是……甘明珠……」

雲飛白這下聽懂了。

他聽爹說過，甘世伯膝下只有一位千金，叫做明珠，比自己還小一歲，爹和甘世伯是三十多年的老朋友，這次爹派自己到穎州來，似乎另有深意，好讓自己給甘

世伯瞧瞧，兩家本是世交，如能爲姻親結，未嘗不是好事……

只聽甘明珠接着道：「事情是這樣，爹前天接到七色帖，要爹三天之內，獻出一顆寶珠，否則一家鷄犬不留，爹急得不得了，三天期限是到明天子夜爲止，我瞞着爹，偷偷寫了一張紙條，貼在半里外的一棵大樹上，約他們今晚到插花廟後山赴約，今晚我偷了爹的青萍劍，假扮成爹模樣，一個人趕上山去。」

是她假扮了白眉崑崙甘春霖，這就難怪淡金臉漢子一劍就挑去了她的假鬚。

雲飛白只是靜靜的聽她說着，沒有作聲。

甘明珠續道：「後來……你和我一起回到莊上來，我已經覺得好生奇怪，這兩天我們莊上防備得很嚴密，但我們一路進來，却沒有見到有人阻攔，連暗樁也一個不見，我趕到爹書房裏沒有找到爹，再趕去上房，也沒有見到人，爹怎麼會不見了呢？」

雲飛白等她說完，才道：「姑娘不用焦急，老伯是不是會發現妳瞞着他到插花廟後山去，他也趕去。」

「這不大可能。」

甘明珠一手揭下她黏在眉毛上的兩道白眉，隨手往地上一擲，說道：「爹如果趕去，我們來的時候，應該會在路上碰到呀！」

一面用大袖揩拭着塗在臉上的一層黃泥。

現在，月色雖然不算明亮，但已可隱約看到她臉上的輪廓，那是一張清秀的鵝蛋臉，彎月般的眉毛，烏黑明亮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薄薄的咀唇，只是臉上籠罩着一層焦急之色！

她幾乎已經沒了主意，只是拿眼睛望着雲飛白，希望他拿着主意，其實雲飛白只比她大了一歲，也是初出茅廬，那有什麼江湖經驗？

雲飛白沉吟着道：「那麼府上其他的人呢？」

甘明珠攢着眉道：「我們莊上，除了我和爹，只有兩個使女和十幾名長工，爹平日敎他們練武，這幾天，都輪流守夜，但方才進來一個人也沒見到呀！」

雲飛白道：「我們先去找找看，只要找到一個，就可問出莊上方才可曾發生了什麼事故？」

甘明珠點頭道：「你說的對，那就快走。」

她迅速脫下寬大的長袍，露出一身天青勁裝，一手提劍，走在前面。

兩人穿過大天井，跨出二門，左右兩邊各有一排房屋，正是莊丁們平日休息之所。

甘明珠一下衝到左首第一間，剛跨進門，就看到地上橫七豎八的躺着八九個人，不覺驚得後退了一步，叫道：「他們都在這裏了。」

雲飛白從她身後閃出，掠入屋中，俯身察看了一陣，仰首說道：「他們只是被點了穴道。」

伸手在一名莊丁身上，連拍了兩掌。

照說，這是解穴手法，穴道一解，人就立時會清醒過來，那知拍了兩掌之後，那莊丁好似一無反應，依然酣睡如故？」

雲飛白有些不信，舉手再拍了兩掌，那人仍然渾如不覺，口中不禁輕咦一聲道：「奇怪，他穴道明明已解，怎會仍然昏迷不醒的呢？」

轉過身，舉手朝另外一名莊丁身上，拍了兩掌，那人也和先前一人一般無二，並未醒轉。

甘明珠有雲飛白作伴，胆子也大了些，同樣出手在一名莊丁身上，拍了兩掌，那人當然也沒有清醒，忍不住道：「難道他們不是被點了穴道嗎？」

雲飛白站起身道：「這只有一個解釋，這些人可能是被特殊手法所制，普通解穴手法，無法解得開他們的穴道。」

「閣下頗有自知之明。」

一個冷漠的聲音，從兩人身後傳了過來。

雲飛白、甘明珠同時吃了一驚，迅快的轉過身去，只見一個全身黑衣，面蒙黑布的怪人，就站在門外不遠之處。

黑夜之中，明知他是人，誰見了都會嚇上一大跳。

甘明珠驚「啊」一聲，不由自主的往雲飛白身邊靠去。

雲飛白左手緊握劍鞘，橫胸作勢，沉喝道：「你是什麼人？」

黑衣人冷聲道：「在下是誰，並不重要。」

甘明珠道：「這些莊丁是你點了他們穴道？」

黑衣人道：「就算是在下點的吧。」

甘明珠道：「那我爹呢？」

黑衣人道：「在下無可奉告。」

雲飛白冷笑道：「在下希望見見你的本來面目。」

突然雙肩一幌，直欺過去，右手探出，動作奇快，抓向黑衣人的蒙面黑布。

黑衣人嘿了一聲，左手抬處，五指如鈎，疾向雲飛白手腕扣來，他雖比雲飛白出手較遲，但拿脈認穴却是準確無比，雲飛白被這一抓，竟似自己送上去的一般！

雲飛白大吃一驚，急忙斜退半步，往側閃開了，冷冷的道：「朋友手法果然高明得很。」

「嗆」的一聲，掣出長劍，喝道：「朋友……」

黑衣人沒待他說下去，冷漠的道：「在下並不是你們打架來的。」

雲飛白道：「那你是做什麼來的。」

甘明珠一下閃到了黑衣人左首，和雲飛白一左一右逼住了黑衣人，口中嬌聲道：「雲少俠，不用和他多說，我們先把他拿下了，再問他不遲。」

「鏘」的一聲，同樣取出青萍劍來，舉劍就刺。

黑衣人左手輕輕一格，發出「噹」的一聲金鐵擊撞之聲，把甘明珠的長劍震了開去，就沒去理她，轉過臉來，從蒙面黑布的兩個眼孔中，射出兩道目光，望着雲飛白，問道：「你就是雲飛白？」

雲飛白說道：「不錯，在下正是雲某人。」

黑衣人又道：「她呢？是不是白眉崑崙的女兒？」

甘明珠一劍被他手腕撞開，還震得手

心隱隱生痛，心頭十分震驚，聞言盛氣的道：「是又怎樣？」

「那就好。」黑衣人緩緩的道：「在下是奉主人之命，前來邀請兩位的。」

甘明珠問道：「你主人是什麼人？」

黑衣人道：「二位見到主人，就會知道。」

雲飛白道：「貴主人現在何處。」

黑衣人道：「插花廟！」

甘明珠又道：「我爹在不在那裏？」

黑衣人道：「在下奉命前來邀請二位，旁的都不知道。」

雲飛白道：「這裏所有莊丁，都被你們用特殊手法點了穴道，朋友先解了他們穴道，我們就走。」

黑衣人道：「這些人天明自會醒來，用不着解穴，這時也無法解得開他們的穴道。」

甘明珠望望雲飛白，徵求他的意見，問道：「你看我們該怎麼辦？」

雲飛白道：「據在下看，老伯可能已在插花廟也很難說，我們自該到插花廟去看看了。」

甘明珠點點頭道：「好，我們那就走吧。」

雲飛白朝黑衣人一抬手道：「朋友請吧。」

黑衣人探手入懷，取出兩張七色柬帖，遞了過來，說道：「這是敝主人的請柬，二位收好了。」

雲飛白沒有伸手去接，一面說道：「有朋友給我們帶路，何用柬帖？」

黑衣人冷哂道：「在下要先去覆命，沒有這兩份柬帖，二位休想見到主人。」

雲飛白聽他說得神秘，心想：「不知他主人究是何人？」

一面只好伸手把兩張請柬接過來，凝目看去，請柬上除了七道顏色，不見有一字。

黑衣人突然一言不發，「嗖」的一聲，身子往上直拔而起，一下穿上屋簷，此人身法之快，有如一縷黑烟，站在他對面的雲飛白，急忙雙足一點，跟着縱身上屋，舉目看去，這不過一瞬間的事，那裏還有黑衣人的影子。

甘明珠也相繼躍起，問道：「他走了麼？」

雲飛白輕輕吁了一口氣道：「這人好快的身法。」

兩人回落地面，甘明珠道：「雲……大哥，我們赴約到插花廟去，這裏怎麼辦呢？」

她如今一個人孤掌難鳴，只有雲飛白可以商量，不自覺的改了口，叫他爲大哥啦。

雲飛白說道：「他既然說這些人要等天明之後自會醒轉，大概不會有假，目前還是先去插花廟看看，也許甘老伯也在那裏。」

甘明珠道：「萬一我爹不在呢？」

雲飛白道：「就算老伯不在那裏，我們見到了他們主人，也可以探聽出一些眉目來了。」

說到這裏，忽然間好似想到了什麼，口中「哦」道：「妳說兩天前甘老伯接到他們的七色帖，要甘老伯交出一顆寶珠，那是什麼珠呢？」

甘明珠道：「不知道，我從沒聽爹說過。」

雲飛白道：「這就奇了，他們的目的，似乎就在那顆寶珠之上，甘老伯怎會沒和妳說過呢？」

甘明珠道：「我眞的不知道嘛。」

雲飛白道：「我們走吧，見到他們主人，也許就可分曉了！」

兩人離開甘家莊，一路施展輕功，不消一刻工夫，便已趕到插花廟。

插花廟前面，有一片廣場，那是一年一次趕集時用的，每年春天的一場廟會，稱之爲「插花廟市」，附近數十里，甚至百里外的人都會趕來，眞是人山人海，允稱盛況！

你想，要容納數萬人集會，加上各式各樣的攤位，這片廣場要有多大。

正因爲廣場甚爲遼闊，黑夜間就使人有空曠陰森之感。

兩人剛走到廣場中間，只見一個蒙面黑衣人，一動不動的站在那裏，冷冷的道：「來者何人？」

雲飛白看他和方才那個黑衣人裝束一般無二，這就說道：「我們是應貴主人之邀來的。」

黑衣人道：「可有請柬？」

雲飛白道：「自然有了。」

隨手取出兩份請柬，朝他遞去。

黑衣人只看了一眼，就冷然道：「二位可以進去了。」

甘明珠哼道：「他們把插花廟當作了皇宮！」

越過廣場，登上幾級石階，就是插花廟的大門了。

大門敞開着，裏面黑黝黝不見燈光，就在兩人走近大門之際，門內有人喝道：「插花廟中，步步殺機，二位請亮本門信物。」

雲飛白走在前面，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心想道：「他可能隱身暗陬，故作神秘。」

一面昂首道：「我們二人是應貴主人之邀來的，現有請柬在此。」

伸手把兩張請柬送了過去。

只聽那人道：「二位既是晉見主人來的，請把隨身兵刃留在這裏，就可以進去了。」

雲飛白道：「在下一向劍不離身，這個歉難遵辦？」

甘明珠道：「是啊，我們應邀而來，來者是客，你們這樣自大，是什麼待客之道？」

那人道：「這是敝門的規定，並非專對二位而設，但二位只要闖得過這一關，就可以佩劍進去了。」

話聲甫落，只聽他輕輕擊了兩掌。

這自然是暗號了，裏面忽然亮起七盞七色燈籠，每一盞燈籠下面，站着一個漢子，這七個漢子衣分七色，（白、黑、黃、紅、藍、紫、綠）手中長劍，也分爲七色，在門內列成了北斗七星陣勢。

雲飛白看得暗暗攢了一下眉，暗道：「憑自己兩人，只怕不易闖得過他們這座『七色劍陣』呢！」

甘明珠道：「闖就闖，雲大哥，我們

進去！」

「不錯。」雲飛白朗笑一聲道：「他們已經擺出陣仗來了，我們想不闖只怕也不行呢！」

左手緊握長劍，當先舉步朝大門跨入去。

甘明珠緊隨着他身後跨了進去。

大門內，是一間穿堂，越過穿堂，就是大天井。

兩人很快就從穿堂進入天井，走入「七色劍陣」。

「鏘」、「鏘」、「鏘」、「鏘」……一陣快如連珠的七聲拔劍輕響，堪堪入耳，就使人感覺到一陣砭肌的寒氣，迫人而來！

又是「鏘」、「鏘」兩聲，雲飛白、甘明珠兩口長劍也同時出鞘！

「七色劍陣」中站在天樞位上的紅衣漢子一聲不作，揮手劃起一道紅光，直奔雲飛白當頭。

雲飛白長劍還未架起，一排七道劍影，同時排空而至，朝兩人當頭飛來。

這不用說，也可以想得到，對方只要一劍出手，其餘六劍就會相繼襲至，不然，還叫什麼「七色劍陣」？

雲飛白、甘明珠長劍同時揮起，兩道劍光交叉而起，向左右擊去。

這是一招硬拚的打法，但聽一片震耳欲聾的金鐵擊撞之聲響處，兩人已把對方七劍一齊架開。

但架開並不是把對方擊退，那七個人一劍出手，立即身形幌動，循着陣式，穿行遊走，一劍接一劍的攻來。

遊走愈來愈快，發出來的劍光，也愈來愈快，愈來愈密，兩人左右前後，出現了一排接着一排，紅、黃、藍、白、黑、綠、紫的劍光，攻勢連綿，配合得到了毫巔！

雲飛白、甘明珠同時展開劍法，一連解拆了十幾劍，但覺四週劍風如嘯，人影幌動，幾乎已分不清對方的人影，好像身在一片狂風暴雨之中。一波接一波的攻勢，就像驚濤拍岸般撞到！

不！驚濤拍岸，不過只有一面，但這七個人却在兩人四面八方圍着遊走攻敵，故而兩人四面八方，都受到敵人的攻擊。

雲飛白不由得吸一口涼氣，心中暗道：「對方劍陣如此綿密，自己兩人如何衝得出去？但如不奮力往前衝去，只顧困守在一起，豈非只是挨打，坐以待斃嗎？」

心念這一動，這就回過頭去，低喝一聲：「甘姑娘，咱們準備衝！」

話聲出口，突然舌綻春雷，大喝一聲，左鞘右劍，全力奮起，左手劍鞘拒擋對方攻勢，反手揮動長劍，飛雲掣電般唰唰唰，一連三劍，往前面敵人猛刺，欺身直進，朝前衝去。

甘明珠聽到他的招呼，同樣抖擻精神，左腕揚起，劍鞘護身，右腕揮舞，長劍疾發如風。跟着雲飛白身後，一路衝了過去。

兩人這一奮不顧身的發動攻勢，朝前猛衝，原也十分凌厲，如果對方不是列下陣式，光是七個人圍攻他們，這一衝之勢，自然很可能突圍而出；但對方佈的是一種陣勢——「七色劍陣」。

既然稱之為陣，這七個結陣之人，必然久經操練，講求首尾相應，互相支援，何況他們陣法發動之後，七個人本來就在穿插遊走，七支長劍圍着二人輪流發劍，運用靈活，並不是只是站着不動的圍住二人而已！

因此兩人這一猛力前衝，他們的陣勢也就隨着移動，兩人衝到東，陣勢隨着圍到東，兩人衝到西，陣勢也隨着圍到西。

結果「七色劍陣」，還是「七色劍陣」，絲毫沒有因兩人的前衝，稍呈紊亂。一排排的七色劍光，依然挾着强烈劍風，一排接一排的捲湧而來！

兩人連衝了幾次，依然被圍在劍陣之中，難越雷池一步。

只聽剛才在門內發話那人這時高聲說道：「二位身困劍陣之中，現在大概知道厲害了吧？只要二位願意放下兵刃，即可安全出陣來了。」

雲飛白少年氣盛，聞言大笑一聲道：「要雲某棄劍投降，辦不到。」

喝聲出口，一時殺得性起，劍招一變，劍勢如長江大河般使出，左手劍鞘也在拒擋對方劍勢之際，連點帶劈，一齊出手，一時之間，只見他全身青光繚繞，翻翻滾滾的一味往前猛衝。

甘明珠也咬緊牙關，跟着他硬闖，但在連番苦鬥之下，女孩兒家內力有限，額上汗珠，已是涔涔而下！

那人哈哈大笑道：「二位不肯棄劍，老夫的心意總算盡到了。」

話聲一落，又聽到他舉起手擊掌的聲音！

清晰的兩記掌聲甫起，「七色劍陣」形勢頓變！

本來那七個漢子只是圍着兩人出手，如今七支長劍忽然匯成了一道十餘丈長的七色匹練，把兩人一層層的裹了起來，而且愈裹愈緊！

雲飛白、甘明珠在這刹那之間，但覺四週壓力越來越重，手中長劍每一招都有如挽千斤重物之感，就算想把它竭力支撐開去，都已撐不開了！

對方劍陣逐漸逼近，兩人所佔的空際，也越來越小，現在兩柄長劍幾乎已被捲裹而來的七色劍光，壓迫到無法施展的地步！

甘明珠汗流浹背，嬌喘吁吁，兩隻手上雖然分握着劍、鞘，但手腕已被震得酸軟無力，眼看再也無法支撐下去！

正在此時，兩人耳中突然聽到一陣「撲」「撲」輕響，眼前劍光倏然盡斂，壓力頓解！定睛看去，「七色劍陣」七個衣分七色的漢子，在這一瞬之間，居然橫七直八，一起躺到在地，一動不動！

這一變化，直把兩人看得如夢如幻，目瞪口呆，一時怔立當場，不知這是怎麼一回事？

「哈哈！」只聽方才那人打了個哈哈，說道：「二位果然高明，劍陣已破，二位請啊！」

雲飛白聽得暗暗納罕，忖道：「聽他口氣，認為這七人是我們制住的了！」

他雖然弄不清楚這「七色劍陣」是誰破的，但此時此地，也沒有和那人說明的必要。

這就「嗆」的一聲，返劍入鞘，回頭道：「甘姑娘，我們進去。」

甘明珠不知就裏，還只覺這七個人是雲飛白出手制住的，她同樣返劍入鞘，舉手抹了把汗水，心頭有着說不出的喜悅，口中輕「嗯」一聲，跟在他身後，朝石階上走去。

大天井中七盞七色燈籠，在這一瞬間，也倏然熄去，但在這同時，大殿上忽然出現了兩盞六角紗燈，從裏面緩步走出，那是兩個身穿紅衣的童子，持燈迎了出來，到得階上，一齊躬身道：「二位貴客請進。」

破了他們劍陣，就成為「貴客」了！

雲飛白、甘明珠邁步上階，跨入大殿內。

只見一個身軀高大的紫袍老者，岸然站在殿上，一手摸着他胸前飄垂的花白長鬍，面情冷肅，炯炯目光望着兩人，頷首道：「二位請進來吧！」

雲飛白昂然道：「閣下就是邀約我們來的主人了？」

紫袍老者呵呵一笑道：「老夫只是主人手下的一名總管而已！」

甘明珠道：「那麼你們主人呢？」

紫袍老者左手一抬，說道：「二位請進。」

大殿上果然已經預先設置了兩把交椅，想是為自己二人而設！

雲飛白冷然說道：「在下二人，是應主人之約而來的，貴主人怎麼不出來會客呢！」

紫袍老者嘿然道：「敝上還不知道二位已經來了，請二位把敝上的請柬取出來，交與老夫，老夫方可入內稟報。」

甘明珠冷笑道：「他好大的架子！」

雲飛白探手取出兩張請柬，隨手遞了過去。

紫袍老者本來神色倨傲的人，這回却居然恭敬的伸出雙手，接過請柬，才道：「二位請在此稍候，容老夫進去稟明主上，再來相請。」

雲飛白道：「閣下請便。」

紫袍老者轉過身，匆匆往裏行去。

甘明珠長長吁了口氣，回頭望望雲飛白，一手理着鬢髮，嬌聲道：「雲大哥，我們就坐下來歇息咯！」

她方才這一戰，用出了全身氣力，一個人早已嬌慵無力，疲憊不堪，說話之時，便在下首一把木椅上坐了下來。

雲飛白也在椅上坐下，只是並未朝甘明珠看來，也沒有開口說話。

甘明珠又問道：「雲大哥，你看這邀我們來的主人，會不會就是山頂上那個人呢？」

雲飛白道：「我們待會就可見到了，不就知道了麼？」

甘明珠看他冷淡，連眼睛沒瞧自己一下，心中不禁有氣，暗暗哼道：「就算你破了劍陣，有什麼好神氣的？」

只見紫袍老者步履橐橐從後殿傳了出來，朝兩人拱拱手道：「敝上有請兩位入內相見。」

雲飛白站起身，說道：「貴上現在何處？」

紫袍老者舉手擊了一下掌，殿外兩名紅衣童子，手提紗燈，走了進來，躬身道：「總管有何吩咐？」

紫袍老者一指二人，吩咐道：「你們送兩位貴客進去。」

兩名紅衣童子躬身應「是」，各自手提紗燈，同聲說道：「二位貴客請隨小的來。」

說完，一左一右舉步往殿後行去。

雲飛白，甘明珠跟着繞過大殿，進入後進，穿行長廊，跨出東首一道月洞門，那是另一重院落，但見眉月如鉤，花影婆娑，小天井中花氣襲人，份外顯得清幽，却不見一點燈火。

迎面三間精舍，緊閉着一排花窗，除了門戶敞開之外，室中幽暗得看不清景物，也靜悶得沒有一點人聲。

兩名紅衣童子把兩人領到階前，腳下一停，躬身道：「二位貴客請進。」

話聲一落，便自退了下去。

雲飛白正待舉步往階上走去。

甘明珠道：「慢點，室中黝黑如墨，焉知不是他們安排的詭計，我們該看清楚了再進去。」

雲飛白道：「我們應邀而來，來者是客，七色請柬的主人，總不至於安排下埋伏，對待客人吧？」

他口中說着，腳下雖已舉步踏上石階，但左手緊緊握着劍鞘，全神戒備，炯炯雙目，直往室內投射進去。

如論雲飛白的目力，如今已跨上階石，相距不遠，應該足可看清楚室內人物，但任你如何凝足目力，還是隱隱約約的看不清楚。

就在他話聲方落，只聽室中响起一個清冷的聲音，笑道：「雲相公說得極是，我要暗算二位，隨時隨地都可暗算你們，何用費這大的周折？」

甘明珠冷笑道：「你好大的口氣？」

那清冷聲音又道：「我已在室中恭候多時，二位可以請進來了。」

雲飛白在前面，當先跨入室中，但覺室中香霧空濛，飄浮着一股如蘭如麝的濃馥香氣，身入室中，依然視綫模糊，只看到兩邊一排几椅，中間放一張圓桌，桌後隱綽綽站着一個人影，却無法看得清那人面貌。

室外是一鈎蛾眉新月，本來就是朦朧如晦，室內月光照射不到，自然更朦朧而幽暗了！

甘明珠跟在雲飛白身後，自然也聞到濃馥的香氣，冷冷的道：「雲大哥，這香味有些古怪，咱們莫要着了他們的道？」

只聽那人格的一聲輕笑，說道：「甘大小姐，妳怎麼老是不放心這、不放心那，二位是我邀請來的佳賓，所以特地點燃了一爐迦楠香，藉以袪穢，如果這雲中有毒，二位已經聞到了，此時退出，只怕也遲了呢！」

時間稍久，雲飛白已可看到圓桌上果然放着一個古銅香爐，裊裊青烟，正是從爐中升起，香烟繚繞！那人站在圓桌後面，正好被烟霧遮住了視綫，看來是他有意如此安排，無非故作神秘而已！

甘明珠冷哼道：「北嶺七星，慣使鬼蜮伎倆，誰知你們安着什麼心？」

（未完・一）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徐廷封找到南偷、傅香君的住處，只見小子不見陸丹，才知道二人行刺劉瑾連南偷也不知情，心裏着實一驚，只好暗中打聽，估計陸丹不會落在劉瑾的手裏，到第二天中午朱菁照來找他，告知陸丹被她救出，因傷重在王府內養傷，便將此事告知師父鍾大先生，請他轉告南偷等人知道，傅香君担心陸丹的傷惡化，小子則不放心朱菁照的刁蠻任性，怕將消息傳出去，對陸丹和他們都不利，而事實上劉瑾派人到處打聽。朱菁照的師父蕭三公子見陸丹傷勢惡化，爲他刮骨療傷，病情有好轉，對陸丹的安危，朱菁照和他的關係，怕徒弟會惹出麻煩……

長亭會奸賊　進宮議勤王

「好身手好身手——」小子硬着頭皮拍手。

蕭三公子目光落下。「彼此彼此，閣下由什刹海玩到這兒來，非獨身手好，而且胆子也不小。」

小子「啊呀」一聲。「原來是相識的，好說話了。」

「閣下夜探寧王府，目的何在？」蕭三公子面帶着笑容，道：「可是要找你那個朋友麼？」

「爽快——！」小子大笑。「我也不瞞你，人現在在什麼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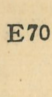
「寧王府中。」蕭三公子一笑。「能夠有一個你這樣夠義氣的朋友，姓陸的也不枉此生。」

「他現在到底怎樣了？」

「傷勢無碍，要回去的時候，他自然會回去的。」蕭三公子手中簫接往外一指。「請——」

小子沒有移動脚步。「我要見他一面。」

蕭三公子淡然道：「每一個地方都有每一個地方的規矩，你越牆而入，念在初犯，我不再追究，也該心滿意足了。」



「要是一定要……」

「當然得先過我這一關。」蕭三公子橫簫當胸。

「今夜我沒有這個興趣。」小子揮揮手。「後會有期。」語聲一落，身形展開，往外探去，他是看出不容易闖進蕭三公子這一關。

蕭三公子目送遠去，目光一轉。「看，麻煩來了。」

朱菁照從假山後轉出來，苦笑。「我人在那兒，總是逃不過師父耳目。」

「這個師父可是不容易做。」

「師父怎麼不讓他將人帶走？」

「人是你救回來的，如何處置他，還是看你的意思。」蕭三公子輕歎。「你好自爲之。」

朱菁照沉吟着脫口嚷出來。「好，不管怎樣，到時一定要他給我一個清楚明白。」

「什麼？」蕭三公子有些奇怪。

「沒有什麼。」朱菁照只恐蕭三公子問下去，急步離開。

蕭三公子也沒有將她叫住，只是搖搖頭，到底他知道多少？

×　　×　　×

接連四天都沒有刺客消息，劉瑾當然心裏不舒服，却也沒有再採取什麼行動，只因爲有更重要的事情要他處置，這天大清早便從後院秘密上了馬車，一行人秘密從後門離開了府邸。

出到了城外，他仍然不忘再吩咐：「今天古長亭之會，沿途要小心，切勿張揚，我要見的這個人不希望別人知道他經已進京。」

殷天虎常勝皇甫兄弟連聲「知道」，劉瑾又吩咐：「你們也千萬不要意氣用事，給這個人一點好印象。」

殷天虎等人自亦是連聲「明白」。

×　　×　　×

古長亭在城南十里高坡上，朱漆剝落，已荒廢多時，但無論在什麼場所，寧王也仍然有他不凡的氣派。

他原叫朱震濠，是太祖第十七子朱權的後人，世襲寧王，原只是一個小小的藩王，但近年招兵買馬，經已成爲一個强藩，擧足輕重，也所以才成爲皇帝與劉瑾爭取籠絡的對象。

這一次他進京當然是有所爲而來，心腹護衛，柳飛絮夏清風花別離雪漫天「四季殺手」都帶來了。

這「四季殺手」都是文士書生裝束，雪漫天之前曾經以郎中模樣出現在劉瑾門外，叫賣心藥，現在也已回復文士打扮，與柳飛絮夏清風花別離三人比較，並無多大分別。

除了他們四個，還有好些護衛武士，奇怪的是還帶有一頭奇大的黑熊。

劉瑾到來的時候，寧王正在拿水菓餵着那頭大黑熊，這看在眼內任何人相信都難免奇怪，連劉瑾也不例外。

一疊聲「九千歲到」中，寧王將手中水菓放下，迎出亭外。

「王爺一路上辛苦了。」這種客套話劉瑾早年滾瓜爛熟，現在出口，難免有些生硬。

「要總管到這裏來，我實在過意不去。」寧王擁着劉瑾臂膀。「請進亭內用酒菜。」

酒菜早已經準備好，亭子雖然殘舊，椅桌却是新的。

敬過酒，又一番客套說話，寧王才道：「日前鎮海樓中總管受驚了。」

「託王爺洪福，有驚無險。」劉瑾一些也不意外，早知道寧王在京中已密佈綫眼，消息靈通，又何況當日長樂郡主也在場。

「聽說刺客至今仍然未有下落？」

「刺客雖然還沒有抓到，綫索却已經有了，只是避免打草驚蛇，時機成熟，定當一網打盡。」

「很好——」寧王看來完全相信。

「想不到王爺身在江南，對京中事情瞭如指掌。」劉瑾這句話終於出口。

「只惜未能替總管分憂。」

「日前送來的心藥，已經足夠了。」

「那是小意思。」

「今日長亭之會，可見王爺熱心，我當然更加放心了。」劉瑾再舉杯。

這頓酒無疑不簡單，這兩個人的誠意有多少也不容易看出來。

× × ×

與之同時，傅香君在鍾大先生陪伴下，又來到了安樂侯府，她是打探消息而來，也順便告訴徐廷封，小子曾經夜探寧王府，無功而還。

徐建封有些意外。「他太魯莽了，有蕭三公子在，要將人帶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當夜他是遇上了蕭三公子，只是蕭三公子沒有留難他。」傅香君笑笑。「而且告訴他陸丹傷勢無礙。」

鍾大先生輕歎一聲。「蕭三不壞。」

徐廷封都有些担心的。「菁照不知道是否知道，若是知道，事情只怕……」

他沒有說下去，傅香君忍不住問：「長樂郡主這一次可是另外有目的？」

「怎會？」徐廷封搖搖頭。

「我們只是担心陸丹，侯爺若是有空，可否帶我們去一見？」傅香君一面說一面留心徐廷封的表情變化。

「這個……」徐廷封沉吟着正不知如何回答，一個聲音便傳來：「那一個要見陸丹？」

一聽這聲音徐廷封便頭大如斗，他到底沒有忘記限期已經到了。

進來的果然是朱菁照，傅香君一見連忙道：「是我們，不知道可否讓我們見陸丹一面？」

「我對他沒有惡意，完全是一番好心將他救到我那兒，怎麼你這樣說話？」

傅香君不由一怔，徐廷封目光落在朱菁照面上，歎了一口氣。「陸丹留在你那兒有害無益……」

「我不管——」朱菁照盯着徐廷封。「要我將陸丹交出來，除非你答應我的條件。」

徐廷封又歎了一口氣，傅香君聽着奇怪，試探着問徐廷封：「到底是什麼條件？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徐廷封尚未回答，朱菁照已目注傅香君，一聲冷笑，道：「有你在，事情只有更糟。」

鍾大先生插口道：「也許我這個老頭兒……」

「沒有人能夠帮得了他，這是他一個人的事情，只有他自己能夠解決。」朱菁照又盯着徐廷封。「你到底考慮清楚了沒有？」

「沒有——」徐廷封脫口一聲，話出口要收也收不回，只有呆望着朱菁照。

朱菁照冷笑。「你忘了今天已經是最後限期了？」

徐廷封一連幾聲「我……我……」下面的話就是接不了上來。

朱菁照又一聲冷笑。「你還沒有考慮清楚啊。」

「是……」徐廷封苦笑。

「那你到底要不要我再給時間你？」

「要——」這一次，徐廷封應得很爽快。

「好，那我再給你一天，要是還沒有答覆……」朱菁照惡狠狠的連聲冷笑。

「怎……怎樣？」

「我將陸丹交給劉瑾，你跟他談條件算了。」朱菁照斬釘截鐵的。

傅香君一聽着急起來。「不成，陸丹落在劉瑾手上，必死無救。」

「那是他的事。」

「郡主到底要侯爺怎樣，無妨直說，我們一定會帮忙你說服侯爺。」傅香君接近哀求的。

朱菁照斷然的說道：「你們少管這件事。」

傅香君轉向徐廷封。「侯爺——」

徐廷封揮手止住，正要說什麼，朱菁照已道：「明天就是最後的期限，我是怎樣的一個人你應該清楚，言出必行，絕無反悔。」

語聲一落，轉身舉步，徐廷封看似要叫住，話到底沒有出口，歎了一口氣，目送朱菁照離開。

鍾大先生也這才問：「廷封，到底是什麼回事？」

徐廷封只是歎氣，傅香君溫柔的接道：「一人計短，二人計長，說不定……」

徐廷封搖頭。「這件事……」

鍾大先生截道：「即使是你個人的事，又何妨說出來，難道連爲師你也不信任麼？」

「她是要我娶她爲妻。」徐廷封終於說出來。

傅香君聽說當然尷尬，鍾大先生却笑了。「這可是一件好事，你覺得這個長樂郡主怎樣？可有娶她的意思？」

徐廷封苦笑。「弟子爲人怎樣，師父難道不清楚？」

「你喜歡她與否跟你的爲人有什麼關

係？」鍾大先生又笑了。

「這個時候師父跟弟子開玩笑？」徐廷封目光不由往傅香君面上一轉。

鍾大先生目光亦轉到傅香君面上。「傅香君，看來我們的確帮忙不了。」

傅香君點點頭，偷眼看看徐廷封，徐廷封突然省起了什麼似的。「你們放心，這件事我總會有辦法解決的，等我的好消息好了。」

鍾大先生傅香君奇怪的看着他，奇怪他到底想到了什麼好辦法，徐廷封却沒有說，從他面上的表情變化却不難看他滿懷自信。

× × ×

劉瑾方面仍然沒有陸丹的下落，陸丹竟然是藏身寧王府中，實在他意料之外，他的人也沒有考慮到一探寧王府，而事實，對於追查陸丹的下落已沒有那麼起勁，在他們的意念中，陸丹若不是經已高飛遠走，必定藏身一個很秘密的地方。

他們甚至不知道陸丹中毒這件事。

劉瑾的目標却已轉移到寧王身上，長亭宴罷回來，面色陰沉得就像是暴風雨前夕，陰霾密佈的天空。

殷天虎常勝他們都已感覺到，心情也變得沉重起來，也不敢胡言亂語，只等劉瑾先開口。

「寧王這個老匹夫也算得狡猾了，這次突然進來，四季殺手都出動，若說他沒有目的，那一個相信？」劉瑾終於開口說出來了。

沒有人敢說不是，常勝冷眼看見皇甫義好像要說什麼，知道他爲人好大喜功，說話却大都不經斟酌，這個時候說錯了，不難令劉瑾大發雷霆，對大家都沒有好處，連忙搶在他前面道：「鎮海樓的事他這麼快便得到消息，可見他在京城已安排不少的細作。」

「這個當然了。」劉瑾淡淡的回答。

皇甫忠一旁突然插口：「除了九千歲，寧王府在京中會不會另外還有其他人在照應？」

劉瑾目光一亮。「有也不奇怪，這個老匹夫以我看城府極深，只怕我在他眼中也不過是一着閒棋。」

「原來九千歲早已看透了寧王的爲人。」皇甫忠馬屁總是拍得恰到好處。

「這個老匹夫相信亦早已看透我的心意，我們之間，應該會有一場惡鬥。」

「九千歲英明神武，寧王又如何是敵手。」皇甫忠也不怕肉麻，接說這種話。

劉瑾面上終於露出了一絲笑容。「當然大家能夠最好就是避免正面衝突，以免傷了大家的元氣。」

「是極是極——」皇甫忠方要說什麼，外面已傳來一陣嘈雜的人聲。

劉瑾一皺眉頭，不等他開口，常勝已奔出去，很快便又奔回來，面露喜色。

「可是有什麼好消息。」劉瑾鑑貌辨色，試探着問。

「陸丹已經有下落。」常勝着急道：「根據屬下座下一個千戶調查所得，刺客極有可能藏身寧王府中。」

「什麼？」劉瑾雙眉一皺。「到底——」一頓突然又沉默了下去。

常勝接稟告：「長樂郡主在鎮海樓事件之後，曾經到回春堂買下大量的金創藥，又兩次進出安樂侯府。」

「哦——」劉瑾雙眉不覺又一揚。

「還有，屬下當日追到鎮海樓外的樹林，也曾遇上長樂郡主，只是想不到以郡主金枝玉葉會替刺客掩飾，更將刺客收藏起來。」

「這的確想不到——」劉瑾連聲冷笑。「事情果然與徐廷封有關係啊。」

皇甫義應道：「我們以後一定會加派人手，小心監視安樂侯府。」

劉瑾自顧沉吟道：「寧王進京，長樂郡主收藏刺客，事情越來越複雜了。」

殷天虎插口道：「既然是綫索，我們無妨偷入寧王府一探究竟。」

劉瑾道：「這說來容易。」

「九千歲放心——」

「寧王府中高手林立，四季殺手外還有一個蕭三公子，如何能夠放心？」劉瑾一聲微喟。「進去調查清楚無論如何都是好的。」接又吩咐。「只要千萬小心，不要將事情鬧大，驚動寧王。」

「這個屬下必定小心。」

劉瑾沉吟着接道：「徐廷封與寧王方面我自有妙計安排。」隨即笑起來。

看到他這種笑容，有誰會懷疑他的說話？

× × ×

回到寧王府，朱菁照什麼人也不打招呼，高視闊步，一衝而過，這位郡主是怎樣性子，寧王府上下都已清楚，一個個有意無意一旁迴避。

朱菁照看見他們這樣子，心中暗忖：「總算你們知情識趣。」也沒有故意上前去找麻煩，冷不防一聲巨吼，大嚇一跳，循聲望去，只見那邊石柱上一頭大黑熊曳着鍊子在團團的轉來轉去。

雪漫天也就坐在石柱上，朱菁照一見沒好聲氣的道：「是那一個叫你將這頭怪物帶進來的？」

雪漫天尚未回答，一個聲音已應道：「是我——」

朱菁照聲音入耳爲之一呆，目光一轉，脫口叫出來：「爹——」

寧王正立在那邊石階上，笑看着朱菁照奔來，將朱菁照擁入懷中。

「你怎會到這裏來的？」

「不就是因爲牽掛着你這個寶貝女兒。」寧王的眼神充滿慈愛。「瘦多了，不習慣這兒？」

「是牽掛着爹。」朱菁照這句當然不是眞話。

寧王竟似已看出，笑接道：「我看是牽掛別人……」

朱菁照不由自主嚷道：「別說了，那個徐廷封——」

到她發覺說漏了要將話收回，那裏還來得及，寧王「呵呵」地笑應：「徐廷封怎樣了。」

「他……欺負我！」

「有這種事？來，告訴爹他怎樣欺負你。」寧王輕拍朱菁照肩頭，往內走。

蕭三公子也就在這時候由堂內轉出來。「王爺既然有事，在下告辭了。」一面偷偷向朱菁照打了一個眼色。

朱菁照看在眼內，先是一怔，接而一

驚，寧王沒有在意，笑顧蕭三公子。「蕭老師不是外人，又何須迴避？」

「王爺這樣說，在下只好叨陪末座了。」蕭三公子看準了，又向朱菁照打了一個眼色。

朱菁照再也待不住，找個藉口道：「爹，我先去換一件衣服。」

「也好。」寧王帶笑舉步。

朱菁照看見他轉身，立即一溜烟也似奔出去。

× × ×

未到內院，朱菁照遠遠便看見柳飛絮夏清風二人對坐在花木叢中的八角亭子裏，却只當作沒有看見，那知道二人遠遠便看見朱菁照走來，待她走近，一齊站起來，一揖。「見過郡主。」

朱菁照無可奈何的應一聲：「你們也來了。」

「郡主可是有什麼吩咐？」

「沒有！——」朱菁照快步走過，頭也不回，直走向收藏陸丹的那個廂房。

× × ×

「陸丹！——」朱菁照推門輕聲呼喚，但沒有反應。

紗帳低垂，看似無人，朱菁照走到床邊將紗帳拉開，事實無人。

——那裏去了？朱菁照這一驚非同小可。

她原是要找蕭三公子問清楚，轉身第一句還是叫：「春梅——」

春梅是她留在這裏照料陸丹的丫環，應聲走進來：「什麼事？」

朱菁照看看她身後沒有其他人才問道：「他怎樣了，是不是給我爹爹的人發現了？」

春梅搖頭接解釋：「婢子就是看見他們東張西望，到處亂闖，恐怕被他們發現，所以看準機會，將那位公子送進小姐的房間。」

朱菁照鬆一口氣，輕打了春梅肩膀一拳。「怎麼不早一點告訴我，差一點沒有給你嚇死。」

春梅笑笑。「小姐才回來，婢子也這才有機會說呢。」一頓又道：「沒有地方比小姐的房間更安全的了。」

「糟——」朱菁照突然嚷起來。「要是爹知道我將一個男人留在房間內……」

「婢子很小心，小姐儘管放心，婢子是絕不會告訴別人。」春梅說得很認眞。

「要是你告訴別人知道，看我會不會將你的舌頭割下來？」朱菁照笑罵着。

春梅不由吐了吐舌頭。

× × ×

寧王第二天便進宮見皇帝，雖然在偏殿，皇帝又聲聲不必拘禮，仍然以大禮叩拜。

皇帝隨即將小德祿巧計支開，只留下張永侍候，張永其實也只是把風，以防小德祿或者劉瑾的其他人突然闖進來。

目送小德祿離開，皇帝才道：「現在我們可以放心說話了。」

「那個小太監……」

「是劉瑾的心腹，劉瑾却以爲我看不出來。」

「皇上英明。」

「你知道這一次我召你進來的目的了麼？」

寧王點頭，皇帝歎息着接道：「劉瑾這條老狐狸也實在厲害，中山王府經已在他嚴密監視下，我要找廷封商量一下也成問題，這件事也只好交給你。」

「皇上想必經已有了一個很周詳的計劃。」

皇帝不覺站起身子。「劉瑾勢力日大，現在再不除去，沒有機會的了。」

「皇上的意思——」

「京城的兵馬大都在他的控制下，我想調用山西大同的二十萬大軍。」

「哦——」寧王看似十分意外的。

「九月我會找機會出巡山西大同，離開了劉瑾的勢力範圍，再會同你在南昌的大軍，一齊舉事。」

寧王道：「山西大同的總兵尉遲歲有勇無謀……」

「這我也知道，所以會先派王守仁去掌握兵權，再深入了解當地情形。」

「這件事……」

「你是担心劉瑾不會這麼容易讓王守仁調職到山西大同？」

「朝廷的大部份官員不是都在劉瑾的控制下？」

「我自有妙計。」

「這就放心了。」

「外面的一切，交給你與廷封。」

「皇上也請放心，到時南昌大軍一定全面出動，協助皇上誅除劉瑾。」

皇帝龍顏大悅，一聲「好」，接道：「事成之後，我加封你爲楚王，長江以南，劃地百里爲報。」

「謝皇上——」寧王拜倒在地上。

皇帝待他站起來才再道：「這件事勞煩你與廷封說一說，廷封是崑崙派高手，又有鍾大先生相助，應該可以應付劉瑾座下的江湖敗類。」一頓接問：「聽說你在南昌也請來了一羣武林高手。」

「那是小兒君照喜歡練武功請來的，算不上是什麼武林高手。」

「君照這一次可有隨來？」

「沒有，他比菁照聽話得多，菁照我不讓她來，她可是不管那許多，嚷着要私自偷出來，沒奈何只好讓她來了。」

「我已經見過她，是任性一點兒，却也眞夠討人歡喜。」皇帝好像想起了朱菁照，笑了笑。

寧王並沒有留意到皇帝的笑容有些異樣。

× × ×

朱菁照也實在任性，蕭三公子要她練劍，她一向心情不佳，就是不肯練。

蕭三公子也不勉强，只是問：「武功今天不練，明天可以練，就是留在你房間內的那個陸丹，你打算怎樣處置？」

「還沒有考慮清楚？」

蕭三公子不由歎息，道：「你刁蠻任性，不要緊，只要不傷害別人也就罷了，但這樣藏着，也總該有一個方法來處置才是。」

「師父平日不是敎我身爲俠義中人，路見不平，要拔刀相助？」

蕭三公子道：「也要看情形，要是讓劉瑾知道……」

「他不會知道的。」朱菁照笑了笑。

「你爹爹方面？」

「除了師父、春梅、就只有我知道，我們都不說，別人又怎會知道，既然沒有人知道，又何必驚動我爹爹？」

蕭三公子只有歎息，道：「總之你小心一些就是了，能夠早些送走還是早一些的好。」

那要看安樂侯是否答應了，朱菁照這句話當然沒有說出口。

× × ×

徐廷封話是說已經有一個好辦法，其實並沒有，只要想到朱菁照便不由頭大如斗，聽說有人到訪便心驚胆顫。

來訪的不是朱菁照，是劉瑾的心腹陳全，却是在徐廷封意料之外。

陳全是送帖子到來，寧王進京，劉瑾要替之洗塵接風，徐廷封當然也在被邀請之列，他到底與寧王有親戚關係，待陳全遞上帖子說明來意，倒不覺得是怎麼一回事了。劉瑾拉攏權貴這不是一朝一夕，何況與寧王之間本來有來往？

他並不知道劉瑾與寧王早已在城郊的長亭會過面，即使知道，也只以爲劉瑾目的在掩人耳目，想不到劉瑾另有目的。

寧王也一樣想不到。

× × ×

徐廷封隨即走了一趟白雲觀，主要是告訴傅香君他們這件事。

南倫聽罷沒有立即表示意見，只是笑笑，看在眼內，徐廷封亦笑，苦笑。

傅香君沒有察覺，陷入沉思中，小子却非獨察覺，而且忍不住問：「你們在打什麼機鋒？」

「機鋒？」南倫目光一轉，有些奇怪的。「想不到你居然懂得這樣說話。」

「白雲觀是什麼地方，住久了多少也懂得一點的。」小子冷笑。「師父不是一向心直口快？」

南倫搖頭。「我還以爲你是一個聰明人，其實不是，否則怎會不明白？」

「明白什麼？」小子追問。

徐廷封歎息接道：「老前輩是笑我昨天誇口有一個好辦法，其實沒有。」

南倫道：「現在却有了。」

傅香君隨即說出來。「劉瑾席設獅子樓，夜宴寧王，連侯爺也請到了，長樂郡主她當然也不例外，蕭三公子也是必侍候一旁，要進去寧王府救人，沒有比這個更適合的時機了。」

小子點頭道：「蕭三公子不在，事情的確是簡單得多，只是寧王府這麼大的地方，怎知道人收藏在那兒，胡亂找只怕找到天亮也找不到。」

南倫拍案道：「原來你還是一個聰明人。」

小子轉問徐廷封：「侯爺平日進出寧王府，對寧王府的情形應該比我們熟悉得多。」

「好不了多少。」徐廷封搖頭。「唯今之計是我親自再走一趟，試探一下陸丹的下落。」

「好——」南倫當然同意。「却莫要露出馬脚，讓那位長樂郡主注意加倍提防才好。」

傅香君接說道：「還要小心劉瑾的耳目。」

徐廷封笑笑。「我已經想到了一個安全出入的辦法。」

小子聳聳肩膀。「這一次你沒有强調是好辦法。」

「好辦法不是好辦法，不是好辦法也許反而是好辦法。」南倫打了一個「哈哈」。「我們在這裏靜候佳音了。」

「只希望陸丹現在還沒有給那位長樂郡主弄成殘廢。」小子有些悲觀的。

傅香君立即替長樂郡主分辯。「她不是一個那麼壞的人。」

小子看看傅香君。「看見陸丹不就清楚了。」

徐廷封插口：「怎麼你對她這樣沒有信心。」

「不知怎的我就是覺得這個長樂郡主很麻煩，什麼也幹得出來。」

「以我所知她本性還是善良的。」

「以我所知好像她那樣性子的女孩子一不如意便會遷怒別人身上……」

南倫又笑了，笑截：「以我所知那樣性子的女孩子到現在爲止你就只遇上這一個。」

小子怔住，南倫隨即大笑起來。

× × ×

朱菁照事實沒有遷怒陸丹身上，只是担心在徐廷封答應她的條件前陸丹傷勢經已痊癒，要離開寧王府，陸丹也事實已經有過這種表示。

她知道要找藉口將陸丹留下來並不是一件容易事，也找不到一個比較好的藉口，但苦思之下，仍然給她想到了一個她以爲是好辦法的好辦法。

那是一帖藥，也是買自回春堂，煎好了，她親自送到陸丹面前。

陸丹不喝也不成。

藥很苦，味很怪，陸丹喝一口，不由眉頭大皺，試探問：「不喝成不成？」

「爲什麼不喝？」

「很苦——」陸丹說的也是實話。

「苦口良藥，男子漢大丈夫，這個苦也怕？」

陸丹只有再喝一口，隨又皺眉道：「喝下去不大舒服。」

「那是說你的傷還未好，連吃藥也覺得不舒服。」

陸丹也不是沒有經驗，却不知怎的，總覺得朱菁照所說的很有道理，朱菁照再來：「這個藥是我親自弄的，你若是不喝光，我一定很生氣。」這種話，陸丹還敢怠慢，連忙將那碗藥喝光。

× × ×

春梅等在門外，看見朱菁照拿着空碗子走出來嚇了一跳。「他眞的喝光了？」

「我開口，他怎敢不喝？」朱菁照洋洋得意的。

「回春堂的大夫說，這種藥喝下，筋骨會變得酸軟無力，最兇的狗也會變得服服貼貼的。」春梅壓着嗓子。「那位公子喝了這麼一大碗……」

「管他變得怎樣。」朱菁照冷笑。「只要他以爲自己仍然未痊癒，沒有氣力離開這兒。」

春梅無可奈何的搖頭，接過空碗方要離開，突然省起：「侯爺來了——」

（未完・十六）

虬龍倚馬錄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小玉在百鳥林裏被萬年幫首領蕭焯攔途截擊，被人砍在背上的一斧，幸穿上神秘師父的天蠶軟甲，避免一死，岳小玉本來就是鬼靈精的小鬼，這時計上心來，謊說是飲血峯練驚虹的義子練無敵，受義父之託去找許不醉，還說了一些恫嚇的說話，蕭焯信以爲眞，不敢留難。岳小玉在路上又遇到了歐一神，兩人同到公主軒找許不醉，門前一老僕叫鐵帚翁是江湖有名的人物，不讓他們進去，要將岳小玉打死，幸歐一神說項解救，方保無事，歐一神和岳小玉結拜爲金蘭兄弟，原來歐一神是名滿江湖相士歐如神的胞弟，鐵帚翁只賣個人情不敢加害⋯⋯

代兄爭婚事　打賭定輸贏

方竹冷笑道：「區區兩罈這樣的酒，許軒主怎會放在眼內？你還是快點回江北去，再也不要理會這裏的事。」

歐一神雙眉一蹙，道：「我現在正想弄清楚，這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方竹道：「這裏的事，就算是歐如神來了，也管不着！」

歐一神臉色倏變：「許軒主在甚麼地方？我也要見他！」

方竹道：「他不會見任何人！」

歐一神道：「那麼心鳳呢？」

方竹道：「你自己去找個侍婢好了，老夫可不是負責看管這個侍婢的。」

歐一神怒道：「鐵帚翁，你今天怎麼了？老是神秘兮兮的，準是有事瞞着咱們吧！」

方竹沒好氣地說：「小歐，我看你還是識趣一點，馬上離開這兒好了，但這個姓岳的小子，却一定要給我留下來！」

歐一神道：「你爲甚麼要留住他？」

方竹淡淡道：「爲了好奇。」

歐一神道：「他有甚麼地方令你感到好奇？」

方竹道：「這小子能捱得住大斧的斧頭，剛才中了老夫一帚又沒受傷，嘿嘿，準是有點古怪！」

歐一神道：「他有甚麼古怪，那是他的事，犯不着你來多管。」

方竹道：「很抱歉，現在這裏已經是老夫的天下了，所以，我若要留住他，世間上就再也沒有人可以把他拉走！」

歐一神哂然一笑，道：「終於露出狐狸尾巴了，許不醉是不是已經給你關了起來？」

方竹冷笑道：「小歐，你把這個姓許的醉鬼估計得太高了，像他那樣的人，老夫又怎會眞的永遠跟隨着他？」

歐一神道：「就算你不甘心跟隨許軒主，也不該做個叛徒！」

方竹哈哈一笑：「你已年紀不輕了，怎麼說話還是充滿了孩子氣？」

岳小玉大聲道：「他不是孩子氣，是講義氣！」

方竹道：「老夫已活到六十幾歲了，對『義氣』這兩個字，早已失去信心。」

岳小玉道：「那只因爲你根本不配談這兩個字！」

方竹道：「這兩個字太虛幻，太不實在了，譬如說，你們兩個都中了劇毒，而解藥只有一份，那麼該由誰來服用？」

歐一神道：「當然是小岳子！」

方竹道：「但小岳子若也堅持由你服用，那又怎樣？是不是兩個都不吃，大家一塊兒死掉算了？」

歐一神怔住，無言以對，但岳小玉却立時大聲道：「這種事很容易解決，咱們擲骰子賭一賭好了！」

歐一神立時笑道：「這眞是個很好的主意。」

方竹冷冷一笑：「這算是甚麼好主意？簡直就是拿自己的性命來開玩笑！」

歐一神道：「你背叛了許軒主，又何嘗不是拿自己的性命來開玩笑？」

方竹嘿嘿笑道：「但老夫却認爲安全得很，最少，現在許不醉連酒也沒有得喝了。」

歐一神道：「心鳳呢？」

方竹道：「她當然正在陪伴着老許，你是不是吃醋了？」

歐一神怒道：「方老兒，我一直把你當作是慈祥長者，武林前輩，想不到你竟然是個人面獸心的老混蛋！」

方竹桀桀怪笑，道：「小歐，你罵夠了沒有？」

歐一神道：「你是不是想把我也一併幹掉？」

方竹道：「本來，老夫也不想令你們姓歐的人太爲難，偏偏你却要自尋煩惱，那就不要怪老夫心狠手辣了。」

歐一神怒道：「方老兒，你有種的儘管動手！」說着，把扁担用力一揮，發出了疾勁的呼嘯聲響。

方竹揚眉悍笑：「你以爲憑着這根扁担，就可以擋得住老夫的鐵帚亡魂殺？」

歐一神道：「擋得住固然要擋，擋不住也要擋！」

岳小玉聽得胸口一熱，叫道：「歐大哥，只要今天咱們不死，遲早總有一天要這老兒本利歸還！」

歐一神怪叫道：「咱們怎會死？死的只是這個可惡老賊！」

方竹獰笑一聲，突然搶步疾出，一柄竹帚有如狂風驟雨般向歐一神急攻過去。

歐一神悶不做聲，身形一挫，手中扁担一擺一抽，驀然使出一招「蟒王擺尾」，反擊方竹的身腰。

方竹一聲嘿笑，右手倒施一着「仙人點路」，以竹帚柄端急點歐一神胸口玄機穴。

歐一神知道方竹招式陰險多變，不敢再冒險搶攻，唯有立時身形一蹲，錯步向後退了一步。

方竹得勢不饒人，只聽見竹帚勁風不斷呼嘯，攻勢凌厲有若狂飆，歐一神已被逼得有些透不過氣來。

方竹招勢越出越兇猛，嘴裏同時「嘿嘿」惡笑道：「歐如神與你相比，不知怎樣？」

歐一神怒道：「若是家兄出手，只怕你如今早已帚毀人亡，死得心服口服！」

方竹詭笑着道：「只可惜他不在此地，那就只好讓你先行死得心服口服。」

岳小玉聽得又急又怒，突然檢起十幾顆石子，不斷向方竹頭上和身上擲去。

當然，這是完全無濟於事的，只能換來方竹更爲嘲笑之聲而已。

正當岳小玉苦思無策之際，忽然耳畔響起了一個人的聲音。

岳小玉不由怔住。

他附近沒有任何人，但耳畔却有一個極陰柔的聲音響起。

那聲音說：「你不要白費氣力擲石頭，也不要東張西望想看見我，告訴你，我用的是傳音入密功夫，此刻除了你之外，就算你身邊有人緊貼着，那人也是全然聽不見任何聲音的。」

岳小玉只好點了點頭，示意明白，同時心裏不斷地想：「這人是誰？這聲音似乎從來也未曾聽過。」

這的確是個很陌生的聲音，甚至連對方是男是女也無法可以分辨得清楚。

只聽見那聲音又說：「一神的功夫，雖然打不過鐵帚老兒，但他最少可以頂得住三四百招，所以，你不要着急，總之等着瞧就是了。」

岳小玉聞言，心頭略爲一寬，但畢竟還是將信將疑，尋思道：「萬一歐大哥只是頂到一兩百招就給老不死幹掉，豈不是冤枉之極嗎？」

過了片刻工夫，歐一神的形勢更是不妙了。

岳小玉心頭大急，又要撿石子去擲方

竹，但他才俯下了身子，那聲音又已響了起來：「不要用這種笨法子了，還是瞧瞧我怎樣對付這個老賊罷。」

岳小玉聽見這兩句話，立刻就不再撿石了，索性蹲了下來，看看那人到底怎樣對付方竹。

他才蹲下身子，突覺頭上一陣勁風吹起，原來正有一個灰衣人在他頭頂上飛掠過去。

這人飛掠時的姿勢十分美妙，速度之快更是令人難以想像。

方竹乍見這條人影飛來，不禁面上變色，立時喝道：「來者何人？」

那灰衣人並不答話，却突然撑起了一把傘子。

這把傘子，居然是用精鋼鑄造的，傘骨前端，尖銳得就像是利劍一樣。

方竹吃了一驚，急忙抽身變招，一連八九帚揮了出去。

但那鋼傘一張開，方竹竹帚上的招式，便立時全被擋了回去。

歐一神陡地精神大振，興奮地叫道：「老大，這老賊背叛了許軒主，萬萬不能放過他！」

那灰衣人格格一笑，道：「這還用你來提點嗎？況且我已算過，這老賊陽壽已盡，今天誰都再保不住他的老命！」

岳小玉暗叫一聲「妙哉」，忖道：「莫不是歐如神來了？」

只見灰衣人招快如電，方竹雖然早已仰身暴退，但等到他退開五六丈遠之後，赫然發現小腹左邊已被鋼傘劃破了一條長長的裂口。

灰衣人冷冷一笑，道：「你現在才後悔，恐怕已經太遲了。」

方竹臉色鐵青，怪聲叫道：「誰在後悔，等一會兒就知道了。」語畢，發出了一下清亮的長嘯。

灰衣人道：「想叫蕭焯來助你一臂之力嗎？」

方竹沒有答話，又再發出另一下的長嘯。

他這第二下長嘯，終於獲得了回報。

回報他這聲長嘯的，是一個滾動而來的人頭。

蕭焯的人頭。

× × ×

人頭如球，不斷向方竹的脚下滾動過去。

等到人頭在方竹脚下靜止不動的時候，蕭焯的眼睛恰好就對正着方竹的臉。

這對眼睛向外凸出，滿臉都是驚悸之極的神情。

方竹儍住了，在這刹那間，他的臉看來也和蕭焯的頭顱沒有甚麼分別。

灰衣人忽然嘆了口氣，道：「方竹，你是一念之差，才會陷入萬刦不復之境，正是相由心生，你這一錯，實在是錯得太厲害了。」

方竹凝視着蕭焯的頭顱，只見它還是血淋淋的，顯然剛剛砍下不久。

灰衣人又道：「蕭焯也同樣是想歪了心，但這只怪許軒主生性太隨和，明知門前有盜，他還是不理不睬，以致蕭焯雄心漸起，以爲只要跟你這位鐵帚翁勾結，這公主軒遲早也會落入他們萬年帮掌握之中，唉，他也不仔細想想，許不醉是何許人也，又豈是萬年帮這些烏合之衆可以吞噬得下的？」

方竹臉色蒼白，顫聲道：「不必多說了，老夫認栽便是！」

「是」字甫出口，竹帚已被遠遠拋開了。

他知道，這一輩子再也用不着這東西了，無論是用來打掃門庭或者是殺人傷人，都用不着。

只聽見「蓬」一聲響，方竹舉起右掌自碎天靈，登時眼凸舌伸，吐血而死。

岳小玉看得爲之驚心動魄，想不到雖然來到公主軒，但還沒見着許不醉，就已遇上了這等慘厲之事。

就在這時，忽然歐一神發出了一下興奮之極的叫聲：「心鳳！妳還沒有死！」

岳小玉回頭一望，只見一個約莫二十七八歲，一身侍婢裝束的綠衣少女，手持着一柄血淋淋的大砍刀走了過來。

一個侍婢，居然會拿着這柄血刀，實在令人有着匪夷所思的感覺。

原來這綠衣侍婢，就是追隨許不醉多年，如今還是未嫁之身的心鳳。

心鳳沒有理會歐一神，却走過來對灰衣人襝衽道：「這次大公子能够化險爲夷，眞是全憑五先生仗義帮忙，奴婢實在感激不淺。」

岳小玉一楞，忖道：「甚麼五先生六先生的，難道這人不是江北仙上仙歐如神嗎？」

但他再想一想，立時又有所省悟：「對了，歐如神又叫歐五先生，這灰衣人眞的就是他！」

只聽得歐如神淡淡一笑，聲音還是那麼陰柔，那麼從容不逼：「這點小事，何足掛齒？」

心鳳正待回話，忽聽一人咕嚕着說：「老歐雖然口沫橫飛，但這兩句話却是一點不假。」

岳小玉心頭一跳，立刻向那人望去，只見那人頭戴高冠，面龐略圓，眼略浮腫，身材略胖，正跟神秘師父形容許不醉的一切不謀而合。

但最重要的一點還是：此人滿身是酒氣！

不消說，這人的確就是許不醉！

× × ×

許不醉是個相當奇特的人，甚至連說話的詞彙也極之奇特。

歐如神一看見了他，就免不了要暗叫頭疼。

本來，一個令自己頭疼的人，最好就是希望他快點去見閻王。

但歐如神却偏偏還是要救了他。

但救了這個人之後，却還要聽聽他的風涼話。

「老歐，你是江北仙上仙，怎麼仙到江南來了？」

「因爲脚癢，所以我就來了。」

「是脚癢還是技癢？」

「也許是兩樣都癢。」

「幸好你癢，否則你以後就會少了一個老朋友。」

「方竹晚節不保，眞是令人堪嘆。」

「他不殺許某，是想連我的武功招數也逼供出來，但老許還沒說出半個字，你就趕到爲鄙人解圍了。」

「你是命不該絕，心鳳更不該陪着你這個冤大頭而死。」

「這是天意，特意叫你來還債。」

「十年前，你也救過歐某一次，不是你，我已給伏牛山那股流匪活活燒死。」

「如今大家扯平了，你再也用不着老是記掛着許某當年救命恩德。」

「這眞是天意。」

「歐神仙，你心裏還有甚麼說話，請快快放出來，不要阻着老許喝酒。」

「你只有一個侍婢？」

「不錯，就是這個心鳳。」

「她不美。」

「若美，早就嫁出去啦。」

「她也不算難看。」

「若難看，我早已把她當作牛羊般賣掉。」

「但有一個人，却很喜歡心鳳。」

「你的寶貝弟弟一神？」

「正是一神，他年紀不輕啦，早就應該成家立室，正正經經的討個老婆。」

「嘿嘿……嘿嘿……嘿嘿……」

× × ×

許不醉「嘿嘿」冷笑的聲音，一直維持了很久很久才停頓下來。

歐如神瞪視着他，道：「這算是甚麼？是答應？還是不答應？」

許不醉立刻把心鳳向前一推，道：「一神要討老婆，應該自己去問她，而不是由你來問我！」

心鳳早已滿面通紅，連那柄血刀也驚惶得跌落在地上。

歐如神皺了皺眉，對歐一神說：「許軒主之言不無道理，你說該怎辦？」

歐一神訕訕一笑，道：「就只怕心鳳姑娘不肯嫁給我這條瘦竹竿。」

許不醉兩眼一翻，對心鳳說：「人家已開口啦，妳又怎麼說？」

心鳳把臉兒垂得很低很低，聲音更是有如蚊吶一般：「奴婢不知道。」

許不醉「嗯」一聲，道：「眞的不知道？」

心鳳蹂了蹂脚，急得好像快要哭了出來：「大公子，這叫奴婢怎麼說了？」

許不醉皺了皺眉，道：「算了，妳不必再說甚麼，總之，妳是捨不得離開我這個大公子的，是不是？」

心鳳只好點頭，道：「奴婢侍候了大公子這許多年，當然是捨不得離開大公子了。」

許不醉瞪着歐一神，道：「想討老婆的小歐，你聽見心鳳的說話沒有？」

歐一神道：「聽見了。」

許不醉道：「所以，你是不用痴心妄想啦，心鳳是不會嫁給任何人的。」

歐一神大急，道：「但是……」

「但是甚麼？」許不醉冷冷一笑：「是不是想强搶？」

歐一神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只不過——」

「不用多說了，」許不醉冷冷一笑，道：「我知道你是個很有辦法的人，這幾個月以來，你不斷拍我的馬屁，又故意在賭博上輸了給我，來來去去，都是想打心鳳的主意，嘿嘿嘿，你以爲我會上這個當嗎？」

歐一神急得臉色脹紅，道：「賭博之事，不是你贏就是我輸，又豈會是故意之舉？」

許不醉道：「你終於說老實話了，不是我贏，就是你輸，所以你永遠都只敗不勝，是不是這樣？」

歐一神更是滿頭大汗，道：「不，這只是口快說錯了。」

許不醉冷冷道：「老實說，你若經常贏我，反而會令我更加欣賞，但你偏偏十賭十輸，做人做得如此失敗，就算是活着也已太多餘了，還去討甚麼老婆？就算我把心鳳嫁給你，將來老公逢賭必輸，豈不是連老婆也給餓死嗎？」

歐一神忙道：「我以後改過作風便是了。」

許不醉道：「怎樣改法？」

歐一神道：「以後一神賭錢，只勝不敗，次次贏個滿載而歸。」

許不醉翻了翻眼，道：「這豈不是想輸死老許了？」

歐一神道：「贏也不是，輸也不是，那麼我索性戒賭好了。」

許不醉冷冷一笑：「賭徒說戒賭，那是天下間最信不得的事，不要說我現在十分清醒，就算是醉得爬入茅厠睡着覺，也決不輕信這等混帳之言。」

歐一神有點激動：「那麼，你要我怎樣才行？」

許不醉略一沉吟，才道：「那也簡單的很，只要你能够贏我一次，我就把心鳳許配給你。」

歐一神道：「此話當眞？」

許不醉道：「眞眞眞！眞得半點也不會有假！」

岳小玉心中暗笑：「甚麼『眞得半點也不會有假』，眞是他媽的眞眞眞絕！」

歐一神見還有機會，便道：「好，我答應你賭，你劃下道兒來罷。」

許不醉怪笑道：「我又不是要跟你打架，劃甚麼道兒？」

歐一神吸了口氣，道：「你要怎樣賭法？賭骰子還是牌九？」

許不醉說道：「賭骰子太俗套，推牌九兩個人也不够趣味，倒不如賭一賭喝酒吧！」

歐一神跳了起來，怒道：「賭甚麼都可以，但賭喝酒，那是萬萬不能的。」

許不醉乜斜着眼，冷笑道：「爲甚麼不可以？」

歐一神道：「有誰不知道你是個沒有底的酒桶？跟你賭喝酒，倒不如跟牛比鬥，看看誰吃草吃得更快好了。」

許不醉怪笑道：「你還沒有聽清楚，就像個瘋狗般吼個不停，眞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歐一神緊繃着臉，道：「好，你再說下去，小歐洗耳恭聽就是。」

許不醉淡淡一笑，道：「你想跟我拚酒，我還沒這份心情來奉陪，我現在只是要你——」

「且慢！」岳小玉忽然目光大亮，高聲叫道：「這一陣，由小弟出馬好了。」

歐一神陡地怔住。

許不醉也是大感詫異：「你是誰？」

「岳小玉。」

「是眞名字還是假名字？」

「眞眞眞！眞得半點也不會有假！」

許不醉笑了，道：「好聰明的一個笨蛋。」

岳小玉道：「聰明的就不是笨蛋，笨蛋是絕對不會聰明起來的。」

許不醉道：「但照我的看法，却不是這樣。」

岳小玉道：「不是這樣又是怎樣？」

許不醉道：「你的樣子，看來很聰明，但你若眞的要代替歐一神賭博，那就是大大的笨蛋。」

岳小玉道：「我若眞是個大大的笨蛋，你應該大大的高興。」

許不醉皺皺眉，道：「這又是甚麼道理？」

岳小玉道：「大大的笨蛋，一定賭不過你這位大大精明的賭精，那麼，你又可以再勝一仗了。」

許不醉搖搖頭，道：「賭贏一個如此不濟事的笨蛋，那是勝之不武，一點也不值得高興。」

岳小玉道：「那麼，你若輸給我這個如此不濟事的笨蛋，是否就會高興得跳了起來。」

許不醉冷哼一聲，道：「你的歪理倒不少，是跟誰學的。」

岳小玉道：「當然是跟你學的。」

許不醉道：「胡說，你今天才第一次遇上我這個人！」

岳小玉道：「見一次學一次，所以這第一次，我所學得到的還只是皮毛功夫而已。」

許不醉的瞳孔慢慢地收縮，略帶驚詫之意凝注着這少年。

「好利的一張嘴，就只怕磨得太尖薄了一些。」

「現在嘴利不利，問題絕對不大，總要酒量好，才能渡過這難關。」

許不醉冷冷一笑：「你不要自討苦吃了，還是回家喝奶去罷。」

岳小玉沒有生氣，却喟然地嘆息一聲，道：「我沒有家。」

許不醉一怔：「你是個孤兒？」

岳小玉道：「我還有父親，但他現在却比一個孤兒還更孤寂。」

許不醉道：「令尊是誰？」

岳小玉道：「一個廟祝。」

許不醉聽得滿頭霧水，歐一神却已推開了岳小玉，道：「老弟，這件事，你是幫不了忙，還是由我來跟他賭一賭。」

岳小玉却反而一把拉住他，大聲道：「你賭個屁，難道你還輸得不夠嗎？這次你若再賭，一定還會輸得焦頭爛額，而且連老婆也給輸掉！」

「可是——」

「可是我就不同了！」岳小玉一點也不退縮。「我是個天生的賭精，而且逢賭必贏！」

「你眞是能夠逢賭必贏？」歐一神驚訝地說。

岳小玉道：「當然，否則我早已餓死了。」

歐一神呆住，望了望岳小玉，然後又望着江北仙上仙歐如神，想看看他的反應又是怎樣。

歐如神本來一直都在沉默着，但這時候再也不能三緘其口了，便說：「反正都是輸，何不讓小岳子碰一碰運氣？」

歐一神急道：「但這是很重要的一場賭博，咱們是許勝不許敗的。」

歐如神道：「正因爲不許敗，你更不必去爭，試想，倘若由你來賭，有機會可以贏得了許軒主嗎？」

歐一神苦笑道：「機會微乎其微。」

「這就是了，」歐如神悠悠一笑，道：「所以，你現在甚麼都不要爭，且看看小岳子怎樣賭好了。」

歐一神苦笑了一下，嘆道：「也罷，大不了去當和尚，以後再也不見女人！」

岳小玉笑道：「尼姑也不見？」

歐一神搖搖頭，道：「尼姑也不見了，我寧願去見鬼！」

岳小玉道：「若是命中註定，只怕你見着的也是個女鬼哩。」

許多醉冷冷道：「不要又尼姑又女鬼了，你們決定好了沒有？」

岳小玉大聲道：「一切都已決定妥當，就請許軒主再說個明白罷。」

許不醉道：「你担當得起嗎？」

岳小玉冷冷一笑，道：「小岳子已跟歐大哥結拜爲金蘭兄弟，已是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歐大哥的事，自然也就是小岳子的事件，這又有甚麼担當不起的？」

許不醉格格一笑，道：「你年紀小小，胆色倒是不錯。」

岳小玉道：「說不定將來年紀大了，胆子就反而會細小起來，所以，要賭就趁現在賭個够。」

「好，」許不醉轟聲大笑，道：「你們都跟我來。」

× × ×

公主軒是個很雅緻的地方，但許軒主這個人，却像是古玩架上的一個糯米飽，和這雅緻的環境一點也不相襯。

但並不是每一個走到古玩架面前的人，都一定只會欣賞價値不菲的古董的。

對於一個飢餓的人來說，糯米飽也許會比和氏璧加上魚腸劍還更可愛千萬倍。

所以，岳小玉雖然一直不斷頂撞許不醉，但却覺得這人並不討厭。

有些人雖然經常滿面笑容，看來十分和氣的樣子，但那並不一定使人欣賞。

許不醉絕不是這種人。

但他到底是那一種人，直到目前爲止，岳小玉還是弄不清楚的。

× × ×

廳中最少有七八十罎酒，其中最大的兩罎，就是歐一神剛才挑來的竹葉青。

若是完全不懂喝酒的人，只要在這裏耽得時間長久一點，就算不喝也會嗅醉。

幸好岳小玉還不致於如此不濟事，但若說他能夠賭贏許不醉，那也是一件令人難以想像的事情。現在，最緊張的人就是歐一神，其次却是心鳳。

也許在心鳳的心裏，會比歐一神還更要緊張，但她畢竟是個女子，而且又是侍婢之身，所以，在這種尷尬的場面裏，她只好儘量掩飾着，不敢有半點稍爲明確的表示。

人，就是這麼奇怪。

心鳳絕不是個胆小的人，甚至連蕭焯的人頭，也是她一刀斬下來的。

但到了這種事情上，她好像立刻就變得胆小如鼠。

岳小玉望了她一眼，心中說道：「妳不要害怕，小岳子保證這門婚事一定不會告吹！」

他望着心鳳，許不醉却又望定着他，良久才道：「你要贏我不難，只要給我喝一杯竹葉青就行了！」

岳小玉哈哈一笑，道：「這又有何難哉？」

歐一神也皺皺眉，摸摸鼻，道：「的確不難。」

許不醉的目光仍然凝注着岳小玉的臉：「但你若喝不下呢？」

岳小玉道：「那當然是算我輸了！」

許不醉道：「一言爲定？」

岳小玉道：「自然是一言爲定，無論是誰想反對的都是龜兒子。」

歐一神本來還想插嘴，但一聽見岳小玉後面那句話，立刻就閉上了嘴巴，把想說的話都吞回肚子裏。

歐如神面上木無表情完全不動聲色。

許不醉大笑了一會，道：「好，你就喝掉這杯酒給我看看！」說着，突然縱身一跳，飛到橫樑之上。

橫樑上架着一塊厚厚的木板，木板上放着一個很大很大的箱子。

許不醉把大箱子輕輕托了下來，歐一神已忍不住叫道：「你在攪甚麼花樣？」

許不醉淡淡一笑，道：「當然是拿杯子。」

歐一神一怔，道：「難道你的杯子放在這橫樑上的箱子裏嗎？」

許不醉道：「你說對了。」

接着，箱子被打開，許不醉從箱子裏面取出了一隻杯子。

一看見這杯子，歐一神就暴跳起來，怒叫着，說道：「這不是杯子！這不是杯子！」

許不醉眨了眨眼，把那隻杯子高高擧起，怪笑着說：「這不是杯子，難道是個鴨子？」

歐一神望着那杯子，頓然爲之語塞。

許不醉從箱子裏拿出來的，的確是一隻杯子，而且還很漂亮。

但杯子漂亮不漂亮，那是並不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杯子的大小。

歐一神說這杯子，倒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

你幾時見過一隻杯子，當它載滿了水之後，最少可以讓三四隻鴨子同時在杯裏游泳？

但無論這杯子大小的程度怎樣，它仍然是杯子，一個不折不扣，大得嚇死人的大杯子。

歐一神的臉色已變得有如泥土般難看，而心鳳的臉也是蒼白得可以。

許不醉却嘻嘻一笑，目注着岳小玉，然後說道：「常言道：人不可以貌相，肚皮不可以斗量，閣下雖然肚子不大，但說不定——」

「說你娘個風騷狗屁！」歐一神氣呼呼地說：「就算拉一條牛來喝，也喝不完這杯子裏的酒。」

說着，便要把岳小玉拉走，但另一隻手却又把他拉開。

拉開歐一神的是歐如神，只見他笑吟吟地說：「牛當然喝不完，因爲牛是不喝酒的。」

歐一神道：「但小岳子跟牛又有甚麼分別？就算是十個小岳子，他的肚皮也比不上一條牛！」

歐如神搖搖頭道：「你言之差矣，牛頭之內生的是牛腦，牛腦又怎能跟你這位聰明伶俐義弟的腦袋相比？」

歐一神怔住，半晌才道：「喝酒跟腦袋又有甚麼相干？」

歐如神道：「我娘的小兒子何必着急？敬請吾弟稍安毋躁，讓岳老弟爲你贏得美人歸好了。」

岳小玉奇怪地望着歐如神，忖道：「你怎知我一定會贏？就算我眞的贏了，那心鳳又算得上是甚麼美人了？」

想到這裏，又再想起了穆盈盈：「跟穆姊姊相比，這心鳳只能算是個不怎麼難看的母鷄。」

這時候，許不醉又在催促岳小玉：「你準備好了沒有？」

岳小玉道：「這種事何必準備？只要杯裏有酒，晚輩一定照喝可也。」

許不醉哈哈一笑，道：「你想杯裏有酒，那可容易極了。」一伸手一抓輕易地就把身邊的一罎竹葉青抓了起來，然後擧重若輕地，把酒罎裏的酒傾注入杯子之內。

這酒罎本已大得十分驚人，但那杯子竟然大得更厲害，只見整罎竹葉青倒了下去，還遠遠沒有把杯子裝滿。

許不醉得意地一笑，隨手一甩，就把酒罎抛了開去，岳小玉吃了一驚，以爲這酒罎非要被摔個稀爛不可，却不知道許不醉早已暗中運上了巧勁，當那酒罎跌落在地上的時候，不但沒有給摔爛，甚至連半點聲音也沒有發出來。

岳小玉不諳武功，並未覺得怎樣，但歐氏兄弟却是不由瞧得暗暗讚許。

歐如神更忍不住終於喝采一聲，道：「好一手『鐵如綿』的內家腕勁，看來許軒主如今實在清醒得很。」

許不醉沒有理會他說甚麼，又再用右手把另一罎竹葉青高高擧起。

這一次，他却並不是把酒罎傾倒出來，而是用兩根手指，指着那個大酒罎的底部，岳小玉心中大奇，忖道：「難道你能用手指在酒罎上插穿兩個洞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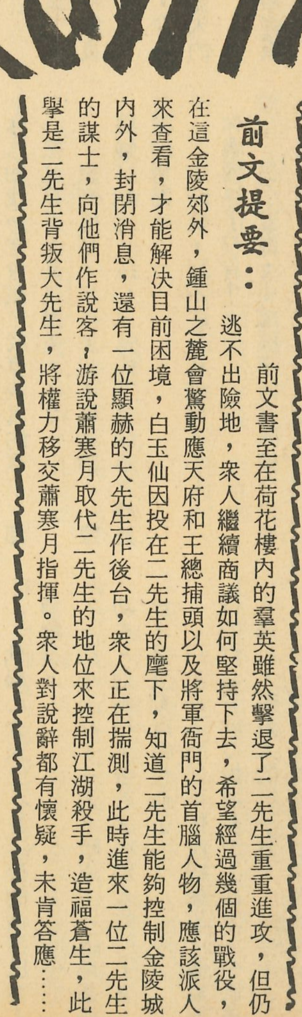
孰料心念未已，許不醉的兩指已插入酒罎裏。

岳小玉吃了一驚，暗道：「這是甚麼功夫，他兩根手指若插在別人的肚子裏，豈不是立刻就得沒命了。」

只見許不醉把兩指緩緩抽出，酒氣凜冽的竹葉青就從指洞裏滾了出來，一直流入那巨大得驚人的杯子裏。

歐一神已給氣得頭上冒烟出火，但也只好強忍下來，暫時靜觀其變。

過了許久，大酒罎的酒已漏乾了，說來也十分湊巧，當這兩罎酒全部倒進杯子後，這杯子也就剛好裝得滿滿的，但却沒有點滴溢瀉出邊緣之外。（未完・十三）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在荷花樓內的羣英雖然擊退了二先生重重進攻，但仍逃不出險地，衆人繼續商議如何堅持下去，希望經過幾個的戰役，在這金陵郊外，鍾山之麓會驚動應天府和王總捕頭以及將軍衙門的首腦人物，應該派人來查看，才能解決目前困境，白玉仙因投在二先生的麾下，知道二先生能夠控制金陵城內外，封閉消息，還有一位顯赫的大先生作後台，衆人正在揣測，此時進來一位二先生的謀士，向他們作說客，游說蕭寒月取代二先生的地位來控制江湖殺手，造福蒼生，此舉是二先生背叛大先生，將權力移交蕭寒月指揮。衆人對說辭都有懷疑，未肯答應……

語懇意誠探虛實　一言驚醒夢中人

藍衫人道：「蕭大俠果然是深明事理，二先生如非受到挫折，根本聽不進去，但這挫折，使他感受到處境之危，也使他冷靜下來，靜靜的想一想自己的所作所爲，他發現了自己的危機，也發現了自己的錯誤……」

白玉仙接道：「這麼說來，二先生如非發現自己的危機，就不會有義、理之想了。」

藍衫人道：「這就不對了，二先生就算發現了這件事，要受到相當的責備，但也不致於十分嚴重，大先生不會因此而斬切下自己一條臂膀，可能的演變是，大先生親自坐鎭，對諸位再展開一場猛烈的攻勢，白姑娘不要忘記，二先生還未動用全力，他的一些親信屬下還未出手，他本人也有着絕世武功……」

閑雲大師接道：「二先生的武力難道還强過鐵甲人？」

藍衫人笑一笑，道：「鐵甲人只不過是一種人力和機關設計上配合運用，但絕非一個人武功造詣的極致，二先生一身所學，就在下的看法，實已到爐火純青之境……」

朱盈盈突然接口道：「難道他還能和蕭大哥一戰不成？」

藍衫人目光轉注到朱盈盈的身上，打量了一陣，笑道：「姑娘，最好不要有這個場面出現……」

朱盈盈接道：「爲什麼？」

藍衫人道：「二虎相鬥，必有一傷啊！二先生眞要被逼挺身接戰，這一場龍爭虎鬥，很難說誰能有絕對的勝算？」

常九冷笑一聲，道：「近百年來，武林無出劍帝之右，蕭大俠的七煞劍招，已得到劍帝眞傳。」

藍衫人不慍不火的笑道：「在下相信蕭大俠是當代後起之秀，一出手就驚天動地，震動

了江湖，江山代有才人出，但才人未必是只有一個，蕭大俠是個人才，二先生也是一個人才，很不幸的他們竟然成了敵對相處之狀。」

閑雲大師道：「聽說施主是二先生的親信，也是二先生手下第一謀士。」

藍衫人道：「不錯，二先生對學生十分器重，只不過，他在成了氣候時，一帆風順，對在下的話，也就不放在心上了，直到今天小受挫折，才找在下研討大局，準備全力放手一搏，在下再作進言，二先生也覺往日所爲，霸氣太重，在江湖上造成了很大的風波，所以，接受了在下勸告，決心改過向善。」

閑雲大師道：「施主準備如何安排蕭大俠和二先生見面？」

藍衫人道：「這要看諸位的意思了，這方面，我實不便擅作決定。」這番話，表現的一片坦誠，連常九那等甚多心機的人，也感到對方之言，無懈可擊。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道：「先生貴姓？」

藍衫人道：「區區姓楊，草字方鶴。」

蕭寒月道：「楊兄是否知曉，蕭某人和二先生見過一面？」

楊方鶴道：「知道，二先生對我提過。」

蕭寒月道：「這次會晤，蕭某人希望二先生以眞正面目和區區相見。」

「那當然……」楊方鶴說：「此番會晤彼此要坦誠相見，不能再弄玄虛。」

蕭寒月道：「好！有此一言蕭某就放心了，楊兄認爲在何處相見？如何一個見法？彼此才能坦然相對，言出衷誠。」

楊方鶴沉吟了一陣，道：「這個，在下不便越俎代庖了，我看還是由蕭兄和大師決定的好，二先生既然要表現誠意，自然應該讓一步了。」

蕭寒月沉吟了一陣，道：「楊兄見過大先生沒有？」

楊方鶴搖搖頭，道：「沒有，而且，在下對大先生的事也知曉不多，二先生視楊某爲心腹，無話不談，唯一不談的，就是大先生的事了。」

蕭寒月道：「楊兄，二先生如此行動，會不會有什麼危險？」

楊方鶴沉吟了一陣，道：「能使得二先生臣伏手下，甘願効命的人，自然是有過人之處，如果說他不會於事後得到消息，只怕是不太可能……」

蕭寒月道：「如他一旦得到訊息，對二先生起了疑心，那豈不是害了二先生。」

這楊方鶴說服的能力，果然是常人難及，反使敵對之人開始關心起了二先生的安危。

沉吟了良久，楊方鶴才歎息一聲，說道：「蕭兄，大師，這些年來，二先生造了不少的殺孽，楊某認爲一旦他醒悟了過來，感覺到昨是今非，也應該冒一點凶險，但是楊某人眞正担心的，不是二先生的安危，而是蕭大俠的涉險。」

朱盈盈道：「這究是什麼意思？」

楊方鶴道：「事情很明顯，二先生會晤過蕭大俠之後，很可能就此飄然而去，以後，要由蕭大俠代替二先生了。如若大先生動了懷疑，加害的必是蕭大俠而再不是二先生了。」

朱盈盈冷哼一聲，道：「他既然改邪歸正了，爲什麼不敢挺身而出，却要跑得遠遠的去躱起來？」

楊方鶴道：「這個，我想二先生一定有爲難之處，也許他確有困難，因爲，到目前爲止，楊某還無法十分瞭解二先生和大先生之間是什麼關係？」

蕭寒月道：「蕭某人既然答應了，自然不會怕什麼危難，凶險，只是蕭某人還有幾點請

求，不知楊兄能否代二先生作個允諾？」

楊方鶴道：「我雖然是二先生的親信，但有些事，也不便擅作決定，蕭兄可否說出來讓我斟酌一下，如果楊某不能決定的事，再向二先生請示之後，立刻作覆。」

他表現的環環相扣，點點連接，當眞是恰如其分，任何人都無法懷疑他的眞誠。

蕭寒月道：「第一，白姑娘等先要離開此地，撤入金陵。」

楊方鶴微微一笑，說道：「這一點，在下倒是早已想到了，也和二先生談過這件事情，只要蕭兄答允了，此點自然不是問題，困難之處是如何一個走法？大先生耳目衆多，白姑娘等一行人，離開之後，恐怕消息也會很快的洩漏出去，所以，最好能妥善安排，走的不知不覺。」

蕭寒月點點頭，道：「有道理，不過，蕭某的希望是在他們離去之後，我再和二先生見面。」

「應該如此……」楊方鶴似乎是在帮蕭寒月講話一樣，這等的談判自然是一拍即合了。

蕭寒月吁一口氣，道：「楊兄，最後一個問題，和你楊兄有關了。」

楊方鶴微微一怔，道：「蕭兄請說？」



蕭寒月道：「二先生離去後，楊兄是否還留下來？」

楊方鶴苦笑道：「楊某人手無縛鷄之力，留下來只怕也帮不上忙……」

蕭寒月接道：「有些事，縱有絕世武功也未必能夠解決，倒是胸有謀略，想得出一個辦法，才能一勞永逸，似楊兄這等人才……」

楊方鶴接說道：「蕭兄盛情楊某心領，不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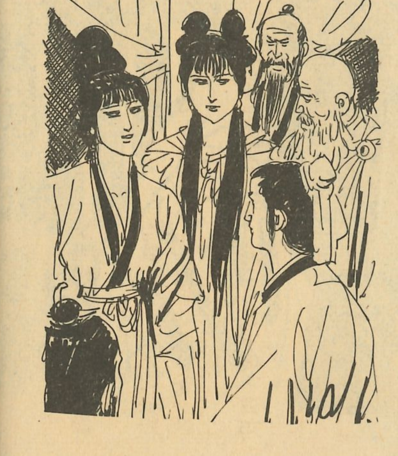
「楊兄……」蕭寒月十分誠懇的說道：「以楊兄的才慧，留下來對我的帮助很大，但最重要的是爲天下蒼生着想……」

楊方鶴接道：「二先生驟然間退隱林泉，就像一個手握兵符，百戰沙場的將軍，忽然間失去了那份榮耀、威武。在他的心情上，可能會有着不太適應的感覺，如若有楊某人在他的身側，陪他吟詩下棋，飲酒賞花，疏解他心中那份寂寞、苦悶，也算稍盡朋友之義，也不枉二先生對我過去一番相待的情意了。」

蕭寒月道：「楊兄，如若我們能夠合作，相處，蕭某相待之情絕對不在二先生之下。」

楊方鶴臉上閃掠一抹黯然，歎道：「楊某和二先生論交在先，只歎相逢恨晚了……」

蕭寒月道：「楊兄的論事、析理，使寒月十分佩服，頗有一見如故之感……」



楊方鶴接道：「這麼辦吧！給我一年時間，等二先生心情平靜，楊某再找機會一晤。」

知己留不住，蕭寒月無限離情的說道：「楊兄性情中人，和二先生論交既深，寒月也無法再作挽留了，不過，一年之約，希望楊兄牢記於心，蕭某人如若還能活在世上，極盼楊兄履約。」

「一定如此……」楊方鶴一抱拳，接道：「楊某這就回去覆命，先安排白姑娘等一行人離去的辦法……」

轉身行了兩步，突然又停了下來，回過頭，道：「蕭兄，幾乎忘了一件大事，是否已決定會晤之地？」

蕭寒月道：「就在此地吧！白姑娘等離去之後，蕭某人在此恭候二先生。」

楊方鶴道：「好！就此一言爲定……」

閑雲大師接道：「老衲準備留在此地，陪同蕭施主一晤二先生，不知是否見允？」

「可以，可以，大師乃有道高僧，必有超凡脫俗之見，二先生也想領教一番禪機，楊某斗胆，就代二先生答應了。」

朱盈盈也說道：「我也要留下來陪着蕭大哥。」



楊方鶴望着朱盈盈面現難色，道：「二先生的希望是會晤之時人數最好不要太多……」

「多我一個何妨……」朱盈盈急急的接道：「蕭大哥不離開，我也絕對不走……」

蕭寒月接道：「盈盈，不可太任性……」

楊方鶴接道：「好吧！楊某人再越權一次，姑娘可以留下，但絕對不能再多了。」

白玉仙道：「楊兄，可不可以讓我們等在這裏，俟蕭大俠和二先生商量好了之後，我們才一起離開。」

楊方鶴道：「是二先生離開之後，諸位再回來，需知蕭大俠也很需要諸位的協助。」

「既是如此，我們願意全留下來和二先生見個面，大家一齊談談也許能帮助我出一個主意。」

楊方鶴看了蕭寒月一眼，道：「看來，蕭兄的爲人極受擁戴，不過，這件事，在下實在無法作主，要由二先生決定，自然，大先生是否已有行動，也有着很大的關係，楊某現在就去請示二先生！」

白玉仙道：「楊兄，幾時可以給我們一個回信？」

「很快，很快，快則一刻工夫，最遲，不會越過一個時辰。」

楊方鶴快步離去。

常九突然長吁一口氣，說道：「事情有點不對？」

閑雲大師道：「阿彌陀佛，什麼不對？」

常九接說道：「我總覺着這件事，太過離奇。」

蕭寒月笑一笑，道：「常兄，楊方鶴是一個滿腹經綸的人，値得信賴的。」

常九道：「大師是有道高僧，你蕭兄弟是孔子門生，你們都是君子人物，自然和我這鷄鳴狗盜的人物想法不同了。」

白玉仙道：「常前輩，妾身也仔細的想過，確實想不出有什麼可疑之處！」

常九苦笑一下，道：「老實說，我常某人只覺得不對，却也想不出那裏不對？」

白玉仙道：「咱們都不走，就算二先生臨時變卦，咱們也可以應付……」

「老衲留步，正是此意。」

常九道：「還是有些不對……」

蕭寒月笑一笑，接道：「常兄，你未免太過多疑了吧？」

常九沉思不語。

白玉仙道：「防人之心不可無，諸位，咱們借這一刻機會好好的坐息一下，二先生詭異莫測，常兄之憂並非全無道理。」

蕭寒月、閑雲大師互相望了一眼，盤膝而坐。

朱盈盈緩緩在蕭寒月的身側坐下，低聲道：「大哥！你累了，好好休息吧！我守在你身邊替你護法。」

蕭寒月笑一笑，道：「你也該好好的休息一下，這一生中妳從未吃過這種苦吧？」

「沒有，不過我一點也不覺得苦，我曾經跟爹在京城裏見過了各位皇伯、皇叔，他們都對我很好，可是他們之間，却也像咱們現在一樣……」



常九突然接道：「像咱們現在一樣，什麼意思？」

朱盈盈笑道：「他們表面上都相處的很好，但却是處處小心，好像一直担心着什麼一樣的？」

常九輕輕噢了一聲，道：「楊方鶴，白姑娘你見過楊方鶴？」

白玉仙道：「見過一次……」

常九道：「這個人，是不是常常出現在二先生的身側？」

白玉仙搖搖頭。

常九道：「聞兄、向兄，你們見過楊方鶴沒有？」

聞百奇說道：「見是見過，只不過交談不多……」

向中天道：「他是二先生的心腹謀士…」

常九接道：「既是心腹謀士，爲什麼不在二先生身邊，難道、難道……」

蕭寒月接道：「常兄，說下去！」

常九道：「會不會那楊方鶴就是二先生的化身？」

蕭寒月長長吁一口氣，道：「有道理，有道理……」



閑雲大師矍然道：「常施主一語驚醒夢中人……」

常九道：「我不過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罷了。」

「二先生絕非君子……」白玉仙接道：「也不是輕易認輸的人。」

蕭寒月道：「如若楊方鶴就是二先生的化身，他的用心何在？」

常九道：「聞百奇、向中天、唐明，臨陣倒戈，再加閑雲大師、墨非子及時來援，蕭兄弟的劍帝絕學也越來越純熟，凌厲，人數雖然不多，但却當得天下武林精銳之師。隱密殺手折翼，鐵甲武士敗陣，這個仗如果再打下去，二先生縱然能勝，也會勝得很凄慘了。」

白玉仙道：「常前輩分析入微，晚進佩服，不過，二先生化身楊方鶴來此一行，用心何在？」

蕭寒月道：「果眞如此，來此之意，志在一查虛實了。」

常九道：「我看是預作佈署。」

這句話有着極大的震撼之力，廳中之人都不禁四下看了一眼。

閑雲大師望望向中天、聞百奇道：「二位老友追隨了二先生多年，難道也無法分辨出他的身份麼？」

聞百奇苦笑一下，道：「說來慚愧，二先生和我飲宴數次，但現在想來，却一直有如霧中看花，隱隱約約的無法看得清楚。」

「這種事，瞞不過我姓常的……」

蕭寒月接道：「換形潛踪之術……」

常九點點頭，接道：「不錯，雖然是巧妙不同，但却萬變不離其宗，聞兄，向兄仔細的想想看，以兩位目光的銳利，江湖的老道，怎麼連一個見過數面的人都看不清楚？」

向中天道：「常兄不提，在下還不覺得，這一說，再想想，却是如此了，難道江湖之上，眞有這種可以改變形貌的奇術麼？」

「沒有，不過，當眞身陷其中，却有難測奧妙之感，但一旦說穿了，就不難明白箇中道理了。」

閑雲大師道：「常施主胸羅博雜，願聞其詳？」

「君子欺之以方……」常九緩緩的接道：「易容藥物，加上一種香雲散，看上去，就像霧裏沙灘雲中烟，又似眞身又似幻，二先生一直就沒有用眞正面目和你們見過……」

白玉仙接道：「楊方鶴呢？是不是眞正的面目？」

常九歎息一聲，道：「他言語動人，我常老九也被他的言詞吸引，沒有留心觀察……」

蕭寒月接道：「常兄是易容能手，等他再來的時候，仔細瞧瞧。」

常九說道：「他眞要再來，只怕就來不及了。」

蕭寒月微微怔了怔，說道：「常兄的意思是……」

常九道：「他如沒有想好了對付咱們的辦法，怎麼會再來？」

（未完・五十）

中篇武俠故事

陳瑜·文
可飛·圖

劍中劍

（一）

窮途潦倒

鎮江城北大街底，有一座大院子，門口懸掛着一塊長方形的白銅招牌，上面有四個黑字，寫着「江南武館」。

江南武館是以武會友的地方。

這兩年來，江湖上從北到南，出了幾件大事，這幾件大事，和幾個門派，幾家鏢局都有關。

較早，是八卦門開設在河北的八方鏢局，接連出事，鏢銀、鏢師一去無回。

八方鏢局的鏢頭，都是八卦門出師的門人弟子，這件事自然震動了八卦門，接着就派出幾批高手，分頭查究失事原因，怎知派出去的幾批人，也一去杳如黃鶴，從此下落不明，八卦門經此一來，派中精英損失殆盡。

在北方八方鏢局出事的同時，開設在徐州的六合鏢局，也無獨有偶，發生類似的情形。

六合鏢局，當然和六合門有關，六合鏢局出了事，六合門自然非管不可，就這樣六合門派出去的幾批高手，也如同泥牛入海，沒有下落。

事情當然並不止此，洛陽金輪鏢局，是少林北派俗家掌門褚斗星開的，武漢鎮遠鏢局是武當派名宿綿掌鐵指岳維峻開的，也先後出事，當然少林、武當門下，也有不少人失了踪。

整整兩年之中，從北到南，出事的鏢局，幾乎都是在江湖中數得上首屈一指的大局子，或多或少都和八大門派是有些淵源。

武館應徵

這一來，江湖上自然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尤其是稍具規模的鏢局，眞是人人自危，談鏢色變。

鏢行中人爲了求生存，就不得不重金禮聘武功高强的鏢師，於是武館就應運而生，專門代鏢局延攬英雄，羅致高手。

江南武館開設已有多年，館主金午橋，字聲望，外號飛天神鷹，是淮南鷹爪門的名宿，交遊廣闊，江湖上只要有一技之長的朋友，投到他這裏，他都善爲收留，尤其憑江南武館的一紙推薦書，南七省鏢局，就會爭相禮聘，可說信用卓著。

現在，正有一個年輕人，朝江南武館大門口走來。

這年輕人約莫二十出頭，臉型清瘦，身上穿一件洗得快要發白的青衫，面貌雖然清秀，却使人有落魄之感，看上去就像個落第秀才，但落魄而並不寒酸。

江南武館歡迎的武士，並不歡迎文質彬彬的秀才。

這年輕人才一走近大門，兩名坐在大門裏面一張長板櫈上的勁裝漢子，有一名站了起來，打量着他，招呼着問道：「這位相公找誰？」

在武館門口當值的縱非高手，但眼皮子一定寬，可是他看不出這年輕人像是練家子？

年輕人朝他拱拱手，臉上有些窘迫的一紅，說道：「在下聽說你們這裏以武會

友，所以想來試試。」

那漢子打量了他一眼，含笑說道：「原來相公是來應試的，那就請到龍門堂裏去。」

一面回頭朝同伴道：「范老四，你帶他去吧！」

坐在板櫈上的另一個漢子，站起身，朝年輕人道：「朋友隨我進來。」

說完轉身往裏就走。

年輕人說了聲：「多謝。」跟着范老四身後走去。

進入大門，走沒幾步，就是一個小天井，迎面是一座巍峨門樓，那是二門。門額上嵌着四方水磨青磚，刻了「以武會友」四個大字。兩扇黑漆大門，却緊緊地閉着。

兩邊各有一排房屋，左邊是帳房，平常江湖人，就算應試不合格，也可以到帳房支領十兩銀子盤川。

右邊是班房，是值班的人休息之處。

范老四領着他從右首拐彎，經過一排班房，一直走到盡頭，進入一道側門，那是一座自成院落的一排三間屋宇。

中間一間敞廳，正中有一方橫匾，上書「龍門堂」三字。廳前是一片鋪着細沙的練武場。

范老四領着他跨進側門，就在門內右首一間小屋門口停了下來，說道：「朋友先到這裏登個名簿。」

正說之間，小屋子裏已經走出一個瘦削臉漢子，朝年輕人招呼道：「朋友是應試來的，請進來。」

范老四就退了出去。

年輕人跨進小屋，裏面只有一張半桌，和兩把椅子，那瘦削臉漢子在半桌後面坐下，抬頭道：「朋友請坐。」

年輕人依言在他橫頭坐下。

瘦削臉漢子從抽屜中取出一本厚厚的帳簿，打開黃銅墨盒，提起筆來，然後問着：「朋友貴姓大名？」

年輕人道：「狄少青。」

瘦削臉朝他瞄了一眼，聳着肩笑道：「狄朋友這名字不錯，狄青平西，你叫少青。」

他笑得有些輕蔑，左手翻開那本厚厚的帳簿，提筆寫上了「狄少青」三字，接着抬頭問道：「籍貫呢？」

狄少青道：「四川。」

瘦削臉漢子又在他姓名下面寫了「四川」二字，接着問着：「師門呢？」

狄少青道：「在下沒有師門。」

瘦削臉漢子又道：「那麼有些什麼擅長？」

狄少青一呆，反問道：「到貴館來，一定要有什麼擅長才可以麼？」

「那當然。」

瘦削臉漢子冷冷的道：「到咱們這裏來應試，總得有些擅長，才能量才錄用，譬如你會的是拳脚，還是兵刃？暗器？都得塡寫清楚，我才能去禀報堂主，堂主看了你的擅長，才好指派值堂武師面試，這是手續。」

「有這麼麻煩？」

狄少青想了想，爲難的道：「在下拳棒刀劍，練是都練過，要說擅長那一門，我就說不上來。」

瘦削臉漢子微哂，道：「那就都寫上了。」

狄少青道：「也好。」

瘦削臉漢子寫了「拳棒刀劍」，又道：「朋友到武館來，想謀個什麼差事？」

狄少青清瘦的臉上，不禁一紅，囁嚅道：「在下也不知道只是聽人說的，貴館有很多機會……」

「好。」瘦削臉漢子點點頭道：「那就不用寫，等你通過了再說吧！」

闔上簿子，站起身道：「朋友請稍待，我這就去禀報堂主。」

說完，出門而去。

狄少青只好坐着等，這樣足足等了一刻工夫之久，才見瘦削臉漢子在門口出現，朝狄少青招招手，道：「狄朋友，隨我來。」

狄少青站起身來，隨着他從長廊繞到大廳前面。

瘦削臉漢子脚下一停，回身道：「周師傅就在廳上坐着，你自己進去吧！」

狄少青說了一聲：「多謝」，就舉步跨入廳去。

這座大廳上，上首懸一幅武聖關公的神像，兩排椅几，左右靠壁處放着兩排兵器架。

右首一張椅上，大馬金刀坐着一個四十左右，紫膛臉的矮漢子，大概就是周師傅了，他看到狄少青走入，也沒起身，只是點點頭道：「狄朋友是應試來的了。」

狄少青拱拱手，道：「是的，在下狄少青，這位是周師傅了？請周師傅多多指敎。」

「唔。」周師傅道：「兄弟正是周友成，狄朋友的第一場，由兄弟主試，通過了，可以試第二場，若是沒有通過，只要能接下兄弟三招，也可以到帳房支領十兩銀子盤川。」

狄少青道：「只不知周師傅要如何試法？」

周友成道：「前三招，須由兄弟出手，你接下，以後就可以由你先出手了。」

狄少青道：「要三招麼？」

周友成還以爲他嫌前面三招太多了，這就說道：「由兄弟發前三招，是這裏的規矩，不然就沒有一個標準了。」

狄少青道：「在下和人動手，都只有一招的。」

周友成冷冷的問道：「一招勝了，還是一招就敗了？」

狄少青笑了笑，說道：「都是在下勝了。」

周友成現在聽懂了，他這話豈非是說一招就可以勝了自己？這小子好狂的口氣！心頭不禁大怒，口中嘿了一聲，站起身道：「狄朋友隨我來。」舉步往練武場走去。

狄少青隨着他走出，剛在對面站定。

周友成已一拱手道：「狄朋友接着，這是第一招！」

左手化掌，直豎推出，右手斜貼在手腕上，直待左掌快要切上狄少青前胸之際，右手突然順着左手拇指背上向上滑出，食、中二指一分，使了一記「二龍搶珠」，脚步同時跟上，襲取雙目，緊接着右手

向後拉回，左手又虎口一分，仰腕叉出，直逼咽喉，右脚跟着一記「金鷄獨立」，膝蓋頂上了上腹，脚尖一挑，勾踢陰囊。

他這左右手交換動作，一來一往，迅如閃電，手勢連貫發生，勢道極爲威猛。

狄少青只左手一舉，從頭臉朝下甩落，順勢向左甩出，這一記非常單純，毫無變化可言，但他左手從眉目落下，就解了對方的「二龍搶珠」，往下再落，化解了對方「鎖喉手」，再往外甩，就正好拍在周友成抬起的右膝內側！

這一記借力打力，用得恰到好處，周友成一足獨立，一足受到重拍，自然重心不穩，上身一歪，一個人往右首衝出去了三步之多，才算收住勢子，一張冬瓜臉已嚇得色如豬肝，還沒開口。

狄少青已經含笑拱手道：「周師傅承讓了。」

周友成怒哼道：「咱們勝負未分，你認爲已經勝了麼？」

狄少青道：「那要如何才算勝呢？」

周友成道：「動手較技，縱使點到爲止，也得把對方打倒，才能算是分出勝負來。」

「好。」狄少青點頭道：「這個容易，周師傅再請發招吧！」

周友成聽得不由大怒，沉喝一聲：「那你接着了！」

話聲未落，人已一步欺上，雙拳突出，快捷如風，朝狄少青攻了過去。

他出拳一向快捷，而且在拳掌上，也有獨到的功夫，才由他來主試第一場。

那知他雙拳出手雖快，還沒沾上人家衣衫，突然眼前一花，明明就站在他面前，而且眼看拳頭就快要碰到對方左肋之際，狄少青忽然不見！

不，人家已輕輕閃出，到了他右方，使的依然是那隻左手，只在他右肩拍了一下，拍得也不重；但周友成雙拳突擊，上身本來就微向前俯，經狄少青這一招，就像推了他一把似的，一個人被推得往前直衝出去了三四步！

本來用了全力擊出的拳勢，一旦落空，一時收刹不住，朝前衝出一步，往往也是常有的事，那知這回却有些蹊蹺，他衝出去三四步之後，本該可以站住了，不知怎的，右肩忽然間似有重壓之感！

這一下壓力之强，勢道奇猛，把他上身壓得彎了下去，再也站不住樁，身子往前一撲，跌了個吃狗矢。

他知道狄少青追擊而來，急忙一個驢打滾，滾出去七八丈遠，迅速一躍而起，舉目看去。

狄少青臉含微笑，好端端的站在原地，根本沒有追擊過去，只是望着周友成說道：「周師傅，這一招算不算數？」

這下，直看得周友成驀地一驚，他能當上江南武館龍門堂的值堂武師，當然也不是簡單的人物，對方只輕輕拍了自己一下肩膀，在衝出去了三四步之後，突然又有重壓之感，這分明是他手掌拍出之時，暗中蘊藏了掌力，直待把自己推出三四步之後，掌力才行突發。

像這種計算好步數，把掌力拿捏得恰到好處，就是所謂收發由心，就是自己師父，練了一輩子拳掌，都未必辦得到！

「這小子只有這點年紀，那來如此精純的內功？」

心中儘管覺得驚駭，但他已經試過兩招，自然知道武功這一道，是絲毫沒有取巧餘地的，對方實在高出自己太多了。

他心念一轉，不覺臉上堆起了笑容，雙手抱拳，呵呵一笑道：「狄朋友果然高明，兄弟佩服得很。」

狄少青急忙拱手道：「周師傅，在下算通過了麼？」

「哈哈！當然通過了。」

周友成隨着話聲，走近過來，一把握住了狄少青的手，友善的合着雙手，一陣搖撼，欣然道：「老弟年紀輕輕，一身武功，眞不含糊，今後咱們就是自己人了，別再叫我周師傅，不見外，就叫我一聲周兄，也足夠了。」

他看出狄少青進了江南武館，一定會很快就出人頭地，所以預先攀攀交情。

狄少青道：「周兄吩咐，小弟那就不客氣了，是不是還有第二場要試。」

周友成大笑一聲道：「以老弟的身手，別說這裏第二場，就是南北會試，一樣可以順利過關。」

狄少青說道：「以後還要周兄多多指敎。」

周友成道：「老弟，咱們都是江湖上人，不須要拘於客套，你老弟將來前途無量，今後說不定兄弟還要你老弟多多照應呢。」

狄少青道：「周兄這麼說，小弟如何敢當，小弟日後倘有寸進，你周兄就是小弟弟第一個知己了。」

說到這裏，不覺問道：「這裏還有南北會試。」

「是。」周友成含笑：「那是以後的事，兄弟自會慢慢告訴你的，現在且等第二場比試完了，先安頓下來了再說。」

說完，右手探懷取出一面青綢三角小旗，向空展了展。

那在門口登記姓名的瘦削漢子立即從小屋中取出了一面銅鑼，「噹」的敲了一聲。

這一聲鳴鑼，就表示第一場已經通過了。

周友成含笑道：「狄老弟，兄弟要先告退，待回到賓舍再去看你。」

說完，拱手而退。

狄少青望着他後影，嘴角間微微漾起一絲笑容，他不知道周友成退走之後，自己還是留在練武場上，還是進大廳去，好在這一問題，很快就解決了。

那個瘦削臉漢子放下銅鑼，很快就迎着過來，這回，他那張瘦削臉上，不再是死板板的模樣了，堆着笑，說道：「狄爺請到廳上奉茶。」

在他的口中，「朋友」變成「狄爺」了。

狄少青道：「不用客氣。」

瘦削臉漢子陪笑道：「這是這裏的規矩，第一場比試完了，就有一刻工夫的休息時間，狄爺請到廳上坐。」

說完，連連抬手肅客。

狄少青聽他這麼說，也就舉步回進大廳。

瘦削臉漢子沒有跟進來，但當狄少青

剛剛在椅上坐下，就有一名青衣漢子端上一盞名茶，放到几上躬身道：「狄爺請用茶。」

狄少青連忙說了聲：「多謝。」

青衣漢子沒有說話，就轉身退下。

狄少青也就不客氣，捧起茶盞，輕輕喝了一口，放下茶碗，心中正在想着：「不知第二場，是什麼人來主試了？」

只聽一陣輕快的脚步聲，從廳後傳出，接着就見一個身穿大褂的瘦小老者從廳後轉了出來。

這老者看去約莫五十出頭，狹長臉，小眼睛，但眼中神光極足，一張嘴巴生得很闊，只是緊緊閉着。

狄少青看到瘦小老者走出，就站起身來。

瘦小老者含笑道：「狄朋友請坐。」

他這一笑，一張嘴就裂開得很大，因爲他臉型狹長之故，所以看去他裂開的闊嘴，幾乎快到臉頰的一半了。

「老朽申祿堂。」

瘦小老者在狄少青對面坐下，拱拱手含笑道：「恭喜狄朋友，方才第一場已經通過了。」

「原來是申師傅，在下久仰。」狄少青也拱着手，說道：「在下方才只是僥倖過關，還要申師傅多多指點。」

「哈哈，好說，好說！」

申祿堂洪笑一聲道：「老朽聽周師傅極力稱道狄朋友，在第二招上，就敗在狄朋友手下，周師傅是通臂門的老拳師，對人從不輕許，你老弟能得他如此稱道，足見高明了。」

周友成的替狄少青吹噓，是有他的道理的，因爲他如果不把狄少青說得很了不起，豈不就顯得他太無能了？這是拱雲托月之法。

狄少青道：「周師傅這樣說，在下深感慚愧。」

「很好，很好，年輕人勝而不驕，這是美德。」

申祿堂點着頭，抬目問道：「狄朋友平常使什麼兵刄？」

從這句話，可知他主試是兵刄了。

狄少青道：「在下練過兵刄，但從沒使過。」

「唔！」申祿堂托着下巴，說道：「老朽主試的這一場，是以兵刄爲主，老朽使的是八卦刀，狄朋友使什麼兵刄都可以，揀你熟練使的就好。」

狄少青道：「申師傅既然使刀，在下也使刀好了。」

申祿堂心中暗想：「這人看來果然是新出道的，我已經告訴他使的是八卦刀，無異是我精擅的是刀法一門了，他居然也說要使刀，豈不是魯班門前弄斧麼？」

一面點頭笑道：「如此也好，狄朋友自己沒有帶刀，可以到兵器架上去挑一把稱手的，咱們該下場了。」

說話之時，一名青衣漢子已從廳後走出，給他送上一柄綠鯊皮鞘的厚背八卦刀來。

申祿堂伸手接過，就站了起來。

狄少青依言走到左首兵器架上，隨手取了一把柳葉單刀（柳葉單刀，刀身細長，狀如柳葉，是單刀中份量輕的一種），就回身走來。

申祿堂看得心中暗暗好笑，忖道：「周友成把他甲成說江湖上少有的青年高手，但看情形，這年輕人簡直毫無經驗，他已經看到自己的厚背金刀了，還會去挑一柄和自份量懸殊的柳葉刀，看你如何和我過招。」

他先前還對狄少青另眼相看，是以言詞說得十分客氣，這回不禁漸漸生出了輕敵之念，含笑招呼道：「狄朋友，請下場了。」

當先跨出大廳，朝場中走去。

狄少青相繼入場，兩人走到中間。

申祿堂才緩緩轉過身來，右手緩緩從鯊魚刀鞘中抽出一柄厚背金刀，一泓刀光，有如秋水一般，果然是一柄好刀。

手中有一柄好刀，就等於說刀的主人，一定有一手好刀法。

江湖人的是利器，絕不是點綴門面的裝飾品！

申祿堂放下刀鞘，右手輕輕撫了一下刀鋒，才抬目道：「狄朋友，咱們雖是比試，以點到爲止，但一經下場，尤其是使兵刃，所謂刀劍無眼，有時也難免誤傷，你可大意不得！」

狄少青抱拳道：「申師傅說得是，在下記住了。」

申祿堂又道：「這一場，以三十招爲限，你可以先發招，如能接住老朽的十五招，也可以算通過了，現在，你可以發招了。」

狄少青抱着刄拱手道：「在下從沒和人動過兵刃，還是申師傅先發招的好。」

申祿堂暗暗冷笑，心想：「我讓你先發招，你還有攻我的機會，若是我先發招，恐怕你連還手的機會也都沒有了。」

心中雖然這麼想，但因狄少青說得老實，有心成全，暗想：「自己就是要讓你過關，也要讓你知道過關不易，從險中挨過十五招才成。」

一念及此，這就點頭道：「好吧，老朽那就先發招了，你準備了。」

右手金刀一橫，身形一蹲，使了一招「秋水橫舟」緩緩推出。

這只是起手式，但名家出手，果然不同，刀勢推出，他一個瘦小的人，刹那之間，巍然嶽峙，穩重如山，好像他刀上，蘊聚了千鈞之力。

狄少青說得沒錯，他練過功，但沒有和人動過刀，申祿堂大馬金刀的一蹲，擺開門戶，推出刀來，他却依然右手提着刀，人站在那裏，既未拉開架勢，也毫無準備，生似左看申祿堂玩刀一般！

申祿堂刀勁推到一半，看他依然毫無動靜，不覺口中喝了聲：「小心！」

刀招突變，劃起一道寒芒，朝他頭頂削了過去。

寒芒堪堪飛起，狄少青也動了，他的體形輕幌，就一下轉到了申祿堂背後，口中也同樣喝了聲：「小心。」

刀背朝他肩頭敲去。

申祿堂驀然一驚，急忙刀勢一沉，身形迅速右轉，翻刀壓去。

這一招是「將軍解甲」，勁力全集中在刀背之上。

「將軍解甲」的意思，一是翻身疾轉

，右手翻刀壓下，有如將軍脫卸戰甲一般，二是「解甲」二字，也含有休兵之意，因爲刀勢全力下壓，勢道一猛，就可以震脫了對方手中兵刃。

「噹！」狄少青敲來的也是刀背，兩把刀背一撞，發出一聲震耳的金鐵之聲！

申祿堂厚背金刀勢力猛力沉，狄少青使的只是一把單薄的柳葉刀，照說，這一壓一震，應該狄少青單刀脫手才對！

那知這一接之下，申祿堂突覺右腕受到劇震，虎口一麻，金刀竟然脫手飛起。

他在這柄金刀上，浸淫數十年，今天交手是第一次在第一招上就被人震得金刀脫手，心頭不由猛吃一驚，總究他練刀多年，發覺金刀脫手，急忙五指一抓，果然給他握住了刀柄！

耳中聽到狄少青又喝了聲，道：「小心！」

一道刀光，又朝面前劃了過來。

申祿堂不由大怒，連看也沒看，揮手朝前封出！

直待封出，才發現自己手中握着的竟然是狄少青的那柄柳葉刀，而狄少青手上，却是自己的八卦金刀了，敢情是方才一震之時，兩人的刀都脫了手，沒看清楚，就胡亂抓住刀柄，以致換錯了刀，但此時已無暇多想，只好和對方硬拚一招再說。

雙刀很快又交接上了，發出「噹」的一聲金鐵交鳴！

這一刀，申祿堂因狄少青手上是自己的金刀，份量較重，自然非全力迎擊不可了！

金鐵狂震聲中，申祿堂又感到右臂劇震，五指發麻，柳葉刀又被震得脫手飛出去！

就在此時，耳中只聽有人低喝了聲：「申師傅，還不接住？」

掌心突然有一個刀柄送了過來，五指一攏，握個正着，急忙低頭看去，自己手中不是好好的握着自己那柄八卦刀！

再朝狄少青看去，他早已退到原處，手中也好好的握着他那柄柳葉刀。

這簡直如夢似幻，離奇得使人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但却明明是事實。

申祿堂心頭突然明白過來，自己第一次金刀被震脫手，就是被狄少青把刀換去了，此人手法之快，簡直像是變戲法一樣，他看見自己並未發覺，故而第二次又來上一手，而且還低低的喝了一聲。

在雙方動手之中，他居然竟能神不知鬼不覺的把雙方的兵刃，換來換去，光是這一手，不僅是高手，簡直非絕頂高手莫辦！

申祿堂在驚駭之餘，不禁心中暗生感激，這是個年輕人給他留了面子，雙方兵刃換過來了，絲毫不着痕跡，否則讓人傳出江湖，自己的字號，豈非全砸了。

想到這裏，不覺呵呵大笑道：「高明，高明，狄老弟，老朽佩服你了。」

「那裏？」

狄少青抱着拳道：「這是申師傅刀下留情，在下才能順利通過。」

申祿堂聽得心裏大是高興，伸手拍拍狄少青肩頭，含笑道：「老弟，你在江南武館很快會出頭的，不但江南武館，就是江湖武林，你老弟也前途似錦，有什麼困難，需要老朽協助之處，只管找老朽商量，老朽自當盡力而爲，好了，老朽這一關，已經通過，老朽要暫時告退，等老弟安頓下來，老朽自會去看你的。」

狄少青拱拱手道：「今後還要申老多多指點。」

申祿堂含笑點頭，同樣從袖中取出一個青色三角小旗，向空連展了三展。

那瘦削臉漢子早就等在小屋門口，看到申祿堂小旗展動，就舉起銅鑼，「噹」「噹」敲了兩下。

申祿堂已經收起了刀，迅速的退了進去。

狄少青回進大廳，剛把單刀放回兵器架上，就看到一名青衣漢子手持一張上面寫着一個金色「請」字的大紅帖子，朝狄少青面上一照，躬身道：「胡堂主請狄大爺。」

方才是「狄爺」，現在通過了兩關，又加多了一個「大」字，變成「狄大爺」了。

狄少青還沒答話，那漢子已經一手拿着紅帖子，高擧過肩，往屏後行去。

狄少青跟着他穿過大廳，出了廳後一道門戶，又是一個大天井，越過天井，迎面又是一座大廳。

三級石階上，站着一個身穿棗紅團花長袍的偉岸中年人。

這人生得濃眉修目，雙顴高聳，一張瓦片面，看去極爲威重，此時看到狄少青走近，立即呵呵一笑，搶下階來，說道：「歡迎，歡迎，狄大俠參加本堂，是本堂的光榮。」

他隨着話聲，一把握住了狄少青的手，熱烈的搖撼着。

這人不用說是龍門堂的胡堂主了。

狄少青忙道：「在下久仰胡堂主盛名，今日幸會，在下浪迹江湖，望門投止，胡堂主這麼說，在下如何敢當？」

胡堂主哈哈一笑，牽着狄少青的手，並肩跨上石階，一面說道：「通過兩場比試，就是龍門堂的貴賓，也就成爲自己人了，狄大俠何須太謙？？」

說話之時，已經走進廳門。

胡堂主脚下一停，抬手道：「狄大俠請。」

狄少青忙道：「胡堂主請，在下江湖末學，怎敢有僭？」

胡堂主笑了笑，相偕而入，分賓主坐下。

一名青衣漢子端上香茗，胡堂主道：「狄大俠請用茶。」

狄少青欠身，道：「胡堂主太抬擧在下了，在下只是浪迹江湖的人，得能通過貴堂兩場比試，已屬僥倖，今後出路，全仗胡堂主提携，這大俠二字，在下萬萬不敢當，如不見外，胡堂主就叫在下名字好了。」

「哈哈！」胡堂主洪笑一聲，說道：「狄老弟既然這麼說了，兄弟託大，就稱你一聲老弟吧！」

他不待狄少青開口，接着道：「兄弟聽周、申二位師傅說起，狄老弟通過一、二兩關，拳掌刀刃，都不過三招，可見高明，周、申二位，對你老弟，推許備至，

認爲老弟當得上武林後起的青年高手。」

狄少青道：「這是周、申二位師傅抬擧，在下當之有愧。」

「江南武館以武會友，論藝進身，這是絲毫也無法僥倖得的。」

胡堂主深沉一笑，接着道：「老弟如今已經通過本堂比試，本館有一個規矩，凡是通過本堂比試的人，就有資格可以應外界之聘，由本館查明身世來歷，即往分發南北各省鏢局担任鏢頭，但如還想往高處爬，也有資格可以再應本館南北會試，如三場均獲通過，再出去那就不同了。」

狄少青聽得眉毛一揚，忍不住問道：「只不知如何一個不同法子？」

「自然是身份不同了。」

胡堂主一笑道：「一個鏢局的鏢頭，混了一輩子，可能還是一個鏢頭，但經過本館南北會試通過，出去應聘，不是總鏢頭，也是副總鏢頭了。」

他口氣微微一頓，接着道：「所以兄弟想聽聽狄老弟的意見，不過狄老弟也可以先要求參加南北會試，因爲縱然會試沒有通過，仍可以派出去當鏢頭。」

他摸着疏朗朗的一把黑鬚，又道：「至於通過本堂比試，不願接受本館分派工作的，本館也絕不勉强，可以到帳房支取一千兩銀子的彩金，不過以狄老弟這樣的人材，兄弟當然不希望老弟領取一千兩銀子，老弟可以仔細考慮考慮，過幾天再答覆兄弟。」

「在下不用考慮。」

狄少青拱手道：「在下雖然技藝不精，一向流浪江湖，從沒有過正當職業，要想投靠鏢行，就得有個名望的薦頭人，在下孑然一身，擧目無親，誰肯替在下推薦，昨天路過貴地，聽說貴館以武會友，才來一試，承蒙堂主不棄，諄諄見告，誰不想圖個出身？在下望門投止，原也不想當什麼總鏢頭，副總鏢頭，但既然有這樣好的機會，自然想試一下了，在下既然投到堂主門下，一切悉聽堂主安排。」

「如此就好。」

胡堂主掀鬚笑道：「以老弟的人品，武功，派出去當鏢頭，實在太可惜了。」

他看了狄少青一眼，問道：「老弟府上是四川那裏？」

狄少青道：「成都。」

他說的是一口道地成都話。

胡堂主又道：「狄老弟身手非凡，不會沒有師門吧？」

他還是不大放心狄少青的來歷，是以要問問清楚。

因爲現在狄少青通過了兩場比試，已是他龍門堂的人了，要參加南北會試，就得由龍門堂向上面保擧，他有責任。

「說來慚愧，在下沒有師門。」

狄少青臉上微微一紅，低下頭道：「在下從小家貧，父兄在日，原以砍柴爲主，在下小時候也跟着先父上山砍柴，先父把砍來的柴，都是賣給青羊宮的，宮裏有一位年老的香火道人，看在下身體孱弱，就教在下一些運氣的功夫，在下就這樣跟他練的武功，也沒有正式拜過師，不算是師徒，但在下一直把他老人家當作師父，後來老道人仙去了，在下就一個人在家裏練，除了大家叫他張道士，在下別的就一無所知了。」

這樣說，他確實沒有師門。

胡堂主點點頭道：「峨嵋，青城，一向多奇人異士，令師和老弟雖無師徒之名，却有師徒之實，能調教出老弟這樣的一個人材，他一生所學，也算是沒有埋沒無聞了。」

目光一抬，又問道：「那麼老弟家裏還有些什麼人，今年多大呢？」

狄少青搖搖頭，黯然的道：「沒有了，在下十七歲那年，先父見背，先母第二年也相繼去世，在下在家裏守了兩年，實在無法再躭下去，所以孑然一身出來，想謀個餬口的地方，但到處碰壁，在江湖上飄泊了二年，一路來至南京，昨天才到鎭江來的。在下的年齡，算起來今年才二十一歲。」

胡堂主又點點頭，說道：「這也難怪，老弟江湖門路不熟，自然很難找到出路，也沒人敢用你了，哈哈，狄老弟找到江南武館，總算是找對門路了。」

說到這裏，回頭叫道：「劉管事。」

廳外有人應了聲：「屬下在。」

只見一個身穿藍長衫的漢子急步趨上廳來，垂手道：「堂主有何吩咐？」

胡堂主一指狄少青，說道：「你先領狄老弟到賓舍去，安頓下來，再替他縫製幾套衣衫，領二百両零用錢，這些，都交給你去辦了。」

劉管事唯唯應「是」。

狄少青一臉俱是感激之色，起身致謝道：「堂主如此厚愛，在下感激不盡。」

胡堂主微笑道：「老弟不用客氣，老弟住在龍門堂，尚未參加南北會試之前，照例可以向帳房支取零用錢五百両，隨時都可以領取的，老弟現在可以隨劉管事先去賓舍，認識環境，這十天之中，你可以在賓舍休息，也可以四處去走走，鎭江有不少名勝古蹟，可以去逛逛。」

狄少青連忙躬身說道：「多謝堂主栽培。」

劉管事在旁，說道：「狄爺請隨兄弟來。」

狄少青向胡堂主抱拳辭去，欣然隨着劉管事走出大廳。

再從廊右一道側門轉出，就是一片花圃，穿行過一座花架的走廊，就是一排十幾間的二層房屋，面前是一片綠草如茵的草地。

劉管事指着樓下中間一個大廳道：「那裏是飯廳，每天中午和黃昏開膳，早餐是隨到隨吃，不限時間的。」

狄少青道：「劉管事，胡堂主待人眞好，只是在下還不知他的大名呢？」

劉管事說道：「堂主的名號，叫做在日。」

狄少青道：「劉管事的大名呢？」

劉管事道：「在下賤名長林。」

說話之時，領着狄少青走上一條寬闊的樓梯，一面說道：「這樓上和樓下有別，住在樓上的，是等待南北會試的人，因爲尚未經過會試，只能算是本堂的客人，住在樓下的是等待分發的人，才算是本堂的人了。」

狄少青道：「未經會試，但已經過兩場比試，怎麼算是客人呢？」

劉管事因胡堂主對他頗爲「另眼相待」，是以也特別巴結，聞言笑道：「狄爺這就不懂了，咱們這裏是門堂，龍門二字的意思，就是鯉魚躍龍門，變化可多着呢，就像狄爺你，目前雖未經過會試，但只要會試通過了，就等於鯉魚躍上龍門，可以平步青雲，內調，不出幾年，可能就升到堂主差不多的地位，外調，至少也弄個總鏢頭，副總鏢頭幹幹，在咱們這裏，不過是暫時歇足，自然是本堂的客人了，至於住在樓下的人，只通過本堂兩場比試，或是經過會試不及格的，他們才屬本堂管轄，遇到各地鏢局需要人手，由堂主量才分發，那就不算是客人了。」

狄少青心中暗道：「他說的『內調』，不知調到那裏去了？」

一面點頭道：「原來如此。」

登上樓梯，是一條寬闊的走道，一排有七八間房間，檻外面的草坪，清風徐來，十分雅靜。

劉管事領着他走到左首第一間門口，伸手推開木門，一面說道：「這間房地方最寬敞，因爲是邊間，左首還有窗戶，下面就是花圃，狄爺還滿意麼？」

狄少青舉目略一打量，房中除了一張木床，還有兩把椅子，一張茶几，一張木桌，和一個洗臉架，雖然佈置簡單，却收拾得甚爲乾淨，左首壁間，和前後都有窗戶，配以淺綠色的簾，縱然最好的客棧，也無此清靜。

這就笑道：「太好了，在下一向飄泊江湖，從未住過這麼好的房間。」

劉管事笑道：「狄爺客氣了。」

狄少青乘機問道：「這樓上一共住着多少人？」

劉管事道：「連狄爺一共才二位。」

狄少青道：「還有一位住在那裏？」

劉管事道：「最左邊那一間，也是個年輕人，前天來的。」

狄少青道：「這人叫什麼名字？」

劉管事道：「這人姓單，名叫逢春，兩天來，除了吃飯的，一直獨自一個關在房裏，很少出來，就是吃飯的時候，也很少和人說話，好像生性有點孤僻。」

說話之時，一名年紀快有五十來歲的老頭送進來了一個茶盤，放到几上，盤中有一把細瓷茶壺，和兩個茶盅。

劉管事道：「老謝，這位是新來的狄爺。」

一面又朝狄少青道：「他叫老謝，是這裏管茶水打雜的，狄爺有什麼事，只管吩咐他好了。」

老謝朝狄少青躬躬身，叫了聲：「狄爺。」

狄少青忙說：「不敢。」

劉管事道：「狄爺和下人們請不用客氣。」

他等老謝退出之後，也拱拱手道：「狄爺現在可以休息一會，在下還有事要辦，先告退了。」

狄少青忙道：「劉管事只管請便。」

劉管事就匆匆走了，隨手替狄少青帶上了房門。

狄少青眼看自己總算安頓下來了，不覺輕輕吁了口氣，走近茶几，伸手取起茶壺，倒了一盅茶，在椅子上坐下，慢慢的喝着。

他好像心裏在想着什麼事情，但却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過沒多久，門上響起「剝啄」叩門之聲！

狄少青急忙放下茶盅，過去開門。

只見劉管事手中捧着一個藍布包袱，走進門來，就把包袱往桌上一放，陪笑道：「這是在下替狄爺買來的衣衫，在下看狄爺身材，和在下差不多，在下試穿過了，狄爺試試看，合不合身，不合身，可以去換！」

狄少青道：「要劉管事如此費心，在下如何敢當？在下其實不用添置什麼衣衫了。」

「這是堂主吩咐的。」

劉管事陪着笑道：「再說狄爺如今是在門堂的客人，出去不能太寒酸……」

他心中「哦」了一聲，伸手打開包袱，取出兩封銀子，說道：「這是在下代狄爺向帳房領來的二百兩銀子，狄爺在這裏暫住的時間，可以支取五百兩零用錢，還有三百兩，隨時都可以支取，狄爺要用錢時，就叫老謝去領好了。」

狄少青道：「在下吃住都在這裏，用不着化什麼銀子了。」

劉管事道：「堂主不是說過了麼？狄爺有十天休息的時間，可以到處去走走看看，鎭江有不少名勝古蹟，也可以去逛逛呀！」

狄少青心中暗道：「他們這十天休息的時期，大概是要調查自己的身世了。」

一面含笑點頭道：「在下還是初到鎭江來，不知有些什麼地方好玩的？」

劉管事道：「鎭江名勝古蹟可多着呢，最著名的是三山四寺，三山是金山、焦山、和北固山，四寺是鶴林寺、竹林寺、招隱寺、幽棲寺。金山上面有白娘娘水淹金山的金山寺，還有法海洞，是法海和尚的肉身成佛。焦山上面有一座最大的定慧寺、華嚴閣。北固山有劉備招親的甘露寺、孫夫人梳妝台、劉備、孫權的試劍石等等。……」

他望望狄少青，神秘一笑道：「北城還有一條胭脂虎，紅倌人多的是，不少達官貴人，還從金陵趕了來呢？」

狄少青臉上一紅，說道：「劉管事休得取笑，在下窮困潦倒，怎麼還能去這種地方？」

劉管事道：「狄爺那就試試衣衫看看？」說着，從包袱中取出一襲灰藍的長衫來。

狄少青感情難却，只得脫下自己的衣衫；穿上長衫，果然長短十分合身。

劉管事看着他，口中嘖嘖稱讚道：「狄爺眞是一表人才，穿上新衣，就瀟洒得多了。」

接着又從包袱中捧出一套內衣，和一雙薄底鞋來，又道：「狄爺索性把靴子也換上了。」

狄少青道：「劉管事這麼費心，在下眞是受之有愧。」

他終於脫下了沾滿泥土的舊鞋，換上了新靴。

劉管事看了又看，諛笑道：「狄爺這身打扮，當眞風度翩翩，少說也該是總鏢頭才配。」

狄少青說道：「那就要托你老哥的福了。」

正說之間，只聽有人在門外叫道：「狄老弟在麼？」

狄少青不知是誰來找自己？還沒有開口。

劉管事已經代應道：「在，在。」

一面低聲道：「來的是周師傅。」

急忙趨了過去，伸手打開房門，躬着身道：「周師傅請進！」

狄少青也連忙迎了上去，說道：「周師傅恕在下失迎。」

周友成一張冬瓜臉上，堆滿了笑容，一腳跨進房門，就呵呵一笑道：「老弟原來在試新衣，好，果然是人要衣裝，像老弟這樣的人品，才稱得上少年英俊！」

狄少青臉上一紅，說道：「周師傅誇獎了。」

劉管事搶着倒了一盅茶送上，說道：「周師傅請用茶。」

一面又道：「狄爺，在下那就告退了，有什麼事，只管交代老謝好了。」

接着又朝周友成躬了躬身，才行退出去。

狄少青道：「周師傅請坐。」

周友成道：「老弟怎麼又忘了，咱們一見如故，你不該再稱我周師傅了。」

狄少青忙道：「周兄責備得走，小弟恭敬不如從命。」

「這還差不多。」

周友成含笑道：「老弟可知兄弟的來意麼？」

狄少青道：「請周兄指示。」

周友成呵呵一笑道：「老弟今天第一天來，又順利通過了兩場比試，總該祝賀吧，兄弟是來請你出去小酌一番的。」

「這個小弟如何敢當？」狄少青道：「周兄是第一關的主試，小弟理該請周兄才是。」

「不成。」

周友成道：「兄弟比你癡長幾歲，咱們又訂了忘年兄弟，你說，該做哥哥的作東？還是該弟弟作東？今晚你老弟可不許再跟兄弟搶了。」

狄少青道：「但小弟剛才領到了二百兩銀子……」

周友成道：「咱們來日方長，兄弟以後仰仗你老弟的地方還多着哩，走，時間差不多了，咱們到江山第一樓喝酒去。」

江山第一樓，是鎭江城中最有名、最豪華的酒樓，一排七間門面，樓上畫棟雕樑，彩繪金飾，佈置得金碧輝煌，典雅堂皇。

連所有桌椅也都是精雕細琢，古色古香，碗盞碟子，一式仿古彩窰。

到江山第一樓樓上來喝酒的，也都是富豪巨賈，達官貴人，普通人只在樓下小酌，很少上樓來的。

那是因爲樓上茶價，比樓下足足貴了一倍半。

酒樓掌櫃當然有他的理由，樓上用的作料和普通大大的不同，就拿白菜、竹笋來說吧，一顆白菜，通常都有三四斤重，樓上只用菜心，剝剩下來不到三四兩，一顆竹笋，通常都有一二斤，樓上只用笋尖，剝剩下來，不到一二兩，經他這麼一說，這樓上的菜價，雖然貴上一倍半，也就絲毫不覺得貴了。

周友成、狄少青兩人上得樓來，目光一動，整座樓面上，大概已有了七成座頭，這江山第一樓樓上，果然別的酒樓大大的不同！

第一，走道寬敞，不像旁的酒樓，桌與桌之間距離較密，客人和客人，幾乎會碰上背脊。第二，人聲並不吵雜，大家却都擺出上等人的模樣，敬酒而不鬧酒。

就這兩天，你已覺得江山第一樓之可愛了。

伙計看到兩人，就迎着道：「二位客官一共有幾位客人？」

周友成道：「就是我們兩個人。」

那伙計道：「二位就請到這邊來。」

他領着兩人走向一處較爲偏僻的轉角上一張桌子。

周友成不禁心頭有氣，哼道：「中間還有空桌，怎麼要我坐到角落裏來？」

那伙計說道：「中間是給客人較多的坐的，客官只有二位，就只好坐到這裏來了。」

周友成道：「這是誰規定的？」

伙計橫了他一眼，正待開口。

狄少青道：「周兄，算了，我們是喝酒來的，坐到那裏都是一樣，就在這裏坐吧！」

那伙計等他們落坐，正待去取茶水。

只聽樓梯一陣登登直响，走上來一個紅衣的女郎，她頭上戴一頂紅氈四邊一身鑲着白兔毛的斗篷，身穿玫瑰紅綢鑲白兔毛邊的棉襖，足登黑色馬靴，看去約莫十八九歲，生得柳眉桃腮，目如秋水，模樣又嬌又俏，好一個美嬌娘，只是直毛兒挑，咀角兒翹，坐來帶點嬌生慣養的傲氣！

這紅衣姑娘右手還執着一支細長的馬鞭，捲成了一圈，上得樓來，左手就脫下了斗篷，披下春雲般一頭秀髮，她只輕輕甩了下頭，一雙黑白分明的盈盈秋波，只那麼一轉，就朝中間一張空桌走去，正待坐下！

方才招呼周友成，狄少青的那個伙計急忙趨了過去，陪笑道：「姑娘一共有幾位客人？」

紅衣姑娘橫了他一眼，冷冷的道：「你沒長眼睛，不會看麼？」

一開口，就像珠落玉盤，說得又嬌又脆，煞是好聽！

那伙計聽得一怔，又陪笑道：「姑娘只是一個人，那就請到這邊坐。」

他右手抬了抬，彎腰肅客，意思是請她坐到邊上去。

紅衣姑娘兩顆烏溜溜的眼珠一轉，問道：「怎麼？這張桌子有人定了？」

那伙計陪笑道：「姑娘別生氣，這中間的桌子，是留給客人較多坐的……」

「拍」！紅衣姑娘一張春花般的臉立時沉了下來，右手馬鞭猛地往桌上抽一下，哼道：「姑娘喝酒不付錢麼？我愛坐在那裏，你管得着？」

這一聲「拍」，聲音不算太响，但把整個樓上食客的眼光，都引了過去。姑娘本來就生得夠動人，何況他生了氣。

（未完．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齊雲飛等人在太清齋堂內被觀主觀清用迷藥昏倒，困在地窖內，幸而柳擷紅被觀眞救出，並將齊雲飛等人全部救出，他們離開地窖，見道士分成兩派，正在打鬥，發現黃松道人被人圍鬥，連忙上前協助，將觀清等人捉住，經過瞭解，原來觀清協助黃柏想奪取武當掌門地位，黃松維護現任掌門黃山，要查明失劍下落，才能改選，齊雲飛見事態暫時平息，便和顧雲生，柳擷紅協助舒燕北再上五峯山找毒神仙求解藥，發現一黑衣人，寬袍大袖，飄然而去，齊雲飛便跟蹤追上估計他會是毒神仙，跟着旁人發現一人，齊雲飛不敢接近，暗中觀察動靜：

齊雲飛傳奇故事之三

毒神仙

西門丁·文　可飛·圖

暗中查毒藥　專訪舒掌門

齊雲飛再退了幾步，抽出長劍，毒神仙語氣冰冷地道：「將幪面巾扯下來，讓某家見識見識！」

齊雲飛幾乎衝口而出，反問一句：「你又是誰？」可是話到嘴邊，心頭一動，硬生生將話嚥了下去。

毒神仙冷笑一聲：「你以爲不開口，某家便沒法知道你的身份麼？」

齊雲飛一言不發，突然一個轉身，如矢離弦射出！



毒神仙一聲長笑：「要想逃走，那有這般容易！」長身而退！

齊雲飛迅速將藥丸塞入口中，換了一口氣，然後轉過身去，面對毒神仙。毒神仙雙眼露光，不屑地道：「你有同伴匿在附近麼？叫他們都出來吧！」言未畢，雙掌一錯，挾風襲向齊雲飛胸前。

齊雲飛斜閃半步，長劍一撩，劍刃反削對方手臂！毒神仙反應也快，手臂一圈，自劍網中突進，雙指如戟，急戳齊雲飛脅下！

齊雲飛右掌橫伸急封，毒神仙手指一豎，反截齊雲飛腕脈！齊雲飛撤掌退身，與此同時，毒神仙左掌也斜拍過來！

齊雲飛長劍如電，劍尖刺其掌心「勞宮穴」。毒神仙一聲冷笑，手掌一沉，五指合攏，再倏地翻上，彈出一指！

「噹」的一聲輕响，齊雲飛長劍向旁滑開七寸，你怕對方乘機反攻，立即化招急攻！

毒神仙長笑一聲，身子暴退！雙雲飛心頭一動，忽然將長劍向其拋擲過去！

毒神仙雙肩微微一聳，滑開四尺，「篤」的一聲，劍尖射進樹幹，劍身不斷地搖曳着。

毒神仙冷冷地道：「小子，算你知機得早，識破某家『借物傳毒』之技，否則哼……嘿嘿，你以爲不開腔，某家便奈何不得你麼？」

他一語未畢，人又撲了上來，笑道：「這周圍三丈已佈滿某家的毒藥，你雖然聰明閉住呼吸，但除非你練成『龜息大法』，否則，不用某家動手，終也會倒地不起！」

這句話未曾說畢，他已攻出八招，齊雲飛不敢沾及對方的身子，又無其他尅敵之法，更不敢貿貿然換氣，生恐自己煉製的藥物無效，只好左避右閃，如此下來，根本是有敗無勝之局，不由得暗暗叫苦！

身子移動得快，體內眞氣很快便變濁，齊雲飛正在驚悸中，忽聞遠處有人叫道：「齊兄快退！」

話未畢，一道黑影自遠處衝來，手上的寶刀一揮，帶着一股驚心動魄的風聲，砍向毒神仙的肩胛！原來這是顧雲生父親顧思南當年的成名武器：烏金刀！

顧家的「彩雲追月」刀法，以快著名，眨眼間顧雲生已攻了十三招，毒神仙找不到空隙，與對方的武器接觸，只得邊戰邊退！

齊雲飛見機不可失，立即向外飛去，一直至六丈之外才敢換氣！心念一轉，拾起幾塊石頭，再度閉住呼吸，向毒神仙飛去，人未至，手中的石頭已望毒神仙射去！石頭雖不是犀利武器，但蘊着內家眞力，中人仍能造成傷害，是故毒神仙不敢怠慢，立即揮掌將石頭拍開，顧雲生乘機劈出一刀！

毒神仙忙不迭後退，「刷」的一聲，刀風過處，衣袖巳裂開，顧雲生一刀得手，攻勢更急！齊雲飛在毒神仙旁邊激鬥，不斷窺準機會拋石！

過了兩盞茶工夫，毒神仙知道再鬥下去，未必能討好，忽然一個風車大轉身，向齊雲飛發出一掌！

齊雲飛斜閃一步，也回敬一掌，顧雲

生寶刀配合齊雲飛攻勢，直取毒神仙的後背！

不料毒神仙這幾個動作都只是虛招，掌發一半，身子巳斜掠而起，左臂輕舒，在一根樹枝上一扳，挺腰一盪，又飛了出去！

顧雲生反應雖快，一刀劈出，只中樹枝，齊雲飛把最後一塊石頭拋出，毒神仙經巳去遠，石頭在其後三尺處落下！他心有不甘，拔步而追，顧雲生體內眞氣巳竭，橫飛數丈換氣！

齊雲飛追了六七丈，巳失去毒神仙的蹤影，又恐林中樹密，對方在暗處，容易施毒放冷箭，只得回頭找尋顧雲生。

兩人走出樹林，沿來路走去，耳中聽見柳擷紅的叫聲，便加速跑前。柳擷紅與舒燕北見他倆無恙歸來，這才放下心頭大石，問道：「你們去那裏？」

齊雲飛喘了一口氣，將剛才的情況說了一遍。舒燕北道：「兩位眞是大胆！幸好平安回來，否則……」

顧雲生道：「那人十分狡猾，可惜咱們仍然防備不周，否則，他便逃不了！」

齊雲飛問道：「舒兄，剛才毒神仙跟你們說些什麼？有眉目沒有？」

舒燕北道：「此處怕不安全，咱們找個地方說話吧！」

四人走了一陣，見有一塊大岩石，周圍又沒有樹木，便躍了出去，站在上面，居高臨下，若有敵人潛近五丈，便沒法遁形。

齊雲飛道：「今夜吹西北風，提防那廝在那邊施放毒粉！」

柳擷紅道：「小妹防守那邊，你們說吧！」

舒燕北吸了一口氣，道：「咱們上山之後，便立即燒了兩堆馬糞……」

× × ×

馬糞一點燃，空氣中立即充滿一股異味，柳擷紅甚感噁心，仍極力忍住，心中暗暗希望毒神仙早點出現，免得再受罪！

皇天不負有心人，毒神仙果然如幽靈般在山頭出現。「你們找我？」

「是的，有幾件事請教您！」舒燕北語氣十分恭敬。

「原來又是你們！」毒神仙認出他的聲音。「想不到你還眞不怕死！」

舒燕北嘿嘿笑了一笑，道：「你要多少銀子？」

「這要看你要問的是什麼問題？」

「第一，我想知道，有什麼迷心藥，可以讓人服後而不能覺查的？嗯，許多人一齊吃飯，只有一個人出事！」

「這是關乎下毒技法，與藥無關！」

「我便問有那幾種下毒的方法！」

毒神仙考慮了一下，道：「這個問題一千兩銀子！」

舒燕北毫不猶疑，立即取出一千兩銀票，放在地上以石頭壓住。毒神仙收了錢，道：「方法有好幾種，第一，將毒粉滲在飯菜中，所有的人都事先服了解藥，那個不服解藥的人，自然要出事……」

舒燕北不待他說完，便道：「這個方法不可能做到！」

毒神仙續道：「第二，將藥搽在碗筷上……」

舒燕北又道：「這也沒可能，因爲咱們並無固定的碗筷！」

「有沒有固定的坐位？」毒神仙見舒燕北答不出來，得意地道：「這便是一個破綻，實際上也等於使用固定的碗筷！」

舒燕北吸了一口氣。「還有沒有第三個方法？」

「有！有！用『風放』的方法，令其中毒！」

「但這個情況要周圍沒有人才能行得通！」

「不錯，你有沒有試過，只是單獨一個人？」

舒燕北想了一下，道：「那藥能維持多久才發作？」

「有長有短，最長的可以在六個時辰後才發作，某家所煉製的，每半個時辰便有一種，也有立即發作的，迷心的種類也有幾種，有慾火纏身的、暴戾的、悲觀失望的等等！」毒神仙雙眼在黑暗中閃閃發光。「你認爲第三種方法沒有可能？」

「可能性不大……」

「其實兩個人也可以，因爲另一個便是施毒的人！而且沒有風也行，只要在室內，而另一個人事先服下解藥，仍可以達到目的！」

舒燕北目光一變，半晌才道：「第四種呢？」

「有一種叫做『借物傳毒』，類似內家拳的『借物傳功』，有的方式很容易，有的則需要一定的時日苦練，才能够掌握它！」

柳擷紅忍不住插腔問道：「最容易的是什麼方法？」

毒神仙深深地看了她一眼，道：「最容易的便是將毒神仙撒在衣物上，而最佳的地方是放在內衣靠胸的部位，幾乎萬無一失！」

舒燕北目光再一變，再問：「除此之外，尙有什麼上佳的辦法，可以令人完全不覺？」

「放在書本上，有些人看書喜歡以指醮口水，這便中了道兒！還有一種方法是將毒粉撒在椅子上，人一坐上去，體內不免有熱力散發，毒粉便蒸發，自肛門進入體內！」

柳擷紅聽得目瞪口呆，毒神仙越說越快，道：「至於放在沐浴的水中或洗臉盆裏，就更加簡單省事了！你還有什麼事要問？」

舒燕北想了好一陣，道：「今春有人向你買過這種藥麼？」

「這個問題，就算我答覆你，也有所保留……嗯，就收你五百兩吧！」

舒燕北又交了五百兩銀票與他，毒神仙才道：「今春有幾個人買過！」

「誰買？」

毒神仙笑道：「這個問題不能答覆你？而且我也不知道，不過這幾個人，都是買暴戾的，色慾的只有一個人買！某家可以告訴你的，這人是個女人！」

「女人？」舒燕北頓了一頓，再問：「去年有沒有人買過？」

「當然有，買色慾的有四五個人！」

「有沒有買較長時間才發作的？」

「有。」

「多久發作？」

「四個時辰跟六個時辰都有！」

柳擷紅再問道：「還有沒有比較特別的？」

毒神仙想了一下，道：「其中一個，一口氣買了好幾種，由兩個時辰到六個時辰的都有！」

柳擷紅又問道：「那是男的，還是女的？」

「是男的！」毒神仙道：「這個問題到此爲止，還有沒有別的問題要問？」

舒燕北道：「假如那些人再在你面前出現，你還能認得出麼？」

毒神仙哈哈笑道：「某家只有製毒及施毒的本領，並沒有認人的本領！」

「你完全沒法看得出那些人的武功家數？」

「廢話！」

舒燕北目光一變，嘆息道：「在下暫時想不出別的問題，閣下可以走了！」

毒神仙冷冷地道：「上次的教訓，相信你記憶猶新，希望不要重蹈舊轍，這次再跟着某家，下場只有一種：死！」他語畢衣袖一揮，黑暗中看不清他有沒有洒下毒粉。「兩盞茶後便可下山！」說着身子竄起，如一頭蝙蝠般，幾個起落，已與黑夜融爲一體！

× × ×

顧雲生一待舒燕北話落，立道：「那毒神仙的巢穴，必就在附近！」

舒燕北怔一怔，問道：「神捕如何知道？」

「今夜星稀月淡，馬糞的烽烟，根本看不見，除非他巢穴就在附近，否則如何得悉？」

柳擷紅道：「這也未必，他看不到烽烟，但却聞得出那股子騷味！」

「就算是山風，也吹不了多遠，何況你們燒馬糞不久，他便出現！」

舒燕北點點頭，說道：「神捕說得有理！」

齊雲飛說道：「顧兄的分析，小弟心中十分佩服，不過還有一個可能性！咱們一進山，便被他發覺，暗暗跟在咱們的背後！」

柳擷紅雙眼仍注視着遠方，頭也不回地道：「更有可能，咱們下午在煉藥時便爲其發現！」

顧雲生無話反駁，舒燕北道：「不論他住遠住近，對咱們要辦的大事都沒有多大的影響！」

齊雲飛問道：「舒兄有何打算？」

舒燕北嘆息道：「舒某此刻心亂如痲，早沒了主意，正想聽聽兩位的意見！」

顧雲生略爲沉吟即道：「返回貴派調查！」

「回敝派！」舒燕北臉色一變，喃喃地道：「假如家兄向舒某調查成績，舒某如何答他？」

顧雲生道：「這可簡單，就說回山調查！」

舒燕北長長一嘆：「舒某眞的無顏見他！」

「所謂醜婦終需見家翁，再不好意思也要去，除非你不想得悉眞相！」

「舒某怎會不想……」

顧雲生截口道：「顧某雖然沒有證據，但有個直覺：陷害舒兄於不義的人，必在崆峒山上，換言之，必是貴派的人！你不回去，便永遠查不到眞相！」

舒燕北仍猶疑不決，說道：「但，舒某說過假如查不到眞相，便不回去……」

顧雲生不由嘆息道：「這便是你的錯誤！」

齊雲飛忽然道：「也許這是壞事變好事，有你這一句話，那個人反而不會防備你，如此你便更加容易調查！」

「可是我一回去那人便有了警覺！」

「但這半年多，他在沒有防備之下，必定有破綻露了出來？」齊雲飛道：「何況你可以偷偷上山，在暗中觀察一番，至於令兄那裏，你們手足之情既然如此深厚，萬事都好商量！」

柳擷紅接道：「雲飛說得有理，舒二俠不必再猶疑！」

舒燕北頓了半晌，似乎下了決心，道：「可否請三位陪舒某回山？」

齊雲飛看了顧雲生一眼，道：「小弟跟擷紅沒有問題，就怕顧兄沒空！」

顧雲生嘆了一口氣，道：「誰叫顧某已答應了你們，不過小弟的限期只剩一個月多一點，希望能趕得及！」

舒燕北道：「假如顧神捕無暇，舒某絕不敢勉强！」

顧雲生哈哈一笑。「舒某決定了的事，絕不更改！」

舒燕北向他深深鞠了一躬，道：「舒某先謝了！」談論間，天色已漸漸放亮，四人就坐在石上調息了一陣，然後聯袂下山！

由於時間緊迫，所以他們返回芮城取回馬匹之後，也不停留，立即上道西行。

× × ×

禹門口到蒲州這一段的河面十分寬闊，只有風陵渡這一帶河面較窄，雖然水較急，但由此過河的人，依然最多！

齊雲飛四人就在這裏過河，由於天氣漸冷，客旅都趕着回家，是以搭客甚多，碼頭上排着一條長長的人龍，都是等候下船的搭客。

舒燕北心情雖急，但也只好排在人龍的最後面，人龍進度甚慢，等了半天，前面仍有二十多人，冬日晝短夜長，天色已漸漸灰暗了。

就在此刻，後面忽然起了一陣騷亂，有人大聲叫道：「借光借光。」

人羣中有人道：「如今的叫化子爲何都這般霸道？」

另一個答道：「聽說他們的雷帮主死了……」

齊雲飛轉頭望去，只見一羣羣丐帮弟子蜂湧而至，年紀大的在後，前面那些開道的年紀則較青壯，看來輩份較低，人羣中有人不願讓路的，便被乞丐們推開。

齊雲飛忍不住道：「丐帮是正義之帮，爲何對老弱也動粗？難道丐帮的帮規已隨雷帮主而逝？」

一個滿面賤肉的健壯乞丐挺着胸道：「那一個王八蛋，在背地裏嚕嚕嗦嗦的，是人養的便站出來！」

齊雲飛心頭有氣，也大聲道：「那一個王八蛋，在那裏窮嚷嚷！」

那乞丐在胸膛上拍了一掌，道：「你是家叫化爺爺，快出來！」

「原來叫化爺爺是王八蛋，在下今日才知道，失敬之至！」齊雲飛道：「王八蛋才出去，在這裏的，都不是王八蛋！」

柳擷紅忍不住「噗嗤」一笑，那乞丐怒道：「王八蛋，縮頭烏龜！」

齊雲飛道：「王八蛋罵誰？」

乞丐毫不思索地道：「罵你！」

齊雲飛悠悠地道：「原來是王八蛋在罵我！」人羣中立即爆出一陣大笑。

那乞丐再也忍不住，一張黑臉，漲得像隻茄子，此刻他已聽出是齊雲飛在攪鬼，大步走了過來，一把抓住齊雲飛的衣襟，將他拉了出去。「操你娘的，爺爺將你拋落河，餵王八！」

齊雲飛手舞足蹈，叫道：「救命呀，救命！」

人羣中有人道：「你們是吃四方飯的，何必跟一個後生小子計較？」

那乞丐將齊雲飛舉起，道：「爺爺若不將他拋下河，還算得是人？」

顧雲生舒燕北和柳擷紅都知道齊雲飛必有辦法作弄那乞丐，都袖手旁觀。果然不出他們所料，只見齊雲飛左脚一落，脚又蹬在那乞丐的臂彎上！

那乞丐只覺臂上「曲池穴」一陣酸痲，齊雲飛身子便滑了下來，只見他似立足不穩，身子搖幌不定，右肘在其後腰痲穴上一撞，後背向他一撞，那乞丐全身發痲，受不住那後背那股力，水牛般大小的軀體向黃河跌下！

「噗通」一聲，乞丐落水，濺起一條水柱，搭客們心花怒放，但碍於丐帮的勢力，不敢笑出聲來。齊雲飛哎唷一聲，說道：「他爲何跳下水去？啊，我知道了，他說過他是王八不是人，所以自個跳下水去！」

柳擷紅笑得打跌，那乞丐在水中載沉載浮，原來他是隻旱鴨子，一下水便慌亂了，顧不了面子，大聲叫道：「救命，救命！」

齊雲飛搖頭擺腦地道：「想不到王八也不會游水，眞是奇哉怪也！喂，船家快伸根竹篙過去！」他剛轉身欲回去，眼前一花，已被一老丐擋住去路。

「何必假惺惺？你眞有心救人的，爲何不自個跳下去？」

齊雲飛道：「區區又不是王八，豈識水性？跳下去不是自殺？」

老丐目光一凝，語氣冰冷地道：「閣下眞人不露相，好得很！老叫化會過不少高人，從沒人敢不將本帮放在眼中的！」

齊雲飛道：「這位老爺子說話爲何這樣不分黑白？區區一介讀書人，怎敢跟人計較？不把人看在眼內是貴帮那個自認王八的弟子！」

老丐臉色一沉：「你敢再說一句王八，老夫便將他拋下河去！」

齊雲飛轉身對衆人道：「諸位鄉親，你們都聽見吧，剛才分明是那個惡丐罵人王八，難道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麼？」

人羣中竊竊細語，都怪那惡丐無理，齊雲飛道：「老爺子，你都聽見了吧？」

「聽不到！老夫只聽見你罵敝帮弟子

!」那老丐索性橫到底！

柳擷紅忍不住譏道：「想不到丐帮正義之帮的稱號，已經名存實亡！貴帮不排隊，還動粗對待無拳無勇的百姓，跟强盜還有什麼分別？」

老丐冷笑一聲：「原來有同伴，難怪你這小子如此斗胆？敝帮可有欺到你們頭上去？」

柳擷紅道：「你們排在咱們前面，便是欺侮上門！」

只見羣丐之中，有人道：「咱們排在他們後面！」

齊雲飛道：「排在咱們後面也不行，排到最後去！否則豈非表明貴帮，欺善怕惡？」

老丐雙眼一睜，道：「小子，今日若不是……」

齊雲飛道：「大家聽聽，他的意思清楚得很，今日若不是無暇，便要殺死我！好兇呀，區區只不過跟他們理論幾句而巳，他便要取區區的生命！」

羣丐中又有人道：「少俠不可含血噴人，這句話可不是咱們丐帮說的！」

「意思明顯得很！」

另一個乞丐道：「諸位，咱們因爲有要事，急須去河西辦理，所以……咳咳，希望諸位大爺體諒！」

齊雲飛道：「笑話！難道別人便無急事待辦？」

柳擷紅道：「除非你們去河西是爲了救民於水火之中，否則便只能依先後次序下船！」

羣丐中有人道：「有船來，咱們不必跟他們纏，先下去！」

齊雲飛轉頭一望，只見一艘小船，緩緩駛來，離碼頭尚有兩丈餘。身旁風聲一响，齊雲飛急忙轉身，只見一個六袋老丐，飛身射向小船！

齊雲飛怒哼一聲：「下河去！」躍高幾寸，左掌望老丐腰際拍去！

那老丐連忙在半空翻身換位，堪堪避過齊雲飛那一掌，可是他力道使盡，沒法落身在船上，只聽「噗通」一聲，跌落河中，又濺起一條水柱！

等候下船的搭客們，這次都看出了齊雲飛有一身武功，寬心之餘，都發出笑聲來！

齊雲飛拍拍雙手，道：「奇怪，這種天氣，他爲何還要跳河洗澡？」

話音剛落，背後又一陣風聲襲體，原來剛才那個壯丐，此刻巳被人救了起來，帶着風聲及水珠撲向齊雲飛！

齊雲飛走前兩步，壯丐雙拳一合，使了一招「鐘鼓齊鳴」，擊向齊雲飛的左右「太陽穴」！

齊雲飛後背如同長了一對眼睛，上身向前一俯，右脚忽然向後蹬出！那壯丐虞不及此，小腹被踢個正着，身子倒飛，再次飛落河中！

齊雲飛正想再說幾句風凉話，一個蓄鬚老丐已來至其跟前，抱拳問道：「請教大名！」

齊雲飛見他背負七個袋子，知道必是丐帮的某一位堂主，當下收起嘻笑，正容道：「在下齊雲飛，亦未請教大名！」

那老丐臉色一變，上下看他幾眼，道：「姓齊的，你立即下河將本帮弟子救上來，這筆樑子便輕輕抹過，否則……哼！」

齊雲飛道：「對不起，他學藝不精，又在背後偷襲，有違武林規矩，只將他踢下河，已算在下給貴幫的面子，你們自個想辦法派人去救他！」

老丐原來是丐帮西北總堂堂主樂南，在河西一帶鮮有人不識他，平素一般人都瞧在丐帮的份上，給他幾分面子，幾時被人如此頂撞過的？」當下一張黑臉，泛着紅暈，怒道：「既然你譏本帮弟子學藝不精，那就由老夫領教你一下！」

齊雲飛知道今日沒法了，便道：「素聞丐帮大名，在下也有心領教，請老爺子賜教！」

樂南雙掌一錯拍向齊雲飛，齊雲飛毫不畏懼，與對方爭奪先機，眨眼間已換了二十多招，樂南竟佔不到一絲便宜，丐帮弟子都頗感奇怪，瞪大雙眼，注視戰場。

樂南見齊雲飛掌法變化多端，自己雖然經驗及火候稍勝對方，但久戰下去，自己落敗的機會必比對方高，因此立即改變打法，出手速度慢了許多，但每一掌都蘊着內勁，風聲呼呼，刮得旁邊的人都站不穩，紛紛後退。

齊雲飛隨對方的變化而變，速度也慢了下來，這是他有意給對方點顏色瞧瞧，免得他們自恃人多，欺壓善良。

激戰中，樂南忽然大喝一聲，覷準機會，右掌注了八成眞力拍出一掌，他心中算盤打得震天價响，心想對方年紀輕輕，即使自出娘胎開始練武，內力方面也沒法與自己數十年的苦修爭長短，因此不惜耗力，採取以硬碰硬的方式！

不料齊雲飛毫不畏懼，也將右掌迎上，只聽「蓬」的一聲巨响，罡風流竄，刮得旁人肌膚生痛，場中兩人各退了兩步，不分勝負！

樂南喝道：「小子有種！再試老夫一掌看看！」他右掌再度拍出，這次他巳用上九成眞力！

齊雲飛也有心試試自己任督兩脈打通之後，內力進步到底有多大，因此也毫不猶疑，發出第二掌！

「蓬」的又一聲巨响，這次樂南退多了半步，心內驚恐之至！

齊雲飛信心大振，道：「老爺子還能戰否？咱們再試一掌如何？」

樂南如何能說不？沉聲道：「莫說一掌，兩掌又如何！」他猛吸一口氣，將全身眞力全提了起來，左右雙掌齊出，去勢雖慢，但却隱隱然有風雷之聲。

齊雲飛也拍出兩掌，四股掌風接觸之後，齊雲飛借力飄退，立在碼頭邊緣，樂南好强，退了三步之後，硬生生挺住，可是體內血氣猛地翻了上來，喉頭一甜，「哇」地一聲，衝口噴出一口鮮血，臉如金紙，雙脚一軟，跌坐地上！

齊雲飛拱手道：「承讓！」原來論內功，齊雲飛並不比對方高上多少，但他任督兩脈巳通，生機旺盛，生生不息，恢復極快，鬥得越久，越佔便宜，是故輕易擊倒對方！

當下話音一落，丐帮人羣中衝出幾條人影，一個扶起樂南，兩個飛撲齊雲飛！

柳擷紅叫道：「不要臉，兩個打一個！」正想出去助齊雲飛，却讓舒燕北拉住了。

齊雲飛頭一低，標前兩步，不待對方站穩，立即首先展開攻勢！

那兩個乞丐都是西北總堂的分堂主，自知無法單獨應戰，因此不敢答柳擷紅，只當作沒聽見，一味啞鬥。齊雲飛道：「你們到底要待怎地？」

左首那個有刀疤的道：「你跪地求饒，咱們便饒你一條狗命！」

齊雲飛大怒：「那就莫怪在下出手沒分寸！」言未畢，讓過他一拳，雙掌轉打右首那個斷眉的！

斷眉乞丐見他來勢洶洶，不敢硬碰，閃身避開鋒芒，齊雲飛踏前一步，又攻出兩掌！

刀疤乞丐見同伴吃緊，大喝一聲，雙拳齊出，急打齊雲飛後背！

不料齊雲飛後背如長眼睛，一個「移形換位」，硬生生將身子挪開三尺，再一退，忽然以背撞向刀疤乞丐！

刀疤乞丐雙臂此時，設法招架，急切間又忘了用脚，只得向後一退，齊雲飛比他更快，手肘向後一撞，「砰」的一聲，正中那乞丐的脅下，肋骨也斷了兩根，大叫一聲，落地滾開！

齊雲飛只當沒發生過任何事般，向斷眉乞丐迫去，斷眉丐見同伴在舉手間便受創不支，獨力更是難支，大驚失色，鬥志全失，不由節節後退。

忽聞背後有人叫道：「楚堂主，請退下！」

斷眉乞丐也巴不得有此一言，連忙縮進人羣，齊雲飛抬頭一望，只見一個中年乞丐排衆而出，臉上長滿疙瘩，十分醜陋，但眉宇間却有一股懾人的霸氣，心頭一跳，脫口道：「是你？」

「人生何處不相逢，閣下到底是何原因，兩番三次與本帮作對？」原來此人赫然是丐帮新貴高知遠。

齊雲飛道：「恭喜高大俠，新任丐幫副帮主，俗語云新官上任三把火，難怪閣下要立即顯顯威風，拿些無拳無勇的百姓出氣！」

顧雲生與舒燕北輕啊一聲，不禁向高知遠望多了幾眼。高知遠不溫不火地道：「齊少俠咄咄迫人，情何以堪？敝帮的確有事，是以高某不得巳才出此下策！」

齊雲飛冷笑一聲：「閣下在海外長大，想不到說起咱漢語來也文縐縐的，眞是難得！」

高知遠臉色一變，沉聲道：「少俠毒打本帮弟子，今日打算如何解決？」

齊雲飛快口道：「你來得正好，剛才貴帮弟子不但偷襲在下，還對善良動粗，未知閣下如何處置？」

高知遠道：「這些弟子只有本帮刑堂及執法堂處置，不勞少俠關心！」

「笑話，咱們怎知你們回去會否處置他們？除非在此當塲處罰！」

高知遠沉下臉道：「刑堂及執法堂弟子不在此，少俠未免强人所難！」

齊雲飛道：「有理！假如閣下是有誠意的話，那麼就請當衆道個歉！」

高知遠怒道：「你眞是不知天高地厚了！」

「這樣也不肯，那樣也不肯，閣下分明偏袒手下行兇！」齊雲飛道：「你到底要如何解決？」

柳擷紅接口道：「也許這些人行兇，根本是他授意的！」

高知遠跟前一步，道：「要解決此事也簡單，便是將你抛落黃河餵王八！」

齊雲飛夷然不懼。「窮圖七現，在下早看出你的居心！」

「今日不敎訓敎訓你，只道丐帮無能人！撥劍！」

齊雲飛的劍巳抛棄在五老峯上，下山後行色匆匆，忘記另購，舒燕北怕他不敵，將自己的佩劍抛給他。

齊雲飛接過名劍，笑道：「高兄，咱們那天巳打過一場，當時高兄武藝兒膿包得緊，這一戰還是免了吧！」

高知遠雙眼閃過一抹殺機，冷聲道：「此一時，彼一時，閣下還是爲自己担心的好！」

齊雲飛一笑。「如此說來，當日閣下是故意隱藏實力的了？却忍心讓同伴受在下之辱，未知此是何居心？相信你背後那些手下也想聽個明白……」

齊雲飛一語未畢，高知遠巳大喝一聲，標前一步，長劍「刷」地劈出！

這一招似劍非劍，似刀非刀，當眞是不驢不馬，可是威力絕大，齊雲飛前身要害，幾乎都籠罩在其劍勢之下！

齊雲飛暗吃一驚，忖道：「瞧，這一招的威力，似乎又比當日他與歐陽鴻比試，更加凌厲！」當下不敢怠慢，斜退兩步，振腕翻劍。

但高知遠第二招又至，招式依然十分怪異，橫劈腰際！齊雲飛連忙沉劍一格！「噹」的一聲，齊雲飛料不到對方那一劍的力道如斯巨大，虎口一熱，長劍幾乎揑不穩！

高知遠大喝一聲，第三劍又閃電的劈出，齊雲飛不敢與其硬拚，連忙輕輕躍開去。

丐帮弟子見狀，都爲其新任副帮主喝采助威！

顧雲生見碼頭範圍不廣，生恐刀劍無眼，會傷及無辜，便保護那些等候下船的客旅退出碼頭！

高知遠一口氣攻了七劍，齊雲飛因先與樂南拚了一塲掌力，不敢與對方長劍接觸，只能尋縫抵隙，竊機攻一劍，因此高知遠一出手便佔了上風！

齊雲飛被他的怪招急攻一輪，一柄長劍的精微變化，都使不出來，眨眼間巳過了三四十招，齊雲飛迭番遇險，柳擷紅在旁暗中揑了一把汗。

高知遠嘿嘿笑道：「齊少俠既然有同伴在旁，何不叫他們一齊下塲，免得虛驚一塲，這句話十分厲害，乃以退爲進之計，假如齊雲飛拉不下臉來，那麼以一對一，他巳穩操勝劵，若柳擷紅他們加入戰塲，則他又仍以一人對付，屆時大可以下令手下截擊！

齊雲飛不發一言，沉着應戰，顧雲生道：「在下也未曾跟丐幫弟子較量過，不如也下去玩玩！」

舒燕北也担心齊雲飛不敵，若有什麼閃失，自己責任重大，當下道：「某家也

正有此意！」

話音剛落，齊雲飛却道：「在下只與高副帮主切磋而巳，兩位不可造次，免得傷了朋友之情！」

柳擷紅道：「他這樣打法，怎像是切磋武藝？」

齊雲飛道：「無妨！」

舒燕北再看了幾眼，也道：「齊兄說得有理，不要傷了同道和氣！」

原來高知遠的招式雖然兇悍，但變化不大，齊雲飛接了數十招之後，巳逐漸掌握到變化，形勢登時穩當，忖道：「海外夷人所創的招式雖然匪夷所思，但論到博大精微，又怎及得咱們中原？」

他信心一增，攻勢也逐漸多了起來，丐帮弟子的殺聲也漸漸稀疏！

高知遠心中也暗暗吃驚：「怎地這小子的應變能力這般快？不好，再打下去，只怕要……」

他心念電閃，齊雲飛又乘機攻出一劍，高知遠斜步一閃，齊雲飛劍勢未了，倏地一圈，改刺對方右臂！

高知遠不敢怠慢，右手長劍猛地奮力一劈！

「嗤嗤」兩聲，兩條人影同時分開，原來兩人的衣袖同時爲對方劍刃刺裂！

丐帮弟子鴉然無聲，料不到齊雲飛年紀輕輕，竟可與新近本帮在出盡風頭的高知遠打個平手！

高知遠臉色一變再變，忽然打了個哈哈，道：「齊少俠雖然名不虛傳，佩服佩服！」

齊雲飛也道：「高副帮主的劍法也令在下大開眼界！」

舒燕北連打圓場，道：「兩位識英雄重英雄，今日這件事便此揭過如何？」

高知遠略一沉吟，道：「本帮的確有急事要到河西，齊少俠若要知本帮是否會處置犯規的弟子，幾時都歡迎你到敝帮西北堂查詢！」

齊雲飛也見好收篷，道：「既然貴帮確有急事，那麼請先下船吧！」

高知遠抱拳道：「如此高某代表敝帮弟子多謝了！」他向身後一揮手，背後的丐幫弟子都跟他下船去了。

過了半晌，齊雲飛四人亦下船了，此刻天色巳晚，他們付了三倍船資，梢公才肯開船。上了岸，他們仍然趕路，至半夜才在一樹林中歇息，大家很自然將話題，扯到高知遠身上。

柳擷紅道：「剛才實在令人担心，那姓高的劍法好怪，小妹從未見過！」

齊雲飛笑道：「他的打法類似程咬金，只有三斧，只要擋得住他三斧！便不足畏了！」

舒燕北道：「不錯，他劍法的變化較少，而且招式也少，只勝在一個怪字及兇狠而巳！」

齊雲飛道：「再打一百招，小弟便有取勝的把握，幸而他也有自知之明，見好收篷！」

舒燕北道：「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若非不得巳，可不值得他們結怨，現在如此收場，最合理想！」

顧雲生道：「小弟那天聽了齊兄的描述，總覺得此人有點奇怪！」

柳擷紅道：「有何奇怪之處？」

「此人來中原才年餘，爲何漢語這般流利？」

「他小時候住在閩南泉州！」

顧雲生道：「在下去過閩南，那裏的土話，跟中原的，相差極大，而且卽使他小時候學過官話，在海外生活數十年，現在回來，無論如何說起話來，也該有些怪腔！」

齊雲飛目光一亮，脫口道：「不錯，是有點奇怪！」

柳擷紅道：「你們認爲他不是來自海外，但他的劍法……」

顧雲生道：「也許他跟一位海外高手學藝，但却不是居於海外！」

齊雲飛道：「還有一個奇怪的力道，小弟雖未跟他交過掌，但自他劍上傳來的內力，發覺其內勁跟咱們中原的沒甚麼分別！」

顧雲生道：「此人値得思疑！不止他的武功，單他一身武功却屈居在襄陽分舵之下當個普通的丐帮弟子就値得思疑！」

柳擷紅道：「這也不是最奇怪的！他分明有一身武功，爲何那次咱們跟他們襄陽分舵衝突，他不乘機露鋒芒，反而極力遮瞞？」

齊雲飛頷首道：「假如他是個淡薄的人，就不該在這次丐帮大選中，極力爭取，一直爬至副帮主的地位！」

顧雲生道：「此人必有甚麼陰謀！」

舒燕北道：「也許將來他會自己暴露出來！」

顧雲生笑道：「咱們自顧不暇，又何必多管閑事？還是早點休息吧！」

舒燕北說道：「你們休息吧，舒某守夜！」

齊雲飛道：「等下在下來接你！」

× × ×

由河西到崆峒山千餘里遙，齊雲飛四人馬不停蹄，沿途不斷更換坐騎，饒得如此，他們也在七日之後才到達山下。

顧雲生問道：「舒兄，你要明上還是暗上？」

舒燕北道：「還是暗中調查是比較方便。」

齊雲飛說道：「小弟有個建議，我跟擷紅在明早上山拜訪令師兄，顧兄跟舒兄則在今夜先由後山上去，不知舒兄認爲如何？」

舒燕北道：「如此最好。」於是四人分成兩組前進。齊雲飛與柳擷紅先投進客棧，然後出店購買拜帖及禮物，當他們返回客棧時，在附近發現一個漢子，行動閃縮，一眨眼便閃到牆角去。

齊雲飛向柳擷紅打了個眼色，兩人雙雙走前，只見牆後人影一閃，那人巳閃進小巷去，兩人再度追前巳失去那人踪影。

柳擷紅道：「那人衣衫襤褸，好像是個乞丐！」

齊雲飛點點頭，道：「咱們今夜小心一點，也許丐帮弟子對那天在風陵渡的事仍耿耿於懷。」

兩人返回客棧，吃過飯之後便入房休息，齊雲飛連日奔波，不曾好好睡過一覺，心中雖然對那個丐帮弟子的出現，甚有忌憚，但一躺下床，便呼呼入睡，幸而到

天亮都平安沒事。

兩人盥洗之後，換了衣服便出店吃早膳，然後聯袂上山。

崆峒山屬於六盤山脈，山並不太高，但重重疊疊，山巒一座接一座，待得他倆到達崆峒派時，日巳過午。

就在他們到達崆峒派時，又發覺有一個衣衫襤褸的乞丐，閃進屏風後，齊雲飛只當作不見，與舒燕南寒暄，雙方坐定，崆峒弟子送上香茗，舒燕南卽問：「久聞少俠大名，早有心結識，可惜少俠素在中原一帶活動，而舒某派務又繁，是以難爲得償所願，只道今生無緣，不想少俠竟大駕光臨，眞是何幸之有。」

齊雲飛道：「掌門如此抬擧在下，令人汗顏，在下巳早有拜訪之心，只因從未踏出潼關一步，所以到今日才能如願。」

舒燕南哈哈一笑道：「恕舒某斗胆問一句，少俠今日光臨，是否有所指教？」

「掌門言重，在下人微識淺，怎敢當指教兩字，何況是次到貴派，純粹是拜訪性質。」

「小俠何事出關？」

齊雲飛笑道：「只因無所事事，是以到關西河套一帶走走，增長見識，而既然來附近遊玩，自然不能失機錯過拜訪貴派的機會。」

「少俠與柳女俠肯蒞臨，敝派榮幸之至！」舒燕南問道：「兩位準備在河套一帶逗留多久！」

柳擷紅道：「舒們並無固定的目的地，亦無回歸的日期。」

舒燕南道：「如此便在敝派盤桓幾天吧。」

齊雲飛道：「掌門若不嫌棄，在下求之不得，聽說貴山風景甚佳，正有心逗留幾天，以便飽覽勝景。」

舒燕南道：「趁如今天色未晚，兩位可先到附近走走，舒某還有些事要處理，晚飯再來相陪，源兒，帶齊少俠跟柳女俠到附近遊覽！嗯，蕙兒你也去。」

兩個崆峒派弟子立即應聲走了過來，一男一女，都長得十分可人，猶似金童玉女。「兩位請跟晚輩來。」

柳擷紅道：「有勞。」

四人出了廳，直赴後山，齊雲飛道：「後山風景絕佳乎？」

姚蕙道：「只堪一看。」

齊雲飛道：「反正天色未晚，何不到遠一點去！」

江廣源道：「那就向左走吧。」

柳擷紅道：「你是舒掌門的弟子，聽聞舒掌門有個弟弟，爲何不見？」

江廣源臉有難色，署一沉吟才道：「北師叔下山辦事，還未回來！」

齊雲飛道：「這兩天會否回來。」

姚蕙道：「只怕不會。北師叔去很遠的！」

柳擷紅故意用婉惜的語氣道：「可惜！咱們久聞舒二俠的俠名哩。」

江廣源與姚蕙支吾以對，將話題岔開，指點旁邊的風景，說着來到一塊大岩石前，那岩石高達四丈，中間有一道畢直的縫隙，山風吹過，嗚嗚作响，上面刻着三個大字，試劍石。

柳擷紅問道：「是誰在此試劍？」

江廣源道：「傳說是太上老君下凡，拾到一柄寶劍，在此一試劍鋒。」

話音未落，齊雲飛忽然拔空躍起，躍高三丈，勢將盡時，只見他左掌在山壁上一拍，凌空借力打了一個觔斗，騰身再上，剛好立在石頂。

姚蕙訝然問：「齊大俠上去作甚？」

「居高臨下，美景全收眼底，此等良機，豈能錯過？」齊雲飛踮脚回望，見遠處有人，舒燕南似亦在其中，而走在最前面的那位，却是個乞丐！

那乞丐背負四隻布袋，分明是丐帮弟子，職位料是副分舵主而巳，但竟由舒燕南親身送其下山，豈不奇怪，齊雲飛心念電閃，詫異不巳。

江廣源抬頭問道：「齊大俠，你看到什麼？」

齊雲飛瞿然一醒，飛身跳下，道：「齊某以爲立在上面，可飽覽勝景，想不到這石還是不够高。」

姚蕙道：「大俠若想登高覽勝，咱們可由此路上山？」

齊雲飛道：「請姑娘帶路。」心中却想：「這乞丐跟昨晚那位，可有關係？他是因咱們而上山的，還是……嗯，未知舒兄跟顧兄上山了沒有？」

柳擷紅知道他有所發現，但却碍於江、姚兩人在旁，不便動問，齊雲飛心有所思，根本無心觀賞風景。

× × ×

晚宴酒菜十分豐盛，舒燕南殷勤敬酒，使齊雲飛與柳擷紅眞有賓至如歸之感，賓主盡歡之後，舒燕南親自送齊雲飛與柳擷紅到客房。

齊雲飛道：「多謝掌門熱情欵待，在下既榮耀又感激？」

舒燕南哈哈一笑：「少俠近來譽滿江湖，千里迢迢，光臨敝派，感榮耀的該是敝派，希望少俠不要客氣，若有什麼需要的話，請叫一聲，附近就有敝派弟子，他們樂於爲少俠効勞。」

齊雲飛心頭一沉，却笑道：「在下生性樂天，飲醉吃飽之後還有什麼需要。」

舒燕南笑道：「夜深了，少俠早點歇息，舒某也要休息了。」

齊雲飛關上房門之後，心念電轉，發了一陣呆才將桌上的油燈點燃，燈光一亮，他便見到床前放着一隻夜壺，不由暗道：「舒燕北剛才那句話是無心還是有意警告我，不要隨便出去，他們在附近安排了許多弟子，現在連去茅厠的藉口也沒有……嗯，舒二俠跟顧兄如今在何處？」

正在思量，房門忽被敲响，齊雲飛輕問一聲：「誰？」外面傳來柳擷紅的應聲，他忙將房門打開。

柳擷紅故意大聲道：「齊大哥，小妹今夜吃得太飽，睡不着覺，想你陪我聊聊天，你睏不睏。」

齊雲飛笑道：「固所願也，不敢請耳！」他閃開身子，讓柳擷紅進房，又將門關上。

兩人坐在床緣，面對門窗，柳擷紅輕聲道：「雲飛，咱們如今怎辦？」

齊雲飛道：「愚兄也無計策。」

「不知舒二俠上了山沒有？」柳擷紅又問：「你下午爲何躍上那塊大岩石？」

齊雲飛道：「咱們進來時，你可否發現屏風後有個乞丐？」

柳擷紅點點頭，齊雲飛續道：「愚兄覺得這位乞丐頗有可疑，假如是光明正大的話，何必藏在屏風後？大可以跟咱們見面？」

「是的，是否此乞丐與昨晚那位有關係。」

「愚兄也這樣想！所以估計此丐必不會在山上久留，因此躍上那塊岩石，居高臨下，哼，果然看見舒燕北親自送他下山了。」

柳擷紅担憂地道：「此人不知是否衝着咱們來的？」

「他背負四隻袋子分明是丐幇中人，而且地位不高，爲何舒燕南親自送他！」

柳擷紅道：「那麼咱們可要小心了，因爲他可能是高知遠派來的！」

齊雲飛沉吟了一下，道：「這點愚兄可不太担心，因爲諒舒燕南不敢在此處陷害咱們。」

柳擷紅道：「也許他不會害咱們，但你莫忘記他們派內極可能藏了一位危險人物，你別忘記舒二俠的遭遇，還有那種藥，一陷進去，便無從解釋！」說至此，她想到舒燕北强暴其嫂的遭遇，粉臉不由一紅。

齊雲飛瞿然一驚，一時說不出話來，柳擷紅又道：「那麼你担心的是什麼？」

齊雲飛幽幽地道：「愚兄担心那乞丐是衝着舒二俠而來的。」

柳擷紅也焦慮地道：「不知他倆如今在何處。」

× × ×

舒燕北跟顧雲生昨日下午便立即攀山，至四更便已至崆峒派後山，他倆找了個隱蔽的地方匿藏起來，在那裏等了一天。

起更之後，他們才由後山翻上來，後山雖然有崆峒派的弟子，但舒燕北仗着對這裏的一切，瞭如指掌，因此很容易，避過他們的耳目到崆峒派裏。

舒燕北打算長驅直進，却爲柳擷紅所止，因爲如今天色尚早，廳內不時傳來舒燕南跟齊雲飛的笑聲，顧雲生悄聲問道：「舒兄，你熟悉地形，此處有什麼隱蔽的地方？」

舒燕北略一沉吟，便道：「請神捕跟在下來！」他在前帶路，閃進柴房裏，柴房雖然靠近灶房，而灶房因廳裏的飲宴尚未結束，因此還有人，按說比較危險，但此處較近舒燕南弟子的寢室，萬一有事時，還可以到那裏躲避一下。

過了一陣，外面已無人聲，顧雲生仍不讚成出去，直至二更時分，舒燕北才探頭出去，灶房燈已熄滅，四周靜悄悄的，只有偶爾的一兩盞燈，他向後揮手，兩人一齊閃出去。

柴房對面是一座天井，舒燕北不走那裏，兜進暗廊，一直至一間寢室外，由於房門開着，又點着燈，兩人不敢貿貿然露身，匿在柱外，等候機會。

俄頃，只見一個青年拿着一瓶酒進房，道：「三師兄，酒來了！」

房內傳來倒酒的聲音，半响，一個聲音較粗的道：「四師弟，今日這兩個人上山，你說有沒有奇怪？」

剛才那個喚三師兄的道：「三師兄這有什麼奇怪。」

三師兄道：「這兩人還未上山前，先有一個丐幇弟子上來，跟師伯說了一陣子話，不久他們便來了，那乞丐便匿在屏風後面，師伯一向好客，爲何不讓那乞丐跟齊雲飛見面？這豈不奇怪？」

四師弟道：「莫非這姓齊的跟姓柳的妞兒，欲對咱們不利，丐幇弟子得到消息，先行來通知咱們防避。」

三師兄道：「愚兄本來也是這樣個想法，但剛才師伯殷勤招呼那兩個人，瞧神態又好像不大像？」

四師弟道：「那是什麼原因。」

三師兄道：「我若知道還用問你？」

四師弟道：「既然有酒，咱們便別想那不着邊際的事，就算這兩人有心來搗亂，也不怕他，來，乾一杯。」

兩人喝酒吃菜，舒燕北本來要出去，又讓顧雲生拉住，半响，那三師兄道：「師父下山已久，至今毫無音訊，眞令人惦掛，不知他……」

舒燕北心頭頗感安慰！暗暗道：「莫兒還記得我，不枉我教他一場！」

四師弟道：「三師兄，小弟有個預感，師父一定……已經死了，試問以他的爲人，做出那種事後，還能活在世上麼？」

「愚兄總覺得那件事有點蹊蹺，師父既然不是那種人，爲何又會做出這種事來呢？」

舒燕北極想知道徒弟對他的看法，更加凝神細聽，可是在這此刻，背後又傳來一個脚步聲。

（未完·七）

司馬洛傳奇故事

無情國

馮嘉·文　可飛·圖

離奇命案　耐人尋味

那是一個身裁高大的人。一個身裁高大，丰神俊朗的男人，穿着一套很新派的，很名貴的西服，他的步伐很有彈性的。他走在那夜靜的街上，踏着雨後的路面上那些小水畦。

雖然是在雨後，天氣仍然那麼炎熱，好像蒸籠一樣，天上洒下來的水，並沒有使天氣凉快多少。那人以那輕快的步伐走着，轉了街口，就停了下來站在那裏，等着。

他站在那裏，一面等着，一面不斷地看錶，似乎他是正在等待什麼人似的。

這個地方很荒凉，而且時間又是那麼晚了，因爲一個行人都沒有，也沒有車子經過，因此，當有一部車子經過轉入街口出現的時候，這人馬上就知道這部車子是來找他的了，他再走前一步，接近一點行人路邊。

那是一部流綫型的新型大汽車，這部大汽車也是突然就在這個高大的男人身邊停下來。那車中坐着四個男人，其中一個男人伸出頭來看看這個高大的男人。

這個高大的男人有點遲疑後點一點頭。車中那人以一把沙嗄的聲音說：「錢拿來了沒有？」

那高大的男人點點頭。

一隻手從車中伸出來。「先給我吧！」那高大的男人微笑。「不能，貨先給我一手交一手！」

「老板改變了主意，」沙嗄的聲音說，那隻手仍然伸着出來，「他要先拿了錢，然後交貨！」

「那麼你回去叫你的老板再想清楚吧！」那高大的男人說道：「天下間沒有這種事情。我並不急！你回去叫他改變主意吧！」

「那麼——」那把沙嗄的聲音遲疑着說：「很好，你在這裏等着吧，我馬上回來！」

「不要緊！」那高大的男人說，「我的時間多着！」

「但你是眞的帶了錢才好！」

「爲什麼我要騙你！」

那部車子開動，走了，大約一分鐘之後，那雙車頭燈又出現了，這人皺眉。雖然快，也不致於會快到如此的，也許，這是另一部車子吧了？

那雙車頭燈很迅速地接近了，到很近時他才看出，就是剛才那車，而且，這車子的速度一點也沒有慢下來。

這個高大的人一驚，但是逃避已經太遲了。這部車子直撞在他的身上。

轟！他輕如飛鳥的，整個人飛離地面，在十多呎外的路面上跌下來。

車門迅速打開了，車上的四個人下來了三個，匆匆向他跑過來。

第一個到達的人撩開了他的上裝，探手進去摸他的衣袋，他們一定以爲，這個高大的人，是不會再起來的了，但是，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那隻手剛剛摸到了內袋那隻厚厚的，裝滿了鈔票的大信封時，那個高大的人就一跳跳了起來。

「打！」有人喝道。

三個人圍上去，那人的手脚都被捉住了，好像一隻螳螂被一些蟻圍住了似的。但是，也像螳螂一樣，他一彈腿，一揚臂，那些螞蟻就飛開了。

這個人的氣力之大，使人感到驚異。因爲，他是被車子重重地撞過一下的，而且，即使未被撞過，平常人也不會有這樣好的力氣的。

三個人又圍上來。

這個人似乎完全忘記了剛才是給汽車重重地撞了一撞了，他的拳頭一揮，最先到達的一人就中了一拳，這人整個飛了起來，跌到差不多十呎之外，就倒在地上，側着頭，捧着被擊的那一邊臉頰，哭泣起來了，這一拳就是擊得那麼重重的。

餘下的兩個打手也撲到，纏住那人，把他一撞，撞得再倒在地上了，兩個人壓着他，但是，兩個人也壓不了他太久。這人的強壯眞是使人難以置信的，他略一掙扎，忽然大叫一聲，就跪了起來，而壓着他的那二個人也跟着飛開了。

這個高大的男人掙扎着站起身來，那一身光鮮的衣服上已經沾滿了泥濘。他的臉上有着猙獰可怖的表情。

最先中拳的那一個手一揮，一陣白光閃出去。「托」，那高大的男人在心窩處便出現了一條刀柄。那把飛刀是完全沒進了他的體內，只剩一隻刀柄在外面了，然後他發出一陣狂嗥。

另一個再撲上去，但，這一把飛刀却似乎仍沒有使他失去力氣，他伸脚一撐，這人便給他當胸撐去，又跌開了。

汽車馬達聲怒吼起來，開車的那一個叫道：「躲開！躲開！」

三個人會意地在旁邊跳開了，那部大汽車開動，飛也似的直撞過來，那個高大的人反應似乎是呆滯一點了，他並沒有跳開，甚至沒有轉身逃走，只是呆呆地站在那裏，張開着兩腿，看着那汽車撞過來，就像不相信這車子能撞倒他似的。

但是，他是不能對抗一部汽車的，不管他的力氣有多大，也不能抵抗一部汽車。因此，那部汽車，撞在他的身上，他又整個飛起了來，這一次飛得更遠了，當他再落下來的時候，他是落在街心的後段，車子也差不多同時到達了，右邊的車輪在他的身上輾過，先是前輪，然後是後輪，車子被那身體一碍，輾狂地跳動着，駕車的人連忙把車煞住，回頭看看，那高大的人已經不動了，但他仍然不放心，他轉檔，退後，又飛馳着回來，車子又在那人的身上輾過。

這一次，他放心了，他停住了車子，開門下車，四個人一齊衝過來，到了他的旁邊，那個高大的人已經死去了，如果他不是死去了的話，那眞可是世界第一奇人了。

「那些錢！」其中一個人說。

他們把那人的衣服拉開了，從裏面抽出了那隻裝着鈔票的信封，那人的衣服給撕裂了，露出胸膛來，可以看見他的胸部是佩帶着一隻閃閃生光的金屬鍊牌。一個打手拿起那鍊牌來看看。

「不要！」開車的人喝止。「錢已經拿到了，我們走吧！」

他們於是匆匆跑回車子去，車門砰砰地關上了，車子開動，繞過了那個高大的男人的屍體，飛馳着遠去了，只剩下了那具屍體，可憐地他躺在路上那些小水畦之中。

大約一小時之後，又有一部車子出現了。

這一次來的却是一部巡邏車！這部巡邏車的車頭燈照見了那屍體，便立即停下來，警察們紛紛跳下車。

× × ×

司馬洛在半夜裏被電話吵醒了。他很不高興地拿起聽筒，說：「喂？」

他平時也不是一個早睡的人，但是今晚他剛剛睡得很早，因此被吵醒了，他就很不高興了。

「司馬洛！」一把女人的聲音說，「我可以見你嗎？」

「你是誰？」司馬洛問。在他而言，女人的聲音，總是比男人的聲音難認得多的！

「你可能會已經忘記了我了，」那把女人的聲音說：「安娜，我是安娜！」

司馬洛仍然是沒有什麼印象，他認識的女人之中，叫安娜的也一樣是不在少數的，活着的不少，死了的也不少，安娜是那麼普通的一個名字。

「安娜……噢，安娜，」司馬洛含糊地說：「有什麼事？」

「我看你還是沒有記得我。」安娜有點怪責地，「你記得菲律賓的緬丹諾嗎？那座小島？」

「噢，緬丹諾！」忽然，司馬洛記起了。「緬丹諾！安娜！你是安娜！」他的聲調也忽然興奮起來了，說：「安娜，你在那裏？」

「地洞夜總會，」安娜說：「我還是剛到此地的！」

「我馬上就來！」他說。

「呃——司馬洛，」她似乎有點難爲情的：「你可能會不認得我，我坐在最內裏的一張桌子，我穿着一套深紅色的套裝！」

「我馬上就來！」

司馬洛丟下電話，就匆匆地穿衣服，忽然，他不埋怨他被吵醒了，一位老朋友吵醒他，他是不會埋怨的。

× × ×

地洞夜總會是一間奇妙的夜總會，設備和裝飾都很新潮，音樂也很新潮，但是並沒有很多那種一般心中的所謂新潮青年。這也許是由於這裏的價錢所造成的吧。這裏的價錢是相當高昂的，雖然是物有所值，但總之是那些新潮青年們所付不起的了。

一般的新潮青年都是消費力不高的人物，這其實已經很有效地解答了青年們趨向「新潮」對不對的問題了，多數趨向新潮的青年都變成懶惰，不事生產，你以爲不事生產是對不對的呢？

司馬洛毫無困難地找到了安娜。

安娜坐在最裏面的一張桌子，身上果然是穿着一套深紅色的套裝，但，與她所說不符的是司馬洛不會認得她這一點。

「我沒有理由會不認得你，」司馬洛笑着：「你還是那麼美麗，那麼動人！」他親熱地握着她的手。

「也許，」安娜有點可惜地說，「老了點吧？」

「這個是當然了！讓我看——」他搖着頭：「我們已經四年多沒有見，如果你還是那麼年輕，那麼我會當你是妖怪了！」他們笑起來，但他隨即又正色地說：「不過，實在老這個字也是不適用的，只可以說，你是比以前成熟了！」

「我們跳舞吧！」安娜說。

司馬洛與她跳舞，那是一首慢華爾茲，她的身上在他的身上貼得不太緊，只是把頭枕在他的肩上，一時，他們無聲，只是享受着彼此的存在，而，不由自主地，司馬洛的思想飄進了回憶中。

當安娜和他最初相識的時候，她只可

以說是一個女孩子，大概剛剛滿廿歲吧，不過，她的模樣却看來小過她的年紀，她是一個很軟弱的女人，一個孤女，父母都已不在人世間了——至少他是這樣猜，因爲她本人則是從不提起她的家庭的。

那一次，她是因爲誤交匪友而闖了禍——她的一位男朋友原來是與一個匪黨有關的。

在一次行刦中，她這位男朋友被警方槍殺了，警方無法找到他的餘黨，但，那些餘黨却以爲安娜會知道他們的名單，於是他們企圖暗殺安娜。

司馬洛挺身而出，保護安娜。

他把那些人每一個都捉了下來了。

然後，自然地，她便成爲了司馬洛的好朋友。

她本來已經有了那位男朋友，雖然她早已聲明她和那位男友是沒有什麼的，其實只是他在追她而已，她對他並沒有特別的好感。但他對她還是沒有胃口。

他不大喜歡別人的女朋友，但，他們仍然成爲了要好的朋友，當然，後來他們還是分了手的，不過，她在司馬洛的記憶裏還是留下了相當深的印象。

「司馬洛，」安娜說：「你不奇怪我來找你是幹什麼的嗎？」

「幹什麼呢！」司馬洛問。

「關於我的父親！」安娜說。

「你的父親！」司馬洛詫異地看着她，他從沒聽安娜提起她的父親，他還以爲她的父母是已經死了的。「你的父親怎麼了呢？」他問。

「我想找到他！」安娜說。

「噢！」司馬洛說：「我看我們還是坐下來談談吧！」

「不，」安娜按着他的肩。「我們先等等你的一位朋友吧！他還沒有來！」

「什麼朋友？」司馬洛奇異地問。

安娜微笑說：「看見了他，你會知道的！」

「好吧。」司馬洛聳聳肩：「我們跳舞吧！」他們繼續跳舞，而安娜漸漸在他的身上貼得更緊了。

「司馬洛，」安娜在他的耳邊幽幽地說：「你知道嗎？我仍然在想念你呢！」

「多謝！」司馬洛微笑：「事實上，我們也很後悔當時讓你放走我，希望以後我們還有機會。」

「當然我們會有機會的，」安娜說：「如果你肯帮忙我的話，那麼我們是會有更多機會在一起的！」

「帮忙你找尋你的父親，」司馬洛點頭：「我並不打算拒絕你！但，你也得給我一點綫索，我才能着手的！」

安娜伸手一指。「好了，你的朋友來了。」

司馬洛回頭去看看，說：「哦，原來是他！」

原來，他們的桌子來了一個胖胖的男人，頭禿禿的，戴着一副鋼邊眼鏡，樣子像一個長袖善舞的奸商。司馬洛微笑，這個人就是老莫，說起老朋友，這是一個最好的好朋友，也是一個最老的老朋友。

老莫是世界上最佳的情報人員之一，而他現在也是主管着一個世界最佳的情報組織，這個情報組織就是叫做S組。

S組是一個世界性的專門對抗犯罪的組織，而司馬洛和它有很密切的關係。

「我們回去坐下來吧！」他輕推安娜的腰。

他們一起回到了座位，老莫已經叫了一杯牛奶，因爲他不喝酒，在夜總會裏喝牛奶，這是一件簡直有點滑稽的事，但是，老莫是沒有什麼所謂的，他早已經超過了那種怕人嘲笑的年紀。

「這倒是一種手法，」司馬洛用拳頭輕輕撞了一下她的肋骨：「叫一位老朋友來找我！也許，你怕你自己找我的話，我不會來嗎？」

「找你本來不是我的主意，」老莫說，「是安娜想出來的，不過，我也覺得是一個好主意！」

「我們在這裏談嗎？」司馬洛問。

「這個地方也算不錯了，」老莫說，「很清靜。讓我看，這個故事應該怎樣開始？對了，在C城，有一個人給汽車撞死了，也許你也沒有聽過吧！」

「當然沒有，」司馬洛說：「這世界上，每天都有汽車撞死人的！」

「但這却不是一件普通的撞死人！」

「死的是一個特別的人？」司馬洛說道：「或者，撞死人的會是一部特別的車子！」

「死的是一個特別的人，」老莫說，「但，車子是否特別就不知道了，我們還沒有找到那車子！」

「一個怎樣特別的人呢？」司馬洛問道。

老莫微笑，向袋裏摸索着，摸出了一張照片，交給司馬洛。司馬洛接過來，在桌上那盞小燈的下面照照看，那是一張事後拍的照片，就是那個高大的人，被汽車撞死了之後，躺在路上的照片。警方例行拍下存照的那種現場照片，那一身衣服已經不再漂亮了，被汽車來回輾過兩次，不但已經骯髒，而且有幾個地方已經破了。

胸前的襯衣已經拉開，那隻金屬的鍊牌很清楚地呈現着，這人的臉上的表情是痛苦與憤怒的交織。

司馬洛搖搖頭。「這個人，我不認識他！」

「你不應該認識他的，」老莫說：「他叫羅定，只是一個無名小卒，一個職業打手，不過打不出什麼名堂來！」

「沒有聽過這名字！」司馬洛把照片遞回去。

「特別的是，」老莫說：「這個人已經有一百零四歲！」

司馬洛霍的把照片拿回來，在小燈下再看清楚。「你在開玩笑！」他說：「這個人不超過六十歲！」

「這正是特別的地方。」老莫說。

「你怎麼知道他有一百零四歲？」司馬洛瞪目看着老莫。

「是紀錄告訴我的，」老莫說：「最後一次有人看見羅定是在四十五年之前，那時他是五十九歲。當警方發現一個人這樣死去的時候，他們當然懷疑是黑社會仇殺，於是他們便查查他的指紋，憑他的指紋，他們找出了羅定的紀錄！」

「噢，」司馬洛點點頭：「你們肯定這是羅定？」

「模樣是相同的，」老莫說：「指紋也是相同的，這本來沒有什麼不對，不對的只是，照算起來，他現在已經有一百零四歲了，而且，他的樣子比四十五年之前還年輕了一點！」

「這是不可能的！」司馬洛幾乎叫出聲來：「沒有人能夠活到一百零四歲，而仍然能夠這麼壯健！」

「壯健這兩個字用得對了！」老莫說：「這的確是很壯健的人！他被車子撞過一次然後三個人毆打他，有一個在他的心窩刺了一把飛刀，還是不能使他倒下，結果還要勞煩車子再撞上一撞輾過兩次！」

「有人看見！」司馬洛問。

「是的！」老莫說：「有一個目擊者，那是住在附近的人，看見的，他很吃驚，當時不敢做聲，而他家裏也沒有電話，不能報警，還是後來警方到場之後，他才把情形說出來的！」

老莫把那人看見的情形全部說了出來的。

司馬洛沉默地聽着，一時連安娜在身邊也忘記了。後來，他終於說：「我看不出這和安娜的父親有什麼關係！」他轉向安娜。「剛才，你是說你想我帮忙你找尋你的父親的，不是嗎？」

安娜打開手袋，從裏面取出一件東西，放進司馬洛的手中，那是一隻金屬的鍊牌。司馬洛細細一看，那是很閃亮的金屬，而且也顯然是名貴的金屬，但却不是金。「唏，這不是照片上的……」

「是的，看看背後吧。」老莫說。

司馬洛看看背後。背後是鐫了字的。

那行字是「李度博士」，而在這名字的下面是一個徽號圖案，不知道是什麼會社的會徽。

「這人也叫李度博士嗎？」司馬洛問道。

「不，」安娜說：「李度博士是我的父親！」

「噢！」司馬洛應了一聲，等着她說下去。

「噢！我倒不知道。」司馬洛說。

「他——是一位偉大的探險家！」安娜說。

「他的專長就是研究及考察古代的風土人情，」老莫說：「這鍊牌上面鑄着的就是風土研究協會的會徽！」

「我倒沒聽過有這樣一個會！」司馬洛說。

老莫微笑。「這是一個紳士的會，他們完全是爲了興趣做事的，既不爲名，也不爲利，而他們的發現，也不能圖利的，李度博士幾年前忽然失蹤了——」

「那是在我和你認識之前。」安娜補充。

「他只是就這樣失了蹤，最後一次有人看見他，他是在烏拉圭登上了一架飛機，這之後就沒有人再看見他了，這飛機並沒有回來。」

「他去幹什麼呢？」

「他一定是在進行一項探險任務，」安娜說：「但沒有人知道他的目的地是在何處，而他也沒有告訴任何人。你知道，他——可以說，他是一個老頑固！他不喜歡在成功之前透露他在幹什麼，而他又喜歡單單一個人工作！」

司馬洛微笑。「這一點和我倒是很相像的！」

「起先，大家都以爲他的飛機是在山中失事了，」老莫說：「當局也派出飛機去找過他，找不到時也就算了。」

烏拉圭並不是一個很富有的國家，它的本身還有好些問題未曾解决的！它的政府不能爲了一個人的失蹤就發動人力物力去找尋！」

「我也以爲我爸爸死了！」安娜說，「直至這鍊牌再出現，」她把玩着那鍊牌。「你知道嗎，這並不是黃金，是一種罕有的合金，是媽媽送給他的！爸爸很寶貴它！」

「你的意思是，」司馬洛說：「羅定就會知道你爸爸的下落了？」

「是的，」安娜說：「他不是配着我爸爸的鍊牌嗎？」

「如果羅定活着，」司馬洛說：「也許他會知道你爸爸的下落的，但他已經死了，他不能告訴我們什麼的！」

「這就是爲什麼我提議找你！」安娜說：「你可以查出羅定是從什麼地方來的，找到他的朋友，那麼，就可以知道我爸爸在那裏！」

司馬洛呷了一大口酒，沉默了一下，然後說：「有一件事我本來不想對你提出來的，安娜，但是——你自己說，你爸爸是很寶貴這鍊牌的，如果他活着，他會交給別人嗎？」

安娜低下了頭，沉默着。司馬洛和老莫也沒有做聲。但終於抬起頭。「我知道的，司馬洛，」她說：「但即使我的爸爸是已經死了，我也還是要找回他的屍體的，是不是？」

「好吧？」司馬洛聳聳肩：「我替你做吧。」

安娜抬起眼睛來看着他，臉上有半個微笑。「因爲那是我的爸爸，還是因爲那是一個一百零四歲的人？」

司馬洛笑起來。「就當我是爲了你而做的吧，」

「這是一個够好的答案。」安娜說。

「好了，」司馬洛說：「現在再看看我們這件案子吧，這個羅定顯然是在等着買一批貨，他是却沒有收到！既然沒有別人來和他接頭，那麼，殺他的人，似乎也正是本來準備和他接頭的人了。那些人並沒有把貨交給他，但是却殺了他，把貨欵取去，這些是什麼人？他們要交的又是什麼貨？」

「別問我，」老莫聳聳肩：「這正是要你去查出來的事情！」

「唔，」司馬洛點頭：「我看我是該到那邊去一趟了！那邊的警方如何？會和我們合作嗎？」

「還好，」老莫說：「對我們是沒有什麼成見的！」

「那還好！」司馬洛說：「我最討厭不合作的警方。」

老莫掏出一張名片。「這是那邊的探長，他會在這方面帮助你的！你需要知道什麼，也可以問他。」

「謝謝。」司馬洛接了那張照片。

「不，不，」安娜抗議起來：「你不

能現在就起程。」

「爲什麼？」司馬洛問。

「如果你走了，」安娜說：「誰送我回家呢？」

「哦，」司馬洛笑起來：「這個我倒是不會忘記的，因爲我是個正牌君子！」

「唔——」老莫支吾着：「我看我還是走吧！記着，司馬洛，需要的時候，不要怕向我求救。」

「我不會怕的，」司馬洛說：「我在需要的時候從來不怕向人求救的。」

「不過，你却很少有覺得需要的時候。」老莫諷刺地說。

「對了，」司馬洛說：「這是眞的了解我！」

老莫站起來，離開了那夜總會。司馬洛看着安娜：「現在就回去嗎？」

「不，」安娜說：「讓我們再跳一隻舞吧。」

於是司馬洛和她再跳一隻舞。這一次，她的身子却在他的身上貼得很緊，他可以感覺到她的熱力隔着衣服透過來，而她鬢髮間的幽香充滿着他的鼻孔。

「司馬洛，」安娜說：「你帮人家一個忙，通常需要一些什麼代價呢？」

司馬洛微笑。「我已經帮過你一次忙了，我有取過你什麼代價嗎？」

安娜聳聳肩。「你連這一次算是帮我兩次忙了，司馬洛，我覺得，我應該報答你！」

「我對錢是不感興趣的！」司馬洛說道。

「我知道，」安娜說：「我也知道你對什麼感興趣！」她的盤骨大胆地向他輾壓了一下，司馬洛覺得一陣熱。

他微笑說：「我看原來你已經是長大了！」

「長得很大了！」安娜哈哈笑着。「要不要深入研究一下？」她用兩隻手扣着他的頸子說：「司馬洛！這一次，我不會放過你的。」

「也許，」司馬洛說：「我也是同樣想法。」

他們的身子貼得很緊了，輕輕地擺動着，他們忘記了音樂，忘記了節拍，如果現在音樂停了，他們也不會懂得回到桌子去的。

司馬洛心裏燃起了他以爲早已熄滅了的火焰。不錯，他很喜歡安娜，十分之喜歡安娜，他也不想放過她的，他輕吻她的耳朵。

安娜的反應是很熱烈的，司馬洛的咀唇一碰她的耳朵，她便整個人都發抖起來了。

她好像要在他的懷中熔化似的。司馬洛要很用力才能把她抱住。

他的吻向下面移動，移到他的頸間。

「噢，司馬洛，」安娜呻吟着。「我看我現在就要回家去了。」

司馬洛點頭。「很好，我們現在走吧！你住在那裏？」

安娜說了一個地址。

「多少人住在那裏？」司馬洛問。

「我一個人住，」安娜說：「這個答案够了吧？」

「够了。」司馬洛也微笑：「我只是不想有第三者打擾我！」

× × ×

安娜一個人住在一層很寬大的洋樓裏，那裏是佈置得很豪華很現代化的，對於一個單身女人來說，這似乎並不需要，但她告訴司馬洛，她現在的職業是室內設計家，這又不同了，她的職業應該讓她在自己的住處大展所長的。

總之，這豪華的裝飾對屋子的情調很有帮助。

司馬洛和安娜入門時，安娜開了燈，一揚手，說：「欣賞一下我的傑作吧。」

但是司馬洛隨手把燈熄了。他說：「我要欣賞上帝的傑作。」他輕輕地擁抱着她。

「但，」安娜抗議地道，「沒有燈光，怎樣欣賞呢？」

「有些時候是沒有燈光更好的。」司馬洛說。接着，她就暫時不能說話了，只是在做着咿唔的聲音。

這樣繼續了好幾分鐘，終於，她長嘆一聲，說：「噢，天，司馬洛，我快要着火了。」

「很好，」司馬洛說：「這是正常的反應。」

又是咀唇接觸的聲音，然後，安娜說：「我看我得去洗一個澡！」

「爲什麼呢？」

「洗得乾凈一點，」她說：「洒一點古龍水，好讓我好聞一些！」

司馬洛吃吃笑：「不！沒有此天然的氣味更好聞的了，爲什麼要人造的香料去加以破壞呢？」

「但——噢！」安娜忽然咭咭地笑起來，「把我放下來！你幹什麼了。」

「担心什麼？」司馬洛說：「我又不是要把你丟下樓，我不過是要把你抱進睡房吧了，唏，睡房在那裏？」

「轉左，再轉右，再轉左，再轉右——」她笑得失聲。

「唏，這是裏什麼地方？八陣圖嗎？究竟要轉多少轉才能到達？」

「我只是在開玩笑，」安娜說：「一直走過去吧，一直走過去就是了！」

司馬洛詫異地睜着眼睛。「但，那不過是一爿牆壁吧了。」他說。

「走過去吧！」安娜說：「難道我還會騙你嗎？」

司馬洛笑起來。「對了，想起來，我看不見有什麼走廊通進屋內的！」

「走過去吧！」安娜說。

於是司馬洛抱着她走過去，直向那牆壁走過去，到了牆壁前面三呎時，牆上一度暗門便自動張開了，很明顯，地毡下面是藏着一個暗掣的，人一踏下去，就會使那門打開來的。

「唔，了不起，」司馬洛吃吃笑：「這倒像我去過的一個賊黨機關！」

「但是這裏不會有什麼賊黨威脅你的性命！」安娜說。

司馬洛看着那張大圓床。「咦，你這床又是用來幹什麼的？」

「這是我的床！」

「我還以爲只是花花公子才用這床的。」司馬洛說。

安娜有點忸怩。「但法律沒有禁止一

個女人用這種床的吧!」

「你一定很有經驗了!」司馬洛說。

「相反地，我的經驗仍然是和以前一樣。」安娜說。

司馬洛詫異地瞥了她一眼，才說：「你在開玩笑?抑或是全世界的男人都瞎了眼睛?」

「是我太冷。」安娜說。

「怎會呢?」司馬洛吃吃笑着。「你現在不是很熱嗎?」的確，他的手所觸到她的身體的部份，都是在發燙着的。

安娜嘆了一口氣。「是的，司馬洛，我現在很熱!我只是爲你才能熱起來，以前是，現在也是的!這不是很奇怪嗎?只爲了一個男人才能熱起來，而以前你根本不知道呢!」

司馬洛以前是也知道的，不過自尊心在作祟，他假裝不知道而已。不過，他也不覺得現在有甚麼理由要加以承認。「謝謝你，」他說：「謝謝你爲我熱起來!」

「不要說話，司馬洛，不要!」安娜說：「別用你的咀巴，用你的手!」

司馬洛笑起來。「這種事情，不能够完全不用咀巴的!」說着，他就示範地向她動起咀巴來了，他是用咀巴在吻她，他的吻由額部開始，一直向下去，遍佈她的全身。她開始呻吟，不斷地把身子扭動着。接着，他的吻經過了裙脚之下，就接觸到了尼龍。

「噢，襪褲。」司馬洛說：「我討厭襪褲!」

「我也聽好幾個男人這樣說過了，」安娜吃吃笑着。「但實在，你們是爲甚麼討厭襪褲呢?」

「襪褲是一種剝削男人的享受的東西，」司馬洛說：「就像糖果店的玻璃窗櫥，孩子隔着玻璃看看是可以的，但是拿不到，摸不到!」

「現在你不是摸到了嗎?」安娜說。

「我摸到的是甚麼呢?」司馬洛說，「不過是尼龍!」他眞的很懷念那些襪褲未曾出現的日子。那時，你的手摸在一個女人的腿子上，就可以摸到眞正的肌膚，然後，沿腿而上，你可以摸到三角褲的邊緣的橡筋帶，那使你心跳到無可控制的橡筋帶，然後，你可以用手指把橡筋帶挑起來，於是她就會抖顫——抖顫，但現在，穿着襪褲的女人就像穿着太空衣的太空人，和她們親熱就像隔着一重太空衣!

「既然如此，我看我還是把它脫下來吧!」安娜說。

「這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道。他離開一點，安娜下了床，站在房間最黑暗的角落，她的衣服發出悉索的聲音，過了一會，她又走過來了，再度出現在窗外射進來的微光之中。司馬洛看到的是一具白閃閃的胴體。一點衣服都沒有了。

乳房是阜形的，峯頂的尖端挺立着，光從旁射來，陰影就從尖端的這邊開始，伸進兩乳之間的凹處。

司馬洛深吸了一口氣。

接着她就躺了下來。

「沒有你討厭的尼龍了!」她說。

司馬洛的手戰戰兢兢地伸出去，觸到了她的腿，她敏感地身子一陣緊張，幾乎要蜷曲起來了。司馬洛的手繼續上去，她就開始顫抖，後來，她害羞地把腿子緊合，但他替她扳開了。

那塊飽滿而肥美的田地是潤濕的，而在接觸之下，她就大聲呻吟起來了，她不再緊合，而且大大地張開。

司馬洛是一個很有經驗的人，他知道甚麼時候應該做甚麼事。

他挑逗着她，到她感覺最空虛時，就賜她以充實。她不知道他是甚麼時候脫下衣服的，但他貼上來時，結實的肌肉上面已經沒有衣服的阻隔了。

入路是那麼窄，侵入並不容易，當她得到了完全的充實時，她吐出長長的「呀——」一聲，幾乎是痛苦地，但之後，她就很狂熱了，迎合着他，還他以撞擊，分泌有如洪水氾濫。

然後，她就好像一隻小貓一般哀鳴起來，緊緊地抱，指甲在抓着，身子大大地抖着，他仍然繼續，毫不鬆懈的，他知道他不能在這時候停下的。

那張床很好，簡直美妙，因爲它受到重壓或者撞擊的時候，並不會發出任何聲音來。

室內只有肉與肉的拍擊之聲，和那如怨如訴的呻吟聲。

然後，在很快之後，她就開始劇烈地痙攣，劇烈到整個人都在跳動着，然後，她便靜止下來了，一聲很長很長的嘆息從她的喉嚨間吐出。

事後，她並沒有說話。也許女人多數在事後絮絮不休的，但安娜却不是這些多數女人的一個，她的手代替了咀巴，她只是用指尖輕觸司馬洛的身體，在他的身上留下奇形怪狀的圖案。

× × ×

「這人的名字叫羅定!」探長對司馬洛說。

「這一點我是早已知道的。」司馬洛說。

「我的意思是，」探長說：「他在此地用的名字也是羅定，他的銀行存摺用的名字也是用羅定的名字。他一定很有信心，以爲他的過去已經被人遺忘了，連他的護照也是用同樣的名字!」

「護照?」司馬洛說：「你有他的護照在這裏嗎?」

「當然有的，」探長說：「護照就在他的身上，他死了之後就落在我們的手上了!」探長說着打開抽屜，取出一本護照來，交給司馬洛。

他們現在是在那探長的寫字間裏，探長與老莫是好朋友，所以，探長是盡了他的能力幫助司馬洛的。這些本來不輕於示人的證物，他都拿出來給司馬洛看了，有一縷近黃昏的陽光從窗口斜射進來，投在那護照上。

司馬洛皺起眉頭。「南美洲來的?南美烏拉圭?」

「是的!」探長說：「我們也已經和那邊聯絡過了，這人在那邊沒有甚麼不良紀錄。那邊的人並沒有理由注意這一個一等良民，所以無可奉告!」

司馬洛凝視着探長。「還有呢?」

「沒有甚麼綫索了，」探長說：「他在這裏有一個銀行戶口，戶口內的錢則是從烏拉圭那邊轉來的，在出事那天早上，他從銀行裏提出了廿五萬元，顯然就是用以買貨的貨欵，至於買的是甚麼，就不知道了!」

「決不會是普通的東西，」司馬洛說：「也不會是合法的東西，不然他就不會到這樣一個地方來，和這樣一些人交易了，是不是?」

探長聳聳肩。「很可惜我查不出那些是甚麼人。」

「還有些甚麼嗎?」司馬洛問。

探長說：「還有那一隻錶牌，我是已經把它交給老莫了!此外——」他又取出一隻紙袋，從紙袋裏面把一些東西傾出來，傾在桌上。

司馬洛檢視着那些東西。一串鎖匙，很普通的鎖匙，匙鍊上連着一把小刀，一些零錢，一包香口膠，一條手帕，一瓶藥油……。

司馬洛把那瓶藥拿起來看看，上面的招紙是印着西班牙文的，一隻小小的瓶子。司馬洛小心地打開瓶蓋來嗅一嗅，那瓶中的藥油透着一股芳香的氣味，嗅進鼻裏，使他精神一振。

「這是什麼?」司馬洛問。

「不知道，」探長聳聳肩，說：「大概是民間的藥油之類吧，像我們的驅風油之類。」

「把它拿去化驗一下如何?」司馬洛問。

探長皺着眉頭。「爲什麼呢?」

「我也講不出理由!」司馬洛說：「只是一種靈感吧了!」

「好吧!」探長說。

司馬洛又拿起了另一件東西，這一件是眞正奇怪的東西了。

司馬洛和探長都說不出這是一件什麼，只是一件小小的東西，大約有三吋長左右，是用某種木料雕刻而成的，兩端都有兩個小洞，一定要說它像什麼的話，只可以說它是像一隻香蕉，一隻三吋長的木製的香蕉。

「這是什麼?」司馬洛問。

探長聳聳肩。「我不知道，也許是南美洲當地出售的什麼紀念品吧，那些騙騙遊客的東西!」

司馬洛搖搖頭，覺得這位探長的知識水準是不大値得恭維的。「不。」他說：「羅定是從烏拉圭來的人，他不會買那些騙遊客的紀念品，因爲他並非遊客。」

探長皺着眉頭。「是嗎?那麼這是什麼呢?」

司馬洛把這隻東西拿過來，湊到嘴巴上一吹，他果然猜對了，那是一隻哨子。當他一吹，這隻哨子就發出了一種很奇怪的哨聲，一種尖銳的，使人毛骨悚然的哨聲，這哨聲使探長不由自主地坐直身子，頸背上的汗毛直豎起來。「天!」探長說：「這聲音眞可怕!」

司馬洛微笑。「就像會把人的魂魄也勾出來似的!這位羅定先生，他的身上有些眞奇怪的東西!」他把玩着那隻哨子，「這可以給我拿走嗎?」

探長聳聳肩，打開一隻簿子，說：「可以是可以，但你得簽收，保證會歸還才行，因爲，說不定這會是一件很重要的證物!」

司馬洛把那隻哨子放進了衣袋裏，又拿起那張護照來檢視着。「有查出他在那邊的地址嗎?」

「沒有!」

「爲什麼呢?查不到嗎?」

「不，」探長說：「我們只是沒有去查!」

司馬洛皺着眉頭。「你們似乎對這個人的來歷是不大感與趣的!」

「對了，」探長說：「你得明白我的處境，司馬洛先生，即使羅定今年有二百歲，這也不關我們的事，因爲活得長久不算是犯法的，如果你有這本領的話你可以活到三百歲，也不會有人禁止你，你只要不在活着的時候犯法就行。我們關心的是羅定的死是誰殺死他的……這是一種罪!殺人是一種罪，我們得查出誰是兇手!」

「但在這一方面，你們也似乎不大有成績!」司馬洛說。

探長嘆了一口氣。「我們是已經盡了我們的能力的了!這種事情是不能操之過急的!綫索終於會出現!」

這樣說着的時候，電話就響起來了。

探長接聽了電話，對裏面說了一些什麼，又拿起筆來寫了一些什麼，當他再抬起頭來的時候，他的眼睛與奮地閃着光。

「我們已經找到了那部生事的汽車，」他說：「在一間修車房修理，車頭燈碎了一盞，車頭的擋條也有點凹陷。在工人們能帮手修理之前我們的人已經查到了!那車頭上黐着頭髮和血!」

「這是一條很好的綫索。」司馬洛說：「現在，我們可以知道是誰開這部車子殺人的了!」

「你那麼肯定嗎?」探長說。

「因爲那車子，」司馬洛說道：「他們可能是偸一部車子來殺人的，但，如果是偸來的車子，誰會去修理呢?只有是車子本來的主人，才會在撞壞之後拿去修理的!」

探長苦笑。「那麼，原來我們碰到的是一些比我更蠢的人了!他們用自己的車去殺人!」

司馬洛站起來，等着探長動身。

× × ×

那是一幢四層高的樓宇，在一條很僻靜的小街上，街的中段，四樓，就是那個車主的地址了。三部警車如臨大敵地駛到這條街上，在這幢樓宇的前面停下來。

司馬洛和探長坐在同一部車上，那些刺耳的警號聲使司馬洛皺起了眉頭。

他覺得，如果沒有這响號，效果一定會好得多的。試想一想，作賊心虛的人遠遠聽到這响號聲，不是就有優先逃走的機會了嗎?

情形也正一如司馬洛所預料，那間屋子裏的人得到了警號聲的預先通知，現在已經正在準備逃走了。

當探長率衆上樓的時候，司馬洛就說：「你們上去，我去後門守着!」

探長率衆上樓去了，司馬洛站在樓下，點上了一根香烟。他並沒有繞到後門去，他只是站在那裏，看着不遠之處，一條小巷的巷門口，這種地方的形勢他是很熟悉的，那幢樓宇的後門一定是通到一條小巷中，而這條小巷看來不會通到什麼別的

地方去，而必然就是通出這條街中來的。

司馬洛只要在這裏等着就行了。

大約五分鐘之後，司馬洛的等待就有收獲了。有四個人從那巷口匆匆地跑出來！四個面目猙獰的人，雖然身上穿的衣服相當名貴，然而却不像好人，他們的衣服，也使他們很明顯地不是那種會到後巷裏散步的那種人。

他們出了巷口，警車上留下的二個警察並沒有看見他們，而他們一看見警察，就不得不强作鎭定地慢下來，裝作若無其事似的，向對街走過去。

對街的路邊停着一部車子。

那四個人都上了這部車子，在車子正要退出那個停車位時，司馬洛走過來了。

「李明先生！」司馬洛叫道。

開車的人立即扭頭過來看看司馬洛，於是司馬洛馬上就知道，這個人就是李明了，李明的名字，他只是從探長那裏聽到的，李明就是把車子拿到那間修車房去修理的人。

李明錯愕地看着司馬洛，司馬洛又說：「李明先生，我們想跟你談一談！」

李明回頭叫了一句什麼，坐在後座的一個人的手一閃，手中就出現了一把手槍。司馬洛好像脚下長了彈簧似的一跳，就撲到了行人路上，就躲到了一棵大樹的後面。

槍在車子後面响了一聲，子彈「托」一聲進入了那棵樹的樹幹之內，跟着，車子就開動了，開出了路中心。

在那棵樹的後面，司馬洛已經單膝跪了下來，手中出現了一把手槍，他用兩手拿着那把手槍，瞄準，放了一槍，只是放了一槍，但這一槍却是放得很準的，那顆子彈正正地射進了車子的右後輪，那車輪「砵」的一聲洩了氣，車子就傾側了。

這突然的欠缺平衡，使那正在加速的車子失去了控制，很自然地就向反手邊的路邊撞過去。

那開車的李明拚命扭馱，要把車子控制住，但是沒有用，車子還是撞中了路邊停着的另一部車，砰的一聲，車子彈回了路中心，横在那裏。

司馬洛慢慢地站了起來。

車門打開了，一個人走出來，就是李明，他的鼻子是流着血的，他才走了兩步，就雙膝一軟，仆倒在地上，不動了。

再沒有人從車子出來，留守街上的幾個警察都跳下車趕過來，他們到了車子的旁邊，也並沒有遭遇到抵抗。

司馬洛走過去，發覺原來車中那三個人都暈過去了。

這時，老莫也率領着他的那幫人回到下面來。

「看，」司馬洛微笑：「我已經說過了，應該走後門。」

× × ×

那些人一被捉住了之後，就不再狡辯了，在個別盤問之下，他們是很坦白的，他們承認了用車撞死羅定之後，並且謀奪羅定之財。

司馬洛一直坐在後一點的一張椅子上，看着探長盤問李明。

探長的領帶已經解鬆了，拚命吸着一根香烟以提起精神。

「你們眞笨！」探長說：「爲什麼你會用自己的車子去殺他呢？」

李明聳聳肩，說：「我們當初想不到他是這麼難對付的。我們根本不想動武。我們只是想把錢拿到手便走，但他不肯把錢過手，我們就有點生氣了，我們決定用車子撞他，我們相信，只要把他撞倒了，拿走了他的錢就行，他不會認得是誰的車子的，這就是爲什麼我們沒有下車用槍指着他！」

「你們當時有槍嗎？」司馬洛插嘴。

「我有，」那人說：「但我已經說過了，我不想殺他，我們也不想他知道是我們，我們只是想拿他的錢，我們猜他不會認得這是誰的車子的，因此我們只要把他撞暈了，拿走他的錢就行，如果我們下車用槍指着他行刼的，他會記得是我們，他會來找我們的！明白嗎？」

「我們當然明白！」探長光火地說，他不高興一個在他的勢力之下的人還用教訓的口吻跟他說話。

司馬洛微笑。「但這個計劃的進展却不如理想，你們一下撞他不倒！」

「對了，」李明說：「這使我們慌張起來了，而且，他是那麼强壯！我從沒見過一個人這麼厲害的，這樣一撞過，還能再站起身，而且還能和我們打架！」

司馬洛微笑。「你的意思是你撞過許多人了嗎？」

「不，我的意思是……」李明顯得很窘。「你明白的，這樣一下，我就慌張起來了！我知道非弄死他不可的，於是我再撞過去！」

「這一次他死掉了！」司馬洛說。

李明聳聳肩。「我都承認了。我不會否認什麼的，你們還問長問短幹什麼？我知道的都已經告訴了你！你還問什麼？」

司馬洛微笑。「因爲還有一件事你沒有提起過的，」他說：「你要賣給羅定的是什麼？」

李明忽然緊閉着嘴巴。

「來呀，」司馬洛說：「你反正是完蛋了的！什麼都不怕承認了！」

李明祗是搖搖頭，臉上的表情顯得很奇怪。

「羅定老遠從南美洲到這裏來和你們交易，」司馬洛說：「他要買的一定不是普通的東西了。通常，在這種情形之下所交易的會是海洛英之類！」

「就當是海洛英好了！」李明說。

「不是海洛英，」司馬洛說：「我們已經查過了你的紀錄了。你不是一個好人，絕對不是一個好人，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你也從來不碰海洛英的！所以，他不是向你買海洛英！」

「算是海洛英好了，」李明說：「我承認！」他轉向探長。「我帮你一個忙吧，有什麼販毒案子冇人認的，我去認好了，這樣你可以去領功！」

探長的臉脹得通紅。「我們不是這樣做事的，混蛋！」

「究竟你賣的是什麼？」司馬洛問着，仍然保持着一個溫和的微笑。

「但這件事和這個問題有什麼關係？」李明叫道：「我承認我殺了羅定，那還不够嗎？你用不着問爲什麼，都可以定我

的罪！」

司馬洛和探長交換了一個眼色。

「別問我，」李明道：「我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的義務！」

司馬洛瞪着他。「李明，」他說：「你是一個很固執的人！」

「對了，」李明點着頭。「不錯，我是一個很固執的人，我不願意說的話，沒有人能强逼我說的！」

司馬洛微笑，轉對探長：「也許，你走開一下，讓我單獨來跟他談談？」

「不！」李明抗議地叫起來。「你們不能對我用私刑，這是不合法的！」

司馬洛冷一冷笑，說道：「你幹了這許多無法無天的事情，你也居然講起法律來了！」

「我有權的！」李明叫道，「這裏是法治之地！這不是軍閥時代！」

探長也對司馬洛皺起了眉頭。「我們這裏是不習慣做這種事的！」他也說。

司馬洛不禁在心裏呻吟一聲，這位探長很忠直，眞是太忠直了。他並不是要用什麼私刑，他只是嚇嚇李明吧了，有些人很怕被施用暴力，還沒有碰到他，他就會受嚇的。但是現在探長這樣一講，他就不會嚇得到什麼人了！

「好吧，」司馬洛說：「讓我們談談條件。你知道嗎？如果你和我們合作，我們會在提控的時候提出一些對你比較有利的證供，那麼你也許會被輕判！」

「怎麼輕判？」李明冷冷地說，「死得輕一點嗎？反正我是要死的了！」

「這却未必！」司馬洛說：「你殺死的也不見得是一等良民，這對你會有帮助，說不定你會被判誤殺！」

李明瞇起眼睛，吶吶問道：「有這個可能？」

「你實在並不是意圖謀殺，是不是？」司馬洛說：「你也不過是想把他撞暈吧了！」

李明想了一會，還是搖起頭來。

「媽的！」司馬洛光火起來了，怒道：「告訴你，李明，我不一定要問你的，其他那幾個人一定也知道，他們會很樂意說的！」

「你憑什麼覺得他們會說呢？」李明輕蔑地道。

「因爲他們不是死定的，」司馬洛說：「又不是他們開車殺人，他們不會死的！那麼他們是一定盡量要求判得輕了！」

李明罵了一句粗話。接着他也皺起了眉頭，瞧着司馬洛。「唏，你究竟是誰？」他說：「你不像是一個警探！」

「不錯！」司馬洛說，「我不是個警探！」

「那麼，」李明覺得更奇怪了。「你又爲什麼對這件事那麼好奇呢？」

司馬洛微笑。「我的工作並不是要對付你，我只是在研究羅定這個人，我想知道，這個人怎能活到一百零四歲！」

「他什麼？」

「是的，」司馬洛點着頭：「羅定今年已經一百零四歲！」

「他——」李明的嘴巴一張，又合上了，搖起頭來。「不，不，我不相信，你是在跟我開玩笑，沒有人能活到一百零四歲的！」

司馬洛轉向探長。「我看，探長，你也給他看一些紀錄吧！」

「好的！」探長走了出去。

「不要打我。」李明恐怖地看着司馬洛，由於室中只剩下他們兩個人了。

「我並沒有打你的意思！」司馬洛微笑。

當探長再回來的時候，他帶回來了一隻大信封。他把信封交給司馬洛。

司馬洛從信封內取出一叠影印照片，他把這些照片交給李明，說：「這些就是羅定的紀錄了，這些是影印照片，因爲我們不能把正式的紀錄拿給你看的，你看得懂嗎？」

李明看了一會，搖搖頭。「不，我的英文程度不大好！你讀給我聽吧！」

司馬洛指着那張羅定的照片，又指指那上面的日期。「你用不着看通的，」他說：「只要看這照片和日期就明白了，這是羅定的照片，是不是？這個日期呢，却是五十年之前的。」

李明起先是詫異地睜大了眼睛，但是隨即就輕薄地笑起來了。「哼，」他冷冷地說：「你以爲我是什麼人，三歲小孩子嗎？不是羅定以前的照片，這是羅定最近的照片！」

「這是五十年前的照片，」司馬洛說：「羅定五十年來沒有老過，明白嗎？如果現在的羅定是鷄皮鶴髮，那還好說，但沒有，他還是一樣，事實上，你可以說，他還比以前年輕了一點！」

「這是沒有可能的！」李明叫道。不過，他的聲調却不如他那句話那麼充滿信念的。

「如果有可能的話，我會問你嗎？」司馬洛說。

李明咬着下唇。

「怎麼樣？」司馬洛說：「不論你說什麼，我都可以答應，不會和你這件案扯在一起的！」

李明的舌頭伸出來，舐着嘴唇，終於，他又向探長那邊點點頭。「但他不會答應什麼的！」

司馬洛對探長微笑。「這一次，你可以讓我們單獨談談了嗎？」

探長聳聳肩。「好吧！」他轉身，走出去了，於是那間房內就眞正地只剩下了司馬洛和李明兩個人。

李明奇異地看着司馬洛。「你究竟是誰？」他問。

「我叫司馬洛。」

李明的眉頭一皺。「這個名字好像有點熟！」

「很可能你聽過我的名字的，」司馬洛說：「如果你聽過S組！」

「哦，」李明恍然而悟。「那個司馬洛！」

「是的，那個司馬洛！」他回答。他却不因爲有人認得他的名字而高興，他的爲人固然是不高興出風頭的，而且，以他的身份來說，太出名也是沒有什麼好處的，如果每一個歹徒，一聽聞他的名字都認得，那麼他是有很多不便的，如果他的模樣也是每一個人一看就認得，那是更加不方便了。

李明的臉紅起來。「那麼，」他說：「也許如果我告訴了你，你會一拳揮過來的！」

司馬洛聳聳肩。「也許你聽傳聞聽錯了吧！我並不是一個那麼隨便就會打人的人！」

李明皺着眉頭。「不過，我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你答應過的事，你是不會食言的！這個我沒有聽錯吧？」

司馬洛也笑起來。「這個你沒有聽錯。現在你既已經肯定了這兩點，大概你再也不怕說出來了吧？」

李明還是在躊躇着。

「我不是强逼你，」司馬洛說：「我只是在求你帮我一個忙！」

「好吧，」李明終於說：「不過，我却不是爲了交換什麼，我只是因爲喜歡你這個人。」

「那麼，」司馬洛問道：「你是爲了什麼呢？」

「爲了我喜歡你這個人，」李明說：「也許你不相信吧，我的爲人與你的爲人是完全相反的，但，我却很希望我能成爲一個像你這樣的人！」

「是嗎？」司馬洛顯得有點難爲情的，這是名氣給他帶來的那些罕有的好處之一，名氣一向帶給他的是弊多於利，但這一次，却似乎是相反地可以得到一點利了。「很多謝！」

李明凝視着司馬洛，說道：「但，你得答應，如果我把秘密告訴了你，你不會打我！」

「好吧！」司馬洛說。

李明又靜了一靜，然後才開口：「羅定要買的是人的腦子！活人的腦子！」

司馬洛整個人跳了起來，馬上就有强烈的嘔心之感。「什麼？」

「你沒有聽錯，」李明說道：「不是海洛英，而是人的腦子！要活着的人的腦子！」

「我的天！」司馬洛駭異地叫道，「你怎能找到這樣的東西呢？」

「當然是從活人的頭上取下來！」李明說。

馬上，司馬洛的拳頭一擧擧了起來，而李明連忙慌張地揮着手：「不，不要，司馬洛，不要，你答應過的！」

司馬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厭惡地瞪視着李明。「爲了這個，我不但想打你，我簡直想殺你！」

「不，不，」李明連忙擺着手：「你別誤會，你別誤會，我並不是這樣隨便去殺人，把人的腦袋取下來的！」

「那麼，」司馬洛瞪着他，眼球就像快要跳出來似的，「你怎樣找到這些人腦呢？」

「我也是買回來的，」李明說：「我有一位朋友是醫生，他在一間慈善醫院裏做事，那裏面是天天都有人死的，而死的都是窮人！你知道的，人一死，腦子就沒有用了，與其讓腦子在墳墓裏化掉，倒不如拿來換一點錢！我這位醫生朋友可以說是帮那些窮人的忙！那——那到底是一間慈善醫院，不是嗎？」

「但你不知道羅定拿去是作什麼用途的！」

「管他作什麼用途呢？沒有分別的，即使他是拿去吃掉——！」

轟！司馬洛的拳頭閃電一般揮過來，擊中了李明的下頜尖端，李明就整個飛離了椅子，跌在地上。他在地上呆呆地看着司馬洛。

「別說這種不道德的話！」司馬洛咆哮着警告。

李明的咀巴忽然閉上了。

「對不起！」司馬洛忽然感到慚愧，把李明扶起來，讓他坐回椅子上。「我一時忘記了！」

「最好別再忘記了！」李明負氣地說道。

「那一間醫院？」司馬洛問。

「我不會告訴你的，」李明搖着頭，「這就是爲什麼我不肯在探長的面前說出來。如果我說了，他跟着要問的就是這個了。但如果你祇是想出羅定是怎麼能活到一百多歲，那麼他要的人腦是來自哪一間醫院。這實在沒有什麼重大的關係的，是不是？」

司馬洛皺着眉頭。「但，正如你所說，醫院裏每天都有人死去，那些腦子的來源是不成問題的，爲什麼却沒有貨交給羅定呢？」

李明嘆了一口氣。「因爲那位醫生朋友拒絕合作了！」

「假如他是一個稍有良心的人，」司馬洛說：「他也應該覺悟的！」

「他並不是覺悟，」李明苦笑着：「他祇是害怕，這是犯法的事情，如果給揭發出來，他就完了。你看，情形是這樣的：醫院裏太多人要賣腦子了。消息也不知道是怎樣傳開了的，也許錯在我們的價錢出得太高吧，許多人都對這種交易感興趣，於是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去求醫生。但，我們是買不下這許多的！於是，那些不償所願的人，有些就老羞成惱起來了。醫生很担心，他覺得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的，於是他說不幹了，而我們也不能怪他，反正他又不是爲了賺錢而做這件事的！」

「但你們不告訴羅定，你們的貨已停止供應？」司馬洛問。

「不，」李明搖頭。「我們不是騙他的，我們已經和他聯絡好了，約好了交貨的時間地點，忽然，醫生却說不幹了！我們很需要那筆錢……」

「於是你就去欺騙羅定？」司馬洛說道：「你依期去赴會，想騙他把貨欵交過來。」

「但他不肯上當！」李明說：「於是我們就用强硬一點的手段。對付別的人，我也許不忍心這樣的，但對付羅定……他買這種貨，即使不是壞人，也不見得會好到那裏去的！」

「人腦，」司馬洛揑着自己的下頷，沉吟着。「他肯出那一大筆錢來買一副人腦？」

「不是一副，」李明說，「二十副。他每年來一次，就是要買這許多！」

「這許多！」司馬洛又表示驚愕了，「他怎麼拿走呢？」

「我說他可能吃掉並不是亂說的，」李明說：「他並不是要新鮮的人腦，他是要乾的！」

這一次，司馬洛差點嘔吐出來了。「你說他要活人的腦子！」

「不錯，要從活人身上取出來，再晒乾，死的不行，這是他指定的而他出得起那麼高的價錢，我們當然也照辦了，他警告過我們不要用牛腦去冒充，他說牛的腦子雖然够大，但是結構有分別，他是看得出來的，死人的也不行，死人腦的顏色他也看得出來，總之，他似乎很熟行，所以我們也一直沒有騙過他，不過，搬運方面應該是沒有問題的。如果還怕人認出是人腦，他甚至可以切開弄成粉，對不對？」

「乾的人腦，」司馬洛仍然表示難以置信。「他要乾的人腦作什麼用途呢？」

「別問我，」李明聳聳肩。「他沒有告訴過我，我也從來沒有問過他，不過，如果你想我猜一猜的話，我會告訴你，他可能是眞的拿去吃掉！」

「別胡說！」司馬洛喝道。

李明又聳聳肩。「我並不是跟你開玩笑的，司馬洛，他能活到這麼老，一定有一個秘訣，如果不是有特別的藥物，就是有特別的食物的話，這些特別的食物可能就是——」

司馬洛咬着下唇。這雖然是一個嘔心的推測，但是他却不能加以否定，一個一百多歲的人却看來祇有一半的年紀，這本來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這件不可能的事情却已發生在眼前了，既然如此，那就什麼都是可能的了。

司馬洛終於又抬起眼睛看着李明：「你和他交易了已經多久了呢？」

「五年！」李明說。

「乾的人腦，」司馬洛搔着後腦，「他顯然不是拿去作科學研究用的。」

「還是我所猜的那個用途可能性最大。」李明說。

司馬洛站了起來，在那房間裏來回地踱着，覺得頭腦昏亂。

「還有什麼可以告訴我的嗎？」司馬洛又問。

李明聳聳肩。「你問我的，我不是都已告訴了你嗎？」

「你對羅定還知道些什麼？」司馬洛問。

李明一攤兩手。「我已經說過了，我對羅定的事情是不大清楚的！我和他並沒有來往！」

「但你和他交易了五年，你起碼總比我們對他知道得多一些吧？」司馬洛說，「我們雖然有一大叠有關他的紀錄，但是這些都是五六十年前的紀錄，與這些紀錄有關的人都已死掉了，一點用處也沒有！我是想知道關於羅定最近的事情，他最近和什麼人聯絡過之類！找到一些認識他的人，就可以對他知道得多一點了。」

李明搔着後腦。「我是眞的一無所知的！我和他，只是談有關生意的事情，沒有談別的！事實上，他也是不肯跟我談別的！」

「你們每一次都是在什麼地方談呢？」司馬洛問。

李明又皺起了眉頭。「每一次都是在不同的地方！不過總是在夜間，很黑暗的地方，很少人的！等一等，」他若有所觸地揮一揮手，「也許有一點——紅屋酒店！是的，紅屋酒店！」

「紅屋酒店什麼？」司馬洛問。

「那是去年，」李明說：「當他付帳給我的時候，我取出一根香烟來想點上，但是沒有火柴，他就掏出一匣火柴來替我點上了，我認得那是一包紙火柴，是紅屋酒店贈送的，當時我就在想，這個人對自己的行踪雖然那麼秘密，結果還是給我探出來了，他是住在紅屋酒店的，至少，去年那一次是！」

× × ×

紅屋酒店並不是一間一流的酒店，也不是紅色的，爲什麼它叫紅屋酒店，可就沒有人知道了。而司馬洛也沒有問，他只是拿着羅定的照片問那掌櫃：「認得這個人嗎？」

掌櫃聳聳肩。「你是誰？」

司馬洛是一個善於鑑貌辨色的人，他馬上就看出，這張照片是觸發了掌櫃的一些記憶的，不過，他也知道，這是一間品流相當複雜的酒店，在這裏出入的人，大多數都是不願意自己的行踪給人查問的，不過，同樣地，這裏的掌櫃，也不會是一個死守商業道德的人。

因此，司馬洛掏出了一張鈔票，向那人遞過去，一面聲明：「我不是一個警探，我不過是來找一位朋友吧了！」

這似乎大大地帮助了他的決心或者記憶了。他說：「哦，這個人有點面善，他叫什麼名字？」他翻開註册簿。

「我叫他做羅定，」司馬洛說：「不過，他很可能不是用羅定的名字在這裏註册的。」

「羅定嗎？噢，對了，是，就是羅定！」掌櫃的手指在註册簿的其中一行上面。「他是住在三零二號房的！」接着皺起眉頭。「但是他已經一個星期沒有回過來了！」

那是因爲羅定已經死了一星期。

「房租付了多少呢？」司馬洛問。

「房租倒是付足了的，」掌櫃說：「還有幾天才期滿！」

「因此，」司馬洛說：「你就仍然替他保管着那房間，和他那些行李了！」

「是的！」掌櫃說：「這是當然的規矩了！」

司馬洛說：「我可以去看看他的行李嗎？」

掌櫃搖起頭來。「對不起，先生，這是不合規矩的！」

司馬洛伸手進袋裏，再掏出了一張鈔票，但是這一次，那掌櫃却毫不考慮擺着手。「不，不，先生，這不是錢的問題，這是規矩的問題，我們不知道客人的房間裏有些什麼貴重的東西！」

司馬洛再伸手進袋裏，這一次是掏出兩張照片。

司馬洛把照片交給那掌櫃，說：「看看這個吧！」

那人看了一看，臉上馬上失去了血色。「這是什麼？」他吶吶着問。

那照片中的就是羅定的屍體，是在被撞死之後，在現場所拍的。

「這是從警方的紀錄資料中取出來的照片！」司馬洛說道。（未完・一）

十君子傳奇故事

身懷不死令　沿途遭狙擊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雷嘯天把伍伯父的骨骸重新安葬立碑之後，便急急趕往徐州，來到「天下武林店」徐州分店，仇如海告訴雷嘯天，鄭子川由四川萬縣來徐州完婚，苦無往處，遂借「天下武林店」辦理喜事，總管樊叔山巳答應此事，却在幾天前，接到「兗州七怪」送來信柬，要「天下武林店」不得借給鄭子川辦喜事，否則對武林店不利等，仇如海等人爲了維護分店聲譽，商定對策，使婚禮順利進行，還妥善安排新人離開徐州，使「兗州七怪」陰謀不能得逞，仇如海接又與艾老人、雷嘯天等人商議好，由仇如海親身到「南敵樓」，向「兗州七怪」曉以大義，消解「兗州七怪」和鄭家之間的仇怨……

火怪熊夢輝，雙目含着感激的老淚，轉對手下人道：「你們聽到了？」

衆人齊聲答應，熊夢輝道：「有不願回鄉者，站出來！」

誰無父母，誰無家園，那個是生成賊命，誰又願背境離鄉，七怪手下們，同聲說是願回故鄉！

仇如海十分高興，熊夢輝却又對手下人道：「既然决定回鄉，可知此去再不能任意行事，亂動刀槍，要作個安善良民，你們能嗎？」

「大爺，那一個犯了規，咱們仍有家法！」

一句話提醒了大家，異口同聲說，願守家法規戒！

熊夢輝揚聲道：「很好，現在自老夫兄弟開始，自毀所用兵刃！」

一時間，只聽到斷鐵殘鋼聲響，刹那，南樓中堆滿了殘斷的兵刃和碎裂的暗器，仇如海十分感動的說道：「衆位歸里，若遇急難，祇要有三寸柬到，仇如海水火不辭！」

熊夢輝代衆人回答道：「他年，老兄弟有用我等之處，敢請示知，老朽今代衆家兄弟作諾，那時水裏水裏往，火中火中去！」

仇如海誠敬一躬，道：「時巳深夜，朋友們，請容小可帶路！」

數十人紛紛站起，魚貫而下南樓，四下巳不見艾老人等在，仇如海深知老人旣曉事巳化解，必巳歸去，遂緩步回轉徐州分店。

剛到店門，只見兩列燈籠，分由十六名長衫壯漢持撐，高挑而迎，同聲以高昂的語調道：「奉總店主諭，恭迎兗州府衆賓朋！」一個個持禮極恭，誠敬相迎，使熊夢輝等數十人，感懷萬分，連連說着不敢，左右揖禮不巳。

大廳上，彩燭高吊，盛宴擺就，艾老人當門而立，親率雷嘯天、曉梅姑娘及樊叔山相候，賓主歡洽至極。

最妙的是，老鏢頭周正方竟也在座，不問可知，這是艾老人返回分店，立即諭令樊叔山辦理的妙事。

席間，不言虛套，周老鏢頭不待人言，已慨然說道：「今蒙七位不念舍親萬惡，老朽除了當面謝過外，明晨卽率蠢子首途回川，先一步將此間事告知舍親，七位遲走一日，老朽保證，萬縣城外，舍親當親往迎駕，七位若另有他囑，老朽無不遵命！」

熊夢輝聽得羞紅老臉，道：「周兄這樣說，實令我兄弟羞愧不安，我兄弟但望能返故里，生平願足，對周兄恩義，永銘不忘。」

周正方哈哈一笑，說道：「俗語說：不打不相識，咱們今後是好朋友了，說眞話，我們雙方着實應該恭敬仇老弟一杯才對！」

衆人無不說是，紛紛起座，仇如海無奈乾掉杯中美酒，艾老人哈哈大笑着，說道：「老夫無以爲敬，在萬縣城外的『靑溪鎭』上置了一所莊院，命名爲『七賢堂』，手筆出自鄭世琪太爺，作諸位鄉居之地！」

熊夢輝率衆起座，深施重禮，感激而無言，那曉梅姑娘，時時偷瞧着仇如海，臉上笑容，從沒平復過，箇郎是個可人，幾句話，化解了深仇大恨，此等胸懷，天下少有，姑娘越想越覺如意，奇怪，最後竟不知何故，紅透嬌靨。

萬物有始則必有終，人生歡聚自不例外！七怪走了，艾老人也走了，仇如海和雷嘯天及曉梅姑娘，也正整裝待發，目的地是回轉蘇州。

夜間，居於旅棧，雷嘯天候曉梅入睡，方始與同榻而眠的仇如海，低聲閒談着地北天南。

雷嘶天自有心事，仇如海亦然，因之話題轉來轉去，終於轉上了他們身世有關的方面。

仇如海早想吐訴心語，終因過份小心而作罷，今晚，他决定試探着說一點兒出來，看看大哥的反應。

雷嘯天早對仇如海的身世生疑，當話題自然而然轉向這一方面的時候，雷嘯天也决定加以試探。

沉默刹那後，雷嘯天突然長嘆一聲！

仇如海忍不住問道：「大哥有心事？這些日子時常嘆息！」

雷嘯天再次微吁一聲，道：「二弟，你祖籍是那裏？」

仇如海無法回答，祇苦笑一聲。

雷嘯天似是自語的又道：「其實大丈夫四海爲家……」

仇如海接口道：「話故不錯，但百年之後呢？唉！」

雷嘯天道：「一弟口音……」

仇如海道：「蘇州。」

雷嘯天濃眉一挑道：「不，另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土音，絕非蘇州。」

仇如海不由想起了恩師，那土音，是十數年相隨恩師左右，在不知不覺間習慣的口音，自己也說不出地名。

因之，雷嘯天說絕非蘇州口音後，他不自覺的說道：「我懂事之後，就沒有離開過蘇州……」

雷嘯天驚咦出聲，道：「二弟，原來你曾在蘇州住過呀！」

仇如海話說出口，已然懊悔不迭，俗語說：言多必失，眞是一點不錯，雷嘯天驚咦而動問，使仇如海爲了難。

他沉思着，轉身由床上坐起，長嘆出聲。

雷嘯天話問出口，也是十分後悔，雖說他巳存心要偵知二弟的身世，但却沒有絲毫惡意。

茲見二弟十分爲難，不由歉然道：「愚兄問得太多，二弟，咱們睡了吧。」

仇如海生平無不可對人言者，祇有這件秘密，無法向任何人吐訴，有時想起，苦惱萬分。

他搖搖頭，又沉思了刹那，終於開口道：「小弟在蘇州住過十多年。」

雷嘯天見仇如海說出實話，心中更覺慚愧，自己身爲盟兄，竟迫使盟弟吐訴不願告人的心事，友道何在？

想到這裏，雷嘯天有心轉換話題，說道：「這樣說來，二弟對蘇州是非常熟悉了？」

雷嘯天一因不願再使仇四海爲難，變換話題，再者，他想到切身的一個大問題，順便談談，方如此說着。

那知仇如海苦笑一聲，道：「說來大哥也許不信，小弟十數年來，除所居地方院落外，從未到其他的地方去過，蘇州雖然……」

雷嘯天接話題：「愚兄信的過你二弟，唉！」

這一聲長嘆，却使仇如海深覺奇怪，不由問道：「大哥好端端，嘆氣幹嗎？」

雷嘯天道：「愚兄此次獨往『子午嶺』，曾有發現。」

仇如海一喜道：「可是有了伯父大人的消息？」

雷嘯天微吁一聲，道：「也有，但又沒有！」

仇如海一楞，道：「究竟如何？」

雷嘯天道：「家父彼處曾有位知己朋友，但當愚兄到時，那人所居石屋業巳坍毀，遂登臨後嶺，探看孤塚，發現孤塚前石碑，確屬家父所書，進而獲知家父最後去處，方始由子午嶺趕到徐州。」

雷嘯天隱起了夜遇開墓者的經過，這並非有意隱瞞些什麼，而是他不願使仇如海爲自己而添憂煩。

仇如海仍然不解的問道：「既有了伯父最後去處，大哥理應高興才對呀？」

雷嘯天搖了搖頭，道：「但也因此知道惡耗！」

仇四海神色陡變，道：「莫非伯父大人……」

他說不下去了，祇以關懷的眼光，看着雷嘯天。

雷嘯天又一聲嘆息，道：「消息十分奇特，家父好像業巳遇險，但却又沒發現留有骸骨，因此愚兄還抱着一絲希望！」

仇如海道：「吉人天相，伯父定早巳安然無恙。」

雷嘯天搖搖頭，突然道：「二弟，時間不早了，睡吧。」

仇如海知道雷嘯天不願再談下去，遂點點頭，再次臥於床上，但睡意早失，心念電旋，無法成眠。

雷嘯天也是同樣，睜着眼，瞪着樑柱，呆呆發楞。

仇如海久久之後，開口道：「小弟無法安睡。」

雷嘯天道：「我也一樣。」

仇如海霎霎眼，道：「大哥，談點武林中的往事如何？」

雷嘯天道：「也好，說到興高彩烈處，也許忘了憂煩！」

仇如海道：「據大哥所知，近數十年來，武林之中都出過什麼高人？他們生平事蹟上有些什麼，還有幾人健在？」

雷嘯天濃眉一皺，道：「二弟，這個題目又廣泛又困難。」

仇如海一笑道：「這才能令人樂以忘憂呀！」

雷嘯天見仇如海竟能放懷而笑，不由勾起豪氣，竟也微然而笑，然而沉思些時，似自語般說道：「近數十年來，論無敵高手，當推『十君子』！」

仇如海心中一楞，自忖着……

「怪呀，大哥熟悉武林中事，斷然不會說錯，恩師遺册之上，明明說無敵高手是他們『十奇』嗎！」

想着不由問道：「小弟授業神僧，却說無敵高手當推『十奇』！」

雷嘯天一笑道：「二弟，十君子即是十奇！」

仇如海道：「原來如此，不過『十君子』聽來却比『十奇』清高！」

雷嘯天嗯了一聲，道：「武林中人，皆稱他們叫『十君子』，但他們自己却謙稱『十老朽』，後因十奇順口，遂傳於江湖。」

仇如海頷首道：「大哥可知，十君子中何人功力最高？」

雷嘯天道：「當推『黑石船主』蕭老人！」

仇如海心頭一陣悲痛，强忍着道：「次之呢？」

雷嘯天道：「伍大俠！」

仇如海故意强顏一笑道：「大哥很有意思，成心賣弄關子，第三呢？」

雷嘯天長長吸了口氣：「雷大俠。」

仇如海道：「可是人稱『霹靂震天』的雷大俠？」

雷嘯天心神皆震，道：「二弟怎會知曉？」

仇如海不由暗驚，慌不迭的說道：「聽神僧所說。」

雷嘯天暗中嘆了口氣，道：「難怪，神僧與雷大俠是莫逆之交，若論功力，神僧應屬第三，但他以出家人無名無慾，退居第四。」

仇如海接口說道：「這樣說來，小弟功力……」

雷嘯天接口道：「愚兄說的不假，二弟的功力，勝過雷大俠所傳之人多多，由此可見，神僧恐還高過伍大俠呢。」

仇如海一楞道：「大哥怎知雷大俠傳人，不如小弟？」

雷嘯天心神又是一震，强辯道：「想當然耳。」

仇如海搖搖頭道：「恐怕未必！」

仇如海這句話，是說，雷大俠傳人的功力，恐怕未必比自己差，但聽在雷嘯天耳中，却誤解其意而心神不安。

仇如海接着又問道：「其餘的那六位呢？」

雷嘯天道：「伯仲之間，其實十君子除蕭大俠之外，餘者相差甚少，但因所習功力不同，如有前後之分。」

仇如海哦了一聲，道：「如今還有幾位健在？」

雷嘯天搖頭道：「這就不知道了。」

仇如海改變話題，道：「確知業巳作古的有幾位呢？」

雷嘯天道：「六位。」

仇如海釘問一句，道：「那六位？」

雷嘯天道：「蕭大先生，古大俠，展大俠，尙大俠，强大俠。」

仇如海道：「祇有五位呀？」

雷嘯天道：「還有伍大俠。」

仇如海心頭又是一陣悲楚，記起了紅樓上的一幕，不錯，雷叔叔親口說的恩師巳經死了！

想到這裏，突有所疏，不由問道：「大哥怎知巳死了六位呢？」

雷嘯天道：「蕭大先生夫婦慘死，天下無不知者，古大俠繼蕭大俠之後，被人所謀，展大俠因錯習功力而亡……」

仇如海道：「尙大俠是年邁而病故，强大俠呢？」

雷嘯天道：「强大俠是伍大俠的盟弟，死的最慘，被人分屍斷肢而死，據說兇手也是『十君子』之中的人！」

仇如海道：「伍大俠怎樣故世的？」

雷嘯天道：「沒聽說過。」

仇如海搖頭道：「那大哥怎能斷定是死了呢？」

雷嘯天低沉的道：「有人見到過他的墳墓。」

仇如海不由脫口問道：「在那裏？」

雷嘯天因心神爲另一件事所引，竟未注意到仇如海的神態，聞言皺皺眉，搖搖頭道：「說的人不肯洩露！」

話說出口，方始覺出仇如海問這句話的聲調，似乎十分急促，不由奇怪的看了仇如海一眼。

仇如海立即警覺，若無其事的又問道：「小弟聽神僧說，那蕭大先生功力，可與武林完人『天龍子』前輩論比，又怎會夫婦皆亡呢？」

雷嘯天道：「俗語說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仇如海嘆息一聲，道：「以『十君子』之作爲，其結果尙如此不堪，看來神僧告誡，江湖險惡之說，誠然不虛。」

雷嘯天也長嘆一聲道：「人心日變一日，誠堪憐嘆！」

此刻，二人不自禁的各因心事，唏噓良久！

半晌之後，雷嘯天突然問道：「不是愚兄再提往事，二弟既曾久居蘇州，又說未出院落大門一步，莫非神僧在蘇州某處古刹存身？」

仇如海實無法回答此問，但又不能不答，祇好說道：「不久小弟當詳述這段往事，現尙非時。」

雷嘯天說道：「其實，愚兄問這些話的原故，決無使二弟爲難之意，祇因家父與神僧也算朋友，故想拜訪神僧見過家父否。」

仇如海搖頭道：「神僧恐未曾與伯父會過面。」

雷嘯天道：「二弟怎敢斷定？」

仇如海迫的撒謊到底，道：「小弟十數年來，寸步未離神僧，未見第三者相訪，計算伯父離家日期，那時小弟尙在神僧左右，故而……」

雷嘯天嘆息一聲，插口說道：「愚兄也知道無此可能，但是急病之下不擇良醫了！」

仇如海突然問道：「伯父大人功力如何？」

雷嘯天道：「愚兄記的曾經說過，家父若非遭暗襲，縱日武林，敢說現下少有能勝過家父的高手！」

仇如海寬慰雷嘯天道：「小弟預料，伯父不致身遭意外。」

雷嘯天搖搖頭，苦笑一聲，說道：「難說，愚兄自是祈望而祝福他老人家安康，但家父至今毫無消息，不能不令人懸心難安。」

仇如海故意改變話題，道：「除了『十君子』外，還有什麼高超人物？」

雷嘯天道：「那就要說到武林十二門戶了。」

仇如海道：「十二正大門戶，小弟知道，各掌門人的功力，小弟也較清楚，小弟是問，尙有什麼出奇的人物？」

雷嘯天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生平淡於名利而身懷奇絕的功力的異人，必然很多，只可惜，愚兄未曾見過這些奇客。」

仇如海道：「大哥，刀二爺、拐三爺、抓五爺等人……」

雷嘯天道：「他們都是曾有威名的高

手，但因某種遭遇，恥提當年英名，方始以刀、拐、掌、抓命名罷了。」

仇如海道：「若『十君子』爲絕頂高手，各派掌門爲一等高手的話，則刀、拐、抓等前輩，可算幾等？」

雷嘯天被這句外行話引的笑了，道：「武林同與士林，功力等於文章，實難强分等級，二弟所問愚兄明白何指，設强分等級，刀、拐二等人物耳！」

仇如海道：「大哥，你看四妹、三弟如何？」

雷嘯天道：「蘇州長巷之戰，三弟兄妹還要勝過刀、拐諸老！」

仇如海頷首問道：「艾伯父如何？」

雷嘯天心中不知何故的竟然一震，道：「不瞞二弟說，愚兄對此老始終懷有疑念。」

仇如海道：「疑念由何而生？」

雷嘯天搖頭道：「愚兄說不出來。」

仇如海道：「是否因此老太神秘的原故？」

雷嘯天道：「這是原因之一，另外還有許多。」

仇如海道：「以此老功力而言，應列於什麼等級之內？」

雷嘯天道：「很難說，二弟見過此老與人對手？」

仇如海搖頭道：「沒有？」

雷嘯天道：「所以嘛！旣沒見過此老對敵，自不知此老功力深淺，但以四妹施展奇技看來，此老恐在各派掌門之上！」

仇如海道：「那豈非巳與『十君子』相等？」

雷嘯天道：「其功力或不如蕭大先生及伍大俠，但不致比其餘前輩差，此人善藏，也是令人生疑的原因！」

仇如海點了點頭，說道：「小弟亦有同感，此老似是熟知武林中事，但處處又故作不解，小弟認爲，此老當年絕非無名之輩。」

雷嘯天道：「只以『天下武林店』分佈之廣來說，巳足斷此老必有重大理由，方始設置這些分店。」

仇如海道：「但以曉梅四妹行事看來，此老似乎絕非惡者！」

雷嘯天一笑道：「若以此老之對二弟來說，可算仁厚長者了！」

這句話，說的仇如海俊臉泛紅，沒有答言。

又過了刹那，雷嘯天誠懇的說道：「二弟沒有什麼要問的啦？」

仇如海劍眉微動，道：「暫時想不起再問些什麼事了。」

雷嘯天却說道：「剛剛所談，是過往武林中人、事，俗語說：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如今的武林又不同了！」

仇如海道：「怎樣的不同法？」

雷嘯天道：「十君子死者死，散者散，業巳少有人提，各派掌門雖仍健在，但亦皆就墓之年，難稱英雄了！」

仇如海感慨的說道：「是的，光陰向不饒人！」

雷嘯天豪放的說道：「所以江湖上，才有那句『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的話，英雄是出在少年啊！」

仇如海正色道：「功力勝人，智謀超人，仍難算英雄！」

雷嘯天哦了一聲，道：「要如何才算得英雄人物？」

仇如海道：「聖賢教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雷嘯天哈哈一笑，說道：「難也，難也！」

他們兄弟，談說到高興處，竟忘其所以，非但感情奔放難收，而聲調也不由的漸漸高昂起來！年輕人，話語投機之時，是毫無顧忌的，這故然激動而浮淺了些，但是誰又能不經浮淺中過來！

但這是逆旅店房，而非深宮廣院，夜半三更，聲調高揚，再加上爽朗的哈哈笑聲，却惹出了痲煩！雷嘯天兩個「難也」才出口，隔壁有人開了罵口，道：「眞要那麼難，死了多好，至少不會吵着老子睡覺！」

口音是道地的「津沽」味，字字帶着「絲絲」尾音！

雷嘯天似要還上幾句，仇如海却巳客氣的說道：「隔壁朋友請多担待，小可陪罪，抱歉，抱歉！」

那知津沽朋友有理不願饒人，大聲喝道：「抱麼歉？人都醒了，說空話有麼用呢！」

雷嘯天接口說道：「在下兄弟偶而忘形……」

津沽朋友氣眞大，插口道：「忘形簡單，撒泡尿自己照照，看是什麼東西！」

雷嘯天惱了，道：「朋友，你怎能這樣說話？」

津沽朋友聲調更高，道：「怎麼，老子要怎麼說話啊？」

雷嘯天還要反口，仇如海却悄聲道：「大哥，忍了吧，是咱們先不對。」

雷嘯天濃眉挑動了幾下，終於還是忍下去。豈料津沽朋友，巳經聽見了仇如海說的話，反而認定仇如海和雷嘯天好欺，以濃濁的鄉音道：「忍哪！不忍你們又該怎麼的？」

雷嘯天霍地起身，仇如海却先一步開口道：「隔壁朋友，小可業巳再三致歉，敢請安睡吧。」

津沽朋友反而揚聲道：「睡呀！哼！三爺我不想睡啦！」

雷嘯天是眞生了氣，仇如海悄悄拱手再三，雷嘯天無可奈何的暗嘆一聲，强捺着性子沒有開口。

那知道隔壁的津沽朋友，却唱起小調來了：「……明月照花台，情妹妹等哥哥，哥哥你是爲什麼還不來……再不來情妹妹……」

雷嘯天和仇如海非但未惱，反而啞然失笑，這眞是天下什麼樣的人都有，什麼事都能碰上。

津沽朋友沒唱惱了雷嘯天和仇如海，却唱惱了他間隔壁的客人，祇聽到「砰」的一聲，那人罵了起來，大喝道：「奶奶個熊！你個王八旦的是死了親爹？還是想起了親娘來啦？三更半夜的，號你奶奶的喪！」

雷嘯天緊捂着嘴，怕笑出聲來，說道：「二弟，這次可眞是好漢爺惹着大英雄了！」

仇如海悄聲道：「這位的口音……」

雷嘯天說道：「道地山東曹州府的朋友。」

仇如海第二句話，還沒問出口來，津沽朋友已開罵道：「你媽的，這是人話還是放你媽的狗臭屁？」

「砰」！這兩位火氣大的朋友，祇隔着一層薄牆板，曹州府的老哥，一拳頭打在板壁上，震得每個房間都動！

「砰」！津沽朋友什麼都吃，可就是不吃虧，也還了一記！

曹州府的老哥，滿嘴大五葷，說一句，擂一拳，砰！砰之聲不絕於耳，如同金鼓般震響！

津沽朋友也不是吃素的，紅燒肘子，獅子頭，外加小肉炒，大雜拌着往上端，手脚也沒閒着！

這可好了，整個的住客全醒了，多半是睡的三七摸不着二十一，驚醒之後，怔而楞的硬往院子裏跑。

也不知道是誰胡喊了聲「房子塌了」！嚇，這一下可不得了嘍，鬼哭神號，你奔他跑亂成了一片！

「嘩啦」！這次可眞是房子塌了。

曹州府的老哥，兩脚踢塌了間隔木板牆，上了津沽朋友的房中，津沽朋友早巳有備，木椅子當了「開山斧」，掄起來照顧了不速客，不速客並非省油的燈，敢情手裏也沒空着，結果打作一團！

這鷄毛小店中的店家，也被吵打叫嚷之聲驚醒，俗話說，車、船、店、脚，牙，無罪都該殺，開店的誰又是省油燈，這家店東，是個久跑江湖的「揚州」客，見牆板巳毀，也加入了爭吵！

曹州的土腔，津沽的鄉音，再加上店東的道地揚州調，這份動聽和熱鬧，花十兩銀子也聽不到如此好戲！

曉梅也被吵醒，穿好衣裳走了出來，巳由相打變成了窮吼，從屋子裏吼到了院中。

雷嘯天和仇如海也走出房間，見津沽漢，五大三粗，高大雄偉，再看曹州人，嚇！黑裏壯，像條牛，倒是揚州的店東，秀裏秀氣，不過店小二却個個粗壯，站在一旁像保護東家，又像監視爭吵般。

在住客的解勸下，爭吵變成了說理，津沽客深夜大唱小調，由衆客指罸，他錯在先當然不對！

曹州朋友火氣太大，不該隔壁吵還不完，打碎壁板，因之將衆客吵醒，這錯似乎比津沽漢還大。碎板要賠，這是揚州店東指手劃脚口不停說的事，要三兩銀子，包括了兩張破裂的椅子。

津沽漢說的好，住店化錢，爺就愛唱小調，誰也管不着，要賠可以，爺就賠自己打碎的椅子，曹州朋友理更足，老子住店就爲了睡個好覺，天亮趕路，店裏不清靜，夜半「王八吵灣」（山東土諺，形容太吵，是粗魯人的口頭語），叫老子賠牆板可以，先賠老子這場舒服覺！

曉梅挑着黛眉說話道：「店家，牆壁的賬算在我們身上，別吵了！」

揚州店東順風就下，有人賠牆壁，立即住了口，津沽漢和曹州朋友，也止住了爭吵，楞楞的看着姑娘。

曉梅哼了一聲，轉身對仇如海和雷嘯天道：「大哥二哥，咱們進去吧。」

說着，首先自雷嘯天和仇如海的中間，幾步進了單間，雷嘯天在側身相讓曉梅的時候，神色陡地一變！

一個看來十分熟悉的背影，灰色的衣衫，正轉向右排最後的一個房間，雷嘯天立刻下了斷定，是他！

在「子午嶺」頭，天雖沉暗，形態未失，就是他！那個挖開伍伯父孤墳的人，絕對沒有錯！

「大哥，你想什麼心事？」

仇如海的話聲，使雷嘯天恢復了神智，搖搖頭，一言不發的進了房間，心頭却依舊印現出「子午嶺」的往事！

曉梅住的單間，並非在雷、仇所居隔壁，而是間隔着另外一戶，住店分早晚，他們來時巳沒了緊靠的房子。

曉梅自是回了她的房中，時正深夜，還能睡一下，仇如海却一點睡意沒有，何況雷嘯天也正楞坐着沒動。

半晌之後，仇如海忍不住問道：「大哥，你是怎麼啦？」

雷嘯天濃眉緊鎖，道：「就是他！」

說着，虎地一聲站起來，大步往外就走！

仇如海見雷嘯天答非所問，又突然起身，攔阻說道：「大哥，有事不能告訴小弟？」

雷嘯天嗯……哦……兩聲，方始苦笑一聲，道：「我發現了個熟人。」

仇如海一驚，道：「是誰？」

雷嘯天搖頭道：「不認識！」

仇如海這可傻了，既說熟人，却又不認識，他深知雷嘯天的爲人，這情形絕不是有話不肯對自己說，不由又問道：「大哥，是熟人怎會又不認識呢？」

雷嘯天道：「我見過他，他却沒看到我！」

仇如海聰明絕頂，恍有所悟，道：「與大哥『子午嶺』頭之行有關？」

雷嘯天點頭道：「假如我沒看錯，這關係可就太大了！」

仇如海道：「住幾號？」

雷嘯天說道：「就在對面一排的最後一間。」

仇如海道：「大哥想如何？」

雷嘯天楞了，對呀，自己能怎麼辦呢，去問，若不是的話，頂多冒失了些，假如是那個人，對方既能將天下第二高手殺死，重傷自己的老父，則自己前往，豈不是送羊入虎口，找死而去？

仇如海看出端倪，道：「大哥曾說，伯父之友業巳他往，莫非與此人有關？」

雷嘯天道：「難說，設若我沒有看錯，此人至少曾殺過家父另一位盟兄！」

仇如海沉思剎那，道：「如此說來，此人功力極高了？」

雷嘯天頷首道：「理應如此。」

仇如海劍眉一挑，道：「設未認錯此人，是否必須找他？」

雷嘯天道：「必須！」

仇如海慨然起身道：「大哥請去與此人一談，小弟相陪！」

雷嘯天緩緩搖頭道：「這是私事，我不能把二弟牽連其中。」

仇如海正色道：「大哥的事，也就是小弟的事！」

雷嘯天道：「事與事不同，我自己先去一次，諒他沒有差錯！」

說着，雷嘯天推門而出，大步走到對面一排單間的最後一處，室內巳無燈火，雷嘯天立即輕輕叩門。

門響多聲，仍未叫醒房內居客，雷嘯天濃眉一皺，才待重重叩擊，燈火自身後閃過，有人問道：「你找我？」

雷嘯天心頭一凜，倏地旋身回轉，果然，正是適才所見那灰衫之人！

雷嘯天退後半步，道：「在下有事拜候，未料尊駕未在房中。」

灰衣人道：「被莽漢吵醒，適正內急，有失迎接，裏面請。」

雷嘯天道：「深夜相擾，請恕冒昧，尊駕先請。」

灰衣人道：「雖居客店，亦當禮存賓主，閣下請吧。」

雷嘯天不再客氣，推門而進。

灰衣人隨之而入，將手中的燭火插放桌上，說道：「夜深，茶水巳涼，請恕簡慢。」

雷嘯天道：「在下居於對面五號房，茶水是現成之物。」

灰衣人一笑，道：「請坐吧，屋小，只有一把椅子，我床上坐了。」

雙方坐定，雷嘯天方始注意這位灰衣人，發覺可能是認錯了人啦，這人年紀二十五、六歲，白淨的一張臉，不似武林高手。

灰衣人這時却巳開口道：「閣下貴姓，有何見教？」

雷嘯天適才只顧心念敵蹤，認定不致有錯，也曾想過詢問的話語，但是現在却爲了難，不知怎樣開口才是。

灰衣人即時又叮問一句，雷嘯天只好一笑，道：「在下姓雷，字嘯天，尊駕貴姓？」

灰衣人道：「我姓展，字翼雲，雷兄何事見詢？」

雷嘯天決定開門見山，遂一笑道：「十數日前，在下夜經『子午嶺』頭，曾見一灰衣朋友立於一座墳前，當在下到時，那人巳去，地上……」

展翼雲不待雷嘯天話罷，接口道：「那人遺落了東西？」

雷嘯天道：「正是。」

展翼雲一笑道：「雷兄今見我身着灰衣，當成那人了？」

雷嘯天也一笑道：「明知可能有誤，却忍不住拜問一聲。」

展翼雲道：「雷兄確實是認錯人了，我十天前還在故鄉。」

雷嘯天又是一笑，說道：「說來在下是太冒失了，當時又未看清那人相貌，單憑灰衣怎不失誤，展兄莫罪，展兄仙鄉何處？」

展翼雲道：「洛陽！」

雷嘯天道：「古帝王都，好地方！」

展翼雲道：「山川靈氣巳盡，寒家在洛陽城外的『白石鄉』。」

雷嘯天哦了一聲，當時並沒有多想，道：「在下不再煩擾，冒昧處尙請多多原諒，告辭。」

展翼雲起身相送，拱手而別。

但當展翼雲將房門關閉，雷嘯天步臨院中的時候，雷嘯天倏忽步止，自言自語的重覆道：「白石鄉！白石鄉！對！對！是白石鄉！」

仇如海却悄然自院中另一角落轉出，疾步到了雷嘯天身旁，正好聽到雷嘯天的自語聲，不由問道：「是他？」

雷嘯天下意識的道：「一定是！」

仇如海道：「既是此人，那就不應放過……」

雷嘯天這才知道答錯了話，道：「二弟，咱們房裏談。」

仇如海點着頭，進屋之後，雷嘯天一笑道：「二弟問我話的時候，我正想着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不自覺的就答錯了話，此人不是我要找的。」

仇如海道：「大哥聲聲說『對』，是指着什麼？」

雷嘯天說道：「這位灰衣朋友姓展，叫……」

仇如海一笑道：「不瞞大哥說，剛才小弟就在那間房的後窗外！」

雷嘯天看了仇如海一眼，道：「深感二弟關懷。」

仇如海道：「小弟份所當然。」

雷嘯天突然低下聲調，說道：「展翼雲雖然不是我要找的人，但我和他却相遇有緣！」

仇如海道：「此人文靜多智，値得一交！」

雷嘯天道：「二弟旣巳聽到一切，『白石鄉』自也聽清了？」

仇如海道：「是這位展朋友的家。」

雷嘯天道：「可知『白石鄉』出過一位奇客？」

仇如海道：「什麼人？」

雷嘯天說道：「是十君子中的『展朝陽』！」

仇如海恍然道：「莫非這展翼雲，和展朝陽是一家人？」

雷嘯天回答道：「白石鄉展姓只有一家！」

仇如海說道：「那太好了，咱們再去吧。」

雷嘯天道：「夜間豈不失禮，睡一下吧，天亮再去拜會不遲！」

仇如海點點頭，這才熄燈安睡。

醒來，日近三竿，曉梅巳起身多時，雷嘯天和仇如海顧不得首先洗臉，一步就跨到展翼雲所住的房外。

適時房門洞開，店小二拿着雜物走了出來，雷嘯天和仇如海傻了，互望一眼，雷嘯天問小二道：「展爺呢？」

店小二打個躬身道：「雷爺，展爺一大早就走了。」

雷嘯天失望至極，道：「可知展爺上那兒？」

店小二道：「展爺是到『金陵』，據說有通家好友壽辰，展爺前往拜賀，還帶着一盒很貴重的禮物呢。」

雷嘯天立刻道：「通知櫃上算帳，我們就要動身。」

店小二却又道：「雷爺，你和姑娘的房飯店費，還有昨夜姑娘答應的那牆壁工本錢，展爺今早都代給了。」

雷嘯天濃眉一挑，仇如海却一笑，說道：「英雄相惺惜，大哥，咱們追，快馬

加鞭！」

雷嘯天點點頭，匆匆洗了個臉，連點心都沒有吃，兄妹立即登程，果如仇如海所說，快馬加鞭疾馳而奔！

曉梅一直莫明其妙，連個問話的機會也沒有，胭脂寶驥馬中龍，棗花紅是千里駒，仇如海所乘玉兔，追風趕電，一口氣百里路趕過，不遠處正有鎮店，遂下馬打尖，並詢問有人見否一個灰衣客過去。

消息令人高興，灰衣的展翼雲，過去約有二十里路，曉梅這才知道追趕一個人，但仍不知爲何追趕。

再登程，又是八十里路趕過，竟沒有追上展翼雲，三人停下馬道旁，前後觀望，曉梅適時說道：「不會走上了兩條路了吧？」

雷嘯天搖頭道：「這八十里路別無叉道。」

曉梅道：「那就是追過了頭。」

雷嘯天仍然搖頭道：「不至於，沿途我都在注意。」

仇如海道：「大哥可是注意穿灰衣服的？」

雷嘯天哎喲了一聲，道：「二弟提醒了我，萬一展翼雲換了衣服……」

曉梅道：「他既去金陵，就不怕追不到他，咱們江邊等他！」

雷嘯天認爲這是上策，遂飛騎前行，沿途遇有鄉鎮，則下馬拜問，但多無人知曉，只好一直前奔。

× × ×

江口上，雷嘯天坐候展翼雲，渡江船，都在此地，雷嘯天不怕展翼雲肩生雙翼，飛過江去。

渡船處正對面，是家「大順店」，雷嘯天，仇如海和曉梅姑娘，就住在「大順店」內的八、七號房中。

雷嘯天計算寶馬脚程，至少比展翼雲早到一天，渡船口，問過了所有的船老大，均皆搖頭，證明展翼雲未到。

因此他自午間到達渡口之後，就坐守在渡船口旁，注意着過渡的任何男人，尤其留心身穿灰衣的少年。

但是自午後直到天黑，也沒見他要等的人到，却引起了別人的注意，不過雷嘯天因爲心有專注，而沒發覺。

他尚恐夜間有船過江，詢問船家，船家的答覆，使他放了心，從現在到明天天亮之間，再沒有船往對岸了。

回到「大順店」，仇如海和曉梅已令店家送來飯菜，正好進餐，飯後，仇如海借故外出，久久始歸。

自午間雷嘯天渡口等人起，仇如海先時曾相陪甚久，但到了上半天，却突然離開再沒有前去。

雷嘯天若仔細想想，必然發現事不平常，因爲仇如海一向對雷嘯天恭敬而從命，決不會中途無故而退！

可是雷嘯天一心在找展翼雲，所以根本就沒有去想這些事，如今仇如海借故外出甚久，方始引起雷嘯天注意。

既經注意，雷嘯天不由想起日間情形，頓覺事不平常，但因仇如海似有心隱藏不言，雷嘯天只好暫不詢問。

初更過後，曉梅回到八號房中，雷嘯天正想找個借口詢問一番，不料仇如海却皺着眉頭說道：「小弟大概夜來受了涼，突然不適。」

說着，很快的脫落衣衫，在靠外的一邊臥下，雷嘯天十分關懷，遂沒有詢問日間之事，立即熄燈並在裏床睡臥。

二更鼓響，雷嘯天早入夢鄉，聲音昨夜可能受涼的仇如海，却悄然而起，很快的穿好了衣衫。

接着，自衣囊中取出一紙字柬，輕輕壓於桌上茶碗下，隨即緩緩推開後窗，飄身疾射而出！

適時，八號後窗開啓，曉梅姑娘勁衣揹劍而出，正和仇如海在後牆頭上相逢，仇如海悄聲道：「小妹妳……」

曉梅櫻唇緊靠在仇如海耳旁，吐氣如蘭，道：「你到那兒我就到那兒。」

仇如海道：「調皮！」

曉梅一笑道：「你有多鬼，哼！」

仇如海道：「沒想到瞞過了大哥，却沒瞞得了妳。」

曉梅嬌笑一聲，道：「你要我陪你在這兒喝風？」

仇如海道：「此行十分危險，妳要當心！」

曉梅瞟了仇如海一眼，道：「有你在，我才不怕呢。」

仇如海劍眉一皺，正色道：「小妹，這玩笑開不得的，假如妳一定要跟着我去，必須事事聽我的話，否則我寧可也不去了！」

曉梅慌不迭的說道：「好好好，一定聽。」

仇如海道：「日間我發現有人暗中注意大哥，曾隨在那人身後，無心中發覺了些極不平常的事，爲求內情……」

曉梅道：「別說的這麼多，我聽話就是，走吧！」

仇如海道：「別忘了諾言，事事聽命喲！」

曉梅一伸舌頭，道：「你放心，天塌了有你在，我只看熱鬧。」

仇如海不由被逗笑了，道：「瞧妳這個調皮相，走啦。」

說走就走，身形展開，疾箭般朝鎮內飛縱而去。

鎮中左方靠後的地方，皆係深宏廣院的住戶，內中一家，佔地甚多，房屋建造的却並不堂皇，但那座大廳可眞大。

像是座大倉庫似的，高達三丈，長却足夠十丈，寬也六丈出奇，裏面燈火輝煌，人有不少。

仇如海和曉梅，就是到這戶人家裏來，隱於大廳外暗處，仇如海左顧右盼多時，悄聲對曉梅道：「妳等在此地，別動，我去看看。」

話聲中，仇如海一閃到了廳外左旁窗外，湧身簷頭，目下天寒，不敢點破窗紙窺看，只好貼耳偷聽。

仇如海是以特殊功力，如「壁虎游牆」一般，緊貼於簷下，他方才定當，疾風突襲，身旁多了一個人，正是曉梅。

仇如海因室內人多，不能開口責問曉梅，只好瞪了曉梅一眼，曉梅更鬼，吐吐舌頭算作交待。

仇如海對她眞是莫可奈何，來都來了，只好自己遇事小心，適時，廳內傳來一

個威嚴的聲音道：「沿途消息如何？」

一個津沽口音的人答話：「屬下和老斑始終沒有『脫綫』，在『小李集』店中，屬下還和老斑故意開打，點子也曾露過面……」

威嚴的聲音插口道：「後來呢？」

津沽口音的人道：「後來老斑故作氣惱，清晨動身，直墜着點子，大概明晨或正午，點子就該到了，據……」

威嚴的聲音嗯了一聲，道：「很好，還有其他可向老夫稟告的嗎？」

津沽聲調的人道：「屬下沒有甚事啦，石登龍石賢弟說，他有了發現。」

外面偷聽動靜的仇如海，不由暗吸一口涼氣，「小李集」店中，深夜爭吵至打鬥，原來內有陰謀！

仇如海在江湖行走不久，自杭州分店發生「華惕」之事，對江湖險詐已有認識，如今更加深了一層。

誰沒想到，蠻橫無理的津沽漢，直魯莽夫般的那個曹州人，却是心如蛇蠍暗藏陰謀的江湖客！

這時，廳內一個尖聲尖氣的調門，道：「屬下奉令在渡口注意，雖沒發現那姓展的點子，却看到了另一件可疑的事情，似乎……」

威嚴的聲音道：「石登龍，點子就是點子，別提名道姓的，今天是老夫問你，要是換了當家的，哼！」

石登龍慌不迭的說道：「是，屬下知錯了。」

威嚴的聲音道：「你到底發現了什麼事？」

石登龍道：「點子身懷奇寶的消息，大概洩啦……」

威嚴的聲音哼了一聲，道：「這是你說的？」

石登龍道：「屬下懷有實據！」

威嚴的聲音冷笑一聲，道：「說出來老夫聽。」

石登龍道：「屬下監視渡口，發現一個大漢，自午間坐於渡口木樁之上，直到天黑，一雙賊眼……」

「石登龍，你今天大概『貓尿』喝多了吧？」

威嚴的聲調，無情的叱斥！

石登龍期期艾艾說不出話來了，那津沽人接口道：「二爺担待石賢弟些，他未經大事，說話顚三倒四的，這件事屬下也知道，請容屬下稟陳。」

威嚴的聲調道：「說！」

津沽朋友道：「屬下在『小李集』和老斑故意打鬥之時，曾見過另外三個人，一個大漢，一個小白臉，一個小妞……」

威嚴的聲調道：「看到了小妞，趙長春，你還有命嗎？」

津沽朋友趙長春，嘻嘻一笑道：「二爺這是什麼話，我趙長春喜歡小妞兒是不假，但要分什麼時候，分什麼地方，決不誤事！」

威嚴的聲調道：「說正事吧！」

趙長春道：「石登龍在渡口，發現的那個大漢，就是和點子同住『小李集』的那一個，可能也是爲了點子而來！」

威嚴的聲調道：「這大漢住在何處？姓什麼？什麼來歷？」

趙長春有心使石登龍出頭，故意道：「這些大概石賢弟知道。」

石登龍不待發問，已開口說道：「這大漢等到天黑之後，問過渡口上的船家，知道今夜沒有船再開，才放心的去了，屬下就跟在他的背後，親眼看他走進『大順店』，這人姓雷，叫什麼名字可不知道，是從徐州一直跟着姓展……不，那點子來的！」

威嚴的聲調道：「不錯，你能觀察入微，很不含乎，趙長春，咱們在『大順店』不是安有明樁嗎？是誰？」

趙長春道：「夜鷹子杜楠杜賢弟！」

威嚴的聲調道：「通知他，要他格外注意那姓雷的！」

趙長春答應着，却轉對石登龍道：「石賢弟，這功勞交給你啦！」

威嚴的聲調又道：「你們現在聽仔細，當家的自徐州前站開始，就追躡點子身後，傍晚有消息來，點子已到了渡口！」

廳內衆人無不驚呼出聲，尤其趙長春，竟開口道：「二爺，這……這……」

威嚴的聲音隨卽道：「這不是痴人說夢！」

趙長春道：「那……那……二爺，老斑呢？」

威嚴的聲音道：「當家的消息上沒提到他！」

趙長春道：「這不可能呀？」

威嚴的聲音道：「什麼事不可能？」

趙長春道：「老斑按理也到啦，怎麼沒來呢！」

威嚴的聲音道：「當家的立刻就到，你們候着吧！」

外面偷聽的仇如海，和曉梅打個招呼，雙雙悄悄自簷下飛身後方，在暗影中停步，曉梅道：「二哥，咱們管不管？」

仇如海沉思剎那，道：「此事大哥準管！」

曉梅道：「那爲什麼？」

仇如海道：「大哥和那位展朋友，是通家世好。」

曉梅道：「既是非管不可，小妹有個主意。」

仇如海道：「什麼主意？」

曉梅道：「二哥可識水性？」

仇如海道：「略通大概沉不了底！」

曉梅道：「我可不會水性，大哥也不會……」

仇如海又是一笑道：「妳怎知道？」

曉梅道：「我猜！」

仇如海道：「快說吧，妳是有什麼好主意？」

曉梅道：「咱們這兒有船！」

仇如海大喜道：「當眞？小妹妳怎不早說？」

曉梅說道：「若無必要，坐渡船多好玩。」

仇如海搖搖頭，道：「這是什麼時候，妳只顧好玩，小妹，我正爲船着急，既然咱們店裏有，事就好辦多啦。」

曉梅道：「該怎麼辦？」

仇如海道：「妳主理船上事，將船在渡口偏右地方停靠妥當，然後必須盡快的叫雷大哥，到船上等我！」

曉梅道：「你要幹麼？」

仇如海道：「我推測展朋友今夜必有意外，現在不到三更，還來得及接他，快些！小妹，其餘事船上解釋可好？」

曉梅嬌笑一聲，道：「你作的不會有錯，用不着解釋，我去了，你記住，咱們那艘船上，掛着個很大的燈籠，上面有個紅色的『艾』字，船身也十分奇怪，通體是黑的顏色，別上錯了船喲！」

話聲中，曉梅飛身而起，黑夜中一閃而去！

仇如海沒了後顧之憂，重又回到左窗上鐵簷下，他剛剛附身站穩，下面步履聲動，廳門啓響，有人到來。

仇如海料係所謂當家之人來了，果然，廳中一片起座聲響，接着是那被稱爲二爺威嚴聲調道：「大哥回來了，這裏事巳準備妥當啦。」

隨着二爺的話聲，一個蒼老而冷漠的聲音道：「點子落在西街『長順棧』，斑朋在監視他，咱們四更天動手，再遲怕要橫生枝節！」

二爺答應着，道：「大哥說的對，石登龍和趙長春在此發覺可疑人物，一共三個人，爲首的姓雷，住『大順店』……」

蒼老冷漠的聲音插口道：「哦！是他們！」

二爺道：「他們曾隨點子住過『小李集』。」

蒼老冷漠的聲音說道：「我知道，那個姓雷的曾和點子當面朝過面，說了些不相干的話，此事十分討厭，姓雷的非常扎手！」

二爺似是一楞，道：「很有來頭？」

蒼老冷漠的聲音，說了些什麼，仇如海已經聽不到了，因爲仇如海在「很有來頭」此字之後，也離開了簷下，以無與倫比的迅速身法，飛身向西街的「長順棧」，先一步招呼展翼雲去了！

× × ×

近四更，「長順棧」三號房中的後窗，悄悄支開，兩條人影飛出了窗外，向渡口馳去！

渡口右方，停靠着一隻大船，船身通體漆黑如墨，沒有半點雜色，高桅上，掛着一盞「氣死風雨」的燈籠，大若巨水缶，上面以紅漆漆着個斗大的「艾」字，正是曉梅姑娘所說的船！

兩條自「長順棧」飛出的人影停步在岸上，一是仇如海，另外的人是展翼雲！

仇如海一指黑色巨舟道：「就是這條船，展兄請稍候，小弟請雷大哥相迎。」

豈料展翼雲搖頭道：「且慢，我看看這條船！」

仇如海不便致辭，只笑了笑，展翼雲却又說道：「怎是一條黑色的船？」

仇如海道：「船仍小弟小妹所有，莫非展兄從前見過？」

展翼雲雯雯眼一笑，道：「沒有。」

仇如海也一笑，說道：「小弟去請雷大哥……」

展翼雲搖手道：「仇老弟大可不必，我若不放心的話，隨仇老弟說些什麼，我也不會聽信，既巳相信了老弟，隨老弟由『長順棧』前來，則無所疑，咱們就上船吧！」

仇如海道：「理應由雷大哥相迎，才是待客禮貌，既是展兄這樣說，小弟恭敬不如從命，爲展兄帶路了！」

黑色巨舟過大，停離渡口岸邊三丈以外，必須飛身而過，仇如海拔身而起，縱落船頭。

船艙適時拉開，雷嘯天和曉梅出現，迎展翼雲登舟入艙，曉梅立即吩咐開船，然後進船相陪。

艙中早備茶點，相敬後，雷嘯天首先開口道：「展兄可要在下釋疑？」

展翼雲一笑，搖頭道：「小李集店中雖只匆匆一面，交談數語，翼雲業巳看出雷兄乃性情中人，翼雲如今在四面楚歌聲中蒙雷兄接引，何疑之有，何釋之有？」

雷嘯天哈哈一笑道：「展兄快人快語，不愧是『朝陽神叟』的公子！」

展翼雲沿途頻遭遇意外，都未變色，如今聽了「朝陽神叟」四字，竟陡地色變，驚駭不已。

雷嘯天却接着又道：「在下只爲早些見到展兄，以慰思忱罷了，若說展兄四面楚歌，那是太客氣了！」

展翼雲變得十分小心起來，道：「雷兄別小覷那羣東西，彼等來頭不小呢！」

雷嘯天一笑道：「但當彼等知道，追躡之人是『朝陽神叟』的公子時，恐怕早巳嚇的張口結舌逃遁不迭了！」

雷嘯天兩次提到「朝陽神叟」，展翼雲不能再故作不解或不理，暗中戒備着，表面却含笑道：「雷兄請恕翼雲眼拙，莫非曾識家先父？」

一聲「先父」，證明未認錯了人，雷嘯天一笑，道：「令尊大人在世之時，曾於敝堡作客甚久，出進送茶斟酒，皆係在下爲之，只惜沒見過展兄。」

展翼雲一楞，雙眉微皺，似在思索什麼，但苦於想它不起，雷嘯天又是一聲哈哈，道：「和展兄打個啞謎吧，在下是『平地一聲』，展兄乃……」

展翼雲神色開朗起來，喜形於色道：「原來是雷大哥！」

雷嘯天含笑爽朗的道：「述及通家世誼，我可要討個大了，來來來，展大弟，見見我盟二弟仇如海，四盟妹艾曉梅。」

大家重新見禮入座，和剛才就不一樣了，不過如海却另有了心事，那就是雷嘯天說過的話，「平地一聲」！

什麼是「平地一聲」呢？「小李集」乍見展翼雲，雷嘯天曾幾乎拿展翼雲當作仇家，如今……

雖然仇如海多了件小心事，但更多了件大喜事，他早有存心，重訪求「十君子」後人。

原因有兩個，一是多結昔日通家世誼爲友，再就是，殺親、殘師的陰謀兇手，是「十君子」之一！

現在的展翼雲，既是「朝陽神叟」展朝陽的公子，正是結納的目標，展老俠功力錯失而亡，自不是昔日陰謀殺人的兇手，結之爲友，共行江湖，將前人「十君子」之譽，換諸今朝，其非佳話？想到這些，如海遂將小小心事放落，與雷嘯天、展翼雲縱談起武林中事，和江湖風雲。

話題很容易的轉到展翼雲身上，雷嘯天經驗不少，自展翼雲登舟，根本不問展翼雲所携何物。

仇如海爲人一向坦爽，人携之物與己無關，不管是什麼東西，既未存他心，自也想不起要問。

不過曉梅姑娘就不同了，她眞稚無邪，生性慈愛而遇事好奇，想到就說，要問，就觸及了那件東西。

曉梅笑着對展翼雲道：「這怎麼稱呼展……反正都比我大，大哥稱呼你世弟，我就叫你世兄吧，展世兄，你怎會惹了這多仇家？」

展翼雲當知道雷嘯天是誰人之後，就想談及所携之物，但因雷、仇二人始終不問，竟無說明機會。

如今曉梅詢及，正中心懷，立即一笑道：「艾女俠就是不問……」

曉梅搖搖頭道：「世兄何不稱我世妹呢？」

雷嘯天和仇如海想解釋，世兄世妹須有世誼，但知曉梅不在乎這些，一笑作罷，展翼雲巳點頭道：「也好，小兄此次所携之物並不值錢，但却另有用處，它能夠換起七條人命，自難怪有人必須刦取！」

此言不由引起旁聽三人的興趣，紛紛追問其詳。

雷嘯天首先問道：「翼雲弟，說出來有沒有關係？」

展翼雲道：「沒什麼，此處也沒有外人。」

仇如海道：「毫無價值之物，可換七條性命，誠人間奇事！」

曉梅早巳忍耐不住，道：「說嘛，一定好聽。」

展翼雲道：「讓我先把這件東西取出來，大家看看！」

說着，他解開背着的小包裹，裏面是個極爲華貴的「紫檀小木盒」，開啓盒蓋，那件東西赫然出現。

雷嘯天和仇如海注目其上，曉梅却驚咦一聲，道：「怎會是這個玩意兒？」

雷嘯天和展翼雲，沒有聽出曉梅語調奇特之處，又因目注盒中，也沒有看到曉梅的神色。

仇如海心細如髮，當曉梅驚咦出聲時，他不由抬頭看了曉梅一眼，正看見曉梅姑娘一臉驚容！

展翼雲錯當曉梅驚咦出聲，是因爲盒中物太不起眼的關係，遂微吁一聲，手指盒中物道：「世妹也覺得此物太不值錢了吧？」

曉梅黛眉微鎖道：「這算個什麼玩意兒呢？」

展翼雲長嘆一聲，道：「世妹看它是什麼東西？」

仇如海也在暗中奇怪，原來華貴的「紫檀木盒」內，只放着一個拳頭般大的「駝鈴」！

「駝鈴」似是純鋼所鑄，鈴實是兩粒中空銀丸，設若懸於駝頸之上，發出極其悅耳的叮噹之聲。

「駝鈴」現諸於外的這一面，鑄着一個奇怪的圖案，是個魔鬼，半身隱於雲端，胸前懸着九個小駝鈴。

雖說鑄工極精，鈴實又是銀鑄，但論價值，頂了天兩把銀子足夠，要說它值七條命，傻子也不信！

當然，另一面沒有看到，譬如說，要是另一面鑲着一粒嬰拳般大的明珠呢？那！人爲財死，也許值七十條命！

適時，展翼雲恰好將另一面翻開過來，沒有明珠，未鑲珍寶，却有一個凸出來的「令」字！

展翼雲將「駝鈴」反覆三次之後，道：「看清楚了沒有？」

三人點頭，展翼雲重新包好，仍然揹在背上，胸前打結，是「英雄剛强扣」，打這種扣結，休想一解能開！

一切定當後，展翼雲却對雷嘯天道：「此物仇賢弟和艾世妹，恐怕不識，雷世兄却……」

雷嘯天頷首道：「我認得。」

展翼雲道：「小弟料到世兄應該認識，那就由世兄給仇賢弟和艾世妹，解說一下這『駝鈴』的出處吧。」

雷嘯天濃眉一蹙道：「此物怎會還有這一個流落江湖之上，令人奇怪！」

展翼雲道：「這是最後一個，不出一月，也就一去不回了！」

雷嘯天道：「它主人難道還在？」

展翼雲道：「小弟就不知道了，不過按說應該還在才對！」

雷嘯天道：「此話怎講？」

仇如海道：「大哥，別叫小弟悶得甚久可好？」

雷嘯天笑了，道：「好好，愚兄就先說此物的出處。」

話聲中，他看了曉梅姑娘，暗覺奇怪，若按平日，開口問自己的決不是二弟，必是四妹，但她今天却沒詢問。

雷嘯天端起桌上香茗，幾口喝乾，仇如海和展翼雲，也將茶飲下，他們自登舟至今，只顧說談沒完，忘了飲用。

曉梅輕拍三掌，喚人重倒香茗，來人退出後，雷嘯天首先嘆息了一聲，才搖着頭道：「提起此物，四十年前有令人『望之生畏』之威，但却又人人欲得，此物名叫『不死令』！」

曉梅這次却開口了，問道：「怎麼叫『不死令』呢？」

雷嘯天道：「昔日，武林中有一功力罕絕的奇客，人稱『九魂魔鈴』，這『駝鈴』就是此人的信物，也是兇器！」

曉梅接口問道：「還怎樣解釋？」

雷嘯天道：「此人很少出手，但每經出手，對方必死，就以這個『駝鈴』爲殺人利器，十丈之內，百發不空！

「但他也有一個信約，當他『駝鈴』誅敵之後，若有人能先他一步，將『駝鈴』取去，則此鈴可保一次不死！」

曉梅哦了一聲，道：「難怪叫『不死令』！」

雷嘯天沉重的點點頭，接着道：「一令可保七條性命，爲什麼祇能保住七條，此人沒有解釋，因之後來也就沒人會知道原由！」

曉梅道：「此人姓什麼呢？」

雷嘯天說道：「此人姓『卜』字『窺字』！」

仇如海神色一動，道：「原來也是『十君子』之一！」

展翼雲一驚，道：「仇賢弟也知道『十君子』事？」

（未完・十一）

新派長篇武俠故事

孤雁南飛

危中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馬算子見馮瑩，方敏中了瘴蠱二毒，便去取出異獸果然屍體的腦中靈丹，爲方敏醫療，但方敏不肯服食，强將靈丹給馮瑩吞服，忽聽一聲巨响，四人連忙趕上極樂觀，只見溫魂和郭不樂在觀內搗亂，原來他找上門來要和極樂眞人比試武功，爭奪正邪兩派存亡，比試結果鐵行頭陀喪命，極樂眞人被碧瑩劍削斷三指。馮瑩轉助師父馬算子要將溫魂擊斃，又被方敏阻止救起。溫魂見他中毒必死願將自己吃過七色靈芝之血拯救方敏，而方敏只求溫婆婆不要作孽，改邪歸正，便死了也是願意，馮瑩那裏聽他說的，連忙取大碗回來，交給溫魂……

造化作弄人　映紅伴青磬（續完）

溫魂猛地想起，三年前在武當山上，有一隻果然異獸，死在山頂，忙問道：「死的果然，靈珠還有用麼？」郭不樂道：「不超過五年，靈珠依舊，五年之後，便自無用。」

溫魂大喜道：「孩子，武當山，不是有一隻死果然麼？還不快去服食他腦中的靈珠？」方敏苦笑一下，道：「婆婆，馬大俠早已想到，那枚靈珠，我已讓給馮姑娘服下了！」

溫魂面上變色，怒叱道：「蠢材！」又揚聲問道：「第四件是甚麼？」

郭不樂冷笑一聲，道：「第四件，乃是曾服食七色靈芝的人的鮮血，需要七大碗，方能解奇毒一大半，再有餘毒，却是尋常去毒丹藥，皆可化解！任何人失了七大碗鮮血，即使不死，也自奄奄一息，誰肯救他？溫島主，這孩子死定了，你還是快和馬算子分個勝負吧？」

溫魂心中猛地一怔，暗忖自己是曾經服食過七色靈芝之人！

一時之間，她腦中哄哄亂響，簡直混亂到極點，望了方敏半晌，面上神色變幻不定，陡地下定了決心，大喝道：「拿碗來！」

馬算子一怔，道：「拿碗來幹甚麼？」溫魂一瞪眼，道：「我便是曾服七色靈芝之人！」

方敏吃一驚道：「婆婆，你已然那麼大的年紀，怎可爲了我行此大險？」郭不樂也叫道：「溫島主，咱們已可穩操勝算，你爲何變卦？」原來郭不樂一鼓作氣，連施三百餘招，雖將極樂眞人左手削去三指，但是剛才被極樂眞人連傷三處，傷勢也已漸漸迸發出來。若溫魂能將馬算子、馮瑩兩人絆住，方敏又不插手，一個時辰之中，他還可以穩操勝券，但如果溫魂一去，馬算子、馮瑩、方敏三人再來夾攻，他雖有碧螢神劍，可是這四人全是一流高手，却也難以應付，時間一長，只怕討不了好去！是以他才出聲警告。

溫魂一怔，心中又動搖了一下，又向方敏看了一眼，馬算子在一旁看出她心中猶豫不決，救人還是自保，正在劇烈地鬪爭，厲聲喝道：「溫島主，方敏剛才還要向你求情，叫我們對你手下留情，你難道見死不救麼？」溫魂猛一抬頭，叱道：「我要救他，只是爲了他是我唯一親人，豈要你來說情？」說罷手一鬆，將軟銀杖丟到了地下，說道：「拿碗來！」

馮瑩飛也似地向極樂觀走去，捧出了七隻藍邊大碗，但方敏却閃身攔住了溫魂，道：「婆婆！我豈能要你捨身，而救我一命！」

溫魂笑了一下，道：「婆婆雖然年邁，但是多年修爲，雖然失血過多，元氣大傷，但是還不致於一命嗚呼，只是——」講至此處，語氣突趨尖利，想是她心中傷心之極，續道：「只是從此以後，再也不能和武林羣雄爭一日之長短了！」

那「和武林羣雄爭一日之長短」，乃是魔母溫魂一生之中做人的最大願望。她得到如來寶經的兩篇總旨，苦心鑽研，兩年有餘，雖然有了心得，但自忖仍不能勝過極樂眞人，想起方敏曾說起過骷髏洲上，有一個功力高得不可思議的巨人，這才趕去，將郭不樂放了出來，爲的就是要盡敗天下英豪！

方敏當然了解她這種心情，一聽她竟然肯爲自己，而放棄畢生所願，心中不禁大爲感動，叫道：「婆婆！我——」只說了三個字，便淚如泉湧，再也講不下去，馬算子和馮瑩兩人，雖然對溫魂恨之切骨，但見了溫魂和方敏兩人如此眞誠相處，也不禁爲之感動！馮瑩忙將一疊瓷碗遞過，溫魂取了一隻在手，左手指甲，在右手脈門上用力一劃，鮮血如泉湧出，刹時之間，便滿了一碗，揚頭道：「孩子，快來喝吧！」

方敏腳步踉蹌，接過碗來，一飲而盡，不一刻，便已然飲了七大碗，溫魂人已搖搖欲墮，馬算子連忙自懷中取出兩枚藥丸來，用力一搓，搓成了粉末，爲溫魂止住了流血。

只聽得溫魂的語聲，軟弱無力，叫道：「孩子！」方敏立即搶前來，溫魂失血如此之鉅，一身絕頂功力，已散去了十分之八九，一陣發抖，「咕咚」一聲栽倒在地，方敏屈膝跪下，叫道：「婆婆！婆婆！」只見溫魂面白如紙，氣息微弱。

方敏心中大是焦痛，仰起頭來，道：「馬大俠，你千萬要救我婆婆一命！」

馬算子面容嚴肅，道：「她多行不義，本來我萬無救她之理，但是她在萬惡之中，也有一善，我當然會救她的，阿瑩，你和方敏，先去助極樂道長一臂之力，我給溫島主服了藥，便立即趕到！」

馮瑩笑應一聲，一拉方敏，道：「敏哥，咱們快走！」方敏雖然已經得救，但見到溫婆婆傷重若此，心中難過已極，大叫一聲，站起身來，瘋了也似，向郭不樂奔了過去，人尚未到，已然發出了力如排山倒海的四掌，剛好馮瑩也唯恐方敏心中悲痛，鹵莽從事，也是「呼呼呼」，一連發出了四掌，兩人無意之中，掌力合而爲一，而兩人功力，一大半是從崑崙聖書，和如來寶經上得來的，兩人雖然互相參研，但方敏是以崑崙聖書爲主，而馮瑩則與如來寶經爲主。這一下，無意之中，掌力揉合，威力大增，連方敏和馮瑩兩人，自己也是出乎意料之外。

只見四道强勁無倫的力道，一齊向郭不樂的身後襲到，郭不樂明知兩人襲到，但是却沒有將兩人放在心上，只當以自己功力而論，兩人就算擊中，非但不能傷得了自己，而且還要被自己的眞氣反震出去，所以只是狠狠的一劍，削向極樂眞人，對於身後襲來的方敏和馮瑩兩人，絕不提防！

更是做夢也想不到，如來寶經和崑崙聖書這兩大奇書，本就全是傳自天竺，一正一副，一陰一陽，配合得極妙，兩人掌力在無意中揉合爲一，威力頓時大了四倍，那股强勁已極的掌力，在郭不樂背後連衝三衝，郭不樂已然受不住，一步向前跌出，而馮瑩和方敏兩人乃是各發四掌，第四股力道更是大得出奇，「叭叭！」兩聲，砍中了郭不樂的左右雙肩，郭不樂大叫一聲，顧不得再去傷極樂眞人，一個轉身，碧螢神劍幻成一道綠虹，向兩人一齊刺到！

方敏和馮瑩，無意中掌力合璧，一舉奏功，心中皆是大喜，向旁一分，不約而同，又同時襲出三掌，郭不樂怒發如狂，一步踏前，碧螢劍再次刺出，他身後的極樂眞人，也已經一掌發出，郭不樂覺出不妙，左手呼呼地兩掌，與方敏馮瑩的掌力相迎，右手向後一擺，碧螢劍「刷」地掠到。

極樂眞人那一掌去勢極急，一見劍到，趕緊一縮手，但只聽得「叭叭！」兩聲，方敏馮瑩的手掌，已與郭不樂的手掌相交。

兩人雙掌合一，力道之大，已在郭不樂的掌力之上，竟然將郭不樂震退了一步，碧螢神劍也無端端地向後多刺尺許。

極樂眞人向後一退，本來只是堪堪將碧螢神劍避過，極樂眞人這突如其來的一退，却令得他大是兇險，眼看無法避過，忽然聽得崖旁巨石之後，一聲嬌叱，三點金星電射而出，兩點直射郭不樂的雙目，破空之聲，凌厲之極，但另一點來勢更快，直向郭不樂的手腕射到，但却一點聲息也沒有。

郭不樂左手一撥，已然將奔向眼前的兩枚金色小鏢，抓在手中，可是却未曾料到還有一枚，無聲無息奔向自己擺在身後的手腕射來，一個不及，已然射個正着，痛得他「哇」地一聲大叫，聲震山岳，不由自主雙手一鬆，碧螢劍嗆啷一聲，落向地上。

極樂眞人死裏逃生，連忙一俯身，將劍撿在手中，順勢一劍，正刺中郭不樂的左胯，郭不樂怒喝一聲，身形拔起，向上躍去，落於三丈開外，望定了極樂眞人手中寶劍，眼中似要噴出火來！

那一旁，方敏一聽得嬌叱之聲，起自大石之後，心頭便是猛地一怔，叫道：「好姑娘！」原來他已然認出，那一聲嬌叱，不是別人，正是自己千思萬想的葉映紅所發！

一聲叫出之後，身形掠起，便向石後追去，只見一條纖細的人影，不是葉映紅是誰？

方敏一頓足尖，正要追了上去時，却聽得溫婆婆微弱的聲音叫道：「孩子！孩子！」

方敏一呆，只見葉映紅連閃幾閃，已然不見，知道追了上去，也是追趕不上，而且溫婆婆重傷在身，又不能捨她而去，只得嘆了口氣，回過身來，似曾見石後刻有不少字跡，但也無心去看，閃過了大石，只見極樂眞人手持碧螢神劍，望住了郭不樂，微微而笑，郭不樂則山神也似，站在那裏不動，馮瑩和馬算子兩人，全蹲在溫魂的身旁。

方敏只當溫魂有了不測，連忙趕過去看時，只見溫魂雙眼微張，面色如紙，但是已然有了氣息，一見方敏，面露笑容，說道：「孩子，婆婆不會死了！」方敏喜極而泣，叫道：「婆婆，你當然是不會死的！」

馬算子道：「溫島主，你需要休息三個月，在這三個月中，萬萬不能運氣練功

，三個月後，或可保有原有功力的一成，想要恢復昔年功力，只怕已經沒有這個可能了！」

溫魂强笑一下，道：「多謝關照！」接着又長嘆一聲，道：「孩子，你可覺得好些？馬算子，郭不樂剛才曾說，七碗鮮血，並不能令得他毒蠱去盡，還有餘毒，却要勞煩你了！」

馬算子忙道：「這是小事，溫島主，但請放心！」方敏曲一膝跪下，將溫魂白髮蒼蒼的頭托了起來，靠在自己的腿上，道：「婆婆，你放心，我此生不死，半步也不離開你，有甚麼人想要趁你功力不如以前之際，前來尋仇，我代你退敵！」

溫魂長嘆一聲，她身子因失血過多，一度昏迷，再悠悠醒轉之後，一刹那，宛若死了又生，做過了第二次人，想起自己也曾因救人而傷成如此，自己也不禁好笑，因爲這與她一生做人的宗旨，完全相反，根本是不可想像的事！

想起自己一生之中，不知結下了多少强仇大敵，不由得喟然而嘆，道：「孩子，還是由得我罷，我仇敵何止千萬，你怎能一一應付？唉，我也不想連累你了。孩子，你是武林中的大器，不如改拜在極樂眞人門下，也可以名垂千古！」

方敏正色道：「婆婆，你這是甚麼話？我是旋風島弟子，是你的傳人，怎可以改拜他人爲師？」溫魂向馬算子望了一眼，突然吸了一口氣，腕上被馬算子止住了血的傷口，突又迸發，鮮血泉湧，但立即便停止流血，原來一身血已失盡，氣息微弱，道：「孩……子……我一生……待人……雖然惡毒不堪……但對你……却是由假而眞，一片眞情……你總不能一生一世守着我……而且你只要一離開，萬千敵人，便……來尋我，與其落在敵人手中，不如現在死去的好……孩子……」

方敏心頭一陣大震，大叫道：「婆婆！婆婆！」可是溫魂雙眼，已然漸漸合攏，馬算子嘆息一聲，道：「想不到溫島主性子如此之烈，竟爾不願苟活，因此死去。」說罷慢慢地站起身來。

宇內四邪之首，一生作惡無算的魔母溫魂，最後，却因爲救方敏一命，而死在武當山上，極樂觀前，也可謂異數了。

當下方敏伏在溫魂屍體之上，哭了半晌，馮瑩知他心中悲痛已極，勸也無用，因此只是痴痴地望着他，好半晌，才道：「敏哥，溫島主雖死，但是她一生爲惡，到頭來終於行了一件善事，死也瞑目，你還難過什麼？快不要哭了吧！」方敏抬起頭來，滿面淚痕，道：「馮姑娘，我早和你說過，溫婆婆實在對我是眞好！」

馮瑩嘆了一口氣，道：「不錯，我也知道她對你是眞好了，快去看極樂眞人怎樣收拾郭不樂吧！」方敏站起身來，只見郭不樂和極樂眞人，仍是和剛才一樣地站着不動，極樂眞人手中的碧螢劍微微顫抖，捲起重重碧光，却並不進招，好半晌，仍是一點動靜也沒有，馮瑩忍不住叫道：「眞人爲何還不動手？」

極樂眞人哈哈一笑，道：「我要等郭先生先進招，也讓他三招！」

衆人皆知極樂眞人武功雖高，輩份也尊，但是赤子之心未泯，猶有童心，必定是剛才要郭不樂讓了他三招，心有不甘，因此此時要讓回郭不樂三招，郭不樂冷笑一聲，說道：「你們倚多爲勝，這有什麼稀奇？」

極樂眞人面色微變，道：「好一個倚多爲勝！」竟然答不上來！馮瑩知道極樂眞人爲人極之正直，剛才不但是幾個人和郭不樂一人相鬥，而且還有葉映紅在一旁發出了三枚暗器，極樂眞人才得以將碧螢神劍奪過，而這件事，極樂眞人心中，一定感到對不住對方，所以才會被郭不樂一句話逼住，無言可答。

想了一想，冷笑一聲，朗聲道：「郭先生，你說咱們倚多爲勝，那時，你的手中，可是執着這柄神劍，那一柄劍，只怕可以抵得一個絕世高手，還不是大家一樣，有什麼好說的？」

郭不樂斜睨望馮瑩，「哈哈」一笑，道：「一柄寶劍，便抵得一個絕世高手，當眞可笑之極！」馮瑩道：「有什麼可笑？如今就算極樂眞人不要寶劍，和你徒手相鬥，一樣可以勝你的。」郭不樂冷冷地道：「只怕未必！」極樂眞人心內，確知馮瑩所料，覺得自己這一方面，雖然如今已經佔盡了上風，但却不是以力勝之，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爲溫魂突然住手不打，郭不樂突然少了幫手，其次是那突如其來，力道强勁之極的三枚暗器，尤其是最後無聲無息的那一枚，才能使自己獲勝，總嫌勝之不武，聽得馮瑩如此說法，便接口道：「不錯，郭先生，咱們就大家不要兵刃，你剛才讓我三招之際，曾捱了我一掌，現在我仍然讓你三招。」

郭不樂詭笑一下，問道：「你此話當眞？」極樂眞人一笑道：「旁的不敢說，這裏幾個人，大約說謊撒賴，倒還不致於此！」

郭不樂踏前一步，蒲扇也似大的手掌，微微一翻，一股勁風，已然揚了起來，喝道：「那麼你就將碧螢神劍給了別人再說！」

極樂眞人看他的情形，像是要立刻向自己進招，側頭一看，只有馮瑩因爲幾番代自己答話，站得離自己最近，只有丈許遠近，而看郭不樂的情形，一掌已蓄勁待發，唯恐他一等自己將劍交給馮瑩，便立即發掌，自己還不要緊，馮瑩若是爲他掌風掃及，却是禁受不住，因此答應一聲，五指一鬆，趁機內力疾吐，碧螢神劍化爲一道綠虹，電射而出，向馮瑩飛去。

怎知極樂眞人才一鬆手，郭不樂突然暴雷也似，大喝一聲。

郭不樂內力何等深湛，中氣充沛之極，這一聲斷喝，當眞是驚天地，泣鬼神，連極樂眞人也爲之一呆，馮瑩俏臉失色，全都向他看住，只見他「呼」地一掌，不向極樂眞人拍出，却反向飛在半空中的碧螢神劍拍去！極樂眞人一見這情形，知道不妙，大叫道：「郭先生，你意欲何爲！」衣袖揚起，一股極大勁風，呼嘯排蕩，力可開山，指向郭不樂襲到。

但郭不樂只是一翻左掌，迎了上來，他右掌所發的掌力，已然將碧螢神劍向前飛去之勢止住，五指突然蜷曲如鈎，凌空抓了兩抓。

此時，那碧螢劍已然將要飛到馮瑩面

前，而馮瑩也已看出郭不樂意圖搶劍，也一伸手，向劍柄抓去，就在馮瑩一出手之際，她便突然感到一股其大無比的吸力，將她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前吸去，定睛一看，才知道那股吸力，也是郭不樂所發！

馮瑩腦中閃電也似掠過念頭，知道以自己功力而論，此際若是要脫出郭不樂掌心所發的吸力，還是易事，但是，碧螢神劍却非要落在郭不樂手中不可。

如果不顧一切，再跨前兩步，硬將碧螢神劍抓到手中的話，則極可能連人帶劍，一齊被郭不樂吸向懷中，耳際只聽得師傅馬算子和方敏的呼喝之聲，面臨嚴重的决策，也聽不清兩人叫的什麼，略一轉念，便足尖一點，向前竄了四尺，手探處，已然將碧螢神劍疾握在手中，但是郭不樂掌心上的那股吸力，也因爲相隔得近了，而大得不可思議，前竄之勢，竟然再也收不住，眼看郭不樂龐大的身軀就在眼前，而巨靈之掌，要向她拍下之際，忽然聽得方敏大叫一聲，身形如電，反趕在馮瑩前面，疾向郭不樂撲了過去！

一撲到，便是一掌，自下而上，迎了上去，剛好和郭不樂向馮瑩壓到的一掌相碰。

只聽得「叭」地一聲，方敏半邊身子酥麻，只要一被郭不樂內力震出，立受極重的內傷，但其時馮瑩也已然趕到！左掌一搖，「叭」地一聲，也向郭不樂的掌上貼去，兩人內力一齊向前逼過，相輔相成，立成雙掌合璧之勢，這一下，馮瑩爲了要救方敏，方敏也爲了要救馮瑩，兩人均是全力以赴，威力比剛才和郭不樂相交的那一掌，又要大出了許多！

只聽得郭不樂悶哼一聲，身形一幌，退出一步，他和極樂眞人對掌之際，也只不過是幌動了一下身子而已，可知馮瑩和方敏兩人，雙掌合璧，威力已然比極樂眞人一個人的功力大了一步！

馮瑩一上來，方敏便覺得好了許多！等郭不樂一退出之時，兩人身子未動，仍是落在原地，馮瑩就勢「刷」地向前虛幌一劍，嬌聲叱道：「郭先生，你曾經講明與極樂眞人對掌，爲何又要來奪碧螢神劍呢？」

極樂眞人「哈哈」一笑道：「自古英雄出少年，長江後浪推前浪，當眞一點不差，老郭啊老郭，你也該心服了吧！」

郭不樂此時確是心中發虛，瞪了方敏和馮瑩兩人一眼，道：「你們若是肯將劍還我，我就此別過，下武當山去！」

極樂眞人說道：「郭先生，不瞞你說，這柄劍若是在你手中，天下便無人是你的敵手，再也無人能够制勝你！因此難應所請！」

郭不樂大叫道：「你這道士放屁，此劍是我家三四代性命換來的，你們竟敢據爲己有麼？」極樂眞人道：「我們也不要據爲己有，祇是讓此劍永沉武當山頂，一個深不可測的泉眼之中，千秋萬世，不讓它再在人間出現，郭先生說可好？」

郭不樂怒吼道：「放屁，我與你對掌，你若是勝了我，我就是將劍送了你們，也不打緊，若是我勝了，却要將劍還我！」他言明在先，是自知即使能勝了極樂眞人，只怕這柄碧螢神劍在馮瑩的手中，也不易搶過來的緣故，半晌未曾出聲的馬算子道：「好，就依你所言，我來做公證！」郭不樂身子略一轉動，面向極樂眞人，道：「眞人，你剛才說過，一樣讓回我三掌的？」

極樂眞人點了點頭，道：「好！」他這裏一個「好」字才出口，郭不樂一掌已然橫掃了過來，不但掌風强勁，出人意表，而且掌風之中，還含着一股隱隱的腥味，他這一招橫掃，主力雖是向極樂眞人發出，但掌風所及却遠達三丈開外，馬算子鼻端一聞到這股奇異的腥味，立即失聲叫道：「不好，牛鼻子可得小心些，這厮練有極是歹毒的毒掌功夫！」

極樂眞人答應一聲，身形凌空拔起兩丈高下，在空中一個轉折，但郭不樂手掌已經倏地改向，由下而上，一股盤旋而至的大力，疾襲而到，將極樂眞人的身軀，突然向上托起了五六尺。

試想，極樂眞人位居武林泰斗，垂四十餘年，眞氣之强，難出其右，一個盤旋之後，當然已經眞氣下沉，疾向地上落來，但尚且因爲身在半空，無所憑藉，而被郭不樂的掌力向上托起丈許，郭不樂內力之純眞可想而知！只見極樂眞人被托起丈許之後，手向下一按，和郭不樂上翻的手掌，相距六七尺，人便在空中突然一停，沉不下來，郭不樂大喝一聲，左掌揚起，「呼」地拍出，極樂眞人大叫一聲：「好厲害的掌力！」一提眞氣，就着他這一掌之力，向外直翻了出去，一直到四丈開外，方得將身形站穩！

郭不樂見三掌已過，連手指也未曾挨着極樂眞人，而剛才極樂眞人進招之際，自己却捱到好幾下，可知只憑內力，或許和他一樣，若論掌法之驚奇，却還和對方相去甚遠！

一見極樂眞人落地，立即大踏步地向前趕去，他身形高大，四丈遠近，五六步已然趕到，雙掌一錯，狂飈陡生，一左一右，向極樂眞人搓發而出，極樂眞人早有準備，身形疾閃，已然閃到了他的身後，郭不樂兩掌搓空，直襲向丈許開外處的一株杉樹之上，只聽得「格格」連聲，那株約有兩握粗細的杉樹，齊根斷了下來，連枝帶葉旋轉不已，直到郭不樂轉過身子來，才向懸崖下面，疾掉了下去！

極樂眞人一閃過身來之後，却並不發掌，一等郭不樂轉過來，才笑吟吟地道：「郭先生，你剛才所使，可就武林中早已失傳，當年毒蛇聖君最擅使的旋風掌麼？」郭不樂沉住了聲音，道：「不錯，你畢竟識貨。」雙掌一翻，左上右下，掌心相隔約有尺許，突然一搓，「轟」地一聲，又是兩股强勁無比的大力，向極樂眞人襲到，剛才，那兩股盤旋扭曲的大力，是自下而上旋去，此次，却是由裏向外推出。

極樂眞人不再閃錯，一沉眞氣，脚下青石板「格」地一聲裂了開來，他雙足已然陷入青石板尺許，一件道袍被郭不樂的掌風，拂得緊緊地貼住了他瘦小的身軀，但是他人却兀立不動，左掌當胸，右掌向外，緩緩推出，已然將郭不樂那一招旋風掌之力化去。

郭不樂心中一怔，明知自己要勝過對方絕非易事，想要奪劍，斜眼一看，馮瑩

持劍而立，雖然她身材矮小，但是站在那裏，淵停嶽峙，氣概萬千，雖然靜立不動，但郭不樂也是會家，一望而知，只要自己一撲上去，立即會有精奇已極的劍招使出，而且左有方敏，右有馬算子，沒有一個是好惹的，看來奪劍之舉，要比在掌法上勝過極樂眞人還難拚呢！

心中又急又怒，喝道：「老雜毛，你想和我比內力，判個生死麼？」

極樂眞人如今雖然與他處在敵對地位，但是心中愛材之念，却已油然，聞言嘆道：「郭先生，以你武功而論，若是莫多行不義，足可開宗立派，名垂千古，也不枉了在山腹之中所受數十年之苦！」

郭不樂「哼」地一聲，道：「我不開宗立派則已，一開宗立派，却要成爲武林至尊，你若不敢和我比拚內力，却需做我徒弟！」

極樂眞人本因知道內力到了自己和郭不樂這樣地步的人，若是一比拚內力，結果總是兩敗俱傷，因此不願和他較量，如今聽他講出這樣的話來，心中也不禁有氣，道：「好！」

手臂一搖，衣袖褪下，只見他瘦骨嶙峋的手臂，只和郭不樂的拇指差不多粗細，但是皮下却如有數十隻小老鼠，在來回奔竄一般，鼓蕩不已，深得內家氣功，「行氣如九曲珠」一訣之妙，郭不樂也叫了一聲，踏前一步，手掌疾伸，只聽得極是輕微的「啪」的一聲，兩人的手掌，已然緊緊地貼到了一起！

極樂眞人爲人整日裏全是嬉皮笑臉，他早年在江湖上走動之際，標誌就是一個笑口常開的人面，但此時也面色嚴肅，看來絲毫不敢怠慢，郭不樂更是雙眼怒凸，兩人身形凝立，如同石像也似，一動也不動。

旁觀的老少神醫馬算子、馮瑩和方敏三人，心內也是大爲緊張，尤其是馬算子，因爲知道郭不樂練有毒掌功夫，在將內力逼過之際，不難將毒氣一齊逼過，則極樂眞人既要防他內力，又要防毒氣，無形之中已然吃了虧，若是極樂眞人一敗，事情仍然極是麻煩！

只見兩人一動不動，足足有四五個時辰，面色盡皆紅潤了起來，身上都冒出了團團熱氣，此時，兩人一道一道的內力襲向對方，已到了三十七道的頭上。大凡練內家氣功之人，練至絕頂化境，如昔年繼往開來，一代武聖，武當派始創人，與達摩尊者前後相輝映的張三丰祖師，也不過達到七十二道的。

如郭不樂和極樂眞人而言，只不過六十八九道內力而已，若是發至最後一道，即使仍未能判出勝負，也是內力大損，未得一二十年，難以復原，而以兩人的年齡而論，若是武功失去了九成，却是皆不可能有一二十年的壽命，也就是說，此生此世，永不能再恢復到原來的功力，極樂眞人不願和郭不樂比拚內力的原因，也正是因爲有這一點關係在內！

旁觀三人，只覺得時間過得奇快，不一會，郭不樂和極樂眞人的臉上已然脹得血也似紅，馬算子低聲道：「可嘆，可嘆，兩個絕世武林高手，就將要兩敗俱傷了！」馮瑩和方敏也頓足不已，正在唏噓，忽然見郭不樂的頭向側一揚，滿面皆是驚恐之色。

他自從和極樂眞人手掌相貼以來，一動也未曾動過，此時突然一轉頭，旁觀三人也全是一呆，一齊看去，也不禁吃了一驚。

原來本已盤在郭不樂頸間的那幾條毒蛇，此時全都蛇信亂吐，昂起首來，看情形似要將郭不樂的頭部咬去，那些毒蛇，顯而易見，全是劇毒之蛇，想是本來經郭不樂馴練得熟了，因此盤在郭不樂頸間，便不會咬人，但此時郭不樂全身眞氣迸發，體熱如炭，任何蛇類，都在陰暗濕涼之地生長，耐不得熱，因此發起燥來，欲噬主人，雖然暫時還不敢咬，但從郭不樂駭然的面色看來，可知他的心中，知道那幾條毒蛇遲早會向他咬去，而那時，也就是他命盡之時！

三人一見這等情形，全是一怔，馮瑩先左後右，叫道：「師傅！敏哥！」

馬算子和方敏均從眼色中看出她的心意，齊聲道：「去吧！」

馮瑩一挺手中碧螢神劍，「刷」地竄向前去，來到了郭不樂的身邊，郭不樂見馮瑩挺劍前來，面上驚駭之色更甚，但是他和極樂眞人對掌，已在緊要關頭，若是要應付馮瑩，勢必爲極樂眞人內力所傷，雙眼瞪得比銅鈴還大，望住了馮瑩。

只見馮瑩揚起碧螢神劍來，直指自己咽喉，郭不樂正要大聲喝罵，却見絲光一閃，頸際洒了一蓬腥血，馮瑩一劍，已然將一條毒蛇斬死，接着，碧光連顫數顫，七八條毒蛇，盡皆斷成兩截，有的蛇頭落在地上，兀自扭曲騰躍不已！

郭不樂本來一感到盤在頸間的毒蛇，突然動了起來，心中已然是驚駭莫名，知道此時正和極樂眞人對峙，而那些毒蛇，又全是異品，被其中任何一條咬上一口，便要死於非命。

繼見馮瑩走了過來，更是以爲馮瑩來暗算自己，却是做夢也未曾想到，馮瑩是來爲自己解圍，救自己一命的！他自小在毒蛇洞長大，又和溫魂這樣的人在一起，只當人世間全是爭相殘殺，全然不知人與人之間，還有守望相助之事，一時之間，心中不禁大爲感動，眼中竟然落下淚來，一轉頭道：「極樂眞人，我們收力吧！」

本來，這種比拚內力，任何一方，先收內力，若是對方趁機內力疾吐，便立時死於非命，但極樂眞人已然將他面部表情的變化，一一看在眼中，知道他心中眞的大受感動，從此以後，必能成爲好人，便點了點頭，道：「好！」極樂眞人這樣做法，仍是冒了極大的危險，可是能給於一個惡人以改過的機會，乃是最大的好事，極樂眞人甘犯奇險，也是爲此！

果然，郭不樂並不趁隙發力，約莫又過了小半個時辰，兩人的臉色，又回復到原來的狀態，各自一縮手，分了開來。

郭不樂一個轉身，向方敏、馮瑩和馬算子三人，一齊作了一揖，道：「多謝三位救命之恩！」因爲下手除蛇的，雖是馮瑩，但方敏和馬算子，却是鼓勵馮瑩前去的，兩人之中，只要任何一個出聲阻攔，馮瑩再慢一步，那條「閻王冠」已然可咬中郭不樂的頸部了，是以郭不樂連兩人都謝在其中！

馬算子「哈哈」一笑，道：「老郭，咱們不打不相識，以後是同道中人了！」郭不樂也是一笑，道：「這個當然，我姓郭的以後若是枉害一人，猶如此石！」反手一掌，向一塊大石擊去，「叭」地一聲，擊個正着，那大石應聲而裂，碎石盡皆向崖下落去！馮瑩道：「郭先生肯發此誓，武林有幸！」一面說，一面將碧螢神劍遞了過去，郭不樂却避開不接，道：「小女娃，這柄劍可稱天下第一神器，你既然以它救了我一命，我將此劍送給你了！」馮瑩不禁又驚又喜，一旁馬算子唯恐郭不樂話講出口，又是心中反悔，忙道：「既蒙郭先生厚賜，阿瑩還不拜謝麼？」

馮瑩忙向郭不樂行了一禮，道：「多謝前輩。」站起身來，却走到方敏面前，捧起了碧螢劍，說道：「敏哥，我轉送給你！」

雙眼望住了方敏，滿含深情，方敏搖了搖頭，道：「馮姑娘，我知道你的心意，你還是留着自己使用吧！」一面說，一面不敢和馮瑩深情無比的雙眼接觸，轉過頭去，一眼望見一塊碎石，上面刻着一個「紫」字，心中猛地一動。

那塊碎石，乃是郭不樂剛才罸誓之時，一掌擊下來的，方敏認出正是葉映紅剛才躲身其後，向郭不樂射出三枚暗器的那塊大石。

方敏本追葉映紅而去時，便曾見到石後似乎有些字刻着，但當時却未曾來得及看，而且也只當是極樂觀中的石碑，想不到那些竟會是葉映紅所留，如今一看那個「紫」字，娟秀挺拔，分明是葉映紅的筆跡，不由得「啊」地一聲，叫了起來。

他突如其來的一叫，倒將衆人嚇了一跳，馮瑩忙道：「敏哥！什麼事？」

方敏一俯身，將那石塊拾了起來，道：「馮姑娘你看，葉映紅在石後留了字！」馮瑩見自己的一片深情，他總是不能領畧，不由得暗嘆一聲，方敏連忙又拾起幾塊碎石看時，石後的字，却又全不成形，再到那塊大石上去看時，却有「紫色大宅」四個字，未曾被郭不樂的那一掌擊去，仍是留在石上的。

方敏呆了半晌，道：「馮姑娘，葉映紅一定是在紫色大宅中！」

馮瑩心知葉映紅既然對方敏如此決絕，不再見他一面，未必會將自己的住處，講給他聽，但是却又不忍掃他的興，道：「只怕多半是了，你去會她吧！」方敏道：「馮姑娘，我和你一起去！」馮瑩幽幽地道：「我去幹什麼？」

方敏道：「馮姑娘，我們自始至終，是好朋友，光明磊落，爲什麼不能去？」

馮瑩心中也着實不願離開他，想了一想，道：「也好，但一見葉映紅，我就要走的。」

方敏道：「到那時候再說吧！」回頭向馬算子說道：「馬大俠，我是一事相煩，請馬大俠將溫婆婆的屍體，運回旋風島去安葬！」

馬算子兩眼隱含深意，道：「我看不必了，就葬在此處，你也好朝夕憑弔！」方敏一呆，一開始當眞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但是却隨即明白了過來，向極樂眞人跪了下去，拜了三拜，道：「師傅在上，弟子方敏叩見！」

極樂眞人和馬算子兩人呵呵大笑，極樂眞人道：「武當弟子，俗道皆有，你不喜歡做道士，也是不要緊的！」

方敏答應一聲，當下便將溫魂和鐵行頭陀兩人屍體搬入極樂觀中，郭不樂對着鐵行頭陀的屍體，難過了半晌，才道：「蒼天在上，郭某人若不行千件善事，死後入十八層阿鼻地獄！」拜別衆人，先下山去了。

郭不樂下山之後，果然開宗立派，名曰「南海派」，取其祖先來自南海，不敢忘本之意，後來極是昌盛，成了武林之中一大宗派，專行善事，極得武林人物崇仰，這是題外話，表過就算。

却說方敏等人，費了一夜工夫，爲溫魂造了一個石墓，就葬在極樂觀後，第二天一早，方敏和馮瑩兩人才下山向貴陽進發。在路上行了約有半個來月，已然來到貴陽城外的那個小鎭上。

兩人舊地重遊，想起四年多前的事來，全都感慨不已，着實徘徊了好一陣，才向貴陽城中走去，不一會，便來到那紫色巨宅的面前。

在那紫色巨宅之中，兩人皆曾經歷了不少事變，更是感慨無比，但是一看大門口，却依然灰塵斑駁，不像有人居住的模樣。

方敏推門進去，却又見廳堂中點了兩支巨燭，當中放了一個靈位，方敏也沒有心思去看靈位上面寫的是什麼，只是叫道：「映紅！好姑娘！映紅！」

馮瑩却拉了拉他的衣角，向那靈位一指，說道：「敏哥，你看那上面寫的是什麼？」方敏一看，只見靈位上寫着「亡姐葉映紫之靈」七個字。不由得「呀」地一聲，說道：「原來葉映紅，還有一個姐姐的！」

一言甫畢，只聽得帷幕之中，一聲幽幽地長嘆，道：「敏姪，你還來此處做什麼？」

方敏和馮瑩兩人，盡皆吃了一驚。聽聲音，那分明是葉映紅在講話，但是竟然稱呼方敏爲「敏姪」，而以長輩自居，這事情突如其來，如何令得兩人感到不勝錯愕和突兀？

呆了一呆，方敏叫道：「好姑娘，你怎麼啦？我已經來到了，你難道眞的不肯見我一面麼？」

只聽葉映紅苦笑一下，道：「我早知你這人痴心過頭，爲了怕你傷心，所以才沒有和你將事實眞相說明，怎知你還是痴纏不休，却放着馮姑娘這樣的好女子，又難得她對你一片深情，你却不理不睬！」

方敏急道：「好姑娘，我自然要一生一世對馮姑娘好，但是你——」

只見帷幕一動，葉映紅緩緩走了出來，仍是那麼地美麗，那麼地清麗絕俗，那麼出衆！只是臉色略爲憔悴了些，像是經過了一番憂慮，鬢邊佩了一朵小白花，更顯得不像凡塵中人。

方敏在這三年中，有那一晚不曾夢見葉映紅啊！在夢中，他和葉映紅有着說不完的情話，但這時候，三年不見的葉映紅，已然活生生地站在眼前了，一顰一笑，



他不但可以看到，而且可以碰得到了！方敏反倒感到沒有話可說，好半晌，才道：「好姑娘，我現在一切都明白了，我對不住你！」

葉映紅却只是淡然一笑，揚頭一看，只是馮瑩正欲悄悄退出，忙叫道：「馮姑娘，且止步！」

馮瑩停了停步子，說道：「葉姑娘，你們有情人已然相會了，我還留着做什麼呢？」

葉映紅哈哈一笑，道：「馮姑娘，你錯了，你和敏姪，才是一對有情人，你看我！」

方敏聽她又稱自己為「敏姪」，心中又是一呆，正好抬頭向她看去，只見她抓住了自己黑緞也似的秀髮，方敏盡皆吃了一驚，道：「葉姑娘，你這是幹什麼？」

葉映紅道：「我此心已如槁木死灰，遲早要遁入空門，如今先剃了這一把煩惱絲，你們又何必大驚小怪？」

講這幾句話的時候，她雖然竭力要裝作不動感情，但是任誰都可以看出她心中極是激動，方敏大叫道：「好姑娘，我已然——」

葉映紅手一揮，攔住了他的話頭，道：「你已然什麼？你什麼都不知道，你見了這個靈位，可曾行過禮？」方敏向那靈位一看道：「我為什麼要行禮？」馮瑩聽了葉映紅如此說法，再向那靈位上「亡姐葉映紫之靈」七個字看了一眼，心中陡地一動，想起自己和師傅討論方敏的身世之時，師傅曾說，當年他和凌霄子方仙，雖然是生死刎頸之交，但是方敏的母親，究竟叫什麼名字，凌霄子方仙却始終不肯說出。只是有一個黑道上的下三濫，人稱攝魂娘子的，叫作葉映紫的女子，突然不知去向，也打聽不出她是去了什麼方向。

因此馬算子也曾疑心凌霄子方仙，晚年所娶、眞誠相愛的那個妻子，便是攝魂娘子葉映紫，但是方仙生前，馬算子因為顧存朋友之情，却是從來也未曾將自己的猜想向方仙提起過。

馮瑩一想到這件事，一切全都明白了。為什麼葉映紅不願再和方敏見面，而要極力撮成自己和方敏間的好事？為什麼葉映紅要先稱方敏為「方大俠」，既稱他為「敏姪」，為什麼葉映紅要心如死灰槁木，年紀輕輕，絕世容顏，便要遁入空門？

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她是葉映紫的妹妹，也就是方敏的阿姨！

馮瑩在刹那之間，明白了所有的問題，心中却不因為自己從此和方敏更接近而高興，却反代方敏難過，怕他心靈上受不了這個打擊！

方敏却仍是莫名其妙，說道：「咦？你們兩人怎麼啦？為什麼都呆住了不講話呢？」

馮瑩苦笑一下，說道：「葉姑娘，這事情還是要你來和他講明白的好。」葉映紅點了點頭，從懷中摸出一叠紙來，展了開來，放在八仙桌上，方敏和馮瑩兩人一怔，因為這正是曾為他們所有的那些圖樣，但數了一數，却是由十五張鋪成的。葉映紅指着正中一張道：「這一張，我是在白骨神君懷中發現的，其餘十四張，這是我詐死以驗方敏對我是否眞情之時，躲在天杉坪上，在你們兩位處取來的。那時我並不知道自己是誰，直到——」

方敏急道：「奇了，你是誰都好，又有什麼關係？」

葉映紅道：「是誰都沒有事，但我却是你的母親葉映紫的妹妹！」

這一句話，方敏聽在其中，不啻是五雷轟頂，呆了足有好半個時辰，才說道：「什麼？你……你是我媽的妹妹？是我的阿姨？」

葉映紅道：「不錯，這圖樣，是紫色大宅地下室的通路，你們且跟我來！」說着，便向門外走去，馮瑩一拉方敏，兩人便跟在後面，只覺得曲曲折折，彎來彎去，走了許久，才到了一間大宅之中，那間大宅，正是凌霄子方仙為他妻子葉映紫所準備的避難之所。

葉映紅從懷中取出了火摺子一照，向一幅牆上一指，道：「你們看！」方敏和馮瑩一起抬起頭看時，只見牆上寫着指甲大小的許多字，開頭便道：「書付敏兒知悉」。

方敏眼淚奪眶而出，叫道：「媽！」抹了抹眼淚，又向下寫道：「汝閱得此信之際，必已長大成人，而為母則定已成泉下之鬼。為母姓名汝不可不知，但知後母自知兒必卑視，是以將此信留於此密室之中，實不願兒知之也。母昔年無惡不作，號稱攝魂娘子，自遇汝父後，始棄邪歸正，吾兒若以母昔年行徑為恥，母亦必不怪兒！」下面署名是「母葉映紫字」。另外還有一行小字，寫着：「敏兒，母自汝父死後，除汝以外，唯一親人，乃是親生妹葉映紅，母長　妹二十四歲，聞得紅妹在血手印紅掌祖師門下，日後相遇，須記得是姨姪，不可爭相殘殺。又及。」

方敏將信看完，心中不知道是什麼滋味，呆了半晌，大叫道：「媽！媽！我不管你是什麼樣的人，我總是最尊敬你的！」伏在牆上，涕淚交流。

馮瑩連忙過去勸道：「敏哥不要再傷心了！」

但一時之間，那裏勸得動？足足哭了一個時辰，才停了下來，兩人一齊抬起頭來一看，葉映紅不知在什麼時候不見了。兩人知道葉映紅一定遠去，不知所踪，更不會讓自己找到，只得黯然離開了那紫色巨宅，出了巨宅門口，心中茫茫，恍若隔世！呆了半晌，方敏才道：「馮姑娘，造化弄人，一至於此！」

馮瑩苦笑一下，道：「敏哥，咱們還是回武當山去吧，需知你是武當傳人，身肩武林重任，不要難過太甚了！」方敏嘆了一口氣，便和馮瑩一起到了武當山上，極樂眞人便將自己一身絕技傳授於他，在武當山又過了四年，才由極樂眞人和馬算子做主，定了方敏和馮瑩兩人的婚事。

方敏因為葉映紅是自己的長輩，禮法不容，情愛之心也就慢慢地轉移到了馮瑩的身上，兩人婚後，相敬相愛，過得極是甜蜜。但每當月白風淸之夜，方敏在武當山巔，彈劍望月，每每會發出幾聲長嘆，不免想起和葉映紅草原馳騁，情深切切的日子來，馮瑩每逢此時，也就一個人走了開去，由得他去靜思。

（全書完）


常服